

# 村上春树文集

## 舞！ 舞！ 舞！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總序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九節

第十節

第十一節

第十二節

第十三節

第十四節

第十五節

第十六節

第十七節

第十八節

第十九節

第二十節

第二十一節

第二十二節

第二十三節

第二十四節

第二十五節

第二十六節

第二十七節

第二十八節

第二十九節

第三十節

第三十一節

第三十二節

第三十三節

第三十四節

第三十五節

第三十六節

第三十七節  
第三十八節  
第三十九節  
第四十節  
第四十一節  
第四十二節  
第四十三節  
第四十四節  
後 記

# 《舞！舞！舞！》村上春樹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四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總序

### 村上春樹的小說世界及其藝術魅力

林少華

#### 一

在日本當代作家中，村上春樹的確是個不同凡響的存在，一顆文學奇星。短短十幾年時間裡，他的作品便風行東流列島。出版社為他出了專集，雜誌出了專號，書店設了專櫃，每出一本書，銷量少則十萬，多則上百萬冊。其中一九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上下冊銷出七百餘萬冊（一九九六年統計）。日本人口為我國的十分之一，就是說此書幾乎每十五人便擁有一冊。以純文學類小說而言，這絕對不是普通數字。在日本以往的小說銷售記錄中，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項羽和劉邦》二百三十萬冊，最高；其次是渡邊淳一的大眾小說《化身》，一百四十七萬冊。而《挪威的森林》遠遠超過了這個記錄，在以青年為主體的廣大讀者中引起前所未有的反響，甚至出現了「村上春樹現象」。不少文學評論家、大學教授以及學術性刊物都撰寫或發表了關於村上研究的專論。據《國文學》雜誌統計，截至一九九五年三月，關於村上研究已出專著九種，雜誌特集五種，收論文一百一十一篇，加上散見於報刊的以及這兩年新的研究成果（如一九九七年五月小學館《群像日本作家之二十六．村上春樹》所收二十餘篇論文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吉田春生的專著《村上春樹的轉變》），現在當然不止此數。

並且，村上春樹的影響已不限於日本國內。美國翻譯並發行了《尋羊冒險記》、《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舞！舞！舞！》，短篇集《象的失蹤》以及《國境南．太陽西》、《奇鳥行狀記》，幾乎包括了其主要作品。無論質量還是發行量都堪稱全美首屈一指的文藝刊物《紐

約人》（《New Yorker》也刊載了其數篇短篇小說的英譯本。據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教授Hosea Hirata介紹，「還沒有像村上春樹這樣作品被如此徹底翻譯成英文的日本現代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只能遠遠望其項背。

德國翻譯了《尋羊冒險記》、《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兩部長篇和《象的失蹤》、《再襲麵包店》等六七個短篇，引起了善意的反響，各大報紙都發了書評予以讚賞。德國日本研究所的Jurgen Staalph認為其原因在於「村上春樹提供了性質上同德國人以往所知道的日本完全不同的東西」，村上春樹的長短篇「簡直像乘過山車一樣，時而電光石火般一瀉而下，時而以柔和恨郁的速度緩緩迂迴上升。極盡想入非非之能事，語調卻又那樣淡靜，淋漓酣暢地揮灑著來去無蹤的睿智的火花。不時令人啞然的新鮮的隱喻又織就極其斑斕的色彩」。

在韓國，村上的主要作品大多被翻譯出版，其中《挪威的森林》和《且聽風吟》不止由一家出版社亦不止一次出版。漢城壇國大學副教授金順子撰文說目前村上春樹是韓國最受歡迎的作家。關於其原因，「一是由於較之大江健三郎的東西更引人入勝，二是『日本小說』感淡薄」，「三是村上春樹作品中蕩漾的空虛感、失落感引起讀者的共鳴」。

近至我國港台地區，「村上熱」仍在升溫。在台灣，村上的中長篇小說幾乎全部翻譯過來，由台北的城鄉出版社、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和可築書房等相繼出版。《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讀書週刊都曾發表長篇書評。被視為村上作品的若干特點（如「物質化傾向（拜物）、虛化式的預言以及百貨公司式的當代生活場景」）均有台灣作家追隨和模仿。當地出版商認為村上永遠是「書市最佳票房」，因為「他的神秘力量似乎讓讀者現在所處的時空的無聊感正常化起來，讀完後有一種虛脫——甚至身邊的物質也頓時變得清晰」。（《中華讀書報》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大陸讀者的熱情亦非比尋常。《挪威的森林》一九八九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數次印刷均很快售罄，近來出版的這套五卷本村上春樹文集，以及譯林出版社推出的《奇鳥行狀錄》，也正在穩步獲得讀者的青睞。作為譯者的筆者已收到上百封讀者來信。有的讀者說讀《挪威的森林》不下十遍，「每一遍都不令人失望」。《人民日報》、《文匯報》、《文匯讀書週報》、《新民晚報》、《中華讀書報》、《中國讀

書商報》等報先後發表書評，《外國文學評論》、《世界文學》、《外國文學》、《外國文藝》、《日本文學》、《譯林》、《黃金時代》等刊物也都發表了評介文章，視村上春樹為日本當代獨樹一幟的作家，對其作品給予積極肯定的評價。就日本文學以至當代外國文學作品來說，得到如此的反響近年來在我國恐怕是極為少見的。

那麼，村上春樹及其作品受到如此歡迎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本文想著重從其藝術臉力角度加以剖析。在此之前，我想有必要先請讀者走進村上的小說世界，剗覽一下裡面的風光，感受一下它的氣氛。

## 二

村上春樹是以中篇《且聽風吟》（以下簡稱《風》）開始文學創作的。《風》的情節不很複雜。「我」在酒吧喝酒，去衛生間時見一少女醉倒在地，遂將其護送回家，因擔心出事陪其過夜。翌日晨少女發現自己身上一絲不掛，斥責「我」侮辱了她，「我」有口難辯。幾天後的一次偶遇，使得兩人開始交往，逐漸親密。大學暑假結束「我」即將回京時，兩人一起來到海邊，交談過程中不時陷入沉默。「等我注意到時，她早已哭了。我用手撫摸她淚水漣漣的臉頰，摟過她的肩。」於是「我」油然湧起溫馨恬適的心情，「海潮的清香，遙遠的汽笛，女孩肌體的感觸，洗髮香波的氣味，傍晚的和風，縹緲的憧憬，以及夏日的夢境——。」不料當「我」寒假回來時，少女已無處可尋，只好一個人坐在原來兩人坐過的地方悵悵地望著大海。

這部中篇是作者經營爵士樂酒吧期間在廚房餐桌上寫就的，獲第二十二屆群像新人獎（一九七九年度），該獎評審委員吉行淳之介認為：「爽淨輕快的感覺下有一雙內向的眼——每一行都沒多費筆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另一位評審委員丸谷才一評論說：「總之才華甚是了得。尤其出色的是小說的流勢竟全無滯重之處。」這也是村上的成名作，在日本已售出一百四十餘萬冊。在這套文集中被收入《象的失蹤》之中。

《尋羊冒險記》（以下簡稱《羊》）則是村上第一部夠規模的長篇。書中主人公「我」與同伴合夥經營一家廣告公司。在妻丟下一句「和你哪裡也到達不了」的話離開家門以後，「我」同一個既是出版社校對員又是應召女郎同時兼做耳朵模特——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女孩相識。初次見面不到三十分鐘女孩便宣稱「我們最好成為朋

友」，之後不時來「我」宿舍同居。為時不久，一個右翼巨頭的秘書限「我」在一個月內找到一隻背部帶星紋的羊。但日本佬多羊群，找一隻羊談何容易！但耳朵漂亮的女友卻一口咬定此事必定順利，催「我」速速起程。於是「我」同女友僅以一張綽號叫鼠的朋友寄來的照片為線索，開始了「尋羊冒險記」。在札幌海豚賓館遇見羊博士。羊博士當年是農林省高級業務官僚，由於一次被羊進入體內而又離去遂變成性情古怪的「羊殼」。其後羊進入一個右翼頭目即「先生」體內，使其構築了一個暗中操縱整個日本的強大權力王國。由於羊博士的指點，「我」和女友找到那隻羊出現過的牧場。原來這牧場有鼠父親的別墅，鼠則不知去向。「我」幾次追問羊男——一個形體酷似羊的人——都不得而知。最後在黑暗中「我」同鼠相見。鼠說他因羊進入自己身體而決意自殺以免受羊的操縱。當我完成任務下山乘上列車時，山上傳來爆炸聲，並騰起一道黑煙。

《羊》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同《風》和《一九七三的彈子球》算是三部曲。據作者自己介紹，在寫完《一九七三的彈子球》後，創作上面臨兩種選擇，一是語言風格的繼續追求，二是故事情節的營造即如何寫得有趣，而最終選擇了後者。寫罷認為是成功之作，「堅信會寫得順利，果然順利到最後，在恰到火候處止筆」。（《文學界》一九八五年八月號）當有人問及羊到底象徵什麼的時候，他說自己也不曉得，而小說成功的原因恰恰就在這裡。《羊》在日本銷售近二百萬冊。

一九八五年發表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以下簡稱《世》，從形式到內容都可謂別開生面，從目錄即可看出，故事是按兩條線向前鋪展的。一條是「冷酷仙境」（Hard-boiled Wonderland）——大致上在以東京為舞台的現代大都市裡，主人公接受一位老博士交給的特殊數據計算任務，要求務必在第三天完成。完成後，老博士送給他一塊獨角獸頭蓋骨。為此去圖書館借閱資料時，得以同容貌姣好而「胃擴張」的女館員相識繼而相親。一日，一高一矮兩個「有背景」的強盜破門而入，逼他交出獸骨與數據，並將其肚皮劃開一道口子。養傷時，老博士正值妙齡的孫女前來告知其祖父處境危險，請他前往營救。隨即兩人一道潛入「夜鬼」出沒的地下，一路險象環生，怵目驚心。最後，他自己也面臨二十四小時後離開人世的命運。心灰意冷之餘，同女館員度過亢奮而空虛的幾個小時，而後驅車前往荒涼的海灘，靜候死的來臨。另一條線是「世界盡頭」，這裡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山川寂寥，街市井然，居民相安無事。可惜人無身影，無記憶，無心。男女可以相親卻不能相愛。愛須有心，而心已被嵌入無數獨角獸頭蓋骨化為「古老的夢」。於是

「我」每天面對頭蓋骨「續夢」不止。

這的確是一部奇思妙想之作。小說把極為荒誕的構思同極為嚴肅的問題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寓莊於諧，虛實相生，場面奇特，氣勢恢宏，發人深省，給人啟迪，堪稱一幅幅經過變形處理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人們心態的絕妙縮影。此作獲第二十一屆谷崎潤一郎獎（一九八五年度）。評審委員丸谷才一有這樣一段評語：這部長篇「幾乎天衣無縫地構築了一個優雅而抒情的世界。——通過游離世界而創造世界，通過逃避而完成冒險，通過扮演『無』的傳達者而探求生之意義」。《世》在日本銷售一百餘萬冊。

《挪威的森林》（以下簡稱《挪》）是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村上代表作。「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是六十年代甲殼蟲爵士樂隊（The Beatles，又譯硬殼蟲或披頭士）一支「靜謐、憂傷，而又令人莫名地沉醉」（《村上春樹全集月報·六》）的樂曲，小說主人公的舊日戀人直子曾百聽不厭。十八年後。「我」在飛往漢堡的波音747上從機內廣播中重新聽到此曲，不禁聞聲生情，傷感地沉浸在往事的回憶裡。這是小說開頭部分。隨即小說主人公渡邊以第一人稱展開他同兩個女孩間的愛情糾葛。渡邊的第一個戀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學木月的女友，後來木月自殺了。一年後渡邊同直子不期而遇並開始交往。此時的直子已變得姻靜靦腆，美麗晶瑩的眸子裡不時掠過一絲難以捕捉的陰翳。兩人只是日復一日地在落葉飄零的東京街頭漫無目標地或前或後或並肩行走不止。直子二十歲生日的晚上兩人發生了性關係，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幾個月後直子來信說她住進一家遠在深山裡的精神療養院。渡邊前去探望時發現直子開始帶有成熟女性的豐腴與嬌美。晚間兩人雖同處一室，但渡邊約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遠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於一次偶然相遇，渡邊開始與低年級的綠子交往。綠子同內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簡直就像迎著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來的一頭小鹿。」這期間，渡邊內心十分苦悶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纏綿的病情與柔情，一方面又難以抗拒綠子大膽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傳來直子自殺的噩耗，渡邊失魂落魄地四處徒步旅行。最後，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勵下，開始摸索此後的人生。

可以說，小說情節是平平的，筆調是緩緩的，語氣是淡淡的，然而字裡行間卻鼓湧著一股無可抑制的衝擊波，激起讀者強烈的心靈震顫與共鳴。小說想向我們傾訴什麼呢，生與死？死與性？性與愛？坦率與真誠？一時竟很難回答。讀罷掩卷，只是覺得整個身心都浸泡在漫無邊際



的冰水裡，奔波於風雪交加的旅途中，又好像感受著暴風雨過後的沉寂、大醉初醒後的虛脫——

《挪》寫罷第二年，即一九八八年村上推出了另一部長篇《舞！舞！舞！》（以下簡稱《舞》）。《舞》寫的是一個三十四歲離婚男人在北海道一家賓館經歷一段奇遇後，邂逅了已成為超級影視明星的高中同學五反田。晚飯後五反田打電話叫來兩個女孩（高級應召女郎）。女孩一個叫咪咪，雍容華貴而又清逸脫俗，足以「喚起男孩永恆之夢。」想不到幾天後咪咪被人用長筒襪勒死在一家高級賓館裡。因其錢夾中有「我」的名片而「我」被叫去警察署。「我」為庇護五反田而矢口咬定一無所知。後來「我」問五反田是否殺了喜喜，五反田則回答正在就此考慮：「我殺了喜喜，還是沒殺？」翌日報載：大明星五反田驅「奔馳」車入海，自殺身亡。我於是離開東京，重返北海道那家賓館尋找前一段奇遇的續篇。

較之前面的作品大多以七十年代為舞台，《舞》將時間背景移至八十年代。作為情節，我個人較喜歡警察署裡那部分。其中表現出的不動聲色的淒冷苦澀的幽默感為日本文學作品所少見，堪稱精妙的不笑之笑。作為人物，主人公「我」是很有性格魅力的。是的，他的生活是很無奈很無聊，既無遠大的抱負又無特殊的本領，但他有一份真誠，對人對事極少偏見。他不時以都市人特有的「洗練」的感性和富有知性理性的幽默談吐，表達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揶揄和嘲諷。而對於朋友，則待之以誠懇和寬容，充滿情義的關懷和人性的理解，從而給這個令人絕望的冷酷世界帶來一涓暖流，為人們乾裂的心田落下幾滴甘露。《舞》在日本銷售近二百萬冊。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奇鳥行狀錄》（直譯應為《擰發條鳥編年史》），梗概大致是這樣的：原先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三十一歲的「我」失業了——或者不如說「我」自行揚長而去——由於妻子有工作，暫時在家自得其樂地「以夫代婦」。故事是從六年前結婚時養的一隻貓的丟失開始的。貓丟失後，怪事接踵而來。「我」首先接到一個自稱認得「我」的陌生女郎的電話，向「我」諮詢她現在是赤身裸體好還是穿上什麼好（例如帶黑色花邊的三角褲）；接著一個十六歲女高中生問他，若他喜歡的女孩長有六隻手指並有四個乳房他會做何感想；繼而一個衣著得體卻偏偏冠以一頂塑料紅帽的名叫加納馬爾他的女子向他宣佈貓的丟失僅僅是一切的開始；隨即加納馬爾他的妹妹加納克裡他向他傾訴經過一次車禍後如何失去一切痛感，如何由肉體娼婦變成「意識娼

婦」；又來一個老者向他追述四十年前蒙古邊境的一口深井以及剝皮鮑裡斯——更令他費解的是老婆一天上班後再未回歸（他清楚記得這天早上還為老婆拉了連衣裙背部的拉鍊）。於是他下到鄰居院裡一口極深的枯井裡想了三天三夜。爬出井回家接到老婆一封長信。信中說她近兩個月來一直在同一個男人睡覺。而她並不愛那個男人（睡覺純粹出於瞬間湧來的性慾），愛的仍是丈夫，叫他不要再找她。如此茫然悵惘之間，加納克裡他邀他同去希臘的一座孤島。正準備行裝，舅父前來向他授予事業成功的秘訣：凡有疑難應從最簡單處入手，比如在合適的場所觀察行人面孔，答案自在其中。他立刻如法炮製。觀察至第十一天，忽然見到一張以往在酒吧見過的一張男子的臉，「有什麼觸動了神經」，他旋即尾隨而去，在一間廢棄的黑屋子裡將對方打得半死不活，對方卻冷笑不止——

《奇鳥行狀錄》（以下簡稱《鳥》）的時間背景是一九八四年，創作時間應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當時作者正旅居美國。就是說作者是站在美利堅大地上來遙望來審視日本這個島國的。「簡言之，日本看上去更像是翻捲著暴力漩渦的莫名其妙的國家」，是「扭歪變形的空蕩蕩的空屋」，是「空虛的中心」。（沼野充義語，文學界）一九九五年十月號）這點對我們理解作品或許可以提供某種啟示。整部作品獲第四十七屆讀賣文學獎。文學評論家丸谷才一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的《讀賣新聞》上就此撰文，稱讚《鳥》「儘管近結尾部分不無紊亂，但仍極富魅力，若干小故事縱使收入《一千零一夜》亦不遜色，堪稱奇才之作」，「給我們的文學以新的夢境」。的確，作者在《鳥》中再次淋漓酣暢地發揮了其編織故事駕馭虛實揮灑文字的氣勢與才華。如果說《世》是其青年時代平地築起的一座寒氣逼人的摩天冰峰，《鳥》則是其步入中年後向所謂文學極限全力發起的一次衝擊。小說出版不久即被《朝日新聞》連續幾周列為十大暢銷書之一，甚至榜首。

### 三

以上我們大致瀏覽了村上小說世界裡的風光，下面準備多少深入地剖析一下其深受讀者喜愛——有相當一部分人達到癡迷的地步——的主要原因，或者說村上文學的藝術魅力所在。我想不妨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於他作品的現實性，包括非現實的現實性。在我們中國讀者看來，村上作品可能不無費解之處，但對於日本讀者尤其青年讀者來

說，則很多是他們身邊的事和他們所熟悉的事，而覺得村上說出了自己想說想寫的東西，甚至認為村上在小說中以恰如其分的語言道出了其人生每一階段朦朧的苦惱，是再現自己人生的「裝置」，很有現實性。

其現實性首先來自現實主義手法。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奧野健男一九八九年在《產經新聞》撰文說：「《挪威的森林》這部最近流行的青春小說，通篇沒有矯揉造作之處，或者說沒有為討女孩子歡心而裝腔作勢的偽善筆法，使我感到心情愉快。」作者自己也再三強調《挪》「是現實主義小說，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Eureka》一九八九年臨時增刊號）他早就想以現實主義筆法寫一部「足以讓全國少男少女流於紅淚」的「百份之百的戀愛小說」。（《文學界》一九九一年四月臨時增刊號）關於具體做法，作者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盡可能讓作者同讀者處於並列位置」，「而若視線從上往下，作品是絕對不會有說服力的」。「我寫作時，總有一種想把自己的悄悄話講給某處一位朋友的心情，理解的人自然理解。」（《文學界》一九八五年八月號）這就是說，作者竭力迴避高人一等、以己度人的說教態度，而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並且同其保持一定的距離，閱讀中我們不難察覺，作品中甚至找不出一行對除「我」以外之人的心理描寫，「我」也很少表現自己，不聲嘶力竭地強調自己的主張，更不聲色俱厲地訓斥別人。作者絕不允許「我」踏入別人的精神領土和私生活禁地。不妨說，村上作品的一個特點，就是主人公從不強調自己與眾不同，總是說自己如何「普通」——生在普通的家庭，上的是普通學校，過著普通的生活，結交普通的女孩（當然主人公都是不普通的，但其不普通是借別人之口說出來的，是別人眼裡的不普通）。結果，這一自然而優雅的紳士加朋友般的態度，成功地使讀者寬容而忘情地接受了小說中躍動的那顆孤獨而真誠的心，使得無數青年男女不知不覺地融入書中獨特的氛圍，引發他們心靈的微妙然而深切的鳴顫。

作者的這一姿態尤其表現在對待書中女性上面。總的說來，日本文學有不正經對待甚至輕視女性的傾向，不少作品難以讓女性心平氣和地閱讀接受。但村上作品不是這樣。既沒有對女性有意無意的歧視，也不對女性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女性在作品中是一個個獨立體，而不是將她們作為把玩欣賞的清供，不是「味素」和附庸。男女之間無不保持適當的距離，沒有日本文學中常見的那種黏黏糊糊拉拉扯扯囉囉嗦嗦的關係，即使性方面女性也是自主的、冷靜的，不為男性所左右。而這基本切合日本當今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感覺，容易為她們接受，村上作品尤其大得女性寵愛，這恐怕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另外，村上很注重細節的真實，注重用小物件「小情況」體現現代社會的現實性。如超級市場裡的商品名稱、電冰箱裡的食物名稱、唱片名稱、洋酒及飲料名稱，以及笑時嘴角咧幾厘米，杯裡剩的酒有幾厘米，口袋裡零幣有幾枚，看啤酒易拉環看了幾分鐘，思考問題思考了幾秒——再如描寫人物不寫其五官長相卻一定指明缺了一隻小指或臉上有二厘米長的傷疤——如此不一而足。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視之為社會風俗史、商品流行史。正像村上在《舞》中借主人公之口說的那樣：「其近乎病態的詳細而客觀的敘述，對研究人員想必有所幫助——城裡一個三十四歲獨身男性的生活光景在其眼前歷歷浮現出來。雖說沒有代表性，畢竟是時代的產兒。」可以說，日本當代作家中如此關注、拘泥細節的人還不易找出第二個。作者自己也說過：「我的確非常喜歡日常生活中無所謂的細節性風景，非常喜歡觀察各種各樣的人是怎樣通過這些細節同世界發生關係，以及這些無關緊要的瑣事是怎樣得以成立的，對此非常有興趣。——而一個人的狀況必然在這些細小的生活場景中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文學界》一九八五年八月號）這類細節的刻畫入微，進一步使作品獲得了現實性。同時不難從中看出一種現實或作者的一個觀點：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除了細節，我們還能有什麼、還能做什麼呢？

現實當然是沉重的，但作者不願意把這種沉重直接硬邦邦冰冷冷地摔給讀者，而是通過這類細節以至細節中的小物件、固有名詞來予以淡化、戲謔化，從而使讀者暫時得以從現實的重負下解脫出來而愜意地棲身於村上營造的小酒吧中。

當然，小說也很現實地寫到裸體、寫到性，有的還頗具體，這在外國小說（何況像《挪》這樣的愛情小說）是不足為奇的。作者自己一次這樣回答記者：「我是想把它寫得純淨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為也好，越現實地寫越沒有腥味。」（《文學界》一九九一年四月臨時增刊號）的確，書中這類描寫大多並未給人以低俗煽情之感，而往往帶有水到渠成的浪漫氛圍或童心未泯的青春感傷。寫性其實是從《挪》開始的，也主要表現在《挪》中。《挪》之前的《風》、《羊》、《世》中很少涉及。《挪》之後的《舞》和《鳥》也沒有佔多大篇幅。

不妨指出，現實性並不就等同於現實主義。除了《挪》，村上本人也並未強調哪一部是現實主義作品。莫如說，非現實主義、非現實性世界在其作品中更為顯而易見。如《世》、《羊》和《舞》中的羊男、

《鳥》中的一系列場景以及《象的失蹤》、《電視人》等大多數短篇，都屬於非現實世界或者說虛構世界。「因我覺得有必要以未經世俗浸染的非現實性來弄清我們周圍的現實性。」《Eureka》一九八九年臨時增刊號作者的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提出了現實性與非現實性的關係。作者還進一步談到：「現實的是非現實的，非現實的同時又是現實的——我想構築這樣的世界。」確實，作者筆下的非現實性世界、非現實性人物在本質上無不帶有奇妙的現實性，從而象徵性地、寓言式地傳達出了當今時代和社會的本質上的真實。

第二，村上作品的魅力還在於作者匠心獨運的語言、語言風格或者說文體。許多讀者來信都提到為作者的語言所心儀，說同以往讀過的日本小說相比，村上的語言風格確有耳目一新之感。有的讀者甚至認為堪同世界少數文學大師相提並論。

事實上作者強調最多的也莫過於語言，「最重要的是語言，有語言自然有故事。再有故事而無語言，故事也無從談起。所以文體就是一切。——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大家如此輕視文體」。（《文學界》一九九一年四月臨時增刊號）詩人城戶朱理甚至認為「小說力學」在作者近作《鳥》中已不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語言，「是強度極度喪失後對強度的尋覓，和為此平緩展開的語言的彷徨」。（日本《讀書人週報》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評論家川本三郎撰文說：「對都市裡的普通一員村上春樹來說，較之世界的現實性，符號、語言的現實性更為容易把握。我所以為村上春樹的小說吸引，就是因為這一點。」（《群像日本作家第二十六卷·村上春樹》，小學館一九九七年五月版）

那麼，作者在語言風格上表現出哪些特色呢？

其一，我想就是幽默——苦澀的幽默，壓抑的調侃，刻意的瀟灑，知性的比喻，品讀之間，往往為其新穎別緻的幽默感曳出一絲微笑，這微笑隨即泌出淡淡的酸楚、悽苦和悲涼。一些比喻也果真幽默俏皮得可以。諸如：我的房間乾淨得如同太平間/日丸旗儼然元老院議員長袍的下襬，垂頭喪氣地裹在旗桿上一動不動/中斷的話茬兒，像被擰掉的什麼物體浮在空中/直子微微張開嘴唇，茫然若失地看著我的眼睛，彷彿一架被突然拔掉電源的機器/（綠子父親的身體）就像一座破舊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傢俱和拉門隔窗而只等拆毀的房屋/「喜歡我喜歡到什麼程度？」綠子問。「整個世界森林裡的老虎全部溶化成黃油」/綠子在電話的另一頭默默不語，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細雨落

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以上《挪》）/在我們宛如從空中所見的西奈半島一般橫無際涯的空腹中/時間像被吞進魚腹中的秤砣一樣黑暗而又沉重/用觀看印加水井的遊客樣的眼神——（以上《再襲麵包店》）/就像觀看天空裂縫似的盯視我的眼睛（《舞》）。

一般說來，比喻是把兩個類似或相關的事物連在一起，而村上的比喻則好多一反常規，硬是把基本毫不相於的東西連接起來。「這些隱喻都不是以基於讀者經驗的想像為依託的，莫如說它所依賴的是語句本身的想像喚起力」，（中野收語，《Eureka》一九八九年臨時增刊號）而村上小說的一個有趣之處恰恰就在這裡。這種不無西餐風味的比喻發揮可觀作用的文體，在日本文學中相當罕見，因的確給人賞心悅目、新穎脫俗之感，是其語言風格上一個顯而易見的特色。難怪作者自負他說《挪》是用現代語言寫成的，以往那種「久經侵蝕的語言」顯然無法勝任。終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

有人說日本民族是缺乏幽默感的民族，是否如此，不便斷言。不過就其文學傳統而言，作品多以含蓄委婉、優美細膩見長，較少想落之外、妙趣橫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那種淋漓酣暢瀟灑快心之作，恐是不爭的事實。而村上的作品，可謂不乏充滿睿智的幽默感的神來之筆，從而給文壇吹進了一股新風，契合了人們畢竟渴求幽默的天性。

其二，文筆洗盡鉛華，玲城剔透。日語屬於膠著性、情意性語言，較之以簡潔明快為主要風格的漢語，有時難免給人一種拖泥帶水之感。而村上拒絕使用被搬弄得體無完膚的陳舊語句。他說自己的做法好比是「將貼裹在語言周身的各種贅物沖洗乾淨——洗去汗斑沖掉污垢，使其一絲不掛，然後再排列好、拋出去」。他說自己的一個出發點就是「將語言洗淨後加以組合」。（《文學界》一九八五年八月號）日本有人評論村上是「以透明文體不斷描寫充滿失落感之人」的作家，其「透明」二字，大約指的便是這點。也有人批評他受美國當代作家影響太深，文體帶有翻譯腔，對此作者也不否認（事實上作者也翻譯了不少美國當代文學作品）。

這方面較為明顯的是小說中的對話。對話所以光鮮生動、引人入勝，主要是因為它洗練，一種不無書卷氣的技巧性洗練，全然沒有日本私小說那種濕漉漉黏糊糊的不快，乾淨利落，新穎脫俗，而又異彩紛呈，曲徑成文，有的簡直不亞於電影戲劇中的名台詞。信手拈來幾例：「喜歡孤獨？」「哪裡會有人喜歡孤獨！不過是不亂交朋友罷了——」

（《挪》）。「我們怎麼辦，午飯？」雨轉向詩人。「我記得我們大約一小時之前做細麵條吃來著。」詩人慢條斯理地回答，「一小時前也就是十二點十五分，普通人大概稱之為午飯，一般說來。」「是嗎？」雨神色茫然。「是的。」詩人斷言。「領獎致詞在瑞典國王面前進行，」五反田說，「女士們先生們，我現在想睡的對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動熱潮，此起彼伏。雪雲散盡，陽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盜稱臣，美人魚歌唱」。（以上《舞》）

日本文學評論家認為這種風格的對話很貼近日本當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語言，他們就是這個樣子或者希望這個樣子。一些村上迷對此讚不絕口，說這些對話「真個可愛」、「俏皮」、「好玩兒」、「妙極了」、「村上春樹腦袋瓜就是好使」。看來，文學作品就是要新意迭出，要給人意外驚喜，要讓人浮想聯翩。若駕輕就熟地搬弄老套數，自然少人問津。

第三，行文流暢傳神，富於文采。一些讀者來信說村上行文猶如山間清亮亮的小溪淙淙流過心田，不時濺起晶瑩的浪花。筆者也有同感。文學終歸是文學，用的是形象語言，離開傳神離開文采，感染力和美學氣息也就無從談起，淪為一堆堆文字而非文學。村上對此確實苦心經營，從《挪》中試舉幾例：而我，彷彿依然置身於那片草地之中，呼吸著草的芬芳，感受著風的輕柔，諦聽著鳥的鳴囀。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滿二十歲的時候。她朝我轉過臉，甜甜地一笑，微微地低頭，輕輕地啟齒，定定地看著我的雙眼，彷彿在一泓清澈的泉水裡尋覓稍縱即逝的小魚的行蹤/（玲子）彷彿確認樂器音質似的緩緩彈起巴赫的賦格曲。細微之處她刻意求工，或悠揚婉轉，或神采飛揚，或一擲千鈞，或愁腸百結。她不勝依依地側耳傾聽各種音質效果。彈奏巴赫時的玲子，看上去彷彿正在欣賞一件愛不釋手的時裝的妙齡少女，兩眼閃閃生輝，雙唇緊緊合攏，時而漾出微微的笑意。

我們不能不佩服這幾段確乎是相當出色的文字，優美清麗，抒情傳神，自然流暢，一瀉而下。讀之，全無磕磕碰碰、坑坑窪窪的滯重感和摩擦感，而有一種御風行舟般生理上的快慰，享受到閱讀時特有的美妙和幸福。當代日本作家中像村上春樹這樣刻意經營文字拘泥文體的作家確不多見。他甚至認為每部作品的語言文體都各所不一。讀者是否也有同樣感受另當別論，但有一點可以斷定，他的確對文體進行了獨出機杼的嘗試。如《挪》與《世》的語言風格顯然有所不同。縱使在同一《世》裡，「世界盡頭」同「冷酷仙境」兩部分所用筆調也有區別，前

者壓抑徐緩，後者騰挪有致。創作中，村上始終把語言和文體放在首位，「文體就是一切」。而社會反響也的確沒有令他失望。

第三個原因，亦即最根本原因，恐怕在於作者敏感、準確而又含蓄地傳遞出了時代氛圍，掃描出了八十年代日本青年尤其是城市單身青年傾斜失重的精神世界，凸現出了特定社會環境中生態的真實和「感性」的真實。讀來，我們每每感受到生活在現代繁華都市裡的青年男女那無可救藥的孤獨、無可排遣的空虛、無可言喻的無奈和悵惘。孤獨、空虛、無奈和悵惘，即置身於「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作者原話）中都市年輕人充滿失落感的心緒，應該是村上一以貫之的創作主線。

《挪》中的直子和她最初的戀人木月所以自行中斷生命的流程，無非由於兩人「就像在無人島上長大的光屁股孩子」，無法同日益變化的外界相溝通相適應，說得極端一點，即患有現代人特有的「精神隔斷症」或曰「自我封閉症」。縱使活潑好動得如一頭春天的小鹿的綠子，也在家庭和學校（特別是中學六年時間）兩個長住空間被丟棄在孤獨的荒原，不止一次訴說「孤單得要命」。甚至那般春風得意所向披靡的永澤，也同樣背負著他的人生十字架「在陰暗的泥沼中孤獨地掙扎」。而主人公渡邊，心裡更是始終懷抱巨大的空洞匍匐在人生途中。小說最後，綠子問他在哪裡。

「我現在哪裡？我拿著聽筒揚起臉，飛快地環顧電話亭四周。我現在哪裡？我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全然摸不著頭腦。目力所及，無不是不知走去哪裡的男男女女，我是在哪裡也不是的場所連連呼喚綠子。」失去直子的渡邊自然無法返回已然過往的歲月，卻又不知現在置身何處，現在亦無立足之地。於是我們便只有同主人公一道咀嚼孤獨無奈的澀果。

這種孤獨、無奈、失落之感在《舞》中展現得更為入木三分：

「人們崇拜資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機，崇拜其神話色彩，崇拜東京地價，崇拜『奔弛』汽車閃閃發光的標誌。除此之外，這個世界再不存在任何神話。這就是所謂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都要在這樣的社會裡生活。——這便是現在。網無所不在，網外有網，無處可去。若扔石塊，免不了轉彎落回自家頭上。——時代如流沙一般流動不止，我們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們站立的位置。」



在這裡，村上對時代對社會已徹底絕望，剩下的惟有揮之不去的失重感失落感幻滅感，惟有無可奈何的孤寂與悲涼。然而畢竟「無處可去」，只能在這個世道生存下去。而要生存下去，便只能「不停地跳舞！不要考慮為什麼跳，不要去考慮意義不意義，意義那玩藝兒本來就沒有的」——這也正是《舞！舞！舞！》（Dance. Dance. Dance）的寓意所在。

在另一部長篇《世》中，作者通過兩個極富寓言和象徵色彩的平行發展的故事形象地告訴人們：在現代高科技和政治體制等強大的外在力量面前，人成了被抽去人之所以為人的實體的空殼，成了歷史長河中茫然四顧的傀儡物種，成了附在都市這一瘋狂運轉的龐大機器的一顆塵埃。他們——尤其生活在社會基層的小人物——整個身心都浸泡在孤獨、空虛和無奈的夜幕下無邊的冰水中。作者在構築「虛實莫辨的『冒險譚』」時用的是淡淡的筆調，而其結局卻那樣令人絕望。這似乎既是作家個人的世界觀，又是我們這個時代共通的感性。主人公總是在尋求什麼，但其所尋求的一開始便在某處失落，因而無論怎樣掙扎都無法填充其失落感」（島森路子語，《每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作者以那種近乎洞幽燭微的智者的平靜、安詳和感悟，超然而又切近地諦視這個競相奔走物慾橫流的醜惡而富足的世界，以其富有個性但又與人相通的視角洗印著時代的氛圍圖和眾生的「心電圖。」

這點在《奇鳥行狀錄》中得到了進一步展示：一切都那麼莫名其妙，那麼怪誕荒唐。孤獨。空虛。無奈。悲涼。存在感的稀釋。主體性的迷失。社會連帶意識的分崩離析。其中尤以下到井底苦思三天三夜的「我」具有象徵意味，點化了現代人特別是現代年輕人的「精神斷絕」（dis communication）：他們渴望與人溝通，渴望觀賞外面的風光，渴望得到關愛與慰藉，然而走不出自己封閉的心之堡壘。因而只能在孤獨中彷徨，在彷徨中求索：人是什麼，我是什麼？「是我又不是我，是現實又非現實，是虛構又非虛構，精神視野中有而現存世界中無卻又與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通——村上春樹一直在寫這樣的東西，這樣的現實神話。」（島森路子語，同上）

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其一，真正的悲哀還不在於精神的失落，而在於對失落精神的尋找即希求返璞歸真的努力。因為這樣努力勢必同世俗現實發生衝撞，而有可能釀成致命的悲劇。這點集中體現在《舞》中電影明星五反田身上。他「力圖在這勾心鬥角的世界直率地生存下去，但這種生存方式本身就似乎是一種滑稽」。結果只能以驅車投海而

告終。因為這並非某個人的精神失落，而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失落以至墮落。物慾揚起的漫天灰塵，早已籠罩住了人性的光輝。作者在此之所以力圖用非理性來表現理性，用荒誕表現正常，用滑稽表現嚴肅，從根本上說，無非因為這個社會並無理性可言，荒誕便是正常，滑稽即乃嚴肅，用《挪》中「我」的話來說，「把病員（精神病患者）同職員全部對換位置還差不多」。

其二，主人公的孤獨和空虛並不同於消極和懦弱。不錯，小說中的主人公（多是三十幾歲的離婚男子）極為關注日常生活中似乎毫無意義可言的小事，甚至可以獨對一個煙灰缸或醬油壺看上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但作者並不認為這點當真無聊至極，莫如說大多時候是以肯定的態度對待一般人持否定態度的現象，並賦予其相應的意義。主人公甚至頗為欣賞自己的孤獨與空虛。也就是說，他們都很善於確認自己、滿足自己、經營自己，很善於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從瑣事中尋找樂趣（也是因為對於大天地裡的大事他們奈何不得吧），從而得以肯定自我，保持自己賴以區別於人的個性。他們不傷害別人，但當自己受到傷害的時候，也並不退縮，並不忍氣吞聲。事實上村上筆下的主人公也都是頗有本事的、老辣的、不好欺負的——可以說，這是當今日本相當一部分青年的價值觀和精神架構。村上春樹恰恰敏銳地、先覺性地捕捉到了這一信息，這是村上走紅的一個根本性「秘密」。

最後，村上作品的受歡迎似乎還有一個原因，也是其另一魅力所在。

細心的讀者想必記得《挪》第九章關於初美的那段文字：渡邊用出租車送初美回宿舍途中，目睹初美的風度情態，強烈感到她身上有一股儘管柔弱卻能打動人心的作用力，便一直「思索她在我心中激起的這種感情震顫究竟是什麼」。而直到十二三年後才在異國聖菲城那氣勢逼人的暮色中，恍然領悟到「她給我帶來的心靈震顫究竟是什麼東西——它類似一種少年時代的憧憬，一種從來不曾實現也永遠不可能實現的憧憬。這種直欲燃燒般的天真爛漫的憧憬，很早以前就已遺忘在什麼地方了，甚至在很長時間裡我連它曾在我心中存在過都未曾記起。而初美所搖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長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當我恍然大悟時，一時悲愴至極，凡欲涕零」。

同樣，《挪》之所以能同時吸引住恐怕並不年輕的讀者，奧妙之一大約就是因為它喚醒了他們深層意識那部分沉睡未醒的憧憬，那便是男

兒揉合著田園情結的永恆的青春之夢。

「即使在經歷過十八載滄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記起那片草地的風景。連日溫馨的罪罪細雨，將夏日的塵埃沖洗無餘。片片山坡疊青瀉翠，抽穗的荒草在十月金風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透迄的薄雲彷彿凍僵似的緊貼著湛藍的天壁。」（《挪》）

小說一開始便將我們帶進一片寧靜平和的草地風光——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就是田園風光。對於農耕民族來說，田園永遠是令人一次次神往和激動的字眼。如今居住在城裡的人們原本也來自某塊田野。因此在感覺中我們永遠走不出故鄉夕陽滿樹的村捨，排遣不掉如裊裊炊煙的鄉愁。而更妙的是，在草地上與自己相伴而行的還是一位年輕漂亮清純姻靜的姑娘。美麗的田園，美麗的姑娘——此外還需求什麼呢？小說就是這樣輕輕撩拔著我們潛意識中的田園情結（或者說故鄉情結）和男兒永遠做不夠的夢，為在城裡活得好苦好累好悶的人提供了藉以放鬆神經緩解鄉愁的一方淨土、一支牧歌。這點在村上處女作《風》中也見異曲同工之妙。「海潮的清香，遙遠的汽笛，女孩肌體的感觸，洗髮香波的氣味，傍晚的和風，縹緲的憧憬，以及夏日的夢境。」——每讀至此，無不令人產生莫可言喻的心旌搖顫。

這種感受於少男少女大概也不例外。當然，他們傾心的想必更是主人公本身。直子（《舞》中的由美吉亦然）和綠子——前者嫵淑典雅，多愁善感，透露出小鳥依人的風韻；後者生機蓬勃，神采飛揚，完全一副不無野味和挑逗性而又不失純情的現代女郎氣派。二者大約都屬於時常闖入男孩夢鄉的少女形象。對於年輕女性來說，冷靜但不冷漠、孤僻但無怪癖、情有不專但遠非薄情之輩、我行我素但不損人利己的《挪》中的渡邊，雖然算不得標準的「白馬王子」，但也絕非令人生厭的角色。《舞》中的「我」、《世》中的「我」和《鳥》中的「我」，也都基本屬此類型。說得俗一點就是：人有點怪，但並不壞。

作為作者，較之屬於現在和未來的活著的綠子，村上似乎更鍾情於屬於過去的死去的直子；較之現今「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嚮往尚可偶聞牧歌餘韻的六十年代；較之燈紅酒綠的高樓大廈，更眷戀家鄉往日那片海灘。

即使在《羊》中也可隱約感覺他的這一情思。小說主人公「我」投給現實的目光絕對不含有任何讚歎和期許，而始終透露出幻滅和悲涼。

他不多的激情早已留在家鄉散發著海潮清香的沙灘。當他許多年後回鄉目睹那片風景已彼毀壞殆盡時，他感到一股無盡的惆悵和悲哀。作者自己也說道：「我對失去的東西懷有非常強烈的共鳴或者說同情感

（Sympathy）。——對於我，現實是湊合性而不是絕對性的。——這大概最接近這樣一種感覺，即不存在的存在感和存在的不存在感」。（《文學界》一九八五年八月號）的確，在村上筆下，即便世界第一大都會東京也不見五光十色的繁華不聞車流人湧的喧囂不覺撲面的活力，而是那樣呆板那樣沉寂那樣虛幻那樣莫名其妙了無情趣，如虛擬物，如死的世界；然而已然逝去的人、事和景物，卻那般歷歷在目栩栩如生那般可感可觸可視可聞那般溫情脈脈。尤其家鄉那片海灘是那樣令他念念不忘夢繞魂縈，那是他心中的「原生風景」（Primal scene），是他永遠一往情深的精神家園，是對往昔歲月的安撫和生命的詠歎。惟其如此，其作品才得以喚起人們的田園情結，喚起一縷鄉愁，給人以由身入心的深度撫慰，撩撥人們潛意識中的原真因子，同時使作品獲得了深層次的藝術魅力。

#### 四

以上從四個方面剖析了村上春樹小說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或者說藝術魅力。下面順便提一下未能概括進去的大小幾個特點。

村上的小說大多是板塊式結構，一章章明快地切分開來。在推進過程中不斷花樣翻新，不斷給人以意外之感。或者說構思不落俗套，視角新穎獨特，卓然自成一家。細細品讀，往往令人覺得「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雖然總的說來，村上的小說並不以情節取勝，但作者還是很善於編織故事的。《挪》的一氣流注，筆底生風；《舞》的峰迴路轉，一波三折；《風》的空靈剔透，如煙似霧；《羊》的撲朔迷離，懸念迭出；《世》的想落天外，妙趣橫生；《鳥》的縱橫捭闔，進退自如，無不顯示這位當代日本作家編織故事的高超能力與才華。這也是他的一個藝術魅力，一個深受讀者喜歡的原因。限於篇幅，未能在上面展開。

同時，作者又喜歡用兩條平行線推進故事，且往往一動一靜，一實一虛，一陽一陰，一個「此側世界」，一個「彼側世界」。《挪》中的綠子與直子，《世》中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羊》中的「我」與羊男等等，莫不如此。

富有寓言色彩。如《舞》中的羊男，《鳥》中的擰發條鳥，《象的失蹤》中的象，而在《羊》與《世》中幾乎相伴始終。作者自己曾表示過這樣的見解：「小說這東西說到底就是寓言，就是使寓言變得富有現實性。」《Eu reka》一九八九年六月號。

主人公大多無父母無兄弟姐妹無妻子（有也必定離異）兒女，沒有上司沒有下屬，同事之交也適可而止。作者說他討厭日本傳統小說特別是「私小說」中那種亂糟糟潮乎乎的家庭關係、親戚關係以及人事關係。這當然也是出於他要把主人公塑造成高度消費社會裡的個人主義象徵的需要。

另一方面，男主人公頗得女性喜歡，同女性打交道頗多，很多時候是通過女性或為了女性而同男性打交道，故而在相當程度上主人公是由女性支撐的，女性作用非同一般。作者還特別善於寫女性談話。

哭泣頗多，看上去活得不無灑脫的城市人會突如其來地淚流滿面，如《風》中的「我」的無小指女友，《挪》最後一章中的「我」以及《舞》中的雪等。他（她）往往通過哭來確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並由此走向新生，哭乃其人生旅途中一個並非可有可無的驛站。

數字格外具體。例如：大約看了十秒鐘/杯底剩有三厘米高的威士忌/她側過臉，五秒鐘靜止未動/唱片華麗無比，十六年前買的，一九六七年，聽了十六年，百聽不厭。相反，主人公置身的大環境如整個城市以至日本社會，卻是空洞的虛幻的無可捉摸的，即使如《羊》中的「先生」和《鳥》中的渡邊升等「惡」的暴力的代表，也很難加以具體把握。其用意應該不難明白。

商品名、唱片名、樂隊名層出不窮。不過這些「小道具」並非虛設，更不是作者賣弄，而大多具有美學符號的妙用。試想，如果把這些固有名詞全部丟掉，氣氛恐怕就相當不同。

說來有趣，村上春樹雖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作家，但據本人說卻幾乎從來不看日本文學作品，認為沒有看頭，而大多看美國當代小說。他所推崇和尊敬的美國當代作家有司各特·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萊蒙德·坎德拉（Raymond Chandler）、杜魯門·卡波蒂（Truman Capote）。還有庫特·馮尼格特（Kurt Vonnegut）、保羅·瑟羅斯（Paul Theroux）、理查德·布羅提根（Richard Brautigan）、

蓋．泰勒斯（Gay Talese）、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蒂姆．奧布萊恩（Tim O'Brien）、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等。尤其崇敬菲茨傑拉德，有兩個短篇竟各看了二十遍，稱之為「我的老師我的大學我的文學同事」。（《文學界》一九九一年四月臨時增刊號）同時翻譯了不少這些作家的作品（村上還是一位很不錯的翻譯家）。當然，無論在構思、文體還是「感受性」上給他創作以深刻影響的也就是這些美國作家。

最後，在即將結束這篇序言的時候，還請允許我囉嗦幾句也許是題外的話。

文集集中的《挪威的森林》是最先翻譯出版的。距第一版問世，已倏忽過去十來年時間。這期間最使我愉快和感動的，莫過於有幸得到許多讀者來信。有的來自太平洋彼岸，有的來自毗鄰的香港，更多的自然來自內地的青年朋友。

對我這個譯者來說，夜晚在台燈柔和的光環中細細品讀這些來信，不僅是一天中最為怡然自得的美妙時刻，也是我迄今人生旅途中至為難得的精神享受。想到遠處有一顆心正在為自己並不成熟的譯作發生共振，想到有一位不曾謀面的朋友正對自己、對自己手中的譯筆投來期盼的目光，一股純粹的幸福便從心底緩緩湧起。同時也使我受到實實在在的鼓舞和激勵：畢竟有人在認真讀書認真思考認真感受社會和人生。他（她）們無疑是我們這個不無沙漠化危險的土地上永遠的清泉和綠洲。部分讀者來鴻甚至飛進了我日本執教期間那座獨門獨院的木屋，化解了三載異國晨昏幾許孤寂與悵惘。也正是由於這許許多多的朋友來信，我才為交涉版權——為在我國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後這套書仍能光明正大地送到讀者手中付出了可謂相當執拗的努力。

譯海獨航，長夜孤燈，幾多寂寞，幾多辛勞，在最後擲筆於案的此刻，都化為深深的感激和謝忱。除了感謝一向富有眼光和膽識的漓江出版社，感謝親愛的讀者朋友們，還必須感謝我們偉大祖先留下這無數出神入化的輝煌文字，使得我顫抖的手終於摸到了譯海的彼岸。

還是留下我的通訊處：廣州市石牌暨南大學外語系（郵政編碼510632），期待諸位讀者給予批評指教，以使譯文中的錯誤及時得到訂正。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燈下

於暨南大學羊城苑

## 第一節

一九八三年三月

我總是夢見海豚賓館。

而且總是棲身其中。就是說，我是作為某種持續狀態棲身其中的。夢境顯然提示了這種持續性。海豚賓館在夢中呈畸形，細細長長。由於過細過長，看起來更像是個帶有頂棚的長橋。橋的這一端始於太古，另一端綿綿伸向宇宙的終極。我便是在這裡棲身。有人在此流淚，為我流淚。

旅館本身包容著我。我可以明顯地感覺出它的心跳和體溫。夢中的我，已融為旅館的一部分。

便是這樣的夢。

終於醒來。這裡是哪裡？我想。不僅想，而且出聲自問。「這裡是哪裡？」這話問得當然毫無意義。無須問，答案早已一清二楚：這裡是我的人生，是我的生活，是我這一現實存在的附屬物。若干事項、事物和狀況——其實我並未予以認可，然而它們卻在不知不覺之中作為我的屬性而與我相安共處。旁邊有時躺著一個女子，但基本上是我一個人。房間的正對面是一條高速公路，隆隆不息；枕邊放一隻杯（杯底剩有五厘米高的威士忌）：此外便是懷有敵意——或許單純是一種冷漠——的充滿塵埃的晨光。時而有雨。每逢下雨，我索性臥床不起，愣愣發呆。若杯裡有威士忌，便逕自飲下。接下去只管眼望簷前飄零的雨滴，圍繞這海豚賓館冥思苦索。我緩緩舒展四肢，確認自己仍是自己而未同任何場所融為一體。自己並未棲身於任何場所。但我依然記得夢中的感觸。只消一伸手，那將我包容其間的整幅圖像便隨之晃動不已。如同以水流為動力的精巧的自動木偶，逐一地、緩緩地、小心翼翼地、有條不紊地依序而動，並且有節奏地發出細微的響聲。若側耳傾聽，不難分辨出其動作進展的方向。於是我凝神諦聽。我聽出有人在暗暗啜泣，聲音非常低沉，彷彿來自冥冥的深處。那是為我哭泣。



海豚賓館並非虛構之物，它位於札幌市區一處不甚堂皇的地段。幾年前我曾在那裡住過一個星期。哦，還是讓我好好想想，說得準確一點。是幾年前來著？四年前。不，精確說來是四年半以前。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和一個女孩兒一起在那裡投宿。賓館是女孩兒選定的，她說就住在這兒好了，務必住這家旅館。假如她不這樣要求，總不至於住什麼海豚賓館，我想。

這家賓館很小，且相當寒儉。除我倆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客人。住了一個星期，結果只在門廳裡見到兩三個人，還不知是不是住客。不過，服務台床位一覽板上掛的鑰匙倒是不時出現空位，想必還是有人投宿——儘管不多，幾個人總會有的。不管怎樣，畢竟在大都市佔一席之地，且掛了招牌，分類電話號碼簿上也有號碼赫然列出，從常識上看也不可能全然無人問津。可是，即使有其他住客，恐怕也是極其沉默寡言而生性靦腆的人。我倆幾乎沒有目睹過他們的身影，也沒有聽到過他們的動靜，甚至感覺不出他們的存在。只是床位一覽板上鑰匙的位置每天略有變化，大概他們像一道無聲無息的影子順著牆壁在走廊裡往來穿行。電梯倒是有時候拘謹地發出「卡嗒卡嗒」的升降聲響，而那聲響一停，沉寂反倒更加令人窒息。

總之這是間不可思議的賓館。

它使我聯想起類似生物進化過程中的停滯狀態：遺傳因子的退化，誤入歧途而又後退不得的畸形生物，進化媒介消失之後而在歷史的燭光中茫然四顧的獨生物種，時間的深谷。這不能歸咎於某一個人，任何人都無責任，任何人都束手無策。問題首先是他們不該在這裡建造旅館，這是所有錯誤的根源。起步出錯，步步皆錯。第一個電鈕按錯，必然造成一系列致命的混亂。而試圖糾正這種混亂的努力，又派生出新的細小——不能稱之為精細，而僅僅細小——的混亂。其結果，一切都似乎有點傾斜變形。如同仔細觀察事物時自然而然地幾次歪起腦袋情況下的傾斜度一樣。這種傾斜，不過是略略改變一下角度，既無關大局，又不顯得矯揉造作。若長此以往，恐怕也就習以為常，但畢竟叫人有點耿耿於懷（果真對此習以為常，往後觀察正常世界怕也難免歪頭偏腦）。

海豚賓館便是這樣的賓館。它的不正常——已經混亂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不久的將來必定被時間的巨大漩渦一口吞沒——在任何人看來都毋庸置疑。可憐的賓館！可憐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濕的一條三隻腿的黑狗。當然，可憐的賓館世上所在皆是，問題是海豚賓館與那種可憐

還有所不同。它是概念上的可憐，因而格外可憐。

不用說，特意選擇這裡投宿的，除去陰差陽錯之人，理當餘者寥寥。

海豚賓館並非正式名稱。其正式名稱是「多爾芬 旅館」。但由於它給人的印象實在名不符實（多爾芬這一名稱使我聯想起愛琴海岸那如同砂糖糕一般雪白的避暑賓館），我便私下以此呼之。賓館的入口處有一幅非常漂亮的海豚浮雕，還有一塊招牌。若無招牌，我想絕對看不出是賓館。甚至有招牌都全然不像。那麼像什麼呢，簡直像一座門庭冷落的舊博物館——館本身特殊，展品特殊，懷有特殊好奇心的人悄然而至。

海豚一詞的英語音譯（dolphin）。

不過，即使人們目睹海豚賓館後產生如此印象，也決不是什麼想入非非。事實上這賓館的一部分也兼做博物館之用。

一座部分兼做莫名其妙的博物館的賓館，一座幽暗的走廊盡頭堆著羊皮和其他落滿灰塵的毛皮、散發霉氣味的圖書資料，以及變成褐色的舊照片的賓館，一座綿綿無盡的思緒如同乾泥巴一般牢牢沾滿各個角落的賓館——有誰會住這樣的賓館呢？

所有的傢俱都漆色斑駁，所有的桌幾都吱吱作響，所有的帶鎖把手都拉不攏。走廊磨得坑坑窪窪，電燈光線黯然，洗臉台的龍頭歪歪扭扭，水滴滴滴答答，體形臃腫的女傭（她的腿使人聯想到大象）在走廊裡一邊踱步一邊發出不祥的咳嗽聲。總是蜷縮在賬台裡的經理是個中年男子，眼神悽惶，指頭僅存兩個。只消看上一眼，便知此君屬於時運不濟、命運多舛的一類——儼然這一類型的標本。如同在淡藍色的溶液裡浸泡了一整天之後剛剛撈出來似的，他的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印有受挫、敗陣和狼狽的陰翳，使人恨不得把他裝進玻璃箱放到學校的物理實驗室去，並且貼上「時運不濟者」的標籤。大多數人看見他之後都會程度不同地產生憐憫之情，也有些人會發火動氣。這類人只要一看見那副可憐相便會無端地大動肝火。有誰會住這樣的賓館呢？

然而我們住了。我們應該住這裡，她說，此後便杳然無蹤，只剩下我顧影自憐。告訴我她已走掉的是羊男。她早就走了，羊男告訴說。羊

男知道，知道她必走無疑。現在我也已經明白。因為她的目的就在於把我引到這裡。這類似一種命運，猶如伏爾塔瓦河流入大海。我一邊看雨一邊沉思，命運！

我自從夢見海豚賓館之後，首先在腦海中浮現出來的便是她。我不由想到，是她在尋求我。否則我為什麼三番五次做同樣的夢呢？

對她，我甚至連名字都不知道，儘管同她共同生活了好幾個月。實際上我對她一無所知。我僅僅知道她是一間高級應召女郎俱樂部的就業人員。俱樂部採用會員制，接待對象只限於身份可靠的客人，即高級妓女。此外她還兼做好幾樣工作。白天平時在一家小出版社當校對員，還臨時當過耳朵模特。總之，她忙得不可開交。她當然不至於沒有名字，實際上也不止一個。但同時又沒有名字。她的持有物——儘管形同虛無——任何持有物上都不標注姓名。既無月票和駕駛證，又沒有信用卡。袖珍手冊倒有一本，上面只是用圓珠筆歪歪扭扭地記著一些莫名其妙的暗號。她身上沒有任何線索可查。妓女大概也該有姓名才是，而她卻生息在無名無姓的世界中。

一句話，我對她幾乎一無所知。不知她原籍何處，不知她芳齡幾何，不知她出生的年月，更不知她文憑履歷和有無親人。統統不知。她像陣雨一樣倏忽而至，遽然無蹤，留下的惟有記憶而已。

但我現在感到，關於她的記憶開始再次在我周圍帶來有某種現實性。我覺得她是在通過海豚賓館這一狀況呼喚我。是的，她在重新尋求我。而我只有通過再度置身於海豚賓館，方能同她重逢。是她在那裡為我流淚。

我眼望雨簾，試想自己置身何處，試想何人為我哭泣。那恍惚是極其、極其遙遠世界裡的事情，簡直像是發生在月球或其他什麼地方。歸根結底，是一場夢。手伸得再長，腿跑得再快，我都無法抵達那裡。

為什麼有人為我流淚呢？

無論如何，是她在尋求我，在那海豚賓館的某處，而且我也從內心裡如此期望，期望置身於那一場所，那個奇妙而致命的場所。

不過返回海豚賓館並非輕易之舉，並非打電話訂個房間，乘飛機去

札幌那樣簡單。那既是賓館，同時也是一種狀況，是以賓館形式出現的狀況。重返賓館，意味著同過去的陰影再次相對。想到這點，我的情緒驟然一落千丈。是的，這四年時間裡，我一直在為甩掉那冷冰冰、暗幽幽的陰影而竭盡全力。返回海豚賓館，勢必使得我這四年來一點一滴暗暗積攢起來的一切化為烏有。誠然我並未取得什麼大不了的成功，幾乎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權宜之計，不過是敷衍一時的廢料。但我畢竟盡了我最大的力氣，從而將這些廢料巧妙組合起來，將自己同現實結為一體，按照自己那點有限的價值觀構築了新的生活。難道要我再次回到那空蕩蕩的房子裡不成？要我推開窗扇把一切都放出去不成？

然而歸根結底，一切都要從那裡開始，這我已經明白。只能從那裡開始。

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深深一聲嘆息。死心塌地吧，我想。算了吧，想也無濟於事。那已超出你的能力範圍。你無論怎麼想方設法都只能從那裡開始。已經定了，早已定了！

談一下我自己吧。

自我介紹。

以前，在學校裡經常搞自我介紹。每次編班，都要依序走到教室前邊，當著大家的面自我表白一番。我實在不擅長這一手。不僅僅是不擅長，而且我根本看不出這行為本身有何意義可言。我對我本身到底知道什麼呢？我通過自己的意識所把握的我，難道是真實的我嗎？正如灌進錄音帶裡聲音聽起來不像是自己發出來的一樣，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恐怕也是自己隨心所欲捏造出來的扭曲物——我總是這樣想。每次自我介紹，每次在眾人前面不得不談論自己時，便覺得簡直是在擅自改寫成績單，心跳個不停。因此這種時候我盡可能注意只談無須解釋和評點的客觀性事實（諸如我養狗，喜歡游泳，討厭的食物是乾乳酪等等）。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似乎是就虛構的人羅列虛構的事實。以這種心情聽別人介紹，覺得他們也同樣是在談論與其自身不同的其他什麼人。我們全都生存在虛構的世界裡，呼吸虛構的空氣。

但不管怎樣，總要說點什麼，一切都是從自我說點什麼開始的。這是第一步。至於正確與否，可留待事後判斷。自我判斷也可以，別人來判斷也無所謂。總之，現在是該說的時刻，而且我也必須會說才行。

近來我喜歡吃乾奶酪，什麼時候開始的我不清楚，不知不覺之間就喜歡上了。原來養的狗在我上初中那年被雨淋濕，得肺炎死了。從那以後一隻狗也沒養。游泳現在仍然喜歡。

完畢。

然而事情並不能如此簡單地完畢。當人們向人生尋求什麼的時候（莫非有人不尋求？），人生便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數據，要求他提供更多的點來描繪更明確的圓形。否則便出不來答案。

數據不足，不能回答。請按取消鍵。

按取消鍵，畫面變白。整個教室裡的人向我投東西：再說幾句，關於自己再說幾句！教師蹙起眉頭。我瞠目結舌，在講台上木然佇立。

再說！不說一切都無從開始。而且要盡量多說，對與不對事後再想也不遲。

女孩兒不斷地來我房間過夜，一起吃罷早飯，便去公司上班。她依然沒有名字。所以沒有名字，不外乎因為她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她很快就會消失。這樣，為了避免混亂，我沒有給她冠以名字。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以為我蔑視她的存在。我非常喜歡她，即使在她了無蹤影的現在也同樣喜歡。

可以說，我和她是朋友。至少對我來說，她是唯一具有可以稱為朋友的可能性的的人。她在我之外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戀人。她在電話局工作，用電子計算機計算電話費。單位裡的事我沒有細問，她也沒怎麼談起。但我猜想無非是按每個人的電話號碼逐一統計電話費，開具通知單等等。因此，每月在信箱裡發現電話費通知單時，我就覺得是收到了一封私人來信。

而她卻不管這些，只是同我睡覺。每個月兩回或三回，如此而已。在她心目中，我怕是月球人或什麼人。「嗯，你不再返回月球了？」她一邊哧哧笑著，一邊赤條條地湊上身子，把乳房緊貼在我的腹側。黎明前的時間裡我們常常如此交談。高速公路上的噪音時斷時續。收音機中傳出「人類聯盟」的歌聲。「人類聯盟」，何等荒唐的名字！何苦取如

此索然無味的名字呢？過去的人為樂隊取名盡可能取得得體地道，諸如英佩利阿爾茲、施普利姆茲、弗拉明戈茲、法爾康茲、英普萊肖茲、杜阿茲、法．西津茲、「沙灘男孩」。

聽我如此說，她笑了，說我這人不正常。我不曉得我哪裡不正常，而以為自己思維最正常，人最正常。「人類聯盟」。

「喜歡和你在一起，」她說，「有時候，恨不得馬上見到你，比如在公司幹活的時候。」

「唔。」

「是有時候，」她一字一板地強調，而後停頓了三十秒鐘。「人類聯盟」的音樂播完，代之以一支陌生樂隊演奏的樂曲。「問題就在這裡，你的問題。」她繼續說道，「我是非常喜歡這樣你我兩人在一起，但並不樂意從早到晚都守在一起。怎麼回事呢？」

「唔。」

「不是說和你在一起感到心煩，只是恍惚覺得空氣變得稀薄起來，簡直像在月球上似的。」

「這不過是小小的一步——」

「我說，別當笑話好不好，」她坐起身子，死死盯視我的臉，「我這樣說是為你好，除了我，可有說話是為你著想的人？嗯？可有說那種話的人，除我以外？」

「沒有。」我老實回答。一個也沒有。

她便重新躺下，乳房溫柔地摩擦我的肋部。我用手輕輕撫摸她的脊背。

「反正我有時覺得空氣變得像在月球上一樣稀薄，和你在一起。」

「不是月球上空氣稀薄，」我指出，「月球表面壓根兒就沒有空氣。所以——」

「是稀薄，」她小聲細氣地說。不知她對我的話是沒聽進去，還是根本沒聽。但其聲音之小卻是讓我心情緊張。至於為什麼倒不清楚，總之其中含有一種令我緊張的東西。「是有時候變得稀薄。而且我覺得你呼吸的空氣和我的截然兩樣，我是這樣認為的。」

「數據不足。」我說。

「我大概對你還什麼都不瞭解，是吧？」

「我本身對自己也不大瞭解，」我說，「不騙你。我這樣說，不僅從哲學意義上，而且從實際意義上。整個數據不足。」

「可你不是都三十三歲了？」她問道。她二十六歲。

「三十四歲，」我糾正道，「三十四歲零兩個月。」

她搖了搖頭，然後爬下床，走到窗前，拉開簾布。窗外可以看見高速公路。公路上方漂浮著一彎白骨般的曉月。她披起我的睡袍。

「回到月亮上去，你！」她指著月亮說。

「冷吧？」我問。

「冷，月亮上？」

「不，你現在。」我說。時值二月。她站在窗前口吐白氣。經我提醒，她才好像意識到寒意。

於是她趕緊回身上床。我一把將她摟在懷裡，睡衣涼冰冰的。她把鼻尖頂在我脖頸上，鼻尖涼得很。「喜歡你。」她說。

我本想說點什麼，終未順利出口。我對她懷有好感，兩人如此同床而臥，時間過得十分愜意。我喜歡溫暖她的身體，喜歡靜靜愛撫她的秀髮，喜歡聽她睡著時輕微的喘息，喜歡早上送她上班，喜歡收取她計算的——我相信的——電話費通知單，喜歡看她穿我那件肥大的睡袍。但這些很難一下子表達得恰如其分。當然算不得愛，可也不單單是喜歡。

怎麼說好呢？

最後我什麼也未出口，根本想不起詞來。同時我感到她在為我的沉默而暗自傷心。她竭力不想使我感覺出來，但我還是感覺到了。在隔著柔軟的肌膚逐節觸摸她脊骨的時候，我覺察到了這一點，清清楚楚地。我們默默地擁抱良久，默默地聽著那不知名稱的樂曲。

「去和月球上的女人結婚，生個神氣活現的月球人兒子。」她溫柔地說。

「那是再好不過。」

月亮從豁然敞開的窗口探過臉來。我抱著她，從她的肩頭一動不動地望著月亮。高速公路上，不時有載著極重貨物的長途卡車發出類似冰山開始崩潰般的不祥吼聲疾馳而過。到底運載的是什麼呢？我想。

「早飯有什麼？」她問我。

「沒什麼新玩藝兒，老一套：火腿、雞蛋、烤麵包、昨天中午做的土豆沙拉，還有咖啡。再給你熱杯牛奶，來個牛奶咖啡。」我說。

「好！」她微微淺笑，「做個火腿蛋，烤麵包要加咖啡，可以嗎？」

「遵命。」

「你猜我最喜歡什麼？」

「老實說，真猜不出來。」

「我最喜歡的麼，怎麼說好呢，」她看著我的眼睛，「就是，冬天寒冷的早晨實在懶得起床的時候，飄來咖啡味兒，陣陣撲鼻的火腿煎蛋味兒，傳來切麵包的嚓嚓聲，聞著聽著就忍不住了，霍的一聲爬下床來——就是這個。」

「好，試試看。」我笑道。



我這人決沒有什麼不正常。

我的確如此認為。

或許不能說是和一般人完全一樣，但並不是怪人。我這人地道之至，且正直之極，直得如同一支箭。我作為我自己，極其必然而自然地存在於世。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至於別人怎麼看我，我並不大介意。因為別人怎麼看與我無關。那與其說是我的問題，莫如說是他們的問題。

較之我的實際，有人認為我更愚蠢遲鈍，有人認為我更精明狡黠。怎麼都無所謂。我所以採用「較之我的實際」這一說法，不過是同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相比而已。我在他們看來，現實中或許愚蠢遲鈍，或許精明狡黠，怎麼都不礙事，不必大驚小怪。世上不存在誤解，無非看法相左。這是我的觀點。

然而另一方面，我心目中又有被那種地道性所吸引的人，儘管寥寥無幾，但確實存在。他們或她們，同我之間，恰如冥冥宇宙之中飄浮的兩顆行星，本能地相互吸引，隨即各自分開。他（她）們來我這裡，同我交往，然後在某一天離去。他（她）們既可成為我的朋友，又可成為我的情人，甚至妻子。在某種場合雙方也會僵持不下。但不管怎樣，都已離我而去。他（她）們或消極或絕望或沉默（任憑怎麼擰龍頭都不再出水），而後一走了之。我的房間有兩個門。一個出口，一個入口，不能換用。從入口出不來，自出口進不去，這點毫無疑問。人們從入口進來，打出口離去。進來方式很多，離去辦法不一，但最終無不離去。有的人出去是為嘗試新的可能性，有的人則是為了節省時間，還有的人命赴黃泉。沒有一人留下來，房間裡空空蕩蕩，惟有我自己。我總是意識到他們的不在，他們的離開。他們的談話，他們的喘息，他們哼出的謠曲，如塵埃一般飄浮在房間的每個角落，觸目可見。

我覺得自己在他們眼睛中的形象很可能是正確無誤的。惟其如此，他們才統統直接來到我這裡，不久又紛紛告離。他們認識到了我身上的地道性，認識到了我為保持這種地道性所表現出來的真誠——我想不出其他說法。他們想對我說什麼，向我交心。他們幾乎全是心地善良的人，而我卻不能給予他們什麼。即使能給予，也無法使其滿足。我總是不斷努力，給了他們我所能給的一切，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也很想

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但終於未能如願以償。不久，他們遠走高飛了。

這當然是痛苦的事。

但更令人痛苦的，是他們以遠比進來時悲戚的心情跨出門去，是他們體內的某種東西磨損掉了一截。這點我心裡清楚。說來奇怪，看上去他們的磨損程度似乎比我還要嚴重。為什麼呢？為什麼總是我留守空城？為什麼總是我手中剩有別人磨損後的陰影？這是為什麼？莫名其妙。

是數據不足。

所以總是出不來正確答案。

是缺少什麼。

一天，談完工作回來，發現信筒裡有一張明信片。信上的圖案是幅攝影：宇航員身著宇航服在月球表面上行走。儘管沒有發信人的名字，但出自誰手卻是一目了然。

「我想我們還是不再見面為好。」她寫道，「因為我想近期內我可能同地球人結婚。」

傳來窗扇關閉的聲響。

證據不足，不能解答，請按取消鍵。

畫面變白。

這種事將持續到何時為止呢？我已經三十四歲，難道長此以往不成？

我倒並不傷心，但責任明顯在我。她棄我而去是理所當然的，這點一開始就已明白，我明白，她也明白。但雙方又都在追求一種小小的奇蹟，希望出現偶然的契機促使事情發生根本性轉變。而這當然不可能實現。於是她走了。失去她以後我深感寂寞，但這是以前也品嚐過的寂寞，而且我知道自己會巧妙地排遣這種寂寞。

我正在習以為常。

每想到這裡，我就滿懷不快，彷彿一股黑色液體被從五臟六腑裡擠壓出來，一直頂到喉頭。我站在衛生間的鏡前，心想原來這就是我自己，這就是你。你一直在磨損自己，磨損得比你預想的遠為嚴重。我的臉比以前髒污得多，憔悴得多。我用香皂把臉洗了又洗，將洗髮水狠狠地揉進皮膚，又慢慢地洗手，用新毛巾把臉和手仔細擦乾。之後去廚房拿了罐啤酒，邊喝邊清理冰箱。淘汰萎縮的西紅柿，把啤酒排列整齊，更換容器，開列購物清單。

天快亮時，我獨自呆呆望著月亮，心想這要到什麼時候為止呢？不久我還將在什麼地方同其他女子萍水相逢吧？並且仍將像行星那樣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仍將渺茫地期待奇蹟，仍將消耗時間，磨損心靈，分道揚鑣。

這將何時了結呢？

## 第二節

接到她那張月球明信片一個星期後，我要到函館出公差。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從我的角度又很難對工作挑三揀四。況且輪到我頭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無甚差別，幸也罷不幸也罷，一般來說越是接觸事物的邊緣，其質的差別越是難以分辨。如同頻率一樣，一旦過了某一點，就很難聽出相鄰的兩個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會兒便什麼也聽不清楚，自然也就無須聽了。

這次公差的内容，是為一家婦女雜誌調查介紹函館美食店。我和攝影師兩人去，轉幾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攝影，預計占五頁篇幅。婦女雜誌這類刊物總需要這方面的報導，也就必須有人去寫。這同收垃圾掃積雪是一回事，總得有人幹，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

三年半時間裡，我始終在做這種兼帶文化性質的工作——文化積雪清掃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個朋友合開過一間事務所，因故停業後，半年時間裡幾乎無所事事，整天渾渾噩噩。我沒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間，事情多得不可開交。離婚；死別，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見奇妙的男女，捲入奇妙的事件。而當這一切終結之時，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靜寂之中。一種久無人居的特有氛圍充滿房間，幾乎令人窒息。我一動不動地蜷縮在這房間裡，除非購買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幾乎閉門不出。只是在杳無人跡的黎明時間裡才到街上漫無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開始在街上出現，便返回房間倒頭睡大覺。

傍晚醒來，簡單做點東西吃下，再給貓餵點食物。吃罷飯，便坐在地板上，反覆回顧自己身邊發生的事，並加以歸納整理。或編排序號，或對其中可能存在過的選擇填空式試題分門別類，或就自身行為的正確與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續到黎明時分。然後出門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往來彷徨，踽踽獨行。

日復一日，持續了半年之久，對了，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到六月。書也沒讀，報紙也沒翻，音樂也沒聽，電視也沒看，收音機也沒開。和誰

也不見面，和誰也不交談。酒也幾乎沒喝，沒有心思喝。至於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何人聲名鵲起，何人嗚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曉。並非我頑固不化地拒絕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覺到了世界在動，即使蜷縮在房間裡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對其產生不了任何興緻。一切猶如無聲的微風，從我身邊倏然掠過。

我一味坐在房間地板上，讓過去的一切永無休止地在腦海裡顯現出來。說來也怪，儘管半年時間裡天天週而復始，我卻絲毫未曾感到無聊和倦怠。這是因為，我經歷過的事件過於龐大，其斷面多得不可勝數。龐大，具體，幾乎伸手可觸，宛如夜空中聳立的紀念碑，而且是為我個人聳立的。於是我將其從上到下檢驗一遍。我經歷過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當的創傷，不少的創傷。很多血無聲地淌出。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傷痛逐漸消失，有些則捲土重來。但我在那房間裡死死獨守半年之久，卻不是為這創傷之故，我僅僅是需要時間罷了。要把有關那些事件的一切具體地——客觀地整理清楚，必須有半年時間。我決不想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拒絕同外界接觸。接觸只是時間問題。我需要純粹客觀的時間，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於重整旗鼓的意義和將來的發展方向，我盡可能不去考慮。我認為那是另一個問題，屆時再考慮也不遲。現在首先是要恢復平衡性。

我甚至和貓也沒有說話。

好幾次有電話打來，我一次也沒拿起聽筒。

還有時候有人敲門，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來了幾封，是我過去的合夥人來的，他說很惦念我。信上寫道：「不知你在何處做什麼事，姑且按這個地址寫信給你。如果需要我幫忙，只管吩咐就是。我這裡的工作眼下還算順利。」此外還談到我們共同熟人的情況。我反覆看了幾遍，把握住（為此看了四五遍）內容之後，把信放進抽屜。

以前的妻子也來過信。信上寫的幾件事都實際得很。最後提到她準備再婚，說對方是我不認識的人。那語氣很冷淡，就差沒說以後連我也不可能認識了。這無非意味著，她已經和那個同我離婚時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個男子我倒十分瞭解，因為不是很了不起的

人物。會彈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鳴驚人的天賦。人也不甚幽默。我實在不明白她為何傾心於那樣的男人。不過，這已是他人與她人之間的問題，她說她一點也不為我擔心。「因為你無論做什麼都萬無一失。我所擔心的倒是以後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總是為此心神不安。」——她寫道。

這封信我同樣看了好幾遍，之後同樣塞進抽屜。

時光就這樣流過。

經濟方面不成問題。存款起碼可以應付半年吃用，往後的事往後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來。溫煦而平和的陽光朗照我的房間。每天我都細細觀察窗口射進的光線，我發現太陽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間充滿各種各樣往日的回憶。離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對同胞姐妹，我和她倆——三個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也許吧。當時我住在高爾夫球場旁邊。每當黃昏降臨，我們就翻過鐵絲網進入球場，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裡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還記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裡我們度過雜亂無章的時間。可如今看來，卻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為具體而充實的時光。奇怪！酒吧裡放的古典音樂也記起來了。那時我們是大學生，在那裡喝啤酒、吸煙。我們需要那樣的場所。同時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但什麼話卻是無從記起了，記起的只是說了很多很多的話。

他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背負著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轉眼之間，春日闌珊。風的氣味變了，夜幕的色調變了，聲音也開始帶有異樣的韻味。於是遞變為初夏時節。

五月末，貓死了，死得唐突，無任何預兆。一天早上起來，只見牠

在廚房角落裡縮成一團地死了。想必牠本身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身體變得烤肉塊般硬邦邦的，毛也顯得比活著的時候髒亂。貓的名字叫「沙丁魚」，牠的一生絕非幸福的代名詞，既未被人家深深地愛過，牠也沒有深深地愛過什麼。牠總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視別人的臉，彷彿惟恐馬上失去什麼東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貓恐怕世所罕見。說千道萬，牠已經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死的好處即在這裡。

我將貓的屍骸裝進超級市場的購物袋，放到汽車後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買了一把鐵鍬。而後打開久違了的收音機，邊聽電子音樂邊向西駛去。音樂大多不值一提，弗裡特伍德、麥克、阿巴、梅裡莎、曼徹斯特、比、基斯、KC與陽光樂隊、唐娜、薩默、雄鷹、波士頓、「海軍上尉」、約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羅傑斯——這樣的音樂如同泡沫，漂浮幾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費的音樂垃圾，不過是為了搜刮年輕娃娃們的腰包罷了。

但轉而我還是不由悲從中來。

時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著方向盤，試圖記起我們青少年時代從收音機中聽到的幾支無聊樂曲。西納特拉——噢，這傢伙糟糕極了。門格斯也一塌糊塗。就連愛爾維斯也整天價大唱那些百無聊賴的東西。還有個叫陶裡尼、洛佩斯的。帕蒂麗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費彼安、波比、賴迪爾、阿艾特，當然還有「赫曼隱士」，統統是災難。接下去便是層出不窮的枯燥乏味的英國樂隊，個個長髮披肩，一色奇裝異服。還能想起幾多？哈尼卡穆茲、戴夫、克拉克、蓋裡和韻律創造者、弗萊迪和夢想者——數不勝數。使人想起殭屍的傑弗遜飛機，一聽名字就不寒而慄的湯姆、瓊斯及其醜角勃特、亨柏迪格，無論什麼聽起來都像是廣告音樂的哈布、阿爾帕托和蒂芙娜、布維斯，假惺惺的西蒙、加豐凱爾，神經兮兮的傑克遜五兄弟。

統統一路貨色。

一切都一成不變。任何時候、任何年月、任何時代，事物的發展方式都如出一轍。變的只是年號，只是交椅上的面孔。這種無聊至極的破爛音樂哪個時代都存在過，且將繼續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陰晴圓缺一

樣。

如此陷入沉思的時間裡，我已驅車跑出很遠。途中我打開「滾石」的《褐色砂糖》。聽得我不由一陣欣喜，這才是正經音樂，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我推算了一會，終於未能算準。不過這無所謂，一九七一年也好，一九七二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沒有關係，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慮這些呢？

差不多車到深山的時候，我駛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適當的樹林，準備葬貓。在樹林深處，我用鋤挖了一個一米來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紙袋裡的「沙丁魚」投進坑內，往上壓土。我對「沙丁魚」最後說道：對不起，我這算盡了你我相應的情分了！埋坑時間裡，一隻小鳥不知在哪裡一直叫個不止，那音階竟如長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後，我把鋤扔進車後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邊聽音樂邊朝東京方向疾馳。

這回我什麼也沒想，只是傾聽音樂。

收音機裡傳出羅德和丁·蓋格爾斯樂隊的樂曲。之後播音員說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爾斯的《小艇慢慢劃》。歌曲哀怨淒婉。「我出生以來便一直失去，」查爾斯唱道，「現在即將失去你。」聽著聽著，我真的傷感起來，幾乎落淚，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個偶然的什麼，會突然觸動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關掉收音機，把車停進路旁休息場，進飯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進衛生間把沾在手上的土沖洗得乾乾淨淨，然後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兩杯咖啡。

那貓現在如何呢？我想，那裡該是漆黑一團吧？我記起上塊碰擊西友商店紙袋的聲音，不過做到這個程度也就可以了，無論對你還是對我。

我坐在飯店裡呆呆地盯視著裝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個小時。剛盯到一小時，一個身穿紫色制服的女侍 走來，客氣地問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點點頭。

好了，我想，該是重返社會的時候了！



### 第三節

在這猶如巨型蟻塚般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找一項工作不算什麼難事，當然，我是說只要你不對工作的種類和內容過於挑剔的話。

開事務所時我與編輯工作打過相當多的交道，同時自己也寫過一些零碎的文章，這個行業裡也有幾個熟人。因此，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來賺取一人用的生活費，可以說是輕而易舉。況且我原本就是個無須很多生活費的人。

我抽出手冊，開始給幾個人打電話，並且開門見山地詢問有沒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說自己因故閒居遊蕩了好長時間，而現在如果可能，還想做點事情。他們很快給我找來了好幾件事。都不太難，基本都是為廣告雜誌或企業廣告冊寫一些填空補白的小文章。說得保守一些，我寫出的稿件，估計有一半毫無意義，對任何人都無濟於事，純屬浪費紙張和墨水。但我什麼也不想，幾乎機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兩個鐘頭，然後就去散步或看電影。著實看了很多電影。如此優哉游哉地快活了三個多月。不管怎麼說，總算同社會發生了關係。想到這點，心頭就一陣釋然。

進入秋季不久，周圍情況開始出現變化。事情驟然增多，房間裡的電話響個不停，郵件也多了起來。為了洽談工作，我見了許多人，一起吃飯。他們對我都滿熱情，說以後要多多找事給我。

原因很簡單：我對工作從不挑挑揀揀，有事找到頭上，便一個個先後接受下來。每次都保准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況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寫得漂亮，幾乎無可挑剔。對別人疏漏的地方自己一絲不苟，稿費少點也不流露出一絲不悅。例如凌晨二點半打電話來要求六點以前寫出二十頁四百格稿紙的文章（關於模擬式手錶的特長，關於三十至四十歲女性的魅力，或者赫爾辛基街道——當然沒有去過——的美景），我肯定五點半完成。若叫改寫，也保證六點前交稿，博得好評也是理所當然的。

同掃雪工毫無二致。

每當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掃到路旁。

既無半點野心，又無一絲期望。來者不拒，並且有條不紊地快速處理妥當。坦率說來，我也並非沒有想法，覺得大約是在浪費人生。不過，既然紙張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費，那麼自己的人生被浪費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這是我終於得出的結論。我們生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稱之為擴大內需，我輩稱之為揮霍浪費，無非想法不同。不過同也罷、不同也罷，反正我們所處的社會就是如此。假如不夠稱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蘇丹。

而我對孟加拉或蘇丹無甚興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頭工作。

不久，不僅廣告雜誌，一般性雜誌也漸漸有事找來。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婦女刊物。於是我開始進行採訪或現場報導。但較之廣告雜誌，作為工作這些也並非格外有趣。出於雜誌性質，我採訪的對象大半是演出界裡的人。無論採訪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無不在預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時候管理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訴他打算問什麼問題。所以，其答話事先早已準備得滾瓜爛熟。一次採訪十七歲的女歌手，問話剛一超出規定的範圍，旁邊的管理人當即插話：「這是另外的問題，不能回答。」罷了罷了，我有時真的擔心這女孩兒如果離開管理人，十月分的下個月是幾月都不知道。這等名堂駕然算不得採訪，但我還是竭盡全力。採訪之前盡可能調查詳細，想出幾個別人不大會問及的問題，問話順序上也再三斟酌。這樣做，並非指望得到特別的好評或親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盡心竭力，只是因為這對我是最大的樂趣，是自我訓練。我要將許久閒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腦變本加厲地用於實際甚至無聊的——如果可能的話——事務處理上。

回歸社會。

我每天忙得不可開交，這在我是從未曾體驗過的。除幾項固定的工作外，臨時性事務也接踵而來。無人願意接手的事肯定轉到我這裡，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頭上。我在社會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個廢車場，車一旦發生故障，人們就把它扔到我這裡來，在人皆入夢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摺上的數字前所未有地膨脹起來，而又忙得無暇花費。於是我將那輛多病的車處理掉，從一個熟人手裡低價買了一輛「雄獅」。型號是老了一點，但一來跑路不多，二來附帶音響和空調，有生以來我還是第一次乘這樣的汽車。另外還搬了家，從距市中心較遠的寓所遷至澀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點吵鬧，但只要對這點不介意，這公寓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和好幾個女孩子睡過覺，都是工作中結識的。

回歸社會。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樣的女孩兒睡，也知道能夠和誰睡、不能夠和誰睡，包括不應該和誰睡。年紀一大，這種事情自然了然於心，而且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適可而止。這是非常順理成章而又開心愜意之事。誰都不受傷害，我也心安理得，沒有心絞痛般的震顫。

和我關係最深的，仍是電話局那個女孩兒。同她是在年末一個晚會上相識的。雙方都喝得大醉，談笑之間，意氣相投，便到我住處睡了。她頭腦聰明，雙腿十分誘人。兩人乘那輛「雄獅」，出去到處兜風。興之所至，她就打來電話，問能否過來困覺。關係發展到這般地步的，只她一個人。至於不能發展到什麼地步，我知道，她也清楚。我們兩人共同悄悄地擁有人生中某種類似過渡性的時間。它給我也帶來一種久違了的靜謐安然的朝朝暮暮。我們充滿溫情地相互擁抱，卿卿我我。我為她切菜做飯，雙方交換生日禮物。一同去爵士俱樂部，喝雞尾酒。而且從未有過口角，相互心領神會，知道對方的欲求。然而這關係還是戛然輒止，如同膠卷突然中斷似的，一日之間便一切成為過去。

她的離去，給我帶來意外大的失落感，很長時間裡，心裡一片空白。我哪裡也沒有去。別人紛紛告離，惟獨我永無休止地滯留在延長了的過渡期裡。現實又不現實的人生。

不過這並非是使我感到空虛悵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問題是我沒有由衷地傾心於她。我是喜歡她，喜歡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過一段愉快的時刻，心裡充滿柔情。但最終我並未傾心於她。在她離開二四天後，我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是的，歸根結底，她在我身旁，而我卻在月球上。儘管我的側腹感受著她乳房

的愛撫，而我真心傾心的卻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四年時間才好歹恢復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對到手的工作，我一個個完成得乾淨利落，別人對我也報之以信賴。雖然為數不多，但還是有幾人對我懷有類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說，僅僅這樣並不夠，絕對不夠。一句話，我花了那麼多時間，無非又回到了出發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說，我三十四歲時又重新返回始發站，那麼，以後該怎麼辦呢？首先應該做什麼呢？

這用不著考慮，應該做什麼，一開始就很清楚，其結論很早以前就如一塊固體陰雲，劈頭蓋腦地懸浮在我的頭頂。問題不過是我下不了決心將其付諸實施，而日復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賓館，那裡即是始發站。

我必須在那裡見到她，見到那個將我引入海豚賓館的當高級妓女的女孩兒。因為喜喜現在正在尋求我（讀者需要她有個名字，哪怕出於權宜之計。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詳情下面再說，眼下先給她這樣一個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個奇妙而狹小的天地裡被這樣稱呼過），而且她掌握著開啟始發站之門的鑰匙。我必須再次把她叫回這個房間，叫回這一旦走出便不至於返回的房間。有沒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試一試，別無選擇。新的循環將由此開始。

我打點行裝，十萬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約稿——處理完畢，隨後把預約表上的下個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電話給他們，說家裡有事，不得不離開東京一個月。有幾個編輯喃喃抱怨了幾句，但一來我這樣做是第一次，二來日程還早得很，他們完全來得及尋找補救辦法，於是他們都答應下來。我告訴他們，一個月後準時回來效力。接著，乘機向北海道飛去。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初的事。

當然，這次脫離戰場，時間並不止一個月。

## 第四節

兩天裡我租了輛小汽車，在白雪皚皚的函館街頭同攝影師兩人挨門逐戶地訪問起餐館來。

我採訪一貫講究系統性和高效率。此類採訪最關鍵的是事先調查和周密安排日程，可以說這是成功的全部。採訪之前，我要徹底地搜集資料，而且也有專門為從事我這種工作的人進行各種調查的組織。只要是其會員並每年交納會費，一般的調查都會協助。譬如我提出需要函館各家餐館的資料，他們便會提供相當的數量。就是說，他們利用大型電子計算機從情報信息的迷宮中有效地把所需部分匯攏一起，然後複印妥當，訂在文件夾裡送來。當然這需要相應地花些錢，但從換取時間和減少麻煩這點來說，費用決不為高。

與此同時，我還自己走街串巷，獨自搜集情況。這裡既有旅遊資料方面的專用圖書館，又有匯總地方報紙和書刊的圖書館。若將這些資料收集起來，數量相當可觀。然後從中選出可能有用的餐館，事先打去電話，確認營業時間和休息日。如此準備就緒再去現場，可以節省不少時間。還要在手冊上排好當天的計劃，在地圖上標出行動路線，將無把握的因素壓縮到最低限度。

到達現場後，同攝影師兩人一路逐家轉過去，一共大約有三十家餐館。當然只是淺嘗輒止，儘管還有剩下未去的。只是品味兒，可謂消費的集約化。在此階段不暴露我們是採訪的，也不攝影。出門之後，攝影師和我便討論味道如何，以十分制打分。好的留下，差的甩掉，一般要甩掉一半以上。同時和當地的小型廣告性刊物取得聯繫，請其推薦五六家未上名單的餐館。接著再轉，再選。最後選定後，分別給對方打去電話，道出雜誌名稱，申請採訪和攝影。這些兩天即可結束，晚間在旅館把文稿大致寫完。

翌日，攝影師把餐館菜式三下五除二地攝入鏡頭，我則聽取老闆的簡單介紹。這一切用三天完成。當然也有同行完成得更快，但他們根本沒做調查，適當挑幾間有名的餐館轉一因而已。其中甚至有人什麼也沒品嚐便動手寫稿。寫是可以寫的，完全可以。老實說，像我這樣認真採

訪的人想必為數不多。一絲不苟地作勢必吃很多苦，若想偷工減料也盡可矇混過關。而且一絲不苟也好，偷工減料也好，寫出的報告基本相差無幾。表面上半斤八兩，但要細看則有所不同。

我說這些並非自吹自擂。

我只是希望對我的工作的概況給予理解，理解我所進行的消耗是怎樣性質的消耗。

這位攝影師以前同我一起工作過幾次，雙方很合得來。我們是行家裡手，如同戴著雪白手套、臉蒙大口罩、腳穿一塵不染的網球鞋的死屍處理員一樣。我們工作起來雷厲風行，乾脆利落，不說廢話，互相尊敬。雙方都曉得這是迫於生計才幹的無聊行當。但無論如何，既然幹，就要幹好。我們便是這個意義上的行家。第三天夜裡，我把稿子全部寫出。

第四天是預留下來的休息日。工作都完了，沒有特別要幹的事。於是我們借了一輛出租車，開去郊外，來個一整天的越野滑雪。晚間，兩人就著火鍋慢慢喝酒，算是放鬆了一天。我把稿件托他帶回。這樣，即使沒有我別人也可以接著做下去。睡覺前我給札幌電話查詢處打電話，詢問海豚賓館的號碼，當即一清二楚。我坐回床邊，緩緩吁一口長氣。呃，這麼說海豚賓館還沒有倒閉，可謂放下一顆心來。那賓館本來無論何時倒閉都無足為奇的。我深深吸了口氣，撥動電話號碼。即刻有人接起，即刻——彷彿專門等在那裡似的。這使得我心裡有點困惑，覺得未免有點過於周到。

接電話的是個年輕女孩兒。女孩兒？慢著，我想，海豚賓館可不是服務台有女孩兒的賓館。

「海豚賓館。」女孩兒開口道。

我感到有些蹊蹺，出於慎重，叮問了一遍地址。地址一如往日。莫非新雇了女孩兒？想來也不是什麼值得介意的事，便說想預訂房間。

「對不起，請稍等一下，馬上轉給預約部。」女孩兒用開朗明快的聲音對我說。

預約部？我又困惑起來。看來情況愈發無法解釋了。海豚賓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勞您久等了，我是預約部。」傳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聽起來怪年輕的，語聲親切熱情，痛快乾脆。無論如何都讓人感到這是個訓練有素的賓館專門管理人員。

不管怎樣，我先預訂了三天單人房間，報了姓名和東京住所的電話號碼。

「明白了，從明天開始訂單人房，三天時間。」男子確認一遍。

我再想不起什麼可說的，便道聲謝謝，依然困惑地放下電話筒。放下後我更加困惑起來，許久地呆呆盯著電話機，覺得似乎可能會有人打來電話，就此解釋一番。但沒人解釋。算了，我想，由它去好了。到那裡實際一看一切都會恍然大悟。只能動身前去，無論如何都不能不去。此外再沒有什麼「選擇填空」的餘地。

我給所住賓館的服務台打電話，查詢開往札幌方面列車的始發時刻，得知上午最佳時間裡有一班特快。隨後，給客房服務員打電話要來半瓶威士忌，邊喝邊看電視裡的午夜電影。是一部西部片，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登場表演。格林特居然一次都沒笑，連微笑都沒有，甚至苦笑也見不到。我朝他笑了好幾次，可他完全無動於衷。電影放完，威士忌也差不多喝光後，我熄掉燈，一覺睡到天亮。半個夢也沒做。

從特快列車窗口望去，除了雪還是雪。這天萬里無雲，往外望了不多會兒，雙目便隱隱作痛。除了我，沒有一個旅客向外看。人家都曉得，曉得外面看到的只有雪。

因為沒吃早點，不到十二點我便去餐車用午餐。我喝著啤酒，吃著煎蛋卷。對面坐著一位五十歲上下的男子，像模像樣地紮著領帶，一身西裝，同樣在喝啤酒，吃蛋卷三明治。看上去蠻像個機械技師，實際果然不錯。他向我搭話，說自己是機械技師，工作是為自衛隊裝備飛機，並詳細地給我介紹起了蘇聯轟炸機和戰鬥機侵犯領空的事。不過對這一事件的違法性他倒似乎不甚在乎，他更關心的是鬼怪F-4的經濟性，告訴我這種飛機緊急出動一次將吃掉多少燃料。浪費太大了，他說，「要是讓日本飛機廠製造，燃料要節省得多，而且性能不次於F-

4. 不管什麼噴氣式戰鬥機，想造就能造出來，馬上能！」

於是我開導他，所謂浪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裡是最大的美德。日本從美國進口鬼怪噴氣式，用來緊急出動，白白消耗燃料——只有這樣才能促使世界經濟更快地運轉，只有其運轉才能使資本主義發展到更高階段。假如大家杜絕一切浪費，肯定發生大規模危機，世界經濟土崩瓦解。浪費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使得經濟充滿活力，而活力又造成新的浪費。

或許，他想了一下，說他的少年時代正是在物資極為匱乏的戰爭期間度過的，大概因為這點，對我說的這種社會結構很難作為實際感受來把握。

「我們和你們年輕人不同，對那種複雜的東西一下子熟悉不來。」他苦笑著說。

其實我也絕對算不上熟悉，但再說下去恐引出不快，便沒再反駁。不是熟悉，只是把握、認識。二者之間有根本性差別。歸終，我吃完煎蛋卷，向他寒暄一句，起身離座。

在開往札幌的車中，我大約睡了三十分鐘。到函館站，從附近一處書店買了本傑克·倫敦的傳記。同傑克·倫敦那波瀾壯闊的偉大生涯相比，我這人生簡直像在堅樹頂端的洞穴裡頭枕核桃昏昏然等待春天來臨的松鼠一樣安然平淡，至少一時之間我是這樣覺得的。所謂傳記也就是這麼一種東西。世上究竟有哪個人會對平平穩穩送走一生的川崎市立圖書館館員的傳記感興趣呢？一句話，我們是在尋找補償行為。

一到札幌站，我便慢慢悠悠地往海豚賓館一路踱去。這個下午沒有一絲風，況且我隨身只有一個掛包。街上到處是高高隆起的髒乎乎的雪堆，空氣似乎繃得緊緊的，男男女女注意著腳下的路，小心而快捷地移動著腳步。女高中生個個臉頰緋紅，暢快淋漓地向空中吐著團團白氣。那氣確實很白，白得似乎可以在上面寫出字。我一邊觀賞著街頭景緻，一邊悠然漫步。上次來札幌，至今不過時隔四年半，但這景緻卻使我恍若隔世。

我走進一間咖啡廳稍事休息，要了杯摻有白蘭地的又熱又濃的咖啡喝著。我周圍人的言行舉止無非城裡人的老套數：情侶嚶嚶細語，兩個



貿易公司的職員攤開文件研究數字，三五個大學生聚在一起，談論滑雪旅行和警察樂隊新灌的唱片等等。這是目前任何一座城市都司空見慣的光景。即使把這咖啡廳內的一切原封不動地搬去橫濱或福岡，也不至於感到任何異樣。儘管如此——正因為外表上完全一樣，才使得坐在裡面的我在喝咖啡的時間裡產生一股刻骨銘心般的強烈孤獨感。我覺得惟獨我一個人是徹頭徹尾的局外人。我不屬於這裡的街道，不屬於這裡所有的日常生活。

誠然，若問我難道屬於東京城的咖啡廳的哪一部分不成，也根本談不上屬於。不過在東京的咖啡廳裡我不可能產生如此強烈的孤獨感。我可以在那裡喝咖啡，看書，度過普普通通的時間。因為那是我無須特別深思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在這札幌街頭，我竟感到如此洶湧而來的孤獨，簡直就像被孤苦伶仃地丟棄在南極孤島上一樣。情景一如往常，隨處可見，可是一旦剝掉其假面具，則這塊地面同我所知曉的任何場所卻無相通之處，我想。相似，但是不相同。如同一類別的行星，一顆有著決定性差別——儘管上面人的語言、服裝、長相無不相同——的另一顆行星，一顆某種功能完全不能通用的其他行星。若要弄清何種功能能夠通用，何種功能不能通用，那麼只能一一加以確認。而且一旦出現一個失誤，我是外星人這點就將真相大白，眾人勢必對我群起而攻之：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

我一邊喝咖啡一邊不著邊際地浮想聯翩。純屬妄想。

但我孤獨一人——這是千真萬確。我沒有同任何人發生關係，而我的問題也在這裡。我正在恢復自己，卻未同任何人發生關係。

這以前倒真心愛過一個人，那是什麼時候來著？

很久很久以前，某個冰川期與某個冰川期之間。反正很久以前。早已流逝的歷史。侏羅紀一類的往昔。一切都以消失告終。恐龍也好猛獁也好刀虎也好，射入宮下公園的子彈也好。接下去便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來臨，而自己在這種社會裡孑然一身。

我付罷款，走到外面。這回什麼也不再想，逕直往賓館趕去。

海豚賓館的位置，我早已記憶依稀，有點擔心一下子找不到。結果擔心完全多餘，賓館一目了然：它已搖身變成二十六層高的龐然大物。包豪斯風格的時髦曲線，金碧輝煌的大型玻璃和不銹鋼，避雨簷前齊刷刷排開的旗桿以及頂端迎鳳飄舞的各國國旗，身著筆挺制服的正在向出租車招手示意的小汽車調度員，直達最高樓層的透明電梯——如此景觀有誰能視而不見呢？門口大理石柱上嵌著海豚浮雕，下面的字樣赫然入目：

### 海豚賓館

我木木地站立二十秒鐘，半張著嘴，瞠目結舌地仰望著賓館，隨即深深吁了口長氣——長得如果一直延伸，足可到達月球。保守地說，我非常吃驚。

## 第五節

總不能在旅館門前永遠呆立下去，先進去看看再說。地址相符，名稱一致，且已訂好房間，只有進去。

我走上避雨簷下徐緩的斜坡，閃身跨入打磨得光閃閃的旋轉門。大廳足有體育館那般氣勢恢宏，天井直抵雲霄，玻璃貼面由下而上，天衣無縫，陽光一氣瀉下，粲然生輝。地板上，價格顯然昂貴的寬大沙發整齊排開，其間神氣活現地擺著賞心悅目的觀葉植物。大廳盡頭是一間富麗堂皇的咖啡屋。在這種地方點三明治來吃，端出來的四枚火腿三明治只有名片大小，裝在綽綽有餘的銀製盤子裡。炸馬鈴薯片和西洋式泡菜富有藝術性地點綴其間。若再要一杯咖啡，其價格足夠中等消費程度的一家四口人吃一頓午餐。牆上掛著一幅相當三張墊席大小的油畫，畫的是北海道一塊沼澤地。雖然算不上很有藝術水準，但其畫面的闊綽和堂而皇之卻毋庸置疑。大廳裡似乎有什麼聚會，顯得有些擁擠。一夥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背靠沙發，或頻頻領首，或昂揚而笑。他們一模一樣地翹起下巴，一模一樣地架著二郎腿。估計是一群醫生或大學教師。另外——莫非同一團體不成——有一夥衣著華麗的女士。一半和服，一半連衣裙。其間有幾名外國人。也有制服筆挺、領帶色調穩重的貿易公司職員，抱著手提公文箱靜等某人。

一言以蔽之，這新海豚賓館一片興隆景象。

恰到好處地投入資本，恰到好處如數收回——這種賓館是怎樣建造起來的，我倒是心中有數。我辦過一次旅館行業的廣告性刊物。得知建造這種旅館之前，需要從裡到外全部精確計算一番。行家們聚在一起，將所有的信息輸入電腦，徹底進行預算。就連廁所衛生紙的批量購入價及其用量都要打入進去。同時僱用學生臨時工普查札幌各條街道的通行人數，還要調查適婚年齡的男女數量以便計算婚禮次數，並且大量削減營業成本。他們花大量時間周密制定計劃，成立項目籌備組，收買土地，招攬人才，廣為宣傳。只要可以用金錢解決並且確信這筆錢早晚可以收回，他們便不惜工本。這就是所謂做大買賣。

能夠做這種大買賣的，只有下屬各類企業的大型聯合企業。這是因

為，無論怎樣削減成本，其中都有些潛在因素無法估算，而足以吸收這些成本的，惟有大型聯合企業。

坦率說來，新海豚賓館並不適合我的口味。

至少在一般情況下，我不至於自己掏腰包住這等場所。一來價格昂貴，二來無用的擺設太多。但是無可奈何。雖已面目全非，但畢竟是海豚賓館。

我走至服務台前報出姓名。一律罩有天藍色坎肩的女孩子們如同做牙刷廣告一樣迎著我粲然而笑。這種微笑方式的訓練也是投資的一環。她們全都身穿初雪一般潔白的白襯衫，發式整整齊齊。女孩兒有三個，只有來到我跟前的女孩兒戴著一副眼鏡。她很適合戴眼鏡，看上去蠻舒服。她的近前使我多少舒了口氣。三人之中她長得最為漂亮，第一眼我就對她產生了好感。其笑容之中似乎有一種讓我為之動心的東西。她簡直就像是集賓館應有形象於一身的賓館精靈，彷彿只要輕輕一揮手中那小小的金手杖，便會像迪斯尼電影那樣飛出魔法金粉，從中掉出一枚房間鑰匙來。

但她沒有用金手杖，用的是電腦。她用鍵盤把我的姓名和信用卡號碼熟練地輸入進去，確認一下顯示屏，然後莞爾一笑，把卡式鑰匙遞給我。上面寫著1523，便是我房間的號碼。我讓她給我拿了一本賓館的指南冊，並問這旅館是什麼時候開業的。她條件反射似的回答說去年十月。還不到五個月時間。

「喏，想打聽件事。」我也把營業用的無懈可擊的微笑在臉上得體地浮現出來——這東西我也是隨身攜帶的。「以前在這一位置有個同叫『海豚賓館』的小賓館，是嗎？你可知道它怎麼樣了？」

她的笑容稍微有點紊亂。如同啤酒瓶蓋落入一泓幽雅而澄寂的清泉時所激起的靜靜波紋在她臉上蕩漾開來，稍縱即逝。消逝時，笑臉比剛才略有退步。我饒有興味地觀察著這種細微而複雜的變化，不由覺得很可能有清泉精靈從眼前閃出，問我剛才投入的是金瓶蓋還是銀瓶蓋。當然，這場面並未出現。

「這——怎麼說好呢？」她用食指輕輕碰了一下眼鏡框，「因為是開業前的事情，我們有點不大——」她就此打住，我等她繼續說下去，

但沒有下文。「對不起。」她說。

「唔。」這時間裡，我開始更加對她懷有好感。我也很想用食指碰一下眼鏡框，遺憾的是我沒戴眼鏡。「那麼，問誰能問清楚呢，這方面的情况？」

她屏息斂氣，沉思良久，笑容已經消失。這也難怪，邊笑邊屏息遠非易事，不信你就試試。

「對不起，請稍等一下。」說著，她退入裡邊。大約過了三十秒鐘，她領著一位四十歲光景的黑制服男子返回。這男子一看就知是賓館經營方面的專業人員。我同這等人物在工作中打過好幾次交道，全是些奇妙分子。他們差不多總是面帶笑容，但根據情况可以分別做出二十五種笑臉。從彬彬有禮的冷笑到適度抑制的滿意的笑。而且全部編有等級標號，從一號到二十五號。他們像選擇高爾夫球俱樂部似的酌情區別使用——這男子便屬於此類角色。

「歡迎歡迎！」他向我轉過中間等級的笑臉，客氣地低頭致意。我這身打扮似乎給他印象不大好，笑臉陡然降了三個等級。我上身穿裡面帶毛的獵裝短大衣（胸前別著一枚亨林格徽章），頭戴一頂毛皮帽（意大利陸軍阿爾卑斯部隊用的那種），下穿到處有口袋的厚布褲，腳蹬一雙走雪路用的結結實實的工作靴。沒有一件不是堂堂正正的實用之物。但在這賓館的大廳裡，則未免顯得滯重有餘。可這不是我的過錯，不過生活方式不同、思維方式不同罷了。

「聽說您對敝賓館有垂詢之點——」他畢恭畢敬地開口道。

我兩手置於台面，把問過女孩兒的話重複一遍。

男子用獸醫觀察小貓跌傷的前腳那樣的眼神，瞥了一眼我腕上的迪斯尼手錶。

「恕我冒昧，」他略一停頓，說，「您是因為什麼想瞭解以前那家賓館的呢？可以的話，能否允許我恭聽一下其中緣由？」

我簡單解釋幾句：「幾年前在那家賓館住過，同那經理關係很熟。不料這次久別後回來，竟成了這麼一副模樣。所以想知道他的下落。不

管怎樣，完全屬於私人性質。」

他點了好幾次頭。

「坦率地說，詳情我也不很清楚。」男子字斟句酌地說道，「簡而言之是這樣：我們收買了以前那座賓館所在的這塊地皮，在其舊址上新建了一家賓館。名稱的確相同，但經營上完全是兩回事，沒有任何具體關係。」

「名稱為什麼一樣呢？」我問。

「很抱歉，至於這方面情況——」

「原先的經理去哪裡也不知道嘍？」

「對不起。」他的笑臉換到第十六號。

「問誰才能知道呢，這些事？」

「這個——」他歪了歪頭，「我們都是現場工作人員，對開業以前的情況根本沒有接觸。所以您說問誰才能知道，突然之間實在有些為難。」

他所說的的確不無道理，但總有一點不大對頭。男子的應對也好，女孩兒的回答也好，都似有點人工的痕跡。不是說哪裡不對，只是難以令人由衷信服。搞採訪搞久了，自然產生這種職業上的敏感。那秘而不宣時的語調，那編造謊言時的表情。至於證據卻是無處可尋。不過是瞬間直感——其中肯定有難言之隱。

我心裡清楚，再追問下去也不可能有結果，於是道了聲謝，他也輕輕還以一禮，退入裡間。黑制服男子不見之後，我向女孩兒問了就餐和房間服務的事，她耐心地做了回答。她說話的時間裡，我一直注視著她的眼睛。那對眼睛十分漂亮，細細看去，似乎可以看出什麼來。同我視線相碰時，她馬上滿臉緋紅。我便愈發對她懷有好感。為什麼呢？為什麼她看起來儼然是賓館精靈呢？我來不及多想，說聲謝謝，離開服務台，乘電梯上到房間。

1523號房間非常氣派。就單人房來說，無論床舖還是浴槽都很闊綽寬敞。電冰箱幾乎囊括一切。信紙信封盡可使用。寫字檯也相當高級。浴室裡從香皂、洗髮劑到電動剃鬚刀，應有盡有。西式衛生間也非常寬大。地毯嶄新，柔軟之至。我脫去外套和皮靴，坐在沙發上，翻看賓館指南。這小冊子也很考究，無可挑剔——我搞過這玩藝兒，一眼就看得出來。

指南冊上寫道：海豚賓館是完全新型的高級城市賓館。擁有一切現代化設備，二十四小時提供萬無一失的周到服務。每個房間具有充分的空間。精選的傢俱，安謐而溫馨的家居氛圍，富有人情味的天地。

總之就是說要花錢，要多花錢。

再細看這指南冊，得知這賓館的確無所不有：地下有大型購物中心，有室內游泳池，有蒸汽浴，有陽光浴，有室內網球場，有配備各種運動器材並有教練指導的健身俱樂部，有同聲傳譯會議廳，有五間餐廳和三間酒吧，有晝夜營業的自動餐館，有負責機場、車站以及市內車輛聯繫的交通服務站，還有配備各種文具、辦公用品的學習室，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大凡能想到的無一缺少。平台上甚至有直升飛機場。

應有盡有。

最新式的設備，最豪華的裝飾。

問題是，這座賓館是由哪個企業所屬並經營的呢？我把小冊子以及凡是帶文字的什物，無一遺漏地看了一遍。但哪裡也沒提到經營主體，委實不可思議。如此超一流的豪華賓館，其建造和經營者只能是擁有系列賓館的專業性企業，而若是這種企業，必然寫上名稱，同時為所屬其他賓館做宣傳。例如住王子飯店，其指南冊上肯定印有全國各地其他王子飯店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這也是通常做法。

再說，這等出類拔萃的賓館何苦偏要襲用以往那個寒傖可憐的「海豚賓館」舊稱呢？

百思不得其解。

我把小冊子扔到茶几上，背靠沙發，伸直雙腿，眼望窗外寥廓的長

空，也只有蔚藍的天空可看。靜靜觀天的時間裡，恍惚覺得自己成了一隻鴛。

無論如何，我還是懷念往日的海豚賓館，從那個窗口中可以望到很多種景緻。



## 第六節

為了消磨時間，我在賓館裡東轉轉西看看，直到日暮。我巡視了飯廳和酒吧，窺看了游泳池、蒸汽浴、健身俱樂部和網球場。去購物中心買了本書，在大廳裡張望一番後，去娛樂中心玩了幾場電子遊戲。如此一來二去，不覺到了黃昏時分。簡直同遊樂園無異，我想，世間居然有這等消磨時間的方式。

之後，我走出賓館，在暮色蒼茫的街頭慢慢行走。走著走著，關於這一帶環境的記憶漸漸復甦過來。在過去那家海豚賓館投宿的時候，我每天百無聊賴地在街上走來轉去。連哪裡拐過是何所在都大致記得。老海豚賓館沒有飯廳——即使有恐怕也不至於產生在那裡用餐的情緒——我和她（喜喜）時常同去周圍飯館吃飯。此時，我以一種偶然路過舊居附近似的心情，沿著依稀記得的街口一路走去，走了一個小時。天色漸黑，已經可以明顯地感到寒意，緊緊附在路面上的積雪，在腳下「吱吱」作響，好在沒有風，走路不無快意。空氣凜然而澄澈，街頭到處如蟻塚般隆起的、被汽車廢氣染成灰色的雪堆，也在夜晚的街燈下顯得那般潔淨而富有幻想意味。

較之往日，海豚賓館所在地段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當然，這裡說的往日也只是四年多一點之前。當時我見過或出入過的商店飯店大致是老樣子，街頭的氣氛也基本一如既往。然而一眼即可看出，這周圍一帶正處於蛻變過程中。好幾家店舖已經關門，門上掛著「準備拆建」的木牌。事實上也有正在施工的大型建築物。漢堡牛肉餅店、名牌服裝店、西方汽車陳列館、院子裡栽有沙欏樹的全新造型咖啡店、大量使用玻璃建材的式樣新穎的寫字樓——這些以前所沒有的新型店舖和建築一個接一個平地而起，氣勢不凡，彷彿要把舊有建築物——古色蒼然的三層樓房、布簾飄搖的大眾食堂、經常有貓在火爐前睡午覺的糕點舖等——一舉擠走為快。這些建築如小孩換牙那樣新舊共存，在街頭形成一種奇妙的景觀。銀行也開設了分理處，恐怕都是新海豚賓館的波及效應。那龐大的賓館突如其來地降生在這幾乎淪為遺忘角落的再普通不過的街道上，自然要使這裡的平衡大受影響。人流遞變，活力萌生，地價上漲。

這種變化或許是綜合性的。就是說，新海豚賓館的出現只是街道變化的一個環節，而並非它的出現給街道帶來變化，譬如實施長期計劃的城市再開發便是如此情形。

我走進以往曾來過的飲食店，喝了點酒，簡單吃了點東西。店裡又髒又吵，但味道可口，且便宜。我一個人在外面吃飯，往往盡可能選擇嘈雜的地方，這樣才覺得心裡坦然，又不寂寞，獨自說點什麼也不至於被人聽去。

吃罷飯，還是覺得不大滿足，又要了壺酒，我一邊把熱乎乎的日本酒緩緩送入胃中，一邊思忖：自己在這種地方到底算幹什麼的呢？海豚賓館已不復存在，不管我對它有怎樣的需求，反正海豚賓館早已蕩然無存，不復存在。其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星球大戰》中的秘密基地般滑稽好笑的高度現代化賓館。一切都只是煙消雲散的夢幻。我不過做了一場夢，夢見被毀壞得形跡全無的海豚賓館，夢見出走後下落不明的喜喜。不錯，很可能有人在那裡為我哭泣，但那也早已成為過去。那個場所早已空無一物。夫復何求？

是啊——我想（也可能是自言自語），的確是這樣。這裡已空無一物，這裡已沒有任何我所希求的東西。

我雙唇緊閉，久久地盯視著台面上的醬油壺。

長期過單身生活，勢必養成多種習慣：盯視各樣東西，有時自言自語，在人聲嘈雜的飯店裡吃飯，對半舊的「雄獅」依依情深，而且一步步淪為時代的落伍者。

走出飲食店，趕回賓館。雖然走了很遠，但沒費事就找到了回頭路。因為只要一向上仰頭，即可望見海豚賓館。就像東方三博士以夜空的星星為目標而順利走到耶路撒冷和伯利恆一樣，我也很快返回了海豚賓館。

進房間洗過澡，一邊等頭髮風乾一邊觀賞窗外札幌市容。說起來，以前住那個海豚賓館的時候，窗外可以看見一家小型工廠。至於什麼工廠倒全然不曉，反正是家工廠無疑。人們忙忙碌碌地做著什麼。當時我從窗口看那光景，一看就是一整天。那家工廠怎麼樣了呢？有一個漂亮女孩兒來著，女孩兒又怎麼樣了呢？話說回來，那工廠究竟是做什麼的

呢？

因無事可幹，我在房間來回兜了好幾圈，然後坐在椅子上看電視。只有一個節目，且糟糕得很，就像在看各種嘔吐方式的表演。因是表演，髒自然不髒，但靜靜地看上一會兒，便覺得真在嘔吐一般。我關掉電視，上到二十六樓酒吧，要了一杯對有蘇打和檸檬汁的伏特加。酒吧四壁全是玻璃窗，札幌夜景一覽無餘。這裡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星球大戰》中的宇宙都市。除了這點，這酒吧還是個令人愜意的安靜場所。酒的配製夠水平，杯也是上等貨。杯與杯相碰，其聲十分悅耳。顧客除我之外只有三個人。兩個中年男子在裡面的座位上邊喝威士忌邊悄聲低語。內容自是不得而知，看樣子怕是在研究至關緊要的大事。或許在制定一個什麼可怕的暗殺計劃也未可知。

我右側的桌旁坐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兒。她耳朵上扣著微型放音機的耳機，用吸管喝著飲料。她長得相當好看，長長的頭髮近乎不自然地直垂下來，輕盈而柔軟地灑在桌面上。睫毛長長，眸子如兩汪秋水，澄明得令人不敢觸及。手指有節奏地「橐橐」叩擊著桌面。較之其他印象，只有那柔嫩纖細的手指奇妙地傳達出孩子氣。當然我不是說她有大人氣。不過這女孩兒身上似乎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氣質——既無惡意，又不具有攻擊性，只是以一種中立的態度君臨一切，就像從窗口俯視夜景一樣。

然而實際上她什麼也沒看，似乎周圍景物全在她的視野以外。她穿一條藍色牛仔褲，腳上一雙康伯絲牌白色旅遊鞋，上身一件帶有「GENESIS」字樣的運動衫，挽至臂時。她「橐橐」敲著桌子，全神貫注地聽單放機裡的磁帶。小小的嘴唇不時做出似有所語的口形。

「是檸檬汁，她喝的。」侍者像做解釋似的，來我面前說道，「那孩子在那裡等母親回來。」

「唔。」我不置可否地應了一聲。想來，一個十二二歲的女孩兒夜裡十點在賓館酒吧裡獨自邊聽單放機邊喝飲料，這光景的確不大對頭。不過在侍者如此說之前，我倒並沒覺得有什麼特別不妥。我看她的眼光，如同看其他司空見慣的光景一樣。

我換了杯伏特加，同侍者閒聊起來。天氣、風景，拉拉雜雜，漫無邊際。之後，我漫不經心似的試著說了一句：「這一帶也變嘍！」結果

男侍者困窘地笑笑，說他原先是在東京一家賓館工作，對札幌還幾乎一無所知。這當兒，有新顧客進來，談話便就此打住，毫無實質性收穫。

我一共喝了四杯對蘇打水的伏特加。本來任憑多少都不在話下，但沒有休止也不好，便喝四杯作罷，在付款單上簽了字。起身離席時，那女孩仍坐在那裡聽單放機。母親尚未出現，檸檬汁裡的冰塊早已融化，但她看上去毫不在乎。我站起時，她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臉上停了兩三秒鐘，然後極其輕微地漾出笑意。其實說不定僅僅是嘴角的顫動。不過在我看來，卻是在朝我微笑。於是——說來好笑得很——我不由怦然心動，覺得自己似乎被她一眼選中。這是一種從來未曾體驗過的奇妙的心靈震顫，彷彿身體離開了地面五六厘米。

困惑之間，我乘電梯下到十五層，回到房間。何以如此怦怦心跳呢？朝自己發笑的，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罷了，年紀上完全可以當自己的女兒！

GENESIS——又一個無滋無味的樂隊名稱。

不過，這字樣印在她穿的衣服上，倒像是非常有象徵意味：起源。

可我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非要給這大眾樂隊安一個如此故弄玄虛的名稱呢？

我鞋也沒脫地倒在床上，閉目回想那個女孩兒。微型單放機、叩擊桌面的白皙的手指、GENESIS、溶化的冰塊。

起源。

我閉目靜止不動。我感覺得出，酒精正在體內緩緩地來回運行。我解開鞋帶，脫去衣服，鑽進被子。我似乎比自己感覺到的要疲勞得多，沉醉得多。我等待身旁的女孩兒說一聲：「喂，有點喝多了！」但誰也沒有說。我隻身一人。

起源。

我伸手關掉電燈開關。又要夢見海豚賓館吧？黑暗中我不由想道。結果什麼也沒夢見。早上睜眼醒來時，油然升騰起一股無可遏止的空虛

感。一切都是零。夢也沒有，賓館也沒有。我在意想不到的場所做著意想不到的事情。

床頭那雙鞋，活像兩隻趴在地上的小狗，懶懶地倒在那裡。

窗外陰雲低垂，天空顯得十分清冷，一副將要下雪的樣子。目睹這樣的天空，我提不起任何興緻。時針指向七點五分。我用遙控器打開電視，縮在床上看了一會晨間新聞。播音員正在報導即將來臨的選舉。我看了十五分鐘，便改變念頭，起床去浴室洗臉刮鬚。為打起精神，我哼起了《費加羅的婚禮》的序曲。哼了一會，發覺可能是《魔笛》的。於是我便想兩個序曲的區別，越想越分辨不清。哪個是哪個呢？看來今天做什麼都不可能如意。刮罷鬍鬚，又刮了刮下巴。拿起襯衫剛一上身，袖口的鈕扣掉了。

吃早飯時，又見到昨晚見過的女孩兒，正和她母親模樣的人在一起。這回她沒有帶單放機，仍穿著昨晚那件「GENESIS」運動衫，勉為其難似的啜著紅茶。她幾乎沒動麵包和牛奶黃油炒蛋。她母親——大概是吧——個頭不高，三十四五歲光景。白襯衫外面穿一件駝絨圍巾式毛衣。眉毛形狀同女兒一模一樣，鼻子端莊典雅。她往麵包片上塗黃油時那笨拙的手勢，叫人有些動心。其風度舉止，說明她顯然屬於那種習慣於受人注目的女性。

我從其桌旁通過時，女孩兒驀地抬起眼睛看著我的臉，而且粲粲地綻出微笑。這回的微笑比昨晚正規得多，是不折不扣的微笑。

我本來打算吃早飯時獨自想點什麼，但在被女孩兒報以微笑之後，便什麼也想不成了。無論想什麼，腦海中只有同樣的語言旋轉不止。我只好愣愣地注視著胡椒瓶，什麼也不想地吃著早餐。

## 第七節

無所事事。既無應幹的事，又無想幹的事。我是特意前往海豚賓館的，但魂夢所繫的海豚賓館已不復存在，於是我徒呼奈何，別無良策。

不管怎樣，我先下到大廳，坐在那神氣活現的沙發上制訂今天一天的計劃。但計劃無從制訂。一來我不想逛街，二來沒地方要去。看電影打發時間倒不失為一策，可又沒有想看的電影。況且特意跑來札幌在電影院裡消磨時間，未免荒唐可笑。那麼，幹什麼好呢？

沒什麼好幹。

噢，對了，我突然想起理髮。在東京時工作忙得連去理髮的時間都抽不出來，已經將近一個半月沒有理髮了。這可是個地地道道的、現實而又健全的念頭。因為有時間，所以去理髮——這一設想完全合乎邏輯，任憑拿到哪裡都理直氣壯。

我走進賓館理髮室，裡面窗明几淨，感覺舒適。本來指望人多等一會才好，不料因是平日，加之一大清早，當然沒有什麼人。青灰色的牆壁上掛著抽象畫，音響中低聲傳出傑克·羅西演奏的巴赫樂曲。進這樣的理髮室，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這已經不宜再稱為理髮室。時過不久，說不定可以在洗澡堂裡聽見格裡高裡聖歌，在稅務署接待室裡聽見權本龍一的歌。為我理髮的是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年輕理髮師。他不甚瞭解札幌的情況。我說這座賓館建成之前有一家同名小賓館來著，他只是「啊」了一聲，顯得無動於衷，似乎這事怎麼都無所謂。冷淡！何況他竟穿著新潮「乞丐」衫。不過他手藝還不壞，我頗為滿意地離開那裡。

走出理髮室，我又返回大廳考慮往下幹什麼好。剛才不過消磨了四十五分鐘。

一籌莫展。

無奈，只好坐在沙發上久久地茫然四顧。昨天戴眼鏡那個女孩兒在總服務台出現了。碰上我的目光，她馬上顯得有點緊張。什麼原因呢？

莫非我這一存在刺激了她身上的什麼不成？莫名其妙。不一會兒，時針指向十一點，到了完全可以考慮吃飯問題的時刻。我走出賓館，邊走邊思考去哪裡吃飯，但哪家飯店都不能使我動心。實際上我根本就上不來食慾。沒辦法，便隨便走進眼前一家小店，要了碗細麵條和涼拌菜，喝了點啤酒。本來看天色像要馬上下雪，卻遲遲未下。雲塊一動不動，如同《格利佛遊記》中出現的飛島，沉甸甸地籠罩著都市的上方。地面上的東西一律被染成了灰色。無論刀叉還是涼拌菜、啤酒，統統一色灰。碰上這種天氣，根本想不出什麼正經事。

歸終，我決定攔輛出租車到市中心，去商店買東西消磨時間。我買了襪子和內衣，買了備用電池，買了旅行牙膏和指甲刀。買了三明治做夜宵，買了小瓶白蘭地。哪一樣都不是非買不可之物，買不過是為了消磨時間。如此總算打發掉了兩個鐘頭。

之後我開始沿著大街散步。路過商店櫥窗，便無端地窺看不已，看得厭了便走進飲食店喝杯咖啡，讀上一段傑克·倫敦傳記。如此一來二去，好歹暮色上來。這一天過得活像看了一場又長又枯燥的電影。看來消磨時間簡直是活受罪。

返回賓館從服務台前經過時，有人叫我的名字。原來是那個負責接待的戴眼鏡女孩兒，是她從那裡叫我。我走過去，她把我領到稍離開服務台的角落裡。那裡是租借服務處，標牌旁堆著很多小冊子，但沒有人。

她手中拿支圓珠筆，來回轉動不已。轉了一會兒，用似有難言之隱的神色看著我。她顯然有些困窘，加上羞赧，一時不知所措。

「對不起，請做出商量借東西的樣子。」說著，她斜眼覷了一下服務台，「這裡有規定，不准同顧客私下交談。」

「可以。」我說，「我打聽東西的租金，你回答，算不得私下交談嘛。」

她臉微微一紅：「別見怪，這家賓館，規定囉嗦得很。」

我笑了笑，說：「你非常適合戴眼鏡。」

「失禮？」

「這眼鏡非常適合你戴，可愛極了。」我說。

她用手指輕輕觸了下眼鏡框，旋即清了清嗓子。她大概屬於容易緊張那種類型。「其實是有點事想問您，」她強作鎮定，「是我個人方面的。」

可能的話，我真想撫摸她的腦袋，使她心情沉靜下來。但我不能那樣，便默默注視她的臉。

「昨天您說過，說這裡以前有過一家賓館，」她低聲說道，「而且同名，也叫海豚——那是一座怎樣的賓館呢？可是地道的嗎？」

我拿了一份租借指南的小冊子，裝出翻閱的模樣。「所謂地道的賓館是什麼含義呢，具體說來？」

她用指尖拉緊白襯衫的兩個襟角，又清了清嗓子。

「這個——我也說不大好，裡邊會不會有什麼奇特因緣呢？我總有這種感覺，對那個賓館。」

我細看她的眼睛。不出所料，那眼睛確很漂亮，一清見底。我盯視的時間裡，她又泛起紅暈。

「你所感覺到的是怎麼一種東西，我捉摸不大清楚。但不管怎樣，我想從頭說來三言兩語是完不了的。而在這裡說恐怕又不大方便，對吧？你看樣子又忙。」

她眼睛朝同事們工作的服務台那邊忽閃了一下，露出整潔的牙齒，輕輕咬了咬下唇。略一沉吟後，儼然下定決心，點點頭。

「那麼，我下班後可以同您談談嗎？」

「你幾點下班？」

「八點。不過在這附近見面不成，規定限制很死。遠點倒可以。」



「遠點要是有個能夠慢慢說話的地方，我去就是。」

她點頭想了想，隨即在台面備用的便箋上用圓珠筆寫下店名，簡單勾勒出方位圖，說：「請在這裡等我，我八點半到。」

我將便箋揣進短大衣口袋。

這回是她盯視我的眼睛：「請別以為我這人有什麼古怪，這樣做是頭一次，頭一次違反規定。實在是沒辦法不這樣做，原因過會兒再講。」

「談不上有什麼古怪，只管放心好了。」我說，「我不是壞人，雖然算不得很讓人喜歡，但做事還不至於使人討厭。」

她快速轉動手中的圓珠筆，沉思片刻。但似乎未能完全領會我話裡的含義，嘴角浮現出曖昧的微笑，又用食指觸了下眼鏡框。「一會兒。」說罷，對我致以營業用的點頭禮，折回服務台。好一個嫵媚的少女，一個情緒略有不安的女孩兒。

我回到房間，從冰箱裡取出啤酒，邊喝邊吃著從商店地下食品櫃買來的烤牛肉三明治，吃了一半。好了，我想，這回總算有事幹了。齒輪進了變速擋，儘管不知駛向哪裡，但情況終究在緩緩變化，不錯！

我走進浴室，洗臉，刮鬚，默默地、靜靜地，不哼任何小曲地刮。爾後我抹擦了剃鬚潤膚霜，刷磨了牙齒。然後對著鏡子細細端詳自己的臉，我已經好久沒照過鏡子了。結果沒有什麼大的發現，也沒有透出多少英風豪氣，一如往日。

七點半，我離開房間，在大門口鑽進出租車，把她那張便箋遞給司機。司機默然點頭，把我拉到那家咖啡店前停下。路不太遠，車費才一千元。咖啡店位於一座五層樓的地下，小巧整潔。一開門，裡面正播放傑裡·馬利昂的舊唱片，恰到好處的音量迴盪在房間裡，傑裡·馬利昂流行得較早，當時正時興留平頭，穿領口帶扣的襯衫。切特·貝克和勃姆·布爾克邁爾過去我也常聽。那時，這間什麼「亞當·安東」咖啡店還沒有問世。

日元，下同。

亞當．安東。

何等無聊的名字！

我在台前坐下，一邊欣賞傑裡．馬利昂抑揚有致的歌聲，一邊慢慢悠悠地啜著對水的J&B。八點四十分時她還沒有出現。但我不大在意，大概是工作脫不開身吧。這間店氣氛不錯，再說，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消磨時間。我邊聽音樂邊喝酒，一杯喝罷，又要了一杯。由於沒有什麼值得看的，只好盯住面前的煙灰缸。

J&B：一種美國威士忌的名稱，有人譯為「珍寶」。

她到來時已將近九點五分。

「請原諒，」她語氣急促地道歉，「給事務纏住了。一下子多成一堆，加上換班的人又沒準時到。」

「我無所謂，別介意。」我說，「反正我總得找個地方打發時間。」

她提議去裡邊座位，我拿起酒杯移過去。她拉下皮手套，摘去花格圍巾，脫掉灰大衣，露出黃色的薄毛衣和暗綠色的毛料裙。只剩得毛衣後，她的胸部看上去比預想的豐滿得多。耳朵上墜一副別緻的金耳環。她要了一杯瑪莉白蘭地。

酒端來後，她先啜了一口。我問吃過飯沒有，她答說還沒有，不過肚子不餓，四點鐘稍吃了一點。我喝口威士忌，她又啜了口白蘭地。她像是路上趕得很急，用半分鐘時間默默地調整呼吸。我捏了一粒堅果，看了一會兒，投進嘴裡咬開，然後又捏了一粒看罷咬開，如此週而復始，等待她心情平復下來。

最後，她緩緩地吁了口氣，特別長的一口氣。或許她自己都覺得過長，隨後抬起臉來，用有點神經質的眼神看著我。

「工作很累？」我問。

「嗯。」她說，「是不輕鬆。一些事還沒完全上手，而且賓館開張不久，上頭的人總是吆五喝六的。」

她雙手放在桌面上，十指合攏。只有小手指上戴著一枚很小的戒指，一枚質樸自然、普普通通的銀戒指。我倆看這戒指看了好半天。

「原來那座海豚賓館，」她開口了，「不過，你這人大概不至於和採訪有關吧？」

「採訪？」我吃了一驚，反問道：「怎麼又是這話？」

「隨便問問。」她說。

我緘口不語。她仍舊咬著嘴唇，目不轉睛地盯著牆上的一點。

「情況像是有點複雜，上頭的人對輿論神經繃得很緊，什麼土地收買啦等等，明白麼？那事要是被捅出來，賓館可吃不消，影響名聲，是吧？畢竟是招攬客人的買賣。」

「這以前被捅出過？」

「有一次，在週刊上。說同瀆職事件不清不白，還說僱用流氓或右翼團伙把拒絕轉賣地皮的人趕走——」

「那麼說，這些囉嗦事同原來的海豚賓館有關？」

她微微聳下肩，呷了口血色瑪莉：「有可能吧。所以每當那家賓館的名字出來的時候，老闆才那麼緊張，我想。也包括你那次，緊張吧，是不？我確實不知道這裡面的詳情，只不過聽說過這賓館之所以叫海豚，是同原來的賓館有關。聽別人說的。」

「聽誰？」

「一個黑皮人。」

「黑皮人？」

「就是穿黑制服的那些人。」

「是這樣。」我說，「此外可還聽說過有關海豚賓館的傳聞？」

她連連搖頭，用左手指摸弄著右手小指上的戒指。「我怕，」她自語似的悄聲說，「怕得不行，不知怎麼才好。」

「怕？怕被雜誌採訪？」

她略微搖了下頭，嘴唇輕輕貼著酒杯口，許久沒動，看樣子頗為躊躇，不知如何表達。

「不，不是的，雜誌倒怎麼都無所謂，反正那上面寫什麼都和我無關，對吧？發慌的只是上頭那些人。我要說的和這個完全是兩碼事，是整個賓館裡面的。就是說，那賓館好像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或者說不地道——不正派的地方。」

她不再做聲。我一口喝乾威士忌，又要了一杯，並給她要了第二杯瑪莉白蘭地。

「你覺得它怎樣不正派，具體來說？」我試著詢問，「我是說要是有什麼具體東西的話。」

「當然有。」她意外爽快地說道，「有是有，但很難用語言表達出來。所以至今我還沒跟任何人提起。感覺到的非常具體，可是一旦要使它形成語言，那種類似具體性的東西就好像很快七零八落了，我覺得，所以表達不好。」

「像一場真實的夢？」

「和夢還不同。夢那東西我也常做，但時間一長，也就淡薄了。但這個不是那樣，時間多長都毫無變化，哪怕時間再長再久、再久再長，都還是那麼實實在在，永遠存在，一晃從眼前浮現出來。」

我默然。

「好吧，我說說看。」說著，她啜了口酒，用紙巾擦了下嘴，「那是一月分，一月初，新年過完沒幾天的時候。那天我值晚班——我很少值晚班，但那天缺人沒辦法——反正下班已經是半夜十二點了。那個時間下班，都由賓館叫出租車，把每人輪番送回家去，電車已經沒有了。這樣，我十二點前處理完事務，然後換上常服，乘上職工專用電梯上去十六樓。因為十六樓有職工小睡室，我有本書忘在那裡。本來明天取也可以，但剛剛讀個開頭，加上和我同車回去的女孩兒手頭事情沒完，就想隨便上去取下來。十六樓有職工專用設施，如小睡室，喝口茶休息一會兒的房間等。這和會客室不同，所以時常上去。」

「這麼著，電梯門打開後，我就像往常那樣，不假思索地從裡面走出。你說，這種情況常有吧？事情一旦做熟，或地方一旦去熟，行動時往往不加思考，條件反射似的，對吧？我當時就是這樣，自然而然地一步跨出——現在記不起了，但腦袋裡是思考什麼來著，肯定。我雙手插在外套口袋裡，站到走廊才突然發現，周圍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我心裡一愣，回頭看時，電梯門已經合上。我想大概是停電，當然，但這又是不可能的。首先賓館裡有萬無一失的獨立發電設備。一旦發生停電，馬上就會接應上去，自動地、一下子、瞬間地。我也參加過那種演習，完全曉得。所以，理論上不存在停電現象。更何況，就算自備發電機出了故障，走廊裡還有應急燈射出綠色燈光，而不至於一團漆黑。無論怎樣考慮，情況都只能是這樣。」

「不料，那時走廊裡的確漆黑一團。看得出光亮的，只有電梯按鈕和樓層顯示的紅色數字。我當然按了按鈕，但電梯直線下降，不肯返回。我心裡叫苦，四下張望。不用說，很怕，但同時也覺得是一場麻煩。這個你可明白？」

我搖搖頭。

「就是說，變得這麼黑暗，無非意味著賓館功能上出了問題，對吧？機械上的，或結構上的。這樣一來，勢必折騰一場。又是連續加班，又是成天演習，又是受上司訓話，這苦頭早已吃夠了，這才剛剛安穩下來呀。」

我點頭稱是。

「想到這裡，我漸漸氣惱起來，同害怕相比，氣惱更佔了上風。於

是我想看看是怎麼回事，慢慢地，試著走了兩三步。這一來，我發覺有點不對頭，就是腳步聲和平時不一樣。當時我穿的是平底鞋，但腳底的感覺和平時不同，不是平時踩地毯的感觸，而要粗糙得多。我對這個很敏感，不會弄錯，真的。而且空氣也和平時不同，怎麼說好呢，好像有點發霉，和賓館的空氣根本不一樣。我們賓館，完全用空調控制，空氣講究得很。不是普通的空調，而是製造新鮮空氣輸送進來。它不同於其他賓館那種乾燥得使鼻孔發乾那樣的空氣，而是自然界裡的那種。因此，不能想像有什麼發霉氣味。而當時那裡的空氣，吸上一口就知道是陳舊的空氣，幾十年前的空氣，就像小時候去鄉下祖父家裡玩時打開老倉庫嗅到的那股氣味——各種陳腐味兒混在一起，沉澱在一起，一動不動。

「我再次回頭看了一眼電梯，這回連開關顯示燈也消失了，什麼也看不見，一切都死了，徹底死了。這下我可怕了，還能不怕？黑暗裡只有我一個人，真叫害怕。不過也怪，周圍竟是那樣的靜，死靜死靜的，半點聲息也沒有，怪不？因為平時停電變黑，人們肯定大吵小嚷的吧？況且賓館裡住得滿滿的，出這種事不可能不叫苦連天。然而卻靜得很，靜得叫人毛骨悚然，這下更把我搞糊塗了。」

這時侍者把酒端來，我和她各自啜了一口。她放下杯，扶了扶眼鏡。我默默無語，等她繼續說下去。

「我這些感覺你可明白？」

「大致上明白。」我點點頭說，「在十六樓下的電梯，四下漆黑，氣味不同，靜得要命，情況異常。」

她嘆息一聲，說：「不是我誇口，我這人還真不怎麼膽小。起碼在女孩兒裡算是勇敢的，不至於因為停電就像別的女孩兒那樣扯著嗓子叫個不停。怕固然怕，但我想不能怯陣，無論如何要看個究竟。所以我就用手摸索著在走廊裡前進。」

「朝哪邊？」

「右邊。」說罷，她抬起右手，表示不會記錯。「是的，是向右邊走，一步一步地。走廊是筆直的，順著牆壁走了一會，便向右拐彎。這當兒，前方出現了微弱的光亮，實在微弱得很。看樣子是蠟燭光從盡頭

處瀉出的。我估計是有人找到了蠟燭點起來，打算上前看看。走近一看，發現燭光是從微微裂開的門縫裡瀉出來的。那門很奇特，從沒有見過，我們賓館應該沒有那樣的門，但反正光是從那裡瀉出的。我站在那門前，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裡面有誰，擔心出來怪人，再說門又完全沒有見過。這麼著，我就試著小聲敲了敲門，聲音小得幾乎不易聽見，『橐橐』。結果因四周太靜了，那聲音卻比我預想的大得多。裡面沒有任何反應。十秒、二十秒——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前，不知所措。不一會兒，裡面傳出窸窣窸窣的聲音。怎麼說呢，就像一個穿著很多衣服的人從床上爬起時的動靜。接著傳出腳步聲，非常非常遲緩，『嚓——嚓——嚓——』像是穿著拖鞋，拖鞋拖著地面，一步一挪地朝門口靠近。」

她似乎想起了那聲響，眼睛看著空間，搖了搖頭。

「聽見那聲響的一瞬間，我渾身不寒而慄，覺得那恐怕不是人的腳步聲。根據倒沒有，但直覺告訴我：那不是人的足音。也只是這時我才曉得所謂脊梁骨凍僵是怎麼一種滋味，那可真叫凍僵，不是修辭上的誇張。我拔腿就跑，一溜煙地。中間可能摔了一兩跤，因為長統襪都破了。但我一點兒也沒意識到，跑啊跑啊，能記得起來的只有跑。跑的時間裡腦袋裡想的盡是電梯仍然不動可怎麼辦。幸好電梯還動，樓層顯示燈也還亮著。我見它停在一樓，猛按電鈕，電梯開始向上動。但上的速度慢得要死，簡直叫人難以相信。二樓——三樓——四樓——我在心裡一個勁兒禱告快點、快點，可是不頂用，它偏偏那麼磨磨蹭蹭，像是有意讓人著急似的。」

她停了一下，呷了口白蘭地，不停地轉動著戒指。

我靜等下文。音樂停了，有人在笑。

「不過那腳步聲是聽得清楚的。『嚓——嚓——嚓——』地走近前來，很慢，但一步是一步。『嚓——嚓——嚓』邁出房間，走到走廊，朝我逼近。真怕人，不，也還不是什麼怕，是胃一下一下地往上躡，一直躡到嗓子眼。而且渾身冒汗，冒冷汗，味兒不好聞，涼颼颼的，活像有蛇在皮膚上爬來爬去。電梯還是沒上來，七樓——八樓——九樓——腳步聲卻越來越近。」

她停頓了二三十秒，仍然不緊不慢地轉動戒指，像是在調整收音機波段。酒櫃那邊的座位上女的說著什麼，男的又笑出聲來。怎麼還不快

放音樂呢，我心裡直急。

「那種恐怖感，不親身體驗是不可能知道的。」她用乾澀的聲音說道。

「後來怎麼樣了？」

「等我注意到時，電梯門已經開了。」她說著，聳了聳肩，「門開著，熟悉的電燈光從裡面射出。我一頭紮了進去，哆哆嗦嗦地按下一樓電鈕，回到大廳，大家都嚇了一跳。可不是，我臉色發青，全身發抖，差點兒說不出話來。經理過來問我怎麼搞的。我就上氣不接下氣地開始解釋，說十六樓有點不對頭。經理剛聽這一句，當即叫過一個小伙子，和我一共三人上到十六樓，確認到底出了什麼事。不料十六樓什麼都沒發現。燈光通明，更沒什麼怪味兒，一切照常。去小睡室問那裡的人，那人一直沒睡，說根本沒有停電那回事。為慎重起見，把十六樓那裡走了個遍，還是沒發現任何反常之處，簡直走火入魔了似的。」

「回到樓下，經理把我叫到他自己房間。我認為他肯定發脾氣，但他沒有，而叫我把情況詳細說一遍。我就一五一十地說了，包括嚓嚓響的腳步聲，儘管覺得有點荒唐。我認為他保准取笑我一番，說我白日做夢。」

「但他沒笑。不僅沒笑，還一副分外嚴肅認真的神情。他這樣對我說：『剛才的事不要告訴任何人。』還用和藹的語氣叮囑似的說：『可能出了什麼差錯，但弄得其他人都戰戰兢兢的也不好，別聲張就是。』我們那經理，原本不是個和風細雨的人，動不動就劈頭蓋腦地訓人一頓。因此當時我想，說不定經歷這種事的我是第一個。」

她止住話。我把她的話在頭腦裡歸納一番。看這氣氛，我該問一點什麼才好。

「我說，你沒有聽見其他人講起過這樣的事？」我問，「例如同你這經歷相類似的不一般的事、蹊蹺的事、莫名其妙的事？哪怕風言風語也好。」

她沉吟片刻，搖搖頭說：「我想沒有。但感覺是有的，總覺得賓館裡有什麼東西不同尋常。經理聽我講述時的表情就是這樣。而且裡邊悄



悄話也實在夠多的。我說是說不大好，但總覺得有些反常。我以前工作過的那家賓館就絕對不一樣。雖然規模沒這麼大，情況也有不同，但這方面畢竟太懸殊了。那家賓館也有離奇古怪的傳聞——哪家賓館都多少免不了——我們都一笑了之。但這裡不行，這裡沒有一笑了之的氣氛，所以也才格外害怕。當時要是經理一笑置之或大發雷霆該有多好。那樣的話，我說不定也會以為真的是自己鬧出了差錯。」

她眯縫起眼睛，出神地看著手中的酒杯。

「那以後還去過十六樓？」我問。

「好幾次。」她淡淡地說，「在那裡工作，有時候不樂意也得去，是吧？但去也只限於白天。晚上不去，死活不去。再也不想遭遇那種事。所以我才不上夜班，已經跟上頭說了，明確說我不願意。」

「這以前沒和任何人說過？」

她輕微地搖了一下頭：「剛才我就說了，跟人提起這事今天是頭一回。以前想說也找不到人。跟你說，是因為我覺得你對這事可能有什麼同感，就是十六樓的事。」

「我？何以見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著我：「倒也說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賓館，又想瞭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覺得或許你對我那個經歷有同感。」

「怕也談不上有什麼同感。」我思索一下說，「而且我對那家賓館也並不很瞭解。只知道是個生意不怎麼興隆的小型賓館。大致四年前在那裡住過，認識了裡頭的老闆，所以這次又來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賓館再普通平常不過，更沒聽說有什麼特殊因緣。」

其實我並不以為海豚賓館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話口開大。

「可今天下午我問起海豚賓館是否地道的時候，你不是表示說起來話長嗎？這是怎麼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釋道，「說起來話很長，我

想那話同你現在講的恐怕沒有直接關係。」

聽我如此說，她顯得有點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著雙手的指甲。

「對不起，您特意說一次，我卻什麼也沒幫你解決。」

「不，不，」她說，「這怪不得你。再說我能說出來也好，說完心裡暢快一些。如果老是一個人悶在肚裡，總覺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說，「總是一個人悶著，對誰也不講，勢必把腦袋漲得滿滿的。」我張開兩手，做出氣球膨脹的手勢。

她靜靜點頭，繼續轉動戒指，然後從手指拉下，隨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話？相信十六樓的事？」她看著手指說道。

「當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那種話難道不異常？」

「異常也許異常，但那樣的事情是存在的。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說的。在某種關係的作用下，一種東西和另一種東西往往突然連結在一起。」

她開動腦筋思考我的話。

「這種事你也有過體驗？」

「有過，」我說，「我想有過的。」

「怕嗎，當時？」她問。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說，有各種各樣的連結方式。就我來說——」

說到這裡，語言突然不翼而飛，就像誰從遠處把電話機插頭拔掉一樣。我喝了口威士忌，「說不明白，」我說，「表達不好。不過這種事

的的確確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別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話，不騙你。」

她揚臉綻出笑容，笑得同這以前不太一樣，而屬於私人性質的微笑，我想。由於把話一吐而盡，她看起來多少有些放鬆。

「怎麼回事呢，和你談起話來，也不知為什麼，心裡覺得很踏實。我這人特別怕見生人，同第一次見面的人說話總感到彆扭，但和你卻能心平氣和。」

「大概你和我之間有什麼相通之處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應答，沉吟良久，終究沒有開口，只是喟然一聲長嘆。但那歎聲未給人以不快，而只是為了調整一下呼吸。

「不吃點什麼？肚子好像一下子餓了起來。」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樣地吃一頓，但她說在這裡隨便吃點即可。於是我喚來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薩餅和沙拉。

我們邊吃邊聊。聊了她賓館裡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談到她自己。說她二十三歲，高中畢業後在專科學校接受了兩年賓館職員專業訓練，之後在東京一家賓館幹了兩年，看到海豚賓館的招工廣告，報名後被錄用，來到札幌。她說札幌對她很合適，因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經營旅館。

「是一家滿不錯的旅館，已經經營很久了。」她說。

「那麼說你是到這裡見習或鍛煉來囉，為了繼承家業？」我問道。

「也不是。」她說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鏡框，「我壓根兒沒考慮繼承家業那麼遠的事，僅僅是出於喜歡，喜歡在賓館裡幹。各種各樣的人來了，住下，離開——我喜歡這個。在這裡邊做事，覺得非常坦然，平心靜氣。我從小就生長在這種環境裡，是吧？已經習慣了。」

「倒也是。」我說。

「什麼叫倒也是？」

「你往服務台一站，看上去活像賓館精靈似的。」

「賓館精靈？」她笑了，「說得真妙。真能當上該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過賓館裡誰也留不下來，這也可以？人們只是來借住一兩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說，「可要是真有什麼留下來，倒覺得怪怕人的。怎麼回事呢？莫非我是膽小鬼？人們來了離開，來了離開，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點怪，這個。一般的女孩兒不至於這樣想吧？普通女孩子追求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不對？而我卻不同。什麼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並不怪。」我說，「只不過動搖不定。」

她面帶詫異地看著我：「咦，這個你怎麼曉得？」

「怎麼曉得？」我說，「反正我曉得。」

她沉思了一會。

「談談你自己。」她說。

「沒有意思。」我應道。但她說那也想聽，於是我簡單談了幾句：「三十四歲，離過婚，多半靠寫文章維持生計，有一輛半舊『雄獅』車，雖然半舊，但有音響和空調。」

自我介紹，客觀真實。

她還想進一步瞭解我工作的內容，這無須隱瞞，便直言相告。講了最近採訪一個女演員的事，和採訪函館那些餐館的經過。

「你這工作挺有意思的麼！」她說。

「我倒從來沒感到過有意思。寫文章本身倒不怎麼痛苦。我不討厭

寫文章，寫起來滿輕鬆。但寫的內容卻是一文不值，半點意思都沒有。」

「舉例說呢？」

「例如一天時間轉十五家餐館或飲食店，端來的東西每樣吃一口，其餘的儘管剩下——我認為這種做法存在決定性的錯誤。」

「可你總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樣，不出三天準沒命。而且人們以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沒人同情。」

「那，是出於無奈囉？」她邊笑邊說。

「是無奈。」我說，「這我知道。所以才說和掃雪工差不多，無可奈何才幹的，而不是因為感興趣。」

「掃雪工？」

「文化掃雪工。」我說。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離婚。

「不是我想離而離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個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種事，一般人恐怕誰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著我的眼睛：「別見怪，瞧我問的。不過你是怎樣承受刺激的？我很難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後是怎樣一種情形？」

「把亨林格別在外套上。」

「只這個？」

「我要說的是，」我說道，「那東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裡受了刺激，但存在畢竟存在。所謂刺激也就是這麼一種東西，不可能拿出來給人家看，如果能給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說的我完全領會。」

「真的？」

「或許不那麼明顯，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過刺激，好些！」她小聲說道，「很多原因攪和在一起，所以最後才辭去東京那家賓館的工作。刺激，苦悶。我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樣處理妥當。」

「呃。」

「現在也還受著刺激。想到這點，有時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著喝了口瑪莉白蘭地，捅了下眼鏡，莞爾一笑。

我們喝了不少酒，已記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時間已過十一點。她覷了下手錶，說明天還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說叫出租車送她回去。從這裡去她的住處，出租車十分鐘就能到。我付過款，出到外面，雪又飄飄灑灑地落下來。雪不很厲害，但路面結冰，腳下打滑。於是她緊緊挽著我的手臂，往出租車站走去。她喝得有點過量，腳步踉踉蹌蹌。

「哦，那本報導收買土地內幕的週刊，」我驀然想起，「叫什麼名稱？大致出版日期？」

她講出那家週刊的名稱。是報社系統的。「估計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沒直接讀過，具體寫的什麼不大清楚。」

我們在輕揚漫舞的雪花中等車，等了五分鐘。這時間裡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顯得很輕鬆。我也心情輕鬆下來。

「好久沒這麼輕鬆過了。」她說。而我也同樣。於是，我再次想

到，我們之間是有某種相通之處的。惟其如此，我才從第一眼見到她時便開始懷有好感。

車上，我們東南西北地聊起來，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時間啦，東京啦，不一而足。我一邊聊一邊傷腦筋：往下如何對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覺。至於她想不想同我睡，我當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嘗不可，這我是知道的，這點從其眼神、呼吸、說話口氣和手的動作上即可知道。作為我來說，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於睡出麻煩。來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說的那樣。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隱約覺得如此同她睡覺恐怕有失公正，並且這種念頭怎麼也無法從腦海中驅除。她比我小十歲，情緒有點不穩定，而且醉得搖搖晃晃。這就像用帶有記號的牌打撲克一樣，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謂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詢問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話，那為什麼不索性變成苔蘚植物呢？那樣豈不來得簡單痛快！

這也是正理。

我在這兩個價值觀之間一時左右為難。當出租車快到她住處的時候，她卻毫不費事地使我解脫出來。「我和妹妹兩人一起生活。」她對我說。

於是我再沒必要前思後想了，不覺有些如釋重負。

車開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說對不起，問我能否陪她到房間門口。並說夜深時分，走廊裡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沒。我對司機說自己馬上下來，請他等五分鐘。然後挽著她的胳膊，沿著結冰的路走到大門口，順樓梯往三樓爬去。這是座鋼筋水泥公寓，沒有任何多餘飾物。來到寫有306編號的門前，她打開挎包，伸手摸出鑰匙，對我不無笨拙地笑笑，道聲謝謝，說今晚過得很愉快。

我也說很愉快。

她轉動鑰匙打開門，重新把鑰匙放回挎包，「卡」——皮包金屬對接扣相吻合的乾澀聲響在走廊裡盪開。隨後她定定地看著我的臉，那眼神活像盯視黑板上的幾何題。她在遲疑，在困惑，那聲再見無法順利出

口。這我看得出來。

我手扶牆壁，等待她做出某種決斷，然而她遲遲不做出。

「晚安。問候你的妹妹。」我開口道。

她緊緊地抿著嘴唇，抿了四五秒鐘。「我說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謊話。」她低聲說，「實際只我自己。」

「曉得。」

她臉上開始慢慢泛紅：「何以曉得？」

「何以？只是曉得。」我說。

「你這人，怪討人嫌的。」她沉靜地說。

「或許，或許是的。」我說，「不過我一開始就說過，我不會做討人嫌的事，不會趁機強加於人。所以從來沒說過謊。」

她思忖良久，隨後作罷，笑道：「嗯，怕是沒說過謊。」

「不過——」我說。

「不過我是自然而然沾染上的。剛才說過，我也受了不少刺激，這個那個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還在胸口別著呢。」

她笑了，說：「不進來喝點茶什麼的？想再和你聊一會。」

我搖搖頭：「謝謝。我也想和你聊，不過今天這就回去。原因倒說不清，但我想今天還是回去好，還是不要一次同你說得太多為好，我覺得。怎麼回事呢？」

她用儼然看黑板小字時的眼神瞧著我。



「我表述不好，但總有這種感覺。」我說，「有滿肚子話要說的時候，最好還是一點一點地說，我想。或許這樣並不對。」

她對我的話想了一會兒，隨即作罷，「晚安。」說完，悄然地把門關上。

「喂。」我招呼道。門開了一條十五厘米寬的縫，她閃過臉。「最近可以再邀你嗎？」我問。

她手扶著門，深深吸了口氣，說：「或許。」

門又合上了。

出租車司機正在沒心緒似的攤開一張體育報看著。我返回座位，說出賓館名稱，他馬上現出驚訝的神情。

「真的這就回去？」他問，「看那氣氛，我以為肯定叫我一個人開車回去呢。一般後來都是這樣。」

「有可能。」我表示贊同。

「長年幹這行，眼光大致看不錯。」

「長年才有時會看錯，就概率來說。」

「那倒是。」司機不無費解地說，「可話說回來，您怕有點不一般吧？」

「也許。」我說。難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回到房間，我開始洗臉，刷牙。邊刷牙邊有點後悔。但最終我很快睡過去了。我後悔起來往往持續不了很久。

早上醒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給服務台打電話，要求把房間的原定期限延長三天。結果毫無問題，反正是旅遊淡季，客人沒那麼多。

然後我買了份報紙，走進賓館旁邊的炸餅店，吃了兩張黃油甜鬆

餅，喝了兩大杯咖啡，賓館裡的早餐吃一天就膩了。還是這炸餅店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換第二杯。

接著，我攔了輛出租車去圖書館。我叫司機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圖書館，便被直接拉了去。在圖書館裡，我查閱了眼鏡女孩兒告訴我的週刊的過期部分。發現關於海豚賓館的報導刊登在十月二十日號上。我把有關部分複印下來後，進到附近一家飲食店，邊喝咖啡邊仔細閱讀。

報導的內容很難把握，須反覆閱讀幾遍才能理解透徹。記者是想盡可能寫得簡潔易懂，但在紛壇的事態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難奏效，可謂錯綜複雜。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脈絡還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題目是：「札幌地價疑團——插入城市再開發中的黑手。」

概括起來是這樣：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區，在大規模土地收買活動正在進行之中，兩年時間裡土地幾易其主，且極為隱蔽和反常。地價不明不白地急劇上漲。記者得知這一情況後遂開始調查。結果發現收買土地的公司儘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虛名——雖然也登記在案，繳納稅款，但一無辦公地點，二無職員。而且這些假公司之間相互勾結，極其巧妙地大肆買空賣空。兩千萬日元買來的土地轉手以六千萬賣出，如此賣了兩億元。於是記者對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開始逐一調查，窮追不捨，發現其源頭只有一個：經營不動產的B產業公司。這倒是實實在在的公司，總部設在赤板，擁有現代化的高級辦公大樓。儘管不很公開，但實際上B產業同A綜合產業這家大型聯合公司關係密切。A產業極其龐大，下屬鐵道公司、賓館集團公司、電影公司、食品集團公司、商店、雜誌社，甚至包括信用銀行和保險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廣大。記者進一步深入追查，結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來了。原來B產業收買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計劃再開發的地段以內。地鐵的建設、政府機關的新址等公共投資項目都將在這一地段進行，所需資金的大部分由國家撥款。國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經過協商，制定了再開發計劃，形成了最終決定，包括位置、規模、預算等等。不料揭開蓋子一看，決定開發地段內的土地已在幾年時間裡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來情報透露給了A產業，早在計劃最後敲定之前，收買土地的活動便神不知鬼不覺地開始了。就是說，這個所謂最終計劃一開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買土地的急先鋒就是海豚賓館。它搶先佔領頭等地皮，以其龐大的建築物扮演了A產業大本營的角色，即擔任這一地段的總指揮。它吸引著人們的目光，改變著人流的方向，成為這一地段的象徵。一切都是

在周密的計劃下進行的，這就是所謂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投入大量資本的人掌握最關鍵的情報，攫取最豐厚的利益。這並非某個人缺德不好，投資這一行為本來就必須包含這些內容。投資者要求獲得與投資額相應的效益。如同買半舊汽車的人又踢輪胎又查看發動機一樣，投入一千億日元資本的人必然對投資後的經濟效益進行周密研究，同時搞一些幕後動作。在這一世界裡什麼公正云云均無任何意義。假如對此一一考慮，投資額要大得多。

有時甚至鋌而走險。

譬如，有人拒絕轉賣土地。從古以來賣鞋的店舖就不吃這一套。於是，便有一些為虎作倀的惡棍不知從何處冒出。龐大的企業集團完全擁有這種渠道，從政治家、小說家、流行歌手到地痞無賴，大凡仰人鼻息者無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惡棍攻上門來，而警察卻對這類事件遲遲不予制止，因為早已有話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裡去。這甚至不算是腐敗，而是一種體制，也就是所謂投資。誠然，過去或多或少也有這等勾當。與過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資網絡要細密得多，結實得多，遠非過去所能比。龐大的電子計算機使之成為可能，進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鉅細無遺地網入其中，通過集約和細分化，資本這具體之物昇華為一種概念，說得極端一點，甚至是一種宗教行為。人們崇拜資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機，崇拜其神話色彩，崇拜東京地價，崇拜奔馳汽車那閃閃發光的標誌。除此之外，這個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話。

這就是所謂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都要在這樣的社會裡生活。善惡這一標準也已被仔細分化，被偷梁換柱。善之中有時髦的善和不時髦的善，惡之中有時髦的惡和不時髦的惡。時髦的善之中有正規的，有隨便的，有溫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滿激情的，有裝模作樣的。其組合式也令人饒有興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爾薩爾迪褲子，腳穿波裡尼皮鞋一樣，可以享受複雜風格的樂趣。在這樣的世界上，哲學愈發類似經營學，愈發緊貼時代的脈搏。

當時我沒有在意，如今看來，一九六九年世界還算是單純的。在某些場合，人們只消向機動隊員扔幾塊石頭便可以實現自我表現的願望。時代真是好極了。而在這是非顛倒的哲學體系之下，究竟有誰能向警察投擲石塊呢？有誰能夠去主動迎著催淚彈挺身而上呢？這便是現在。網無所不在，網外有網，無處可去。若扔石塊，免不了轉彎落回自家頭上。這並非危言聳聽。

記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內幕。然而無論他怎樣大聲疾呼，其報導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說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聲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內幕，而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必然程序。人們對此無不了然於心，因此誰也不去注意。巨額資本採用不正當手段獵取情報，收買土地，或強迫政府做出決定；而其下面，地痞無賴恫嚇小本經營的鞋店，毆打境況淒惶的小旅館老闆——有誰把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這樣。時代如流沙一般流動不止。我們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們站立的位置。

作為報導我以為是成功的。材料翔實，字裡行間充滿正義感。但落後於時代。

我將這篇報導的複印件揣進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賓館的管理人，想那個生來便籠罩在失敗陰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來自時代的挑戰。

「一個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語。

正值女侍走過，她詫異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輛出租車，返回賓館。

## 第八節

我從房間裡給過去的合夥人打電話。一個我不曉得的人接起電話問我的名字，又一個我不曉得的人接起問我的名字，再其次他才好歹出來。想必很忙。我們差不多有一年沒通話了。不是我有意迴避，只是沒什麼好說的。我對他一直懷有好感，現在也一如既往。但最終，他對我（或我對他）屬於「已經通過的領域」。不是我把他強行推往那裡，也並非他自行投身進去。總之我們所走的路不同，且兩條路永遠不會交叉，如此而已。

活得好嗎？他問。

還好，我說。

我說現在札幌，他問冷不冷。

冷，我回答。

工作方面如何，我問。

很忙，他答道。

酒不要喝過頭，我說。

近來沒怎麼喝，他說。

那邊現在正下雪嗎？他問。

這工夫什麼也沒下，我回答。

如此接二連三對踢了一陣子禮儀球。

「現有一事相求。」我切入正題，很早以前他欠過我一筆賬，他記得，我也記得。況且我又是輕易不開口求人的人。

「好的。」他蠻痛快。

「以前一起做過旅館行業報紙方面的活計吧，」我說，「大約五年前，記得？」

「記得。」

「那方面的路子還沒斷？」

他略一沉吟。「沒什麼往來，斷倒是沒斷。打火升溫不是不可能。」

「裡邊有個記者對產業界內幕瞭如指掌，是吧？名字想不起來了。瘦瘦的，經常戴一頂怪模怪樣的帽子。和他還能接上頭？」

「我想接得上。想瞭解什麼？」

我把有關海豚賓館醜聞的那篇報導扼要地說了一遍。他記下週刊名稱和發行日期。接著我講了大海豚賓館之前那間小海豚賓館的情況，告訴他想瞭解下邊幾件事：首先，新賓館為什麼襲用「海豚賓館」這一名稱？其次，小海豚賓館經營者的命運如何？再次，那以後醜聞有何進展？

他全部記下，對著聽筒複述一遍。

「可以了？」

「可以了。」我說。

「急用吧？」他問。

「是啊。」我說。

「爭取今天就聯繫上，能把你那裡的電話號碼告訴我？」

我講了賓館的電話號和我的房間號。

「好，回頭再說。」言畢，他放下電話。

我在賓館的自助餐廳簡單吃了午飯。下到大廳，眼鏡女孩兒正在服務台裡。我坐在大廳角落的椅子上，靜靜地注視她。她看上去很忙，似乎沒意識到我的存在。或許意識到而佯裝不知也不一定。但怎麼都無所謂。我只是想目睹她的一舉一動。一邊看，一邊心想當時只要有意，早就和她睡到一起了。

我必須這樣不時地給自己增加勇氣。

看她看了十分鐘，然後乘電梯上到十五樓，回房間看書。今天同樣陰沉沉的，使人恍若生活在只透進一點光亮的紙籠子裡。因隨時可能有電話打來，我不想出門，而待在房間裡便只有看書這一樁事可幹。傑克·倫敦的傳記最後讀罷，接著拿起有關西班牙戰爭的書。

這一天好像盡是黃昏，無限延長的黃昏。沒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濛，其間開始一點點摻進黑色，很快夜幕降臨，但也不過是陰鬱的程度略有改變而已。天地間僅有兩種色調：灰與黑。變化不外乎二者的定時更迭。

我利用房間服務項目要來三明治。我逐個地、細嚼慢咽地吃著三明治，並從電冰箱中取出啤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味。無事可幹的時候，勢必在各種瑣事上磨磨蹭蹭，打發時間。七點半時，合夥人打來電話。

「聯繫上了！」他說。

「費不少勁吧？」

「一般一般。」他想了一下答道。恐怕是費了一番周折。「簡單說一下吧。首先，這個問題早已嚴嚴實實地蓋上了蓋子。已經被封蓋捆好送到保險櫃裡去了。再也不會有人去捅它動它，一切都已過去。醜聞已不再存在。政府內部和市機關大樓裡也許有兩三處非正常變動，但方式隱蔽，再說也不是大的變動，微調罷了。再不可能往上觸動任何人物。檢察廳倒是有一點動作，但沒抓到確鑿證據。錯綜複雜得很。禁區。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來。」

「純屬我個人私事，決不連累任何人。」

「跟對方也是這樣交代的。」

我拿著聽筒去冰箱取了瓶啤酒，單手啟開瓶蓋，倒了一杯。

「別嫌我囉嗦——你可別輕舉妄動，弄不好會吃大虧。」他說，「這可是龐然大物。什麼原因使你盯上它我倒不知道，反正最好別深入。也許你有你的情由，但我想還是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為好，雖然我不是非叫你像我這樣。」

「知道。」我說。

他乾咳一聲，我喝了口啤酒。

「老海豚賓館直到最後階段也不肯退讓，吃了不少苦頭，乖乖退出自然一了百了，但它就是不肯，看不到寡不敵眾這步棋。」

「它就是那種類型，」我說，「跟不上潮流。」

「被人整得好苦。例如好幾個無賴漢住進去硬是不走，胡作非為——在不觸犯法律的限度內。還有滿臉橫肉的傢伙一動不動地坐在大廳裡，誰進來就瞪誰一眼。這你想像得出吧？但賓館方面橫豎不肯就範。」

「似乎可以理解。」我說。海豚賓館的主人早已對人生的諸多不幸處之泰然，輕易不會驚慌失措。

「不過最終，海豚賓館提出一個奇妙的條件，並且說只要滿足這個條件它未嘗不可讓步。你猜那條件是什麼？」

「猜不出。」我說。

「想想嘛，稍想想。」他說，「這也是對你一個疑問的答案。」

「莫非要求襲用『海豚賓館』這個名稱？」



「就是，」他說，「就這個條件。收買一方也應承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名稱並不壞，是吧？『海豚賓館』，蠻不錯的名稱嘛。」

「算是吧。」我說。

「也巧，A產業正計劃建造新的賓館系列——最高級系列，超過以往的一級。而且尚未命名。」

「海豚賓館系列。」我說。

「正是，足以同希爾頓或凱悅分庭抗禮的賓館系列。」

「海豚賓館系列。」我重複一遍。一個被繼承和擴大的夢。

「那麼，老海豚賓館的主人怎樣了呢？」

「天知道！」他說。

我又喝了口啤酒，用圓珠筆搔搔耳輪。

「離開時，得到一筆數目可觀的錢款，估計用它做什麼去了吧。但沒辦法查，一個過路人一樣無足輕重的角色。」

「怕也是的。」我承認。

「大致就這樣。」他說，「知道的就這些，再多就不知道了。可以嗎？」

「謝謝，幫了大忙。」

「噢。」他又乾咳了一聲。

「花錢了？」我問。

「哪裡，」他說，「請吃頓飯，再領到銀座夜總會玩一次，給點車費，也就行了吧！不必介意，反正全部從經費裡出，什麼都從經費裡出。稅務顧問叫我只管大大開銷。所以這事不用你管。要是你想去銀座夜總會的話，也帶你去一次就是，也從經費裡出。沒去過吧？」

「那銀座夜總會，裡邊有什麼景緻？」

「酒，女郎。」他說，「去的話，保准要受到稅務顧問的誇獎。」

「和稅務顧問去不就行了？」

「去了一次。」他興味索然地說。

我們寒暄一下，放下電話。

放下電話之後，我回顧一番我這位合夥人：他和我同歲，但肚子已微微凸出；桌上放著好幾種藥；鄭重其事地考慮什麼選舉；為孩子的上學煞費苦心，常和老婆吵架拌嘴，但基本上熱愛家庭；有一點怯懦，時常喝酒過量，但總的來說工作熱心，一絲不苟——在所有意義上是個地道正統的男子漢。

我們一走出大學便合夥搭檔，很長時間裡兩人配合默契，從小小的翻譯事務所開始，一點一滴地擴展事業規模。雖說兩人原來的關係不甚親密，但頗為情投意合。朝夕相處，而從未發生過口角。他人有教養，謙和穩重，我也不喜歡爭爭吵吵。雖說程度略異，兩人畢竟相互尊重，同舟共濟。但終究我們在最佳時期分道揚鑣了。在我突然辭離之後，他獨自幹得蠻好，坦率地說，甚至比我在時幹得還好。工作不斷取得成果，公司也發展壯大起來。又招了新人，更可得心應手地駕馭他們。精神方面在獨立後也安詳得多。

我想也許問題在我這方面，也許我身上的某一種東西沒有給他以健全的影響。所以我離開後他才幹得那麼左右逢源、舒心愜意：對部下連哄帶騙，使得他們俯首貼耳；在管財務的女孩兒面前還開幾句粗俗的玩笑；大把大把地利用經費把別人拉到銀座夜總會裡去，儘管他總覺得這樣無聊透頂。假如同我在一起，他勢必顧慮重重，無法如此自由自在地施展拳腳；勢必總是察看我的眼色，每做一件事都考慮我會有何想法。他就是這樣的人。其實，當時無論他在旁邊做什麼，我根本不曾介意。

在所有的意義上，他這個人還是獨立合適，我想。

一句話，我的離開使得他幹事開始同年齡相符。是同年齡相符，我想道，並且發出了聲：「同年齡相符。」一旦出聲，竟又覺得他與我毫不相干。

九點，電話鈴響了一次。我壓根兒沒料到會有人打電話來，一時搞不清那鈴聲是何含義。總之是電話。鈴聲響第四遍時，我拿起聽筒貼在耳朵上。

「今天你在大廳眼盯著看我吧？」是服務台那女孩兒的聲音。從聲音聽來，似乎既未生氣，也不算高興，平平淡淡。

「看了。」我承認。

她沉默片刻。

「工作中給你那麼一看就緊張，我。緊張得很。結果事情辦得一團糟，就在你看的时间裡。」

「再不看了，」我說，「看你只是為了給自己增加勇氣，想不到你竟那麼緊張。往後注意再不看了。現在你在哪裡？」

「在家。準備洗澡睡覺。」她說，「對了，你要多住幾天？」

「嗯。事還有點沒完。」我說。

「以後可別那麼看我哟，搞得我狼狽不堪。」

「再不看了。」

短時沉默。

「你說，我有點過於緊張？整個人？」

「怎麼說呢，說不好，因為這東西因人而異。不過給人家那麼盯視

起來，任何人恐怕都多少感到緊張，你不必放在心上。再說我這人有一種有意無意盯視什麼的傾向，無論什麼都盯住不放。」

「怎麼會有那種傾向呢？」

「傾向這東西很難解釋。」我說，「不過往後注意不看就是。我不想讓你把事情辦糟。」

她沉默了一會，似乎在思索我的話。

「晚安。」她終於開口道。

「晚安。」

電話掛斷了。我進浴室洗罷澡，在沙發上看書到十一點半。然後穿上衣服，來到走廊。走廊很長，迷宮般地拐來拐去。我從這一頭走到另一頭。最盡頭處有職工專用電梯。電梯設計得有意避開住客的視線，但並非躲藏。朝著「太平樓梯」的箭頭方向走不遠，並排有幾扇門沒寫客房編號，其拐角處有一電梯，上面貼有「貨物專用」字樣的紙標，以防住客乘錯。我在職工專用電梯前觀察多時，電梯一直停在最下一層。這時間裡幾乎無人使用。天井的音箱中小聲播出背景音樂，是保爾·莫裡亞的《水色戀情》。

我試按一下電鈕。一按，電梯如大夢初醒一般抬頭爬將上來。樓層顯示數字於是次第變換：1、2、3、4、5、6——徐緩但不含糊地漸漸臨近。我一面聽《水色戀情》，一面注視數字。假如裡面有人，謊說一句看錯電梯就是了。反正賓館住客這號人總是不斷出錯。電梯繼續上升：11、12、13、14。我挪後一步，雙手插兜，等待門開。

15——數字的變換停止了。一瞬間悄無聲息，旋即電梯門修地分開：空無一人。

好個悄然無聲的電梯。同老海豚賓館裡那個氣喘吁吁的傢伙大不相同。我走進去，按「16」鈕。門悄然合上，剛有微微動感，門又打開。十六樓。但十六樓並不像她說的那樣一團漆黑。燈光朗然，天井裡依然流淌著《水色戀情》。沒有任何怪味。我試著從這一端走到另一端。十六樓的結構同十五樓毫無二致。走廊九曲十折，客房排列得似乎永無盡

頭。其間留有安放自動售貨機的位置。客用電梯不止一台。有的房間門前放著好幾個晚餐（打電話叫送到房間裡）用的碟盤。猩紅地毯，柔軟舒適，不聞足音。周圍一片寂靜。背景音樂換成費易斯的管弦樂《夏日之戀》。及至走到盡頭，我向右拐彎，中途折回，乘客用電梯返回十五樓。然後重複一次，乘職工專用電梯上到十六樓，面對的仍是燈光明亮的毫無異樣的樓層，聽到的仍是《夏日之戀》。

我於是打消念頭，下到十五樓，喝了兩口白蘭地，上床躺下。

薄明時分，天色由黑轉灰，下起雪來。今天幹什麼好呢？我暗自思忖。

仍沒什麼可幹——一如昨日。

我冒著雪，走到炸餅店，吃了張油餅，喝了兩杯咖啡，隨後拿起報紙。報紙上有選舉方面的報導，電影介紹欄裡還是沒出現想看的電影。有一部電影由我中學時代的同學擔任準主角，名字叫《自作多情》，是部以校園為背景的青春影片。主角由一個正走紅的十七八歲女演員和同樣走紅的男歌手擔任。而我那位同學扮演的角色不想我也知道，篤定是年輕英俊、乖覺機敏的教師無疑：身材碩長，體育全能，女生對其崇拜得五體投地，甚至被他叫上一聲名字都會暈乎過去。那演主角的女孩兒也不例外，對這位老師一片癡情，星期天自做小甜餅拿去老師宿舍。而有個男孩兒對這女孩兒一往情深。那是個非常普通的、性格稍有點怯懦的男孩兒——情節肯定是這樣，不想我也知道。

他當上演員不久，也是出於好奇，看了有他出演的好幾部電影，後來便一部也不看了。作為電影，哪一部都無聊至極，況且他扮演的角色翻來覆去總是同一模式：相貌英俊、風度翩翩、雙腿修長、體育全能。起初多是大學生，而後則大部分是教師、醫生和少年得志的白領階層。然而其內容千篇一律，不外乎女孩兒為之蕩神銷魂的偶像。一笑便露出整齊的牙齒——即使我看也印象不壞，但我不願意為看這等影片而掏腰包。我當然並非只看費裡尼或塔爾科斯基那類片子的認真而又庸俗的電影迷，問題是他出演的影片實在百無聊賴。情節可想而知，對話平庸蒼白。估計沒有投入多大資本，導演也敷衍了事。

轉而一想，他當演員之前其實便屬這種類型。給人的感覺良好，但內在的東西卻難以捉摸。初中有兩年我和他同班，做物理試驗同使一張

桌子，得以常在一起交談。那時他的一舉一動就活脫脫像在演電影一樣完美無缺。女孩兒都為他迷得神魂顛倒。每次他向女孩兒搭話，對方無不現出癡迷的神態。做物理實驗時，女孩兒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一有問題便問他。當他用優雅的手勢給煤氣噴燈點火之時，大家用猶如觀看奧林匹克開幕式的眼神看著他。而我的存在則壓根兒沒有人注意。

成績也出色，在班上經常數一數二。熱情、誠實、不驕不躁。無論穿什麼衣服，都顯得整潔瀟灑、文質彬彬。就連上廁所小便也很優雅，而小便的姿勢看起來優雅的男子實在少而又少。當然，在體育方面也是全才，當班委同樣是一把好手。聽說他同班上一個最得人緣的女孩兒要好，實情不得而知。老師也對他欣賞備至。每逢父母來校，母親們也對他心往神馳。總之他就是這樣一個男子。至於他腦袋裡想的是什麼東西，我卻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演電影也是如此。

我又何苦要花錢看這種影片呢？

我把報紙扔到垃圾筒裡，冒雪返回賓館。路過大廳時往服務台掃了一眼，她不在。大概是休息時間。我走到有電子遊戲機的廳角，分別玩了幾場《幪面人》和《「銀河」運輸機》。這玩藝兒相當神經過敏，且極其好戰，但可用來消磨時間。

玩罷，回房間看書。

這一天一無所獲。書看膩了，便看窗外雪花。雪整整下一天沒停，我不由心生感慨：雪這東西居然有如此下法！十二點時，去賓館自助餐廳吃了點夜宵。而後又回房間看書，看窗外雪花。

不過這天也並非毫無所獲。我正在床上看書，四點鐘聽得有敲門聲。打開一看，見是她，服務台那位身穿天藍色坎肩的眼鏡女孩兒。她從稍微打開的門縫中猶如扁平影子似的條地溜進房間，迅速把門帶上。

「在這裡給人撞見，飯碗可就丟了。這家賓館，對這種事嚴厲得很。」她說。

她打轉環視一圈房間，坐在沙發上，一頓一頓地拽著裙角。隨即吁

了口氣，說她現在是休息時間。

「不喝點什麼？我是喝啤酒。」

「算了，沒多少時間。咦，你一整天悶在房間裡做什麼？」

「算不上做什麼，虛度光陰而已。看書，看雪。」我從冰箱裡拿出瓶啤酒，邊往杯裡倒邊說。

「什麼書？」

「西班牙戰爭的。一五一十寫得相當詳細，而且含有各種各樣的啟發性。」西班牙戰爭的確是極富啟發性的戰爭。過去確曾有過這樣的戰爭。

「我說，可別以為奇怪。」她說。

「奇怪什麼？」我反問道，「你說的奇怪，指的是你來這裡？」

「嗯。」

我手拿酒杯在床邊坐下。「奇怪不覺得，吃驚倒有一點，主要還是高興。正悶得發慌，巴不得有個人說話。」

她站在房間正中，一聲不響地脫掉天藍色坎肩，搭在寫字檯前的椅背上，以免弄皺。然後走到我身旁，併攏雙腿傘下。脫去外裝後，她顯得有些弱不禁風。我把手摟在她肩上。她把頭靠在我肩頭，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氣撲鼻而來。潔白的襯衣稜角分明。兩人這樣呆了五分鐘。我紋絲不動地摟她的肩，她靠著我的肩閉目合眼，彷彿睡熟似的靜靜呼吸。雪花仍然飄飄灑灑，淹沒了街上的一切音響，四下萬籟俱寂。

我想她大概很累，想找地方稍事歇息。而我就像棵落腳樹似的。她的疲勞使我感到有些不忍。她這樣年輕漂亮的女孩兒如此疲勞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不過轉念想來，疲勞這東西的降臨與美醜、與年齡並無關係，如同暴雨、地震、雷電、洪水的發生一樣。

五分鐘後，她揚起臉，離開我身邊，拿起衣服穿上，重新坐回沙

發，擺弄著小手指上的戒指。穿上外衣，她看上去又有點緊張，而且給人一種陌生感。

我依然坐在床邊看著她。

「對了，你在十六樓碰見怪事那回，」我試著問，「當時你有沒有做和平時不同的事？上電梯之前，或上電梯之後？」

她略歪起脖子想了想。「這——有沒有呢？我想沒做什麼不一樣的事——記不起來了。」

「沒有什麼和平常不同的徵兆之類？」

「一般，」說著，她聳了聳肩，「沒有任何反常。乘的是普普通通的電梯，只是門開時一片黑暗，沒別的呀！」

我點點頭：「噢，今天找個地方一塊兒吃飯可好？」

她搖頭說：「對不起，請原諒，今天有個約會。」

「明天呢？」

「明天要去游泳學校。」

「游泳學校，」我說著，笑了笑，「古代埃及也有游泳學校，知道嗎？」

「哪裡知道那麼多！」她說，「騙人吧？」

「真的。因為工作關係查過一次資料。」我說，「但就算是真的，於現在也毫無關係。」

她瞥一眼錶，起身說了聲「謝謝」，然後同來時一樣悄無聲息地溜出門外，走了。這是我今天唯一的收穫。微不足道的收穫。然而古代埃及人恐怕也是從微不足道的的事情中發掘喜悅，度過微不足道的人生，最後告別塵世的。同時也練習游泳，或做木乃伊。而諸如此類的積累，人們便稱之為文明。



## 第九節

十一點時，終於無事可做了，能做的都已徹底做完：指甲剪了，澡洗了，耳垢清除了，電視新聞也看了，胳膊屈支和伸腰運動也做了，晚飯也吃了，書也看到最後一頁了。就是沒有睡意。本打算再乘一次職工專用電梯，但為時尚早。職工銷聲匿跡，要等過十二點才行。

考慮再三，最後決定到二十六樓酒吧去。在這裡，我一邊觀賞窗外雪花飄舞的沉沉夜幕，一邊喝著馬丁尼酒遙想古代的埃及人。古埃及人的生涯究竟是怎樣的呢？到游泳學校去的是一些怎樣的人呢？大約是法老家族和貴族那些達官貴人吧？時髦而有錢的埃及人。人們或許是為這些人而把尼羅河截留一段或用其他辦法修建游泳池，並在那裡教授高雅優美的游泳姿勢吧？大概有一位如同我那位當電影演員的朋友般舉止得體的教師，以煞有介事的神情對那些顯貴說道：「很好，殿下，這樣很好。不過我想如果您能把做自由泳姿勢的右手再略微伸直一些，恐怕就盡善盡美了。」

那場面我想像得出來：墨一般黛藍色的尼羅河，金光閃閃的驕陽（當然那一帶可能有蘆葦棚），驅逐鱷魚和平民的持槍武士，隨風起伏的蘆葦，法老的王子們。還有王女，她們怎麼樣呢？女孩兒也學游泳？例如克列奧帕特拉，儼然朱迪·福斯特一般正值妙齡的克列奧帕特拉，她在看見我的朋友——那位游泳教師時也會魂不守舍嗎？恐怕也在所難免。因為那才正是他存在的理由。

最好拍製這樣一部影片，我想，那樣看一遍也值得。

其實游泳教師並非出身低賤之人。以色列亞或西裡亞一帶有個王子，戰敗後被押往埃及，淪為奴隸。但即使淪為奴隸之後他也絲毫不減其迷人的風采。這方面同查爾頓·赫斯頓以及柯克·道格拉斯之流大不一樣。他露出瑩白的牙齒，微微而笑，小便也不失優雅。彷彿即將拿起尤克里裡琴，站在尼羅河畔唱起《夏威夷草裙舞少女》。這種角色非他莫屬。

某日，法老一行從他面前通過。當時他正在河邊割蘆葦，突然見一

條船翻在河心。他毫不猶豫地「撲通」一聲跳進水裡，以華麗的自由泳游上前去，在同鱷魚搏鬥當中將小女孩兒搶回。其姿勢委實瀟灑，恰如他在科學實驗小組上點燃煤氣噴燈時一樣。法老看在眼裡，不禁為之動情，於是決定讓這位青年擔任王子們的游泳教師。前任教師由於講話鄙俗，一週前剛被投入無底井中。這樣，他成了王子游泳學校的老師。他風流倜儻，眾人無不一見傾心。每到夜晚，宮女們便渾身上下塗滿香料，躡手躡腳鑽到他床上。王子、王女們也對他心悅誠服。於是，銀幕推出《泳裝女工》和《王子和我》合而為一那樣美輪美奐的場面。他和王子王女們展示水上芭蕾般的泳姿，慶賀法老的生日。法老樂不可支，他的身價亦隨之上升。但他從不因而沾沾自喜，始終謙恭如一，並且總是面帶笑容，小便也優雅脫俗。每次宮女上床，他都百般愛撫一小時之久，使其心滿意足，最後還不忘撫摸其頭髮說一聲「太幸福了」，其關切之情可謂無微不至。

與埃及宮女同衾共枕是怎樣一種情形呢？我想了一會兒，終未現出具體場景。勉強想像良久，浮現出來的也不外乎二十世紀福克斯的《埃及艷後》，那是由伊麗莎白·泰勒、理查德·勃頓和雷克斯·哈裡遜出演的影片，糟糕得簡直令人作嘔：一群好萊塢式的賣弄異國情調的長腿黑皮膚女郎，手拿長柄扇子「呼啦呼啦」地為埃利薩貝斯扇風送涼，做出各種寡廉鮮恥的色情姿勢供他尋歡作樂。埃及女子幹這種勾當倒是拿手好戲。

於是，福克斯筆下的克列奧帕特拉為他心醉神迷，難以自持。

情節也許無足為奇，但捨此不能成其為電影。

他對克列奧帕特拉也同樣鍾情。

不過，鍾情於克列奧帕特拉的並非他一人。膚色漆黑的阿比西尼亞王子也為她迷戀得心神不定，甚至一想起她便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這一角色無論如何只能由邁克爾·傑克遜扮演。那王子癡情之至，竟遠從阿比西尼亞穿過大沙漠赴來埃及。途中，在沙漠商隊的篝火前，手拿鈴鼓邊唱《彼利·金》邊搖身起舞，眼睛在銀星的輝映下閃閃發光。自不待言，游泳教師同邁克爾·傑克遜之間發生一場糾葛，情場上短兵相接。

正想到這裡，男侍走來，很難為情地告訴我快到關門時間了，並道

歉說對不起。我一看錶，已經十二點十五分。沒走的客人只我自己。四周已被男侍大體拾掇妥當。罷了罷了，我不由心想，自己怎麼花如此長的時間想如此無聊的東西，荒唐透頂，怕是神經出了問題。我在賬單上簽了字，端起剩下的馬丁尼一飲而盡，起身走出酒吧，雙手插進衣袋，等待電梯開來。

問題是，按傳統習俗，克列奧帕特拉必須同弟弟結婚——這幻想中的電影鏡頭無論如何也無法從腦海中排除，反而層出不窮。弟弟性格懦弱而孤獨多疑，應該是誰呢？莫非艾倫？那一來就成了一場喜劇。此人在宮中不時地講些並不好笑的笑話，並用塑料錘敲擊自家頭顱，不行。

弟弟以後再說吧。法老還是勞倫斯合適。此君先天性頭痛，無時不用食指指尖按壓太陽穴。對於不合其意之人，或投入無底深井，或使之在尼羅河裡同鱷魚死拼。狡黠而殘酷。甚至把人割去眼皮後放逐沙漠。

想到這裡，電梯門開了，悄然而倏然地。我步入其中，按十五樓鈕，隨後繼續遐想。本來不願再想，卻硬是控制不住。

舞台一轉，出現渺無人煙的沙漠。沙漠縱深處的洞穴裡，一個被法老驅逐出來的預言者，默默地生活著，孤苦伶仃，無人知曉。儘管被割去眼皮，但他終於掙扎著橫穿沙漠，奇蹟般地生存下來。他身披羊皮，以遮蔽火辣辣的陽光。他終日生活在黑暗裡，食昆蟲，嚼野草，並用心靈的眼睛預言未來，預言法老即將到來的沒落，預言埃及的黃昏，預言世界的嬗變。

是羊男，我想。為什麼羊男突然出現在這等地方呢？

門又一次悄然而倏然地打開，我茫然而木然地思考著跨出門外。難道羊男自古埃及時代便已生存於世不成？抑或這一切統統不過是我在頭腦中編造出來的無聊幻覺？我依然雙手插兜，站在黑暗中冥思不已。

黑暗？

等我意識到時，眼前已漆黑一片，半點光亮也沒有。隨著電梯門在我身後閉合，四周亦落下了黑漆漆的屏幕。連自己的手都看不見，背景音樂也聽不見。《水色戀情》也好，《夏日之戀》也好，全都杳無聲息。空氣涼颼颼的，夾雜一股霉氣味兒。

如此黑暗中，我一個人果然佇立。

## 第十節

這是地地道道的黑暗，地道得近乎可怕。

任何有形的東西都無法識別，包括自己的身體，甚至有東西存在這點都感覺不出來，有的只是黑色的虛無。

置身於如此徹底的黑暗，我覺得自己的存在恍惚成了空洞的概念——肉體融入黑暗而不再擁有實體這一概念如同外層靈質一般在空中浮現出來。我已經從肉體中解放出來，但尚未覓得新的去處，而在虛無縹緲的宇宙中，在惡夢與現實奇妙的分界線上往來彷徨。

我靜立多時，想動也動不得，手腳麻痺了似的失去原來的感覺，簡直像被壓入了深海底層。濃重的黑暗向我施加莫可言喻的壓力，沉寂在壓迫我的耳鼓。我力圖使自己的眼睛多少習慣於黑暗，然而枉費心機。這種黑暗並非眼睛可以逐漸習慣的隱隱約約的黑暗，而是百份之百的黑暗，黑得深不可測，黑得了無間隙，如同用黑色的油畫塗料抹了不知多少層。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衣袋。右邊裝著錢夾和自有鑰匙，左邊是房間鑰匙、手帕和一點零幣。但這些在黑暗中完全派不上用場。我第一次後悔自己戒煙，否則身上總會帶有打火機或火柴，追悔莫及。我從衣袋裡掏出手，往估計有牆壁的那邊伸去，黑暗中我感覺到了硬邦邦的豎式平面：是牆壁。牆壁滑溜溜、涼冰冰的。作為海豚賓館的牆壁未免溫度過低，其實並沒有這般冰涼。因為空調設施無時無刻不將空氣保持得和煦如春。我對自己說道：要冷靜，慢慢想想看。

冷靜思考。

於是我首先想到，眼前的事態同女孩兒的遭遇一模一樣。自己不過步其後塵，故無須害怕。她都能做到一個人臨陣有餘，更何況我，當然不在話下。要冷靜，只要像她那樣行動即可。這間賓館裡潛伏著某種莫名其妙的東西，而又可能與我本身有關。毫無疑問，它同原來的海豚賓館密不可分。惟其如此，我才來到這裡，是吧？是的。我必須像她那樣行動，把她沒看到的東西弄個水落石出。

怕嗎？

怕。

罷了罷了，我想。是怕，貨真價實的怕，宛若被人剝得精光。心煩意亂。凝重的黑暗使得暴力的顆粒子飄浮在我的周圍，並且像海蛇一樣飛快扭動著身子朝我偷偷襲來，而我連分辨都不可能。一股無可救藥的虛脫感俘虜了我。我覺得似乎身上所有的毛細孔都在黑暗中暴露無餘。襯衣吃透了冷汗，幾乎滴下水來。喉頭乾得冒煙，連吞口唾沫都遠非易事。

到底是哪裡呢？不是海豚賓館。絕對不是，絕對！這是另外一個地方。我現已翻山越嶺，完全走進這個奇特的場所。我閉目合眼，反覆做了幾次深長的呼吸。

說來荒唐，我真想聽一聽保爾．莫裡亞那由大型管弦樂隊演奏的《水色戀情》。假如現在能夠聽到那首背景音樂，該是何等幸福，該獲得何等大的勇氣！理查德．克萊德曼也可以，眼下倒可以忍受。羅斯．英迪奧茲．塔巴赫拉斯也好，胡塞．菲裡西亞諾也好，胡裡奧．伊格萊西亞斯也好，塞爾西奧．門迪斯也好，「帕特裡克家庭」也好，眼下都可忍受，只要是音樂就想聽。太寂靜了！即使米琪．米拉合唱團也可忍受，哪怕安迪．挪裡亞姆茲和阿爾．瑪爾蒂諾的二重唱也不妨一聽。

算了，我喝令自己。簡直胡思亂想。然而又不能什麼都不想。只要想即可，總得用什麼將腦袋裡的空白填滿。恐怖之敵。恐怖已潛入空白之中。

在篝火前手敲鈴鼓跳《彼利．金》的邁克爾．傑克遜。甚至駱駝們都聽得忘乎所以。

頭腦有點混亂。

頭腦有點混亂。

我的思考在黑暗中發出輕微的迴響。思考發出迴響。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將所有無聊的意象從頭腦中一掃而空，如此

永無休止如何得了！必須採取行動，對吧？不是為此才來到這裡的嗎？

我下定決心，在黑暗中開始摸索著向右慢慢邁步。但腿腳還是不能運用自如，似乎不是長在自己身上的。筋肉和神經也不能巧妙配合。本來我想動腿，而腿實際卻沒動。墨汁般的黑暗將我緊緊包在中間，進退不得。黑暗無盡無休地延展開去，怕要一直達到地球的核心。我是朝著地核邁進。而且一旦到達，便再也無法重返地表。還是想點其他的吧！如若什麼也不想，恐怖感勢必變本加厲地糾纏不放。接著想那電影情節好了。故事發展到哪裡了？到羊男出場那裡。但沙漠畫面又到此為止，鏡頭重新拉回法老宮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整個非洲的財富盡皆集中於此。努比亞奴隸黑壓壓跪倒在地，正中端坐著法老。畫外迴響著類似米克洛斯·魯茲風格的音樂。法老顯然焦躁不安。「埃及有什麼在腐敗，」他想，「而且就在這宮殿裡，宮殿裡正在發生異常現象。我已清楚感覺到了，務必一追到底！」

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動。並且思忖，那女孩兒居然能做到這般地步，實在令人佩服。在猝不及防地被投入莫名其妙的黑暗中後，居然能獨自前往黑暗深處探個究竟。就連我——況且我已事先聽說過有這樣一個離奇的冥冥世界——都如此心驚膽戰。假如在事先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闖入這等境地，恐怕一步都前進不得，只能大氣不敢出地久久地呆立在電梯門前。

我開始想她，想像她身穿游泳比賽用的黑色三點式泳衣，在游泳學校練習游泳的情景。那裡也有我那位當電影演員的老同學。而且她也對他癡情得不可收拾。每次他糾正右手做自由式游泳時的伸展姿勢，她都用癡迷的眼神看著我的朋友。夜晚便也鑽到他床上去。我傷心，甚至很受打擊。我覺得她不該這樣，她對他還絲毫談不上瞭解。他僅僅風度優雅，對人親切而已。可能對你甜言蜜語，使你進入極樂園地，但終究只是親切，只是雲雨前的愛撫。

走廊向右拐。

如她所言。但在我腦海裡，她仍在和我的同學睡覺。他輕手輕腳地脫去她的衣服，對她身體的每一部位都讚不絕口，那也並非溢美之詞。乖乖，這傢伙真有兩手。但轉而又氣憤起來：陰差陽錯！

走廊向右拐。

我繼續手扶牆壁，向右拐彎。遠處現出小小的光亮，若明若暗，猶如透過好幾層窗紗洩露出來的微光。

如她所言。

我的同學開始百般溫存地吻她的裸體。從脖頸到乳房，緩緩而下。鏡頭照著他的臉和她的背。隨即鏡頭一轉，推出她的臉，然而不是她，不是海豚賓館服務台的那個女孩兒。而是喜喜的臉，是過去同我一起住海豚賓館、有一對絕妙耳輪的高級妓女喜喜，是從我的生活中默然消逝的喜喜。我的同學在同喜喜睡覺。這是電影中一個實實在在的畫面，剪接也十分得當，甚至無懈可擊——說是平庸也未嘗不可。兩人在公寓房間裡相抱而臥。光線從百葉窗瀉入。喜喜。那孩子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呢？時空混亂。

時空混亂。

我朝著光亮前進。剛一邁步，腦海中的圖像倏然消失。

淡沒。

我在無聲無息的黑暗中扶壁前行。我決意什麼也不再想，想也無濟於事，無非把時間拉長罷了。我擯除一切思慮，全神貫注地向前移動腳步，小心翼翼，踏踏實實。光亮隱約映照四周，但還不至於看清是何場所。只見有一扇門，未曾見過的門。不錯，如她所言。木製的門，門上有號碼牌。但數字無法辨認，光線太弱，牌又髒污。總之這裡不是海豚賓館。海豚賓館不會有如此古舊的門，而且空氣的質量也不同。這是一股什麼氣味呢？簡直同廢紙堆的味道無異。光亮不時地晃搖，估計是燭光。

我站在門前，對著那光亮相看半天。

接著又想回服務台那女孩兒身上。我驀地後悔起來：當時索性同她睡了或許更好。難道我還能重返那個現實中去嗎？還能夠同那個女孩兒約會一次嗎？想至這裡，我不由對現實世界以至游泳學校感到嫉妒。準確說來也許不是嫉妒，而是被擴大被扭曲了的後悔之念。而從表面看來卻同嫉妒無異，至少我在這黑暗中是這樣感覺的。罷了罷了，我怎麼會



在這等場所產生妒意呢？我已經好久不知嫉妒為何物了。我是幾乎不具有嫉妒情感的人，我只關注我自己，談不上所謂嫉妒。然而現在卻騰起一股意想不到的強烈妒意，而且是對游泳學校。

傻瓜！有哪個人會嫉妒游泳學校呢？聞所未聞。

我嚥了口唾液，聲音居然大得猶如鐵棍敲擊油桶。其實充其量不過咽口唾液而已。

聲音發出奇妙的迴響，如她所言。對了，我得敲門，敲門。於是我敲了敲——毅然決然地、微乎其微地，細微得生怕裡邊聽見。不料發出的聲音卻極其巨大，且如死本身那樣滯重、那樣冷峻。

我屏息靜等。

沉默。同她那時一樣。不知過了多久，或許五秒，或許一分。時間在黑暗中也不循規蹈矩，或搖擺，或延長，或凝縮。我本身也在黑暗中搖擺、延長、凝縮。隨著時間的變形，我本身也在變形，活像哈哈鏡照出來的。

隨後，傳來了那聲音——加重了的窸窣窸窣的聲音，衣服相摩擦的聲音。有什麼從地上站立起來。腳步響。朝這邊緩緩接近。「噤——噤——」拖鞋拖地般的聲響。有什麼走來，「但不是人」她說過。如她所言。確不是人的腳步聲，是別的什麼，現實中不存在的什麼——然而這裡存在。

我沒有逃跑，只覺得汗流浹背。奇怪的是隨著那足音的逼近，恐怖感反而減弱下來。不要緊，我想。並且可以清楚地感到這不是邪惡之物。無須害怕，只管見機行事，不足為懼。於是我沉浸在溫暖的漩渦中。我緊緊地握住門的把手，閉目、斂氣。不要緊，不用怕。黑暗中我聽到巨大的心音，那是我自己的心音。我被包容在自己的心音之中。我自言自語：何足懼哉！無非相連而已。

腳步聲停止了。那個就在我身旁，且看著我。我閉目合眼。相連，我想。我同所有的場所相連——尼羅河畔，喜喜，海豚賓館，過去的搖擺舞曲，渾身塗遍香料的努比亞女官，定時器「卡卡」作響的定時炸彈，昔日的光亮，昔日的音響，昔日的語聲，一切的一切。

「等著你哩！」那個說話了，「一直等著你，進來吧。」

不睜眼我也知道是誰。

是羊男。

## 第十一節

我們隔著小小的舊茶几交談起來。小茶几呈圓形，上面只放有一支蠟燭，立在一枚沒有任何圖案的粗糙的碟子上。如果說房間還有傢俱，也不過如此了。椅子也沒有，我們只好以書代椅，坐在地板的書堆上。

這是羊男的房間，細細長長。牆壁和天花板的格調同舊海豚賓館略略相似，但細看之下，則全然不同。盡頭處開一窗口，但內側釘著木板。木板釘上至今，大概經歷了很多年月，板縫裡積滿灰塵，釘頭早已生鏽。此外別無長物。沒有電燈，沒有地毯，沒有浴室，沒有床。想必他裹著羊皮席地而睡。地板上留一道僅可供一人通過的空間，其餘全都堆滿了舊書舊報舊資料剪輯。而且其顏色全部成了茶色，有的被蟲蛀得一塌糊塗，有的七零八落。我大致掃了一眼，全是有關北海道綿羊史方面的。估計是把舊海豚賓館裡的資料一古腦兒集中到了這裡。舊海豚賓館有個資料室模樣的房間，裡面盡是關於羊的資料，由館主人的父親管理。他們流落何處去了呢？

羊男隔著閃動不已的燭光打量我的臉。他那巨幅身影在污跡斑駁的牆壁上搖搖晃晃，那是被放大的了的身影。

「好幾年沒見面了。」他從面罩裡看著我說，「可你還沒變。莫非瘦了點？」

「是吧，大概瘦了點。」我說。

「外面世界情況怎麼樣？沒發生不尋常的事？在這裡待久了，搞不清外面出了什麼事。」他說。

我盤起腿，搖搖頭說：「一如往常。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頂多世道多少複雜一點罷了，還有就是事物的發展速度有點加快。其他大同小異，沒有特別變化。」

羊男點點頭：「那麼說，下次戰爭還沒有開始囉？」

至於羊男思想中的「上次戰爭」到底意味著哪一場戰爭自是不得而知，但我還是搖一下頭，「還沒有，」我說，「還沒有開始。」

「但不久還是會開始的。」他一邊搓著戴手套的雙手，一邊用沒有抑揚起伏的平板語調說道：「要當心。如果你不想被殺掉，那就當心為好。戰爭這玩藝兒篤定有的，任何時候都有，不會沒有。看起來沒有也一定有。人這種東西，骨子裡就是喜歡互相殘殺，並且要一直相互殺到再也殺不動的時候。殺不動時休息一小會兒，之後再互相殺。這是規律。誰都信任不得，這點一成未變。所以無可奈何。如果你對這些已經生厭，那就只能逃往別的世界。」

他身上的羊皮比以前多少顯得髒些，毛也變得一縷一條，整個膩乎乎的，臉上的黑色面罩也比我記憶中的破舊寒傖得多，好像臨時粗製濫造的假面具。不過那也許是這地穴般潮濕的房間和似有若無的微弱燈光映襯的緣故。況且記憶這東西一般都是不準確甚至偏頗的。問題是不僅衣著，羊男本人看上去也比過去疲倦。我覺得四年時間已使他變得蒼老憔悴，身體整整縮小一圈。他不時喟然長嘆，且歎聲奇妙，有些刺耳，「咕嘟咕嘟」的，就像有什麼東西塞在氣管裡，聽起來叫人不大舒坦。

「以為你早會來的，」羊男看著我的臉說，「一直在等你。上次有個人來，以為是你，結果不是。肯定是誰走錯路了。奇怪，別人就是走錯路也不至於錯到這裡。也罷，反正我以為你會更早些來的。」

我聳了聳肩：「我以為我早晚要來這裡，也不能不來。但就是遲遲下不了決心。我做了好多好多的夢，夢見海豚賓館，經常夢見。但下決心來這裡，卻是想了很長時間。」

「是想忘了這裡？」

「半途而廢。」我老實招供，看了看自己那雙搖曳燭光中的手。我有些納悶，大概是哪裡有風進來。「我本來想把大凡可能忘掉的忘個一乾二淨，斬斷和這裡的一切聯繫，但終究半途而廢。」

「因為你死去的朋友的關係？」

「嗯，我想是他造成的。」

「可歸根結底，你還是來了。」羊男說。

「是啊，歸根結底我還是回來了。」我說，「我不可能忘掉這個地方。剛開始忘，便必定有什麼讓我重新記起。或許這裡對我是特殊場所吧。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反正我覺得自己被包含在這裡。這具體意味著什麼我不清楚，但我是真真切切這樣感覺到的。在夢裡我感到有人在這裡為我流淚，並且尋求我。所以我才最後下定來這裡的決心。喂，這裡到底是哪裡？」

羊男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的臉，良久，搖了搖頭：「詳細的我也不知道。這裡非常寬敞，也非常幽暗。至於有多寬敞有多幽暗，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只是這個房間，其他場所一概不知。因此，詳情我沒有辦法告訴你。總而言之，你是在該來的時候來到了這裡，我是這樣認為的。所以對此你大可不必想得過多。大概是某人通過這個場所為你流淚吧，大概是某人在尋求你吧。既然你是那樣感覺到的，肯定就是那樣。不過這個且不管，反正你現在返回這裡是理所當然的，就像小鳥歸巢一樣自然而然。反過來說，假如你不想返回，也就等於這地方根本不存在。」說著，羊男嚟嚟有聲地搓著雙手。牆上的陰影隨著他身體的活動而大幅度搖晃不止，宛如黑色的幽靈劈頭蓋腦朝我壓來，又彷彿是過去那種漫畫式影片。

「就像小鳥歸巢。」——經他這麼一說，我也似乎覺得確實如此。我來這裡不過是隨其波逐其流而已。

「喂，說說看，」羊男聲音沉靜地說，「說說你自己，這裡是你的世界，用不著有任何顧慮。想說的儘管一吐為快。你肯定有話要說。」

我一面望著牆上的陰影，一面在昏昏然的燭光中向他講了自己的處境。我確實很久未曾如此開懷暢談自己了，我花很長時間，如同融化冰塊那樣緩緩地、逐一地談著自己。諸如自己怎樣維持生計，怎樣走投無路，怎樣在走投無路之中虛度年華，怎樣再不可能衷心愛上任何一個人，怎樣失去心靈的震顫，怎樣不知道自己應有何求，怎樣為同自己有關的事情竭盡全力而又怎樣毫無用處等等，我說我覺得自己的身體正在迅速僵化，肌肉組織正在由內而外地逐漸硬化。我為之惶惶不安，而好歹感到同自己相連的場所惟此一處而已。我說我覺得自己似乎包含於此棲身於此。至於這裡是何所在卻是稀裡糊塗。我只是本能地感到，感到自己包含於此棲身於此。

羊男一聲不響地傾聽我的敘說。他看上去差不多是在打瞌睡。但我剛一止住話頭，他當即睜開眼睛。

「不要緊，用不著擔心。你的確是包含在海豚賓館裡。」羊男靜悄悄地說，「以前一直包含其中棲身其中，以後也將繼續棲身下去。一切從這裡開始，一切在這裡完結。這裡是你的場所，始終是。你連著這裡，這裡連著大家。這裡是你的連接點。」

「大家？」

「失去的，和沒有失去的，加起來就是大家。一切都以此為中心連在一起。」

我思索了一會羊男的這些話，但未能真正理解話裡的含意。過於抽象模糊，無法捕捉。我便請他說得具體點，但他沒有回答，緘口不語。這是無法加以具體說明的。他輕輕搖了搖頭。一搖頭，那雙假耳朵便呼啦呼啦地搖擺起來。牆上的影子也隨之大搖大擺，搖擺得相當厲害，我真擔心牆壁本身會猝然倒塌。

「很快你就會理解的，該理解的時候自然會理解。」他說。

「對了，另外還有一點百思不解的，」我說，「就是海豚賓館的主人為什麼偏讓新賓館使用相同的名稱呢？」

「為你，」羊男說，「為了使你隨時都可以返回。事情很明白：一旦名稱換了，你還怎麼能搞得清該去哪裡呢？而現在海豚賓館就在這裡！建築物變了也好什麼變了也好，那些都無所謂，它就在這裡，就在這裡等你。所以才把名字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我笑道：「為我？是為我一個人這偌大的賓館才取名為『海豚』的？」

「正是。這有什麼奇怪的？」

我搖了搖頭：「不，不是說奇怪，只是有點吃驚。事情太離譜了，太不像是現實的。」

「是現實。」羊男平靜地說，「賓館是現實，『海豚賓館』這塊招牌也是現實。對吧？這是現實吧？」他用手指「橐橐」敲著茶几，燭光隨之閃閃爍爍。

「我也在這裡，在這裡等你。大家都很好，都在期望你回來，期望大家整個連成一片。」

我久久注視著搖曳不定的燭光，一時很難信以為真：「何苦特意為我一個人如此操辦？專門為我一個人？」

「因為這裡是為你準備的世界。」羊男斷然地說，「不必想得那麼複雜。只要你有所求，必然有所應。問題是這裡是為你準備的場所。所以我們才努力管好它，沒有遺棄它，以便你順利找回。如此而已。」

「我真的包含在這裡邊不成？」

「當然。你包含在這裡，我也包含在這裡。大家都包含在這裡，而這裡是你的世界。」羊男說著，朝上豎起一隻手指，於是一隻巨大的手指在牆壁上赫然現出。

「你在這裡做什麼？你是什麼？」

「我是羊男嘛。」他發出嘶啞的笑聲，「就是你所看到的：披著羊皮，活在人們看不到的世界裡。也被攆進過森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久得快想不起來了。在那以前我曾經是過什麼，已經記不得了。從那以來我就不再接觸人，盡可能避人耳目。如此一來二去，自然也就接觸不到人了，而且不知幾時開始，離開森林住進了這裡。住在這裡，守護這裡。我也需要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嘛。就連森林裡的野獸都要找地方打盹才行，對吧？」

「那當然。」我隨聲附和。

「我在這裡的作用就是連接。對了，就像配電盤似的，可以連接各種各樣的東西。這裡是連接點——所以我在這裡連接，連得結結實實，以保證不出現七零八落的狀態。這就是我的作用。配電盤，連接。將你尋求並已到手的東西連接起來，明白嗎？」

「有點兒。」我說。

「那麼，」羊男道，「而且，現在你需要我。因為你在困惑，不知道自己尋求什麼。你處於拋棄和被拋棄的交界地帶。你想去知不知該去的地方。你遺失了很多，把很多連接點一一解開，卻又沒物色到替代之物。所以你感到困惑感到惶惑。覺得自己無所連接飄零無寄，實際也是如此。你能連接的地方只有這裡。」

我思索了一會，說：「大概是那樣的，如你說的那樣。我是在拋棄和被拋棄的處境中，是在困惑，是無所連接，是只能連接在這裡。」我停頓一下，看著燭光下的手，「其實我也有所感覺，感覺到有什麼要同我連接。所以夢中才有人尋求我，為我流淚。我也一定是想同什麼相連相接，我覺得是這樣。喏，我準備從頭開始，為此需要得到你的幫助。」

羊男沒有做聲，而我該說的已經說完。於是一股十分滯重的沉默襲來，使人猶如置身於深不可測的洞底。那沉默的重力死死地壓進我的雙肩，以至我的思維都處於這重力——濕漉漉的重力的壓迫之下，從而裹上一層深海魚般令人不快的硬皮。燭火不時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響，搖曳不已。羊男眼睛朝著燭光一邊。沉默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羊男緩緩抬起頭，注視著我。

「為了將自己同某種東西穩妥地連接在一起，你必須盡一切努力。」羊男說，「能否一帆風順我不知道。我也已經老了，精力不如以前充沛了，不知道能幫你幫到什麼地步，盡力而為就是。不過，就算一帆風順，你也未見得獲得幸福，這點我無法保證。也許那邊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一處你應該去的地方，底細無可奉告。總之如同你自己剛才說的那樣，你看起來已經變得十分堅挺頑固。一旦堅固的東西是不可能恢復原狀的。況且你也不那麼年輕了。」

「如何是好呢，我？」

「這以前你已經失卻了很多東西，失卻了很多寶貴的東西，問題不在於誰的責任，而在於你所與之密切相連的東西。每當你失去什麼，你肯定馬上連同其他什麼東西一起扔在那裡，像要留作標記似的。你不該這樣做，不該把應留給自己的東西也扔在那裡。結果，你自身也因此一



點點地受到侵蝕，為什麼呢？你何苦做這種事情呢？」

「不明白。」

「可能是迫不得已吧。就像宿命——怎麼說呢，想不起合適字眼——」

「傾向。」我試著說。

「對，對對，是傾向，我贊同。即使人生再重複一次，你也必定是做同樣的事情，這就是所謂傾向。而且傾向這種東西，一旦超過某一階段，便再也無法挽回，為時已晚。這方面我已經無能為力，我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看守這裡和連接各種東西。此外一無所能。」

「如何是好呢，我？」我重複剛才的問話。

「剛才我已說了，盡力而為就是，爭取把你連接妥當。」羊男說，「但只這樣還不夠，你自己也必須全力以赴，不能光是靜坐空想，那樣你永遠走投無路，明白嗎？」

「明白。」我說，「那麼我到底如何是好呢？」

「跳舞，」羊男說，「只要音樂在響，就儘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話？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慮為什麼跳，不要考慮意義不意義，意義那玩藝兒本來就沒有的。要是考慮這個腳步勢必停下來。一旦停下來，我就再也愛莫能助了。並且連接你的線索也將全部消失，永遠消失。那一來，你就只能在這裡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進這邊的世界。因此不能停住腳步，不管你覺得如何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廢，務必咬緊牙關踩著舞點跳下去。跳著跳著，原先堅固的東西便會一點點疏軟開來，有的東西還沒有完全不可救藥。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為懼的。你的確很疲勞，精疲力竭，惶惶不可終日。推都有這種時候，覺得一切都錯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腳步。」

我抬起眼睛，再次凝視牆上的暗影。

「但只有跳下去，」羊男繼續道，「而且要跳得出類拔萃，跳得大家心悅誠服。這樣，我才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總之一定要跳要舞，只

要音樂沒停。」

要跳要舞，只要音樂沒停。

思考又發出迴響。

「哦，你所說的這邊的世界究竟是什麼？你說我一旦變得堅固不化，就會從那邊的世界陷進這邊的世界。可這裡不是為我準備的世界嗎？這個世界不是為我而存在的嗎？既然如此，我進入我的世界又有什麼不妥呢？你不是說這裡是現實嗎？」

羊男搖搖頭，身影又大幅度搖晃起來：「這裡所存在的，與那邊的還不同。眼下你還不能在這裡生活。這裡太暗，太大，這點我很難用語言向你解釋。剛才我也說了，詳情我也不清楚。這裡當然是現實，現在你就是在現實中同我交談，這沒有疑問。但是，現實並非只有一個，現實有好幾個，現實的可能性也有好幾個。我選擇了這個現實。為什麼呢？因為這裡沒有戰爭，再說我也沒有任何應該丟棄的東西。你卻不同，你顯然還有生命的暖流。所以這裡對現在的你還太冷，又沒有吃的東西。你不該來這裡。」

給羊男如此一說，我感覺到房間的溫度正在下降。我把雙手插進衣袋，微微打個寒戰。

「冷？」羊男問。

我點點頭。

「沒多少時間了。」羊男說，「時間一長會更冷的，你差不多該走了。這裡對你太冷。」

「還有一點無論如何想問一下，剛才突然想到、突然意識到的——我覺得自己在以往的人生中似乎一直在尋求你，似乎在各種場所看到過你的身影，似乎你以各種形式在那裡。你的身影朦朧得很，或者只是你的一部分也說不定。但現在回頭想來，似乎那就是你的生部，我覺得。」

羊男用手指做了個曖昧的形狀：「是的，你說的不錯，你想的不

錯。我始終在這裡，我作為影子、作為斷片在這裡。」

「但我不明白的是，」我說，「今天我如此真切地看到了你的臉面和形體，以往看不見，現在卻看到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因為你已經失去了很多東西。」他平靜地說，「而且你可以去的地方越來越少了，所以今天你才看見了我。」

我不大明白他話裡的含意。

「這裡難道是死的世界？」我鼓起勇氣問道。

「不，」羊男說道，使勁晃了晃肩，吁了口氣，「不是的，這裡不是什麼死的世界。你也罷，我也罷，都在好端端地活著，我們兩人都同樣在確鑿無誤地活著。兩個人在呼吸、在交談，這是現實。」

「我不能理解。」

「跳舞就是，」他說，「此外別無他法。我是很想把一切給你解釋得一清二楚，但我無能為力。我所能告訴你的只有一點：跳舞！什麼也別想，爭取跳得好些再好些，你必須這樣做。」

溫度急劇下降。我渾身瑟瑟發抖，驀然覺得這種冷好像經歷過，以前在哪裡經歷過一次這種徹骨生寒的潮乎乎的冷，在久遠而遙遠的地方。但究竟是哪裡則無從記得了。以為依稀記得，結果卻忘個精光。腦袋有點麻痺、麻痺而僵化。

麻痺而僵化。

「該走了。」羊男說，「再待下去，身體要凍僵的。不久還會相見，只要你有所求。我一直在這裡，在這裡等你。」

他拖曳著雙腿將我送到走廊拐彎處。他一挪步，便發出「噤——噤——噤——」的聲響。我對他道聲再見，沒有握手，沒有特別寒暄，只是道聲再見我們便在黑暗中分手了。他折回細細長長的房間。我朝電梯那邊走去。一按電鈕，電梯緩緩上升。隨即門悄然分開，明亮而柔和的燈光瀉進走廊，包攏了我的身體。我走入電梯，靠著牆壁，一動不動。電

梯自動停下後，我仍倚壁呆立。

那麼——我想，但「那麼」之後都想不起來了。我置身於思考的巨大空白之中，無論去往哪裡去到哪裡，全是一片空白，什麼也接觸不到。如羊男所說，我累了，精疲力竭，惶惶不安，而且孑然一身，如同迷失在森林裡的孤兒。

跳吧舞吧！羊男說。

跳吧舞吧！思考發出回聲。

跳吧舞吧！我喃喃自語。

接著，我按動十五樓電鈕。

從電梯下到十五樓，鑲嵌在天井中的擴音器傳出亨利·曼其尼的《月亮河》——是它在迎接我。於是我回到了現實世界，回到既不能使我幸福又不肯放我離開的現實世界。

我條件反射地看了看手錶，回歸時刻是凌晨三時二十分。

那麼——我想，那麼那麼那麼那麼那麼那麼那麼那麼——思考發出回聲。我嘆息一聲。

## 第十二節

我返回房間，首先在浴缸裡放滿熱水，脫光身子，慢慢沉入水底。但身體很難馬上暖和過來。由於已經徹底冷到心裡，在熱水中一泡，反而更覺得寒冷。我本打算在熱水裡泡到冷意消失，不料被熱水熏得昏昏沉沉，只好爬出浴缸作罷。之後把頭頂在窗玻璃上，待稍微涼快下來，拿白蘭地倒了滿滿一杯，一飲而盡，旋即上床躺下。我什麼也不去想，把頭腦清掃一空，一心想睡個好覺，不料事與願違。入睡絕對沒有希望。無奈，只得在僵挺的意識中輾轉反側，不久天光盡曉。這是個陰沉的灰色早晨。雪固然未下，但整個天空被陰雲遮掩得嚴實無縫，所有的大街小巷也統統被染得灰濛濛一片。觸目皆是灰色——落魄之人滯留的落魄街市。

我並不是因為考慮問題才睡不著。我什麼也沒考慮，也考慮不下去，我的腦袋太累了。然而又無法入睡。我身心的幾乎所有部分都渴望入睡，惟獨腦袋的一小部分僵固不化，執著地拒絕睡眠，致使神經異常亢奮，焦躁不安，焦躁得就像企圖從風馳電掣的特快列車的窗口看清站名時的心情一樣——車站臨近，心想這回一定要瞪大眼睛看個明白，但無濟於事，速度過快，只能望得模模糊糊的字形，看不清具體是何字樣。目標稍縱即逝，如此循環往復。車站一個接一個迎面撲來，一個接一個盡是邊遠的無名小站。列車好幾次拉鳴汽笛，其尖厲的回聲猶如鋒芒一般刺激我的神經。

如此熬到九點。看準時針指在九點後，我沒好氣地翻身下床。沒辦法，這覺無法睡。我進浴室剃鬚鬚，為了徹底剃淨，我不得不對自己反覆說道：「我現在是在剃鬚。」剃完，我穿好衣服，梳理幾下頭髮，去賓館餐廳吃早餐。我在靠窗的座位坐下，要了一份西式早點。我喝了兩杯咖啡，嚼了一片烤麵包片。麵包片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嚥下去。灰色的雲層甚至把麵包片也染成了灰色。口裡竟有一股灰絮味兒。這是個彷彿預告地球末日來臨的天氣。我邊喝咖啡邊看早上的菜譜，總共看了五十遍。但頭腦的僵固度還是沒有緩解。列車仍在突飛猛進，汽笛仍縈繞耳畔。那種僵固，感覺起來就像牙膏風乾後緊緊附著在物體表面一般。我周圍的人們都在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他們把砂糖放入咖啡，往麵包上塗黃油，用刀叉切著火腿雞蛋。碟碗相碰的嘎嘎聲此起彼伏，簡直同調

車場無異。

我猛然想起羊男，此時此刻他也是存在的，他待在這座賓館某處一個變形的空間裡，是的，他是在的。而且想教給我什麼，問題是我理解力跟不上。速度太快，而頭腦卻僵化，無法辨認字跡，能辨認的只有靜止的東西。（A）西式早點——果汁飲料（橘汁、朱欖汁、番茄汁）、烤麵包片，或——有誰在向我搭話，要我回答。是誰呢？我抬起眼睛，見是男侍。他身穿雪白的上衣，手拿咖啡壺，儼然捧一個獎盃。「您要不要換一杯咖啡？」他殷勤地問道，我搖搖頭。待他離開，我起身走出餐廳。嘎嘎聲仍然在我身後起伏不已。

回到房間，我又一次進入浴室。這回已不再感到冷了。

我在浴槽裡緩緩地伸直身子，就像解開繩扣似的徐徐舒展全身每一個關節。指尖也逐個屈伸一番。不錯，這是我的身體，我現在是在這裡，在真實房間中的真實浴槽裡。而沒有乘什麼特快列車，耳邊不聞汽笛聲響，無須辨認站名，無須前思後想。

走出浴室上床看錶，已經十點半。也罷也罷，乾脆不睡覺，到街上逛逛算了。正如此呆呆思忖之間，睡意陡然襲來，形勢於是急轉直下，恰如舞台由明轉暗一般。一隻巨大的灰猿手持大錘，不知從何處闖入房間，朝我後腦殼不容分說地重重一擊，我頓時氣絕似的墜入昏睡的深淵。

好一場酣暢淋漓的睡眠，四下漆黑，毫無所見。沒有背景音樂，沒有《月亮河》，沒有《水色戀情》，惟有一瀉千里的睡眠。「16的下一位數是幾？」——有人問我。「41。」——我回答。「睡覺。」——灰猿說。對，我是在睡覺，在堅不可摧的鐵球裡把身子縮為一團，像個松鼠那樣大睡特睡，那鐵球是拆毀樓房時用的，中間掏空，我便睡於其中，酣暢淋漓，一瀉千里——

有誰在呼喚我。

莫非汽笛？

不，不是，不是的，海鷗們說。

聽那聲音，似乎有人想用高溫爐將鐵球燒燬。

不，不是，不是的，海鷗們異口同聲地說，竟如希臘戲劇裡的合唱團一般。

是電話，我恍然大悟。

海鷗們已無影無蹤，沒有任何回聲。海鷗們為什麼無影無蹤了呢？

我伸手拿起枕邊的電話筒，說了聲「喂」。但只聽得「嘟」的一聲便再無聲息，卻轉而從另一空間發出一連串響聲——「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是門鈴！有人按門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

「門鈴。」我出聲說道。

但海鷗們已不復見，全然不聞一聲「正確」的回應。

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

我披上睡衣，到門口一聲沒問地打開門。服務台女孩兒迅速閃身進來，關上門。

後腦殼被灰猿敲擊的部位仍在作痛。這個狠傢伙，何必用那麼大的勁，弄得我覺得似乎整個腦袋都凹陷了進去。

女孩兒看看我的睡衣，又看看我的臉，蹙起眉頭。

「為什麼下午三點鐘睡覺？」她問。

「下午三點，」我重複一句，卻怎麼也想不起來為什麼，「為什麼呢？」我自己問自己。

「幾點睡的，到底？」

我開始想，努力想，但仍是想不起來。

「算啦，別想了。」她失望似的說。然後坐在沙發上，用手輕輕碰

一下眼鏡框，仔仔細細地審視我的臉，「我說，你這臉怎麼這副德行！」

「噢，想必不怎麼漂亮。」我說。

「氣色難看，還浮腫。莫不是發燒？不要緊吧？」

「沒關係。好好睡上一覺就沒事了。別擔心，原本身體就好。」我說，「你現在休息？」

「嗯。」她說，「來看一眼你的臉，挺有興趣的。不過要是打擾，我可這就出去。」

「打擾什麼。」說著，我坐在床上，「困得要死，但談不上打擾。」

「也不胡來？」

「不胡來。」

「人人嘴上都那麼說，你可是真的規規矩矩？」

「人人也許都那麼做，但我不做。」我說。

她略一沉吟，像是確認思考結果似的用手指輕輕按一下太陽穴，「或許，我也覺得你是和別人有點不一樣。」她說。

「況且現在太困，也做不成別的。」我加上一句。

她站起身，脫去天藍色坎肩，仍像昨天那樣搭在椅背上。但這回她沒來我身邊，而走到窗前立定，一動不動地望著灰色的天宇。我猜想這大概是因為我只穿一件睡袍，臉上德行又不好的緣故。但這沒有辦法，我畢竟有我的具體情況。我活著的目的並非為了向別人出示一張好看的臉。

「我說，」我開口道，「上次我也說來著，你我之間，總好像有一種息息相通之處，儘管微乎其微。」



「當真？」她不動聲色地說，接著大約沉默了三十秒鐘，補上一句，「舉例說？」

「舉例說——」我重複道，但大腦的運轉已完全停止，什麼也想不起來，哪怕只言片語也搜刮不出。況且那不過是我偶然的感覺——覺得這女孩兒同我之間有某種儘管細微然而相通的地方。至於舉例說、比方說，則無從談起。不過一覺之念罷了。

「舉不上來。」我說，「有好多好多事情需要進一步歸納，需要階段性思考、總結、確認。」

「真有你的。」她對著窗口說。那語氣，雖無挖苦的含義，但也算不得欣賞。平平淡淡，不偏不倚。

我縮回床，背靠床頭注視她的背影。全然不見皺紋的雪白襯衫，藏青色的緊身西裝裙，套一層長統絲襪的苗條勻稱的雙腿。她也被染成灰色，彷彿一張舊照片裡的人物像。這光景看起來委實令人心曠神怡。我覺得自己正在同什麼一觸即合。我甚至有些勃起。這並不壞，灰色的天宇，午後三時，勃起。

我對著她的背影看了許久許久。她回頭看我時，我仍然沒把視線移開。

「怎麼這樣盯著人家不放？」

「嫉妒游泳學校。」我說。

她略一歪頭，微微笑道：「怪人！」

「怪並不怪，」我說，「只是頭腦有些混亂，需要清理思路。」

她走到我旁邊，手放在我額頭上。

「嗯，不像是發燒。」她說，「好好睡吧，做個美夢。」

我真希望她一直待在這裡，我睡覺時她一直待在身旁，但這只是一

廂情願。所以我什麼也沒說，默默看著她穿上天藍色外套走出房間。她剛一離開，灰猿便手握大錘隨後闖進，我本來想說「不要緊，我可以睡了，不用再費那樣的麻煩」，但就是開不了口。於是又迎來重重一擊。「25的下一位數？」——有人問。「71。」——我回答。「睡了。」——灰猿說。那還用說，我想，受到那般沉重的打擊，豈有不睡之理！準確說來是昏睡，旋即，黑暗四面壓來。

## 第十三節

連接點，我想。

那是晚間九點鐘，我一個人吃晚飯的時候，晚上八點，我從酣睡中醒來，是突然醒來的，同入睡時一樣。不存在睡眠與覺醒的中間地帶。睜開眼時，已經處於覺醒的中樞。我感到大腦的活動已徹底恢復正常，被灰猿敲擊的後腦殼也不再疼痛。身體全無疲勞之感，寒意也一掃而光。所有一切都可以歷歷在目。食慾也上來了——莫如說饑不可耐。於是我走進賓館旁邊那家我第一天晚上去過的飲食店，喝酒，吃了好幾樣下酒菜：燒魚、燉菜、螃蟹、馬鈴薯等，不一而足。店裡仍像上次那樣擁擠，那樣嘈雜。各種煙、各種氣味四下瀰漫。每一個人都在大聲吼叫。

需要清理，我想。

連接點？我在這混沌狀態中自我詢問，並且輕聲說出口來，我在尋求，羊男在連接。

我無法充分理解其中的具體含意。這一說法太富於比喻性了，也許只有用比喻手法才能表述出來。為什麼呢？因為羊男不可能故意用這種比喻手法捉弄我並引以為樂。想必他只有用這一字眼才足以表述他的意思，他只能向我示以這種形式。

他說，我通過羊男的世界——通過他的配電盤——同各種人各種事連接起來，而且連接方式正在發生混亂。因為我不能準確地尋求，以致連接功能無法正常發揮。

我一邊喝酒，一邊久久盯視眼前的煙灰缸。

那麼喜喜怎麼樣了呢？我在夢中曾感到過她的存在，是她把我叫到這裡來的。她曾經尋求我，惟其如此我才來到海豚賓館。然而她的聲音再也不能傳到我的耳邊。呼叫已經中斷，無線發報機的插頭已被拔掉。

為什麼各種情況變得如此模糊不清呢？

因為連接發生了混亂。也許，我必須明確我自己是在尋求什麼，然後借助羊男的力量逐一連接妥當。即使情況再模糊不清，也只能咬緊牙關加以整理：解開、接合。我必須使之恢復原狀。

到底從哪裡開始好呢？哪裡都沒有抓手。我趴在一堵高高的牆壁上。周圍壁面猶如鏡子一般光滑，我無法向任何一處伸手，沒有東西可抓，一籌莫展。

我喝了好幾瓶酒，付罷款，走到外面。大片大片的雪花從空中翩然落下。雖然還算不上地道的大雪，但街上的音響因之聽起來已不同平日。為了醒酒，我決定繞著附近一帶行走一圈。從哪裡開始好呢？我邊走邊看自己的腳。不成，我不曉得自己在尋求什麼，不曉得前進的方向。我已經生鏽，鏽得動彈不得。如此隻身獨處，必須逐漸失去自己，我覺得。罷了罷了，現在從哪裡開始好呢？總之必須從某處開始才行。服務台那個女孩兒如何？我對她懷有好感，她和我之間隱約有一種心心相印之處。而且若我有意，同她睡覺也有可能。但那又能怎麼樣呢？從那裡可以去哪裡呢？估計哪裡也去不成，而落得更加失去自己的下場。因為我尚未把握自己尋求的目標。只要我處於這種狀態，必然如以前的妻子所說的那樣——傷害各種各樣同我交往的人。

我在這附近轉罷一圈，開始轉第二圈。雪靜悄悄地下個不停。雪花落在外套上，略一躊躇，隨即消失了。我邊走邊清理腦袋。人們在夜色裡吐著白氣從我身旁走過。臉凍得有些痛。但我仍像時針一樣繞著這一帶繼續行走，繼續思考。妻子的話如同咒語一樣粘在我頭腦裡不走。不過事實也是這樣，她並非胡言亂語。如此下去，我難免永遠刺激、永遠傷害同我往來的人。

「回到月亮上去，你。」說罷，我的女友便一去不回，不，不是去，而是回歸，回歸到現實這一偉大的世界中去。

於是我想到了喜喜。她本來可以成為第一個抓手，然而她的呼叫聲已經中斷，杳如煙消雲散。

從哪裡開始好呢？

我閉目合眼，尋求答案。但頭腦空空如也，既無羊男，又無鷗群，甚至灰猿也沒有，空空蕩蕩。空蕩蕩的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形影相吊，沒有誰回答我。我將在房裡衰老，乾癟，心力交瘁。我已再不能跳舞，一片淒涼光景。

站名怎麼也辨認不清。

數據不足，不能回答，請按取消鍵。

但答案第二天下午從天而降，仍像往日那樣毫無任何預兆，突如其來，猶如灰猿的一擊。

## 第十四節

奇妙的是——或許不那麼奇妙——這天晚間十二點，我一上床就睡過去了，一覺醒來已是早晨八點。覺睡得亂了章法，但醒來的時間卻恰到好處，好像轉了一週後又回到了原地。但覺神清氣爽，肚子也餓了。於是我走去炸餅店，喝了兩杯咖啡，吃了兩個炸面圈。然後在街上漫無目的地信步而行。路面冰封雪凍，柔軟的雪花宛似無數羽毛，無聲無息地飛飛揚揚。天空依然陰雲低垂，了無間隙。雖說算不上散步佳日，但如此在街上行走之間，確乎感到精神的解脫和舒展。這段時間裡一直使我透不過氣來的壓抑感不翼而飛，就連凜然的寒氣也叫人覺得舒坦，這是什麼緣故呢？我邊走邊感到不可思議。事情並未獲得任何解決，為什麼心情如此之好呢？

走了一個小時後返回賓館，眼鏡女孩兒正在服務台裡，除她以外裡面還有一個女孩兒在接待客人。她在打電話，把話筒貼在耳朵上，面帶營業性微笑，手指夾著圓珠筆，下意識地轉來轉去。見她這副樣子，我不由很想向她搭話——無論什麼話。最好是空洞無聊的廢話，插科打諢的傻話。於是湊到她跟前，靜等她把電話打完。她用疑惑的目光掠了我一眼，但那恰到好處的營業性人工微笑依然掛在臉上。

「請問有什麼事嗎？」放下電話，她向我持重而客氣地問道。

我清了清喉嚨：「是這樣，我聽說昨天晚間附近一所游泳學校裡有兩個女孩兒被鱷魚吞到肚裡去了，這可是真的？」我盡可能裝出鄭重其事表情信口胡謔。

「這——怎麼說好呢？」她仍然面帶渾如精美的人造花一般的營業性微笑答道，但那眼神分明顯示出愠怒。臉頰微微泛紅，鼻翼略略鼓起，「那樣的事情我們還沒有聽到。恕我冒昧：會不會是您聽錯了  
呢？」

「那鱷魚大得不得了，據目擊者說，足足有沃爾沃牌旅遊車那麼大。它突然撞破天窗玻璃飛撲進來，一口就把兩個女孩兒囫圇吞了進去，還順便吃掉半棵椰子樹，這才逃之夭夭。不知逮住沒有？假如逮不

住而讓它跑到外面去——」

「對不起，」女孩兒不動聲色地打斷我的話，「您要是樂意，請您直接給警察打個電話詢問一下如何？那樣我想更容易問得清楚。或者出大門往右拐一直走過去有個派出所，去那裡打聽也是可以的。」

「倒也是，那就試試好了。」我說，「謝謝，智力看來與您同在。」

「過獎過獎。」她用手碰一下眼鏡腿，冷冷地說道。

回到房間不一會兒，她打來電話。

「什麼名堂，那是？」她強壓怒火似的低聲說，「前幾天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工作當中不要胡鬧。我不喜歡我工作時你無事生非。」

「是我不對，」我老實道歉，「其實只是想和你說話，哪怕說什麼都好，就是想聽聽你的聲音。也許我開的玩笑無聊透頂，但問題不在於玩笑的內容。無非是想同你說話，以為並不至於給你造成很大麻煩。」

「緊張啊！不是跟你說過了，工作時我非常緊張，所以希望你別干擾。不是說定了嗎？不要盯住看我。」

「沒盯住看，只是搭話。」

「那，往後別那樣搭話，拜託了。」

「一言為定。不搭話，不著，像花崗巖一樣乖乖地一動不動。哦，今晚你可有空？今天可是去登山學校的日子？」

「登山學校？」她說著嘆息一聲，「開玩笑，是吧？」

「嗯，是玩笑。」

「我這人，對這類玩笑有時候反應不過來的。什麼登山學校，哈哈。」

她那三聲「哈哈」十分枯燥單調，活像在念黑板上的字，隨後，她放下電話。

我坐著不動等了三十分鐘，再沒電話打來。是生氣了！我的幽默感往往不被對方理解，正如我的一絲不苟精神時常被對方完全誤解一樣。由於想不出別的事可做，只好又去外頭散步。若時來運轉，說不定會遇到什麼，或有新的發現。較之無所事事，還是動一動好，試一試好。但願智力與我同在。

馬不停蹄走了一個小時，居然一無所獲，只落得個四肢冰冷。雪下得仍方興未艾。十二點半時，我走進麥當勞快餐店，吃了一塊奶酪牛肉漢堡和一份炸薯條，喝了一杯可口可樂。本來這東西我根本不想吃，而有時卻又稀裡糊塗地用來大飽其腹。大概我的身體結構需要定期攝取低營養食品。

跨出快餐店，又走了三十分鐘，惟有雪勢變本加厲。我把外套的拉鍊一直拉到頂，把圍巾一圈圈纏到鼻子上端，但還是不勝其寒。小便又憋得夠嗆，都怪我不該在這麼冷的天氣喝哪家子的可口可樂。我張望四周，尋覓可能有公廁的所在。路對面有家電影院，雖說破舊不堪，但一處廁所估計總可提供。再說小便之後邊看電影邊暖暖身子倒也可取，反正時間多得忍無可忍。我便去看預告板上有何電影。正上映的是兩部國產片，其中一部叫《一廂情願》。乖乖，是老同學出演的片子。

長時間的小便處理完後，我在售貨部買了一罐熱咖啡，拿進去看電影，果不其然，場內煦暖如春。我落下座，邊喝咖啡邊看那銀幕。原來《一廂情願》開映已有三十分鐘，不過開始那三十分鐘即使不看，情節也猜得萬無一失。實際也不出所料：我那同學充當雙腿頗長、眉清目秀的生物教師。年輕的女主人公正對他懷有戀情，並同樣戀得神魂顛倒。而劍術部的一個男孩又對她如醉如癡。那男孩活脫脫一副鬥牛士模樣。如此影片，我當然也製得出來。

不同的是我這老同學（本名叫五反田亮一，當然另有堂而皇之的藝名。說來遺憾，這五反田亮一云云確實不易喚起女孩兒的共鳴）這回領到的角色比以前略微有了點複雜性。他固然漂亮、固然瀟灑，但此外還有過心靈上的創傷。諸如什麼參加過學生運動，什麼致使戀人懷孕後又將其拋棄等等。創傷種類倒是老生常談，但畢竟比什麼都沒有略勝一籌。此等回憶鏡頭不時插入進來，手法笨拙得渾如猿猴往牆壁上抹粘土



一般。間或有安田禮堂攻守戰的實況鏡頭出現，我真想小聲喊一聲「贊成」，但自覺未免滑稽，吞聲作罷。

總而言之，五反田演的是這種受過心靈創傷的角色，而且演得甚賣力氣。問題是劇本本身差到了極點，導演的才能更是等於零。台詞有一半簡直拙劣得近乎蒙羞，令人啞然的無聊場面綿綿不斷，加之女孩兒的面孔不時被無端地推出特寫鏡頭，因此無論他怎樣顯示表演技能，都無法收到整體效果。漸漸地，我感到他有些可憐，甚至不忍再看下去。但轉念一想，他送走的人生，在某種意義上或許向來都是如此令人目不忍視的。

有一處床上戲。周日早上五反田在自己寓所的房間裡同一個女郎同床共枕之時，主人公女孩拿著自己做的甜餅什麼的進來。好傢伙，同我想像的豈非如出一轍。床上的五反田也同樣沒超越我的想像，極盡愛撫之能事。不失優雅之感的交合，彷彿有香氣漾出的腋下，興奮中零亂不堪的秀髮，五反田撫摸時的女性裸背。之後鏡頭猛然一轉，推出那女子的臉。

我不由屏息斂氣：鬥牛士。

是喜喜。我在座位上渾身僵固了一般。後面傳來了叮叮噹噹的瓶子滾地聲響。喜喜！同我在黑暗的走廊中空想的情景一模一樣。喜喜的的確確在同五反田貪枕席之歡。

連接上了，我想。

喜喜出現的鏡頭只此一組：星期天早上她同五反田困覺。周六晚間五反田在一處喝得酩酊大醉，遂將萍水相逢的她領到自己房間睡了，早上再次溫存一番。正當此時，主人公女孩兒——他的學生突然趕來，不巧的是門忘了鎖死。就是這一場面。喜喜的台詞也只有一句：「你這是怎麼了？」是在主人公女孩兒狼狽跑走後五反田茫然若失時，喜喜這樣說的。台詞平庸粗俗，但這是她吐出的唯一話語。

「你這是怎麼了？」

至於這聲音是否出自喜喜之口，我無法肯定。一來我對喜喜聲音的記憶不很準確，二來電影院擴音器的音質也一塌糊塗。但我對她的身體

記憶猶新。背部的形狀、頸項以及光滑的乳房一如我記憶中的喜喜。我依然四肢僵挺挺地盯視著銀幕。從時間來說，那組鏡頭我想差不多有五六分鐘。她在五反田的擁抱、愛撫下，心神蕩漾似的閉目合眼，嘴唇微微顫抖，並且輕輕嘆息。我判斷不出那是不是演技。想必是演技，畢竟是演電影。然而我又絕對不能接受喜喜演戲這一事情本身，心裡迷惘混亂。因為，倘若不是演技，那便是她果真陶醉在五反田的懷抱裡；而如果是演技，則她在我心目中存在的意義就將土崩瓦解。是的，不應該是什麼演技。不管怎樣，反正我對這電影嫉妒得發狂。

游泳學校、電影，我開始嫉妒各種東西。莫非是好的徵兆不成？

接下去是主人公女孩兒開門的場面，目睹兩人赤裸裸地相抱而臥。屏息，閉目，跑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說：「你這是怎麼了？」五反田茫然神情的特寫。畫面淡沒。

喜喜的出場僅此而已。我不再理會什麼情節，只是目不轉睛地盯住銀幕不放。可惜她再未出現。她在某處同五反田相識，同他睡覺，參與他人人生中的一段插曲，隨即消失——其角色便是如此。同時和我一樣，驀地出現、瞬間參與、倏忽消失。

影片放罷，燈光復明，音樂流出。但我依然僵僵地一動不動，死死地盯著白色的銀幕。這難道是現實？電影放完後，我覺得這全然不是現實。為什麼喜喜出現在銀幕上？況且同五反田在一起！天大的笑話！我有地方出了差錯。線路弄混。想像與現實在某處交叉混淆。難道不是只能這樣認為嗎？

走出電影院，在四周轉了一會兒，而頭腦一直在想喜喜。「你這是怎麼了？」——她在我耳畔反覆低語。

這是怎麼了呢？

總之那是喜喜，這點毫無疑問，我抱她的時候，她也是神情那般恍惚，嘴唇那般顫抖，喘息那般短促。那根本不是演技，事實便是那樣，然而畢竟又是電影。

莫名其妙。

時間過得越長，我的記憶越是變得不可信賴。難道純屬幻覺？

一個半小時後，我再次走進電影院，這回從頭看了一遍這《一廂情願》。周日早晨，五反田懷抱一個女郎，女郎的背影。鏡頭轉過，女郎的臉。是喜喜，千真萬確。主人公女孩兒進來，屏息，閉目，跑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說：「你這是怎麼了？」畫面淡化。

完全相同的重複。

可是電影結束後我還是全然不信。肯定陰差陽錯，喜喜怎麼能和五反田睡到一個床上呢？

翌日，我三進電影院，再次正襟危坐地看了一遍《一廂情願》。我急不可耐地靜等那組場面的來臨。終於來了：周日早晨，五反田抱著一個女郎，女郎的背影。鏡頭轉過，女郎的臉。是喜喜，千真萬確。主人公女孩兒進來，屏息，閉目，跑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說：「你這是怎麼了？」

黑暗中我一聲嘆息。

好了，是現實，千真萬確。連接上了。

## 第十五節

我深深蜷縮在電影院的座席上，雙手在鼻前交叉，反覆向自己提出與以往同樣的問題：今後如何是好呢？

問題誠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應做之事進行冷靜思考，縝密歸納。

要排除連接上的混亂。

的確有什麼東西陷入混亂，這無可懷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織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出現這種狀態，但交織總是事實。必須理清頭緒。通過恢復現實性來恢復自己。或許這並非連接上的混亂，而是另外一種新的連接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作為我只能抓著這條線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於中斷。這是線索。總之要動，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斷跳舞，並跳得使大家心悅誠服。

要跳要舞，羊男說。

要跳要舞，思考發出回聲。

不管怎樣，我得返回東京。在這裡再待下去也幹事無補。探訪海豚賓館的目的盡已達到，必須回東京重整旗鼓，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我拉上衣鍊，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圍巾纏上鼻端，走出電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濛一片。整個街市如同凍僵的屍體一樣沒有半點活氣。

回到賓館，我當即給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處打電話，預訂下午飛往羽田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臨起飛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嗎？」負責訂票的女性說道。我答說不要緊，一旦決定回去，恨不得馬上飛到東京。接著，我收拾好東西，去下邊結賬。然後走到服務台前，將眼鏡女孩兒叫到租借處那裡。

「有點急事，得馬上回東京。」我說。

「多謝您光顧，下次請再來。」女孩兒臉上漾起精美的營業性笑容說道。我以為突然提出回去對她可能多少是個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說，「還會來的，不久的將來。那時兩人慢慢吃頓飯，盡情暢談一番。我有很多話要好好跟你談談，但眼下必須回東京歸納整理，包括階段性思考，積極進取的態度，以及綜合性展望。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結束，我就回到這裡。不知要花上幾個月，但我肯定回來。為什麼呢，因為這裡對我——怎麼說呢，就好像是特殊場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這一聲，相對而言，更帶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這一聲，總的來說更趨向於肯定，「我這些話，在你聽來怕是傻裡傻氣的囉？」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說，「只不過對好幾個月以後的事我考慮不好罷了。」

「我想並不是很遙遠的事。還會相見的。因為你我之間有某種相通之處。」我力圖說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說服。「你不這樣感覺？」我問。

她只是拿圓珠筆頭在桌面「咚咚」敲著，沒有回答我的話。「那麼說，下班飛機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這樣，只要肯起飛的話。不過趕上這種天氣，情況很難預料。」

「要是乘下班飛機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應？」

「沒問題。」

「有個十三歲小女孩必須單獨回東京。她母親有事不知先跑到哪裡去了，剩這孩子一個人在賓館裡。麻煩你一下，把這孩子一道帶回東京去好嗎？一來她行李不少，二來她一個人坐飛機也叫人放心不下。」

「這倒也怪了，」我說，「她母親怎麼會把孩子一個人扔下不管，

自己跑到別處去呢？這不簡直是亂彈琴？」

她聳了聳肩：「其實這人也是夠亂彈琴的。是個有名的女攝影家，很有些與眾不同。興之所至，雷厲風行，根本不管什麼孩子。喏，藝術家嘛，心血來潮時滿腦子盡是藝術。事後想起才打個電話過來，說是孩子放在這裡了，叫找個合適的班機，讓她飛回東京。」

「那麼她自己回來領走不就行了？」

「我怎麼曉得。反正她說無論如何得在加德滿都住一個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們拉都拉不來的主顧，不能出言不遜的。她說得倒蠻輕鬆，說只要把孩子送到飛機場，往下一個人就可以回去了。問題是總不好那樣做吧？一個女孩子，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就不得了。責任問題嘛。」

「無奇不有！」說罷，我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髮，穿著流行歌手式運動衫，經常聽單放機，是吧？」

「是啊！怎麼，你這不是挺清楚的嗎？」

「罷了罷了！」

她給全日航空售票處打電話，訂了一張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後給小女孩房間打電話，說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請其收拾好東西下來。並說這人自己很瞭解，足可放心。接著叫來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間取行李。又馬上叫來賓館的麵包車。這一切做得乾淨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還真有兩下子。」我說。

「不是說過我喜歡這工作麼，我適合幹這個。」

「可別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說。

她用圓珠筆咚咚敲了幾下台面：「那是兩碼事，我不大喜歡別人逗笑話尋開心，一直不喜歡，那樣弄得我非常緊張。」

「喂，我可一點也沒有叫你緊張的意思喲，」我說，「恰恰相反，我是想輕鬆一下才說笑話的。也許那笑話又粗俗又無味，但作為我是想努力說得俏皮些。當然，有時候事與願違，引不起人家興緻，可惡意卻是沒有，更談不上嘲弄你。我開玩笑，只是出於我個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視我的臉，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觀看洪水退後的景象。稍頃，發出一聲既像嘆息又像哼鼻那樣複雜的聲音：「對了，能給我一張名片嗎？既然把小女孩託付給你，那麼從我的角度——」

「從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從錢夾裡抽出名片遞給她。名片這玩藝兒我也是具備的，曾經有十二個人勸我還是懷揣幾張名片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細細看那片名片。

「那麼你的名字呢？」我問。

「下次見面時再告訴。」她說，並用中指碰了下眼鏡框，「要是能見面的話。」

「當然能見。」我說。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靜的微笑。

十分鐘後，女孩兒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廳。男侍拿著一個薩姆納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進一隻德國狗。看來的確不可能把拿這麼大的東西的一個十三歲女孩兒丟在機場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寫有「TALKING HEADS」字樣的運動衫和細紋藍布牛仔褲，腳上穿一雙長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見到時一樣，仍使人感到一種近乎透明的無可言喻的美，一種似乎明天可能消失的極其微妙的美。這種美在對方身上喚起的是某種不安的情感，

大約是美得過於微妙的緣故。「TALKING HEADS」——蠻不錯的樂隊名稱，很像凱勒瓦克小說中的一節標題。

意為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

「搭話的腦袋在我旁邊喝著啤酒。我很想小便，於是告訴搭話的腦袋說我去趟廁所。」

令人懷念的凱勒瓦克。現在怎麼樣了呢？

小女孩兒看了看我。這回卻毫無笑意，而是蹙起眉頭地看著，又轉眼看看眼鏡女孩兒。

「不要緊，他不是壞人。」眼鏡女孩兒說。

「看樣子也不像壞人。」我補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為其難似的點了點頭，意思好像是說只能聽天由命了。這使我覺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對於她的壞事，像是成了斯克爾基老大爺。

斯克爾基老大爺。

「放心好了，不要緊的。」眼鏡女孩兒說，「這位叔叔很會開玩笑，說話可風趣著呢。對女孩子又熱心，再說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會有問題，對不對？」

「叔叔，」我不禁啞然失笑，「還夠不上叔叔，我才三十四歲，叫叔叔太欺負人了！」

但兩人壓根兒沒把我的話當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兒的手，往停在大門口的麵包車那裡快步走去。男侍已經把旅行箱放進車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隨後趕上。「叔叔」——不像話！

這輛往機場去的麵包車，只有我和小女孩兒兩個人坐。天氣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簡直同南極無異。

「我說，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小女孩兒。

她盯視一會我的臉，輕輕搖頭，一副無奈的樣子。繼而環視四周，像在尋找什麼。東南西北，所見皆雪。「雪。」她出聲道。



「雪？」

「我的名字，」她說，「就這個，雪。」

隨後她從衣袋裡掏出微型單放機，沉浸在個人音樂的世界裡。一直到機場她都沒朝我這邊斜視一眼。

不像話，我想。後來才得知，雪確實是她的真名，但當時無論如何我都覺得是她信口胡說，因而頗有些不悅。她時而從衣袋裡掏出口香糖一個人咀嚼不已，讓都沒讓我一下，其實我並非饞什麼口香糖，只是覺得出於禮節也該讓一聲才是。如此一來二去，我覺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傖不堪的老不死，無奈，只好兀自深深縮進座席，閉起雙眼回想往事，回想起像她那般年紀的歲月。說起來，當時自己也搜集流行音樂唱片——四十五轉速的唱片來著。有查爾斯的《旅行去，傑克》，有奈爾遜的《浪跡萍蹤》，有勃倫達的《難道我孤獨》等等，足有一百張之多。每天都翻來覆去地聽，聽得歌詞都背得下來。我在頭腦中試著想了一下《浪跡萍蹤》，居然全部記得，令人難以置信，那歌詞本身倒是無聊透頂，但現在仍幾乎可以脫口而出。年輕時的記憶力委實非同小可，無謂的東西竟記得這般一清二楚。

And the China doll

Down in old Hong Kong

Waits for my return

歌詞大意：一個中國姑娘，彷徨在古舊的香港，等待我的歸航。

同Talking heads的歌的確大異其趣。時代不同了——Time is changing。

我讓雪一個人等在候機室裡，自己去機場服務台取票。票錢可以事後再算，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兩人的票款。距登機時間還有一個小時，但票務員說可能推遲些。「有廣播通知，請留意聽。」她說，「現在視野還十分不理想。」

「天氣能恢復？」我問。

「預報是這樣說的，但不知要等幾個小時。」她有些懶懶地回答。這也難怪，同樣的話要重複兩百多遍，放在誰身上大約都提不起興緻。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訴她雪還下個不停，飛機可能稍微誤點。她漫不經心地撩了我一眼，樣子像是說知道了，而沒有吭聲。

「情況如何還摸不準，行李就先不辦理託運了。辦完再退很麻煩的。」我說。

她做出像是說「聽便」的神情，仍舊默不作聲。

「只能在這裡等了，儘管場所不很有趣。」我說，「午飯吃過了？」

她點點頭。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點什麼？咖啡、可可、紅茶、果汁，什麼都行。」我試著問。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現相當豐富。

「那，走吧！」說著，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裡很擠，人聲嘈雜。看樣子連一個航班都未準時起飛，人們無不顯出疲憊的樣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著可可。

「在那賓館住了幾天？」我問。

「十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親什麼時候走的？」

她望著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個「三天前」，簡直像在練習初級英語會話。

「學校放春假，一直？」

「沒上學，一直。所以別管我。」說罷，從衣袋裡掏出單放機，把耳機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裡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報紙。近來我總是惹女孩子不順氣，怎麼回事呢？運氣不佳？還是有什麼更帶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僅僅是運氣不佳所致，我得出結論。看罷報紙，從旅行包裡取出福克納的袖珍本小說《誼譁與騷動》讀起來。福克納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說在神經感到某種疲勞的時候看上幾頁，便覺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這種時候，我都看這兩人的小說，其他時候則幾乎不看。這時間裡，雪去了一次廁所，給單放機更換了一次電池。半個小時後，廣播通知說飛往羽田的班機推遲四個小時起飛——要等天氣好轉。我嘆了口氣，暗暗叫苦：居然在這等地方等四個小時。

事已至此，別無良策，況且這點本來一開始就被提醒過。不過轉念一想，想問題應該往前想，往積極方面想。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如此積極想了五分鐘，腦海中倏然掠過一個念頭。實行起來可能順利也可能不順利，但總比在這聲音嘈雜、煙味兒嗆人的地方呆呆枯坐強似百倍。於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轉身走到機場租借公司服務處，提出借小汽車一用。裡面的女士當即為我辦好手續，要借給的是輛皇冠牌車。我乘小型公交車，路上花五分鐘趕到出租車辦公處，領出皇冠的鑰匙。這是一輛裝有防滑輪胎的白色新車。我躬身進去，驅車返回機場。然後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議用餘下的三個小時去附近兜風。

「雪下成這模樣，兜風不是什麼也看不見？」她吃驚似的說，「再說到底去哪裡呢？」

「哪裡也不去，開車跑路就是。」我說，「可以用大音量聽音樂，不是想聽音樂嗎？保准你聽個夠。一個勁兒聽單放機，要把耳朵聽壞的。」

她歪著頭，似乎猶豫不決。我站起身，說聲「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我扛起旅行箱，放到車後，隨即在雪花飄舞的路上漫無目的地緩緩驅車前行。雪從挎包裡取出磁帶，放進車內音響，按動開關。戴維．鮑

伊唱的《中國少女》，其次是菲爾·科林斯、「星船」、托馬斯·德爾比、湯姆·彼特和傷心人、霍爾和奧茲、湯普森·茨茵茲、伊基·波普、香蕉女郎。一首接一首全是十幾歲女孩兒喜歡聽的音樂。「滾石」唱了《跳搖擺舞去》。「這支歌我知道。」我說，「過去由米拉庫爾茲唱來著，斯莫基·羅賓遜和米拉庫爾茲。那還是我十五六歲的時候。」

「呃。」雪顯得興味索然。

「走啊走啊去跳搖擺舞。」我隨聲唱道。

接下去是麥卡特尼和邁克爾·傑克遜唱的《說啣說啣快說啣》，車刷吃力地把窗上的雪叭嗒叭嗒掃落下去。車內很暖和。勞庫勞爾聽起來蠻舒服，就連迪倫也令人心神蕩漾。我感到一陣身心舒展，不時地附和哼唱幾句，在筆直的路上驅車前往。雪看上去情緒也有所好轉。這盤九十分鐘的磁帶聽完，她目光落在我從租車處借來的磁帶上：「那是什麼？」我答說是「老歌」裡的。在返回機場的路上用來聽著消磨時間。「想聽一下。」她說。

「不知你中意不中意，全是舊曲子。」

「無所謂，什麼都行。這十多天聽的全是同一盤帶。」

於是我將磁帶塞進去。首先是薩姆·庫克的《美妙世界》——「管它什麼歷史，我幾乎一無所知——」這支歌不錯。薩姆，在我初中三年級時他遇槍擊而死。接下去是巴迪·霍裡的《男孩兒》，巴迪也死了，死於空難；波比·達林的《在海上》，波比也死了；「貓王」愛爾維斯的《獵狗》，愛爾維斯也死了，死於吸毒。都死了。再往下是查克·貝瑞唱的《甜蜜可愛的十六歲》，艾迪·克庫拉西的《夏令布魯斯》，埃瓦裡兄弟的《起來啣，思齊》。

碰到我記得的部分，便隨之哼唱。

「你還真記得不少。」雪欽佩似的說。

「那當然。過去我也和他同樣喜歡聽流行音樂。整天抱著收音機不放，攢零花錢去買唱片。搖滾樂——當時以為天底下再沒有比它更美妙的東西了，一聽就忘乎所以。」

「現在呢？」

「現在也還聽，還是有我喜歡的，但不至於傾心到背得下歌詞的地步，不像過去那樣激動。」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告訴我。」雪說。

「大概是因為好的不多吧。」我說，「真正好的少之又少。真正好的不多，流行音樂也是。聽一個小時收音機至多能聽到一支好的。其餘統統是大批量生產的垃圾。但過去可沒想得這樣認真，聽什麼都覺得開心。年輕，時間多的是，又沒談戀愛。哪怕再無聊的東西，再細小的事體，都可以用來寄託自己顫抖的心靈和情思。我說的你可明白？」

「多多少少。」

迪爾·布易金茨的《跟我一起來》響起旋律，我跟著唱了一會。  
「挺無聊吧？」我問。

「不，還可以。」她說。

「還可以。」我重複道。

「現在還沒談戀愛？」雪問。

我認真思考片刻。「這問題很難回答。」我說，「你有喜歡的男孩子？」

「沒有，」她說，「討厭的傢伙倒多得躲都躲不及。」

「心情可以理解。」我說。

「還是聽音樂開心。」

「這心情也可理解。」

「真的理解？」說著，雪眯縫起眼睛，懷疑地看著我。

「真的理解。」我說，「人們稱之為逃避行為。那也無所謂，由人們說去好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尋求什麼，那就儘管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別人怎麼說與你無關。那樣的傢伙乾脆餵大鱷魚去好了。過去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就這樣想，現在也還是這樣認為，或許因為我作為一個人還沒有成熟，要不然就是我永遠正確。我弄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基米·吉爾曼唱起《甜蜜蜜的小屋》。我從唇間吹著口哨，驅車前行。路的左側，雪白的原野橫無涯際。「小小木造咖啡屋，蒸餾咖啡香如故。」——一支好歌。一九六四年。

「喔，」雪說，「你好像有點與眾不同，別人不這樣說？」

「哪裡。」我否定道。

「結婚了？」

「一次。」

「離了？」

「嗯。」

「為什麼？」

「她離家跑了。」

「真的，這？」

「真的。看中了別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可憐。」她說。

「謝謝。」

「不過，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

「怎麼個理解法兒？」我問。

她聳聳肩，沒有回答。我其實也並非想聽。

「嗯，吃口香糖？」雪問。

「謝謝。可我不要。」

我們關係稍有改善，一塊兒唱起「沙灘男孩」的《衝浪USA》。挑簡單的唱，如「inside-outside-U. S. A」等，但很愜意。還一起唱了《救救我，琳達》。我還不至於百無一能，不至於是斯克爾基老大爺。這時間裡，雪花漸漸由大變小。我開回機場，把車鑰匙還給租借服務處，然後把行李辦了託運，三十分鐘後登上機艙。飛機總共晚了五個小時才起飛。起飛不久，雪便睡過去了。她的睡相十分姣好嫵媚，彷彿用現實中所沒有的材料製成的一座精美雕像，只消稍微用力一碰便會毀於瞬間——她屬於這種類型的美。空姐來送飲料時，看見她這副睡相，露出似乎十分詫異的神色，並朝我莞爾一笑。我也笑了笑，要了一杯摻有汽水的杜松子酒，邊喝邊想喜喜，在腦海裡反反覆覆地推出她同五反田在床上擁抱的場面。攝影機來回推拉，喜喜置身其中。「你這是怎麼了？」她說。

「你這是怎麼了？」——思考發出回聲。

## 第十六節

在羽田機場取出行李，我問雪家住哪裡。

「箱根。」

「真夠遠的。」我說。晚間八點都過了，無論乘出租車還是乘什麼，從這裡回箱根都不是鬧著玩的。「在東京沒有熟人？親戚也好朋友也好，這些人哪個都行。」

「這些人都沒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坂。不大，媽媽來東京時用的。可以去那裡住，裡邊一個人也沒有。」

「沒有家人？除媽媽以外？」

「沒有，」雪說，「只我和媽媽兩人。」

「唔。」看來這戶人家情況頗為複雜，但終究不關我事，「反正先搭出租車去我那裡，找地方一起吃頓晚飯，吃完用車送你回公寓。這樣可好？」

「怎麼都好。」她說。

我攔了輛出租車，趕到我在澀谷的寓所。叫雪在門口等著，自己進房間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裝，換上普通衣服：普通輕便運動鞋、普通夾克和普通毛衣。然後下去讓雪鑽進「雄獅」，開車跑了十五分鐘，到得一家意大利風味餐館吃飯。我吃的是肉丸和青菜沙拉，她吃貝肉末兒細麵條和菠菜。又要了一盤魚肉鬆，兩人一分為二。這魚肉鬆量相當不小，看樣子她餓得夠嗆，轉眼間一掃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餾咖啡。

「好香！」她說。

我告訴她，我最清楚哪裡的飯店味道好，並且講了到處物色美食店工作的情況。



雪默默聽著我的話。

「所以我很瞭解。」我說，「法國有一種豬，專門哼哼唧唧地尋找隱蔽的蘑菇，和那一樣。」

「不大喜歡工作？」

我點點頭，說：「不行，怎麼也喜歡不來。那工作毫無意義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飯店，登在刊物上介紹給大家，告訴人家去那裡吃那種東西。可是何苦非做這種事不可呢？為什麼偏要你一一指點該吃什麼不該吃什麼呢？為什麼偏要你就連怎樣選菜譜都指手畫腳一番呢？況且，被你介紹過的那家飯店，隨著名氣的提高，味道和服務態度反倒急劇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為供求之間的平衡被破壞了，而這恰恰就是我們幹的好事。每當發現什麼，就把它無微不至地貶低一番。一發現潔白的東西，非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可。人們稱之為信息，稱把生活空間底朝天過一遍篩子是什麼信息的集約化。這種勾當簡直煩透人了——自己幹的就是這個。」

雪從桌子對面一直看著我，活像看什麼珍奇動物。

「可你還在幹吧？」

「工作嘛。」我說。接著我突然意識到坐在我對面的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怎麼搞的，瞧我在向一個小孩子說些什麼！「走吧！」我說，「夜深了，送你回公寓。」

乘上「雄獅」，雪拿起身旁隨便扔著的磁帶，塞進音響。那是我自己轉錄的老歌樂隊的帶子，常常一個人邊開車邊聽。塔普斯的《我要奔向前方》。路面車少人稀，很快來到赤板，我便向雪問她公寓的位置。

「不想告訴你。」雪說。

「為什麼？」我問。

「因為不想回去。」

「喂，夜裡十點都過了。」我說，「整整折騰了一天，比狗還困。」

雪從旁邊座席上盯視著我的臉。儘管我一直注視前方路面，還是感覺得出落在我左側臉頰上的視線。那視線很不可思議：其中並不含有任何感情，卻又使我悸動不已。如此盯視良久，她才轉向另一側車窗的外面。

「我不困。再說現在回房間也是一個人，很想再兜兜風，聽聽音樂。」

我沉吟一下，說：「一個小時。完了就回去乖乖睡覺，好嗎？」

「好的。」

我們一面聽音樂，一面在東京街頭轉來轉去。如此做法，帶來的結果無非是加速空氣污染，使臭氧層遭到破壞，噪音增多，人們神經緊張，地下資源枯竭。雪把頭偎在靠背上，一聲不響地茫然望著街頭夜景。

「聽說你母親在加德滿都？」我問道。

「嗯。」她懶慵慵地回答。

「那麼，母親回來之前就你一個人嘍！」

「回箱根倒是有一個幫忙的老婆婆。」

「唔，」我說，「常有這種情況？」

「你指的是扔下我一個人不管？常有的呀，她那人，腦袋裡裝的全是她的照片。人是沒有壞心，但就是這個樣子。總之只考慮她自己，有我沒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好比一把傘，她走到哪忘到哪。興緻一來說走就走。一旦起了去加德滿都的念頭，腦袋裡就只有加德滿都。當然事後也反省也道歉，但馬上又故伎重演，這次心血來潮地把我帶去北海道。帶去自然好，可我只能整天在賓館房間裡聽單放機，媽媽幾乎顧不得回來，吃飯也我一個人——但我已經習慣了。就說這次吧，她說是說

一個星期後回來，實際也指望不得，誰曉得從加德滿都又去什麼地方！」

「你母親叫什麼名字？」我問。

她說出母親的名字。我沒有聽說過。「好像沒聽說過。」我說。

「另有工作用名。」雪說，「工作中一直用『雨』這個名字。所以才把我搞成『雪』。你不覺得滑稽？就是這樣的人。」

提起雨我倒是曉得，任何人都曉得，這是個大名鼎鼎的女攝影家。但她從不在電視報紙上拋頭露面，從不介入社會。本名叫什麼幾乎無人知曉。只知道她獨來獨往，自行其是，攝影作品角度尖銳，富有攻擊性。我搖了搖頭。

「那麼說，你父親是小說家？叫牧村拓，大致不錯吧？」

雪聳了聳肩：「那人也不是壞人，才能可沒有。」

雪的父親寫的小說，過去我讀過幾本。年輕時寫的兩部長篇和一部短篇集的確不壞，文筆和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所以書也還算暢銷。本人也儼然成了文壇寵兒，接連不斷地出現在電機雜誌等各種畫面場面，對所有的社會現象評頭品足，並和當時嶄露頭角的攝影家雨結了婚。這是他一生的頂點，後來便江河日下。好像也沒什麼特殊緣由，而他卻突然寫不出像樣東西來了。接著寫的兩三本，簡直無法卒讀。評論家們不讚一詞，書也無人問津。此後，牧村拓一改往日風格，從浪漫純情的青春小說作家突然變成大膽拓新的超前派人物。但內容的空洞無物卻並無改變。文體也是拾人牙慧，不過是仿照法國一些超前派小說，支離破碎地拼湊起來而已，簡直慘不忍讀。儘管如此，幾個想像力枯竭的新型好事評論家居然讚揚一番。兩年過後，連這幾個評論家大概也覺得自討沒趣，再不鼓吹了。至於何以出現這種情況我固然無從知曉，總之他的才華已在最初三本書裡耗費一空。不過文章還做得出來，因此仍在文壇周邊團團打轉，猶如一條年老體衰的狗只憑過去的記憶在母狗屁股後嗅來嗅去。那時雨已經同他離婚——準確說來，是把他甩了。至少社會上都這樣認為。

然而牧村拓並未就此鳴金收兵，那是七十年代初期。滾蛋去吧超前

派，如今時髦的是行動與探險。於是圍繞世界上鮮為人知的地帶大做文章。他同愛斯基摩人一起吃海豹，在非洲同土著居民共同生活，去南美採訪游擊戰。並且咄咄逼人地抨擊書齋型作家。起始這樣還未嘗不可，但十年一貫如此——怕也有所難免——人們自然厭煩起來。況且世界上原本也沒那麼多險可探，又並非利文斯敦和阿蒙森時代。探險色彩漸次淡薄，文章卻愈發神乎其神起來。實際上，那甚至已算不上探險。他的所謂探險，大多同製片人、編輯以及攝影師等拉幫結伙。而若電視台參與，勢必有十幾名工作人員、贊助人加入隊伍。還要拍演，而且愈是後來拍演愈多。這點同行之間無人不曉。

估計人本身並不壞，只是缺乏才能，如她女兒說的那樣。

對她這位作家父親，我再沒有說什麼，雪也似乎懶得說，而其他話我又不願開口。

我們默默欣賞音樂。我握著方向盤，注視前面行駛的藍色BMW的尾燈。雪則一邊用靴尖踩著索羅門·巴克歌唱的節拍，一邊觀望街景。

德國小汽車商標名，Bayerische Motoren Werke之略，一般譯為「寶馬」。

「這車不錯。」稍頃，雪開口道，「什麼牌子？」

「雄獅，」我說，「半新不舊的老型號。世上不大會有人故意誇它還誇出聲來。」

「也不知為什麼，坐起來總像感到很親切。」

「大概因為這車得到我喜愛的緣故吧。」

「那樣就會產生親切感？」

「諧調性。」

「不大明白。」雪說。

「我和車是互相配合的，簡單說來，就是說，我進入車內空間，並且愛這部車。這樣裡邊就會產生一種氣氛，車會感受到這種氣氛。於是我變得心情愉快，車也變得心情愉快。」

「機器也會心情愉快？」

「不錯。」我說，「原因我說不清，反正機器也會心情愉快，或煩躁不安。理論上我無法解釋，就經驗來說是這樣，毫無疑問。」

「和人相愛是一回事？」

我搖搖頭：「和人不同，對機器的感情是固定在同一場合的。而對人的感情則根據對方的反應而經常發生微妙的變化。時而動搖，時而困惑，時而膨脹，時而消失，時而失望，時而不悅。很多場合很難從理論上加以控制。而對『雄獅』就不一樣。」

雪略加思索，問道：「你和太太沒能溝通？」

「我一直以為是溝通的。」我說，「但對方不那樣認為，見解不同罷了。所以才離家出走。或許對她來說，同別的男人一起出走比消除見解上的差異來得方便、來得痛快。」

「不能像跟『雄獅』那樣和平共處？」

「可以這樣看。」說罷，我不由心中叫道：乖乖，瞧我跟一個十三歲女孩說些什麼？

「噯，你對我是怎麼看的？」雪問。

「我對你還幾乎一無所知。」我回答。

她又定定看著我的左臉。那視線甚是尖銳，我真有點擔心把臉頰盯出洞來。明白了——我想。

「在我迄今為止約會過的女孩兒當中，你大概是長得最為漂亮的。」我看著前面的路面說，「不，不是大概，確實最為漂亮。假如我回到十五歲，非跟你戀愛不可。可惜我都三十四歲了，不可能動不動就

戀愛。我不願意變得更加不幸。還是『雄獅』更叫人開心。這樣說可以吧？」

雪又盯了我一會，但這回視線已平和下來，說了聲「怪人」。經她如此一說，我也覺得自己怕是果真成了人生戰場上的敗北者。她想必並無惡意，但對我確是不小的打擊。

十一點十五分，我們返回赤板。

「那麼——」我不由自言自語。

這回雪老老實實地告訴了她公寓的位置。那是一座小巧玲瓏的紅瓦建築，位於乃木神社附近一條幽靜的街道上。我把車開到門前剎住。

「錢款的事，」她在座席上穩坐未動，沉靜地開口道，「機票啦飯錢什麼的——」

「機票等你媽媽回來再付也可以。其他的我出，不必介意。花錢分攤那種約會我是做不來的。只是機票除外。」

雪未做聲，聳聳肩，推開車門，把嚼過的口香糖扔到植樹盆裡。

「謝謝。不客氣。」——我喃喃有聲地自我寒暄完畢，從錢夾裡取出名片遞過去，「你母親回來時把這個交給她。另外，要是你一個人有什麼為難的，就往這兒打個電話。只要我力所能及，肯定幫忙。」

她捏住我的名片仔細看了一會，裝進大衣口袋。

「怪名。」她說。

我從後座拉出旅行箱，推上電梯運到四樓。雪從挎包裡掏出鑰匙開門，我把旅行箱推入室內。裡面只有三個空間：廚房兼餐廳、臥室和浴室。建築物還較新，房間裡如陳列室似的拾掇得整整齊齊。餐具、傢俱和電器一應俱全，且看上去都很高級而清雅，只是幾乎感覺不到生活氣息，想必是出錢請人在三天內全部購置齊全的。格調不錯，但總好像缺乏現實感。

「媽媽偶爾才用一次的，」雪跟蹤完我的視線，說，「這附近她有工作室，在東京時幾乎都住在工作室裡，那裡睡那裡吃。這裡偶爾才回來。」

「原來如此。」好個忙碌的人生。

她脫去皮大衣，掛上衣架，打開煤氣取暖爐。隨後，不知從哪裡拿來一盒弗吉尼亞長過濾嘴香煙，取一支叼在嘴上，無所謂似的擦火柴點燃。我認為十三歲女孩子吸煙算不得好事。有害健康，有損皮膚。不過她的吸煙姿勢卻優美得無可挑剔，於是我沒有表示什麼。那悄然銜上過濾嘴的薄薄的嘴唇，如刀削般稜角分明，點火時那長長的睫毛猶如合歡材葉似的翩然垂下，甚是撩人情懷。散落額前的幾縷細髮，隨著她細小的動作微微搖顫——整個形象可謂完美無缺。我不禁再次想道：我若十五歲，肯定墜入情網，墜入這春雪初崩般勢不可擋的戀情，進而陷入無可自拔的不幸深淵。雪使我想起我結識過的一個女孩子——我十三四歲時喜歡過的女孩兒，往日那股無可排遣的無奈驀地湧上心頭。

「喝點咖啡什麼的？」雪問。

我搖搖頭：「晚了，這就回去。」

雪把香煙放在煙灰缸上，起身送我到門口。

「小心煙頭上的火和爐子。」

「活像父親。」她說。說得不錯。

我折回澀谷寓所，歪在沙發上喝了瓶啤酒。然後掃了一眼信箱裡的四五封信：都是工作方面的，而那工作又無關緊要。於是我暫且不著內容，開封後便扔到了茶几上。渾身癱軟無力，什麼也不想幹。然而心情又異常亢奮，很難馬上入睡。漫長的一天，一再拖延的一天。似乎坐了一整天遊樂滑車，身體仍在搖晃不已。

到底在札幌逗留了幾天時間呢？我竟無從記起。各種事情紛至沓來，睡眠時間又顛三倒四。天空灰濛濛一片。事件與日期縱橫交錯。首先同服務台女孩兒有一場約會，然後給往日的同伴打了個電話，請他調查海豚賓館。接下去是同羊男見面交談，去電影院觀看有喜喜和五反田

出場的電影，同十三歲的漂亮女孩同唱「沙灘男孩」，最後返回東京。一共幾天來著？

計算不出。

一切有待明日，可以明天想的事明天再想好了。

我去廚房倒了杯威士忌，什麼也沒對地喝著。隨即拿過原來剩下的半包椒鹽餅乾，嚼了幾片。餅乾有點發潮，像我腦袋似的。然後拿起舊唱片，擰小音量放唱起來。那是令人懷念的莫達西亞茲和托米·多西的歌，但已落後於時代，像我腦袋似的，而且有了噪音。但不連累任何人，閉門不出，自成一體，像我腦袋似的。

你這是怎麼了？喜喜在我腦袋裡說道。

鏡頭迅速一轉：五反田勻稱的手指溫情脈脈地撫摸著她的背，猶在探尋其中隱蔽的水路。

你說這是怎麼了，喜喜？我的確相當迷惘相當困惑。我不再像過去那樣自信。當然愛與半舊「雄獅」除外。是吧？我嫉妒五反田勻稱的手指。雪已經把煙頭完全熄滅了嗎？完全關好煤氣爐開關了嗎？活像父親似的，一點不錯。我對自己缺乏自信。難道我將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如同大象墓場的地方如此喃喃自語地淪為老朽嗎？

但，一切有待明日。

我刷了牙，換上睡衣，把杯裡剩的威士忌喝乾。剛想上床，電話鈴響了。我站在房間正中定定看著電話機，歸終還是拿起聽筒。

「剛把爐子關掉。」雪說，「煙頭也完全熄了，這回可以了吧？還不放心的？」

「可以了。」我說。

「晚安。」

「晚安。」



「喂，」雪略一停頓，「你在札幌那家賓館裡看見身披羊皮的人了吧？」

我像孵化一隻有裂紋的鴝鳥蛋似的懷抱電話機，在床邊坐下。

「我知道，知道你看見了。我一直沒吭聲，但心裡知道，一開始就知道。」

「你見到羊男了？」我問。

「哦——」雪含糊其詞，打了個舌響，「等下次吧，下次見面再慢慢說。今天困了。」

言畢，卡一聲放下電話。

太陽穴開始脹痛。我又去廚房喝威士忌。身體仍在不由自主地搖搖晃晃。滑行車發出聲響，開始啟動。連接上了——羊男說。

連接上了——思考發出回聲。

一切開始逐漸連接。

## 第十七節

我靠著廚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很想給雪打個電話，問她何以曉得羊男。但有點太累了，畢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說她放下電話前說了句「等下次」。看來只好等下一次，何況我還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電話號碼。

我上了床。橫豎睡不著，便看著枕旁的電話機，看了十至十五分鐘。因我覺得說不定雪會打電話來，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著看著，我覺得這電話機很像一顆被人遺落的定時炸彈。誰也不曉它何時炸響，只知道其炸響的可能性，只要時間一到。再仔細看去，發覺電話機的形狀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時未曾注意，現在端詳起來，其立體性似乎給人一種不可思議的緊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說話，又彷彿在怨恨自己受縛於電話這一形態，從而又像一個被賦予笨拙肉體的純粹概念。電話！

我想到電話局，那裡連接著所有電話線。電話線從我這房間裡通往無限遙遠，在理論上可以同任何人連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給安克雷奇打電話，可以給海豚賓館、給往日的妻子打電話。其可能性無可限量。而總連接點便是電話局。那裡用電子計算機處理連接點，通過編排數字使連接點發生轉換，實現通訊。我們通過電線、地下電纜、海底隧道以至通訊衛星而連在一起，由龐大的電腦系統加以控制。但是，無論這種連接方式何等優越、何等精良，倘若我們不具有通話的意志，也無法發揮任何連接作用。並且，縱使我們有這種意志，而若像眼下這樣不曉得（或忘了詢問）對方的電話號碼，也無法連在一起。也有時候儘管問了電話號碼而一時忘卻或將備忘錄遺失，甚至有時候儘管記得電話號碼而撥錯轉盤，這樣一來，我們同哪裡也連接不上。可以說，我們是極其不健全極其不會反省的種族。不只於此，即使這些條件完全具備而得以給雪打電話，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對方丟過一句「我現在不想說，再見」，旋即「卡」的一聲放下電話。這樣，通話也無從實現，而僅僅成為單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對以上事實，電話似乎顯得焦躁不安。

她（也許是他。這裡姑且把電話視為女性形象）對自己不能作為純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對通訊是以不穩妥不健全的意志為基礎這點感到氣憤。對她來說，一切都是極其不完美、極其突發、極其被動的。

我把一隻臂肘支在枕頭上，打量著電話機的這種焦躁情緒。但我無能為力，我對電話機說：那不是我的責任。所謂通訊本身就是這麼一種東西，就是不完美的、突發的、被動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為將其作為純粹概念來把握的緣故。這怪不得我，無論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許她由於屬於我的房間而焦躁得厲害些，在這點上我也感到有幾分責任，也覺得自己大約在不知不覺之中煽起了這種不完美性、突發性和被動性，也就是從中掣肘。

繼而我驀地想起往日的妻子。電話一聲不響地譴責我，像妻子一樣。我愛妻子，一起度過了相當快樂的時光。兩人有說有笑，到處遊山玩水，做愛不下數百次。然而妻子又時常這樣譴責我，半夜裡，沉靜地、執著地譴責我的不完整性、突發性和被動性。她焦躁不安，而兩人同舟共濟。但她所追求所嚮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間有著決定性差異。妻子追求的是通訊的自立性，是通訊高揚起纖塵不染的白旗將人們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輝煌場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終痊癒的景況——對她來說這就是愛。但對我則當然不同。愛之於我，是被賦予不勻稱肉體的純粹概念，是氣喘吁吁地擠出地下電纜而總算捕捉到的結合點，是非常不完美的：時而混線，時而想不起號碼，時而有人打錯電話。但這不是我的過錯。只要我們存在於肉體之中，這種情況就將永遠持續，此乃規律所使然。我對她如此加以解釋，不知解釋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還是離家出走了。

也許是我煽起並助長了這種不完美性。

我邊看電話邊回憶我同妻子的做愛。離家前的三個月時間裡，她一次也沒同我睡過，因為她已開始同別的男人睡。但我當時卻完全蒙在鼓裡。

「喔，對不起，你到別處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氣的。」她說。

我以為她開玩笑，其實是其真心話。我說我不願意跟其他女的睡

——是真的不願意。

「我還是希望你同別人睡去。」她說，「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慮一下以後的事。」

歸終我和誰也沒睡。倒不是我這人在性方面有潔癖，只是不願意為了重新考慮什麼便亂睡一通。我是因為想和誰睡才睡的。

時過不久，她離家出走了。莫非當時我若按她說的去找其他女孩兒困覺，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難道她是想通過那種方式來使得她同我之間的通訊多少獲得自立？滑稽透頂！我當時可是壓根沒有另覓新歡的念頭，至於她做何打算我無從推測，因為她對此諱莫如深。即使離婚之後也避而不談，只說了幾句極具象徵性的話，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時的慣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聲十二點過後也未中止，摩托尖刺的排氣聲不時響徹夜空。儘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聲音聽起來含糊而遲緩，但其存在感卻顯得滯重而深沉。它在那裡存在，連接我的人生，將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電話機看得厭了，我合起雙眼。

剛一合眼，一種虛脫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佔滿了整個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睏意蹣跚而來。

吃罷早餐，我翻開通訊錄，找到一個在娛樂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給他打了個電話。以前我為一家刊物當記者的時候，工作上和他打過幾次交道。時值早上十點，他當然還臥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說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訊處。他不滿地嘟囔幾聲，好在還是把五反田所在製片廠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是一家主要製片廠。我撥動號碼，一個值班經理出來。我道出刊物名稱，說想同五反田取得聯繫。「調查嗎？」對方問。「準確說來不是的。」我回答。「那麼幹什麼呢？」對方問，問得有理。「私事。」我說。「什麼性質的私事？」「我們是中學同學，有件事無論如何得同他聯繫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記下。「是大事。」我說。「我來轉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談。」我拒絕。「那種人多著哩，」他說，「光是中學同學就有好幾百。」

「事情很關鍵，」我說，「所以要是這次聯繫不上，作為我，難免在工作上加以變通。」

對方沉吟片刻。我當然是說謊。其實我不能夠隨便變通。我的工作不過是聽命於人，人家叫我去採訪我才敢去。但對方不明白這點，明白就難辦了。

「不是要寫調查報告吧，」對方說，「要是寫調查報告，可得通過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份之百的私事。」

他讓我告之以電話號碼，我告訴了他。

「是中學同學對吧，」他嘆口氣說，「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讓他打電話過去。當然，要看他本人樂不樂意。」

「那是的。」我說。

「他很忙，也可能不樂意同中學同學通話。又不是小孩子，總不能把他拉到電話機這兒來。」

「那是那是。」

對方邊打個哈欠邊放下電話。沒辦法，才早上十點。

午前，我去青山的紀國屋商店買東西。到停車場，我把「雄獅」停在「薩勃」和「奔馳」之間。可憐的老型「雄獅」，活像我本人這副寒酸相。不過在紀國屋採購我倒是很喜歡。說來好笑，這家店的萵苣保鮮的時間最長。為什麼我不清楚，反正就是這樣。說不定是閉店後店員把萵苣集中起來施以特殊訓練的結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驚訝——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什麼事都有可能。

出門時我接上了錄音電話，但沒有任何話音留下。誰也沒打電話來。我一邊聽收音機裡的《沙夫特的主題》，一邊把買來的蔬菜分別包好放進冰箱。那男的是誰？沙夫特！

之後，我到澀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廂情願》，已經是第四次了，但還是不能不看。我大體估算一下時間，走進電影院，癡癡地等待喜喜出場。我把全副神經都集中在那組畫面上，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部分。場景始終如一：周日的早上，隨處可見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葉簾，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動的男人手指。牆上掛著科爾比詹的畫，床頭枕旁擺著威士忌酒瓶。玻璃杯兩隻，煙灰缸一個，七星煙一盒。房間裡有組合音響，有花瓶，花瓶裡插著雛菊樣的花。地板上扔著脫下的衣服，還可以看到書架。鏡頭迅速一轉，喜喜！我不由閉起眼睛，旋即睜開：五反田正抱著喜喜，輕輕地、溫柔地。「豈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旁邊大約同我隔四個座位的一個年輕男人朝我遞來一瞥。主人公女孩兒出場了。她梳著一束馬尾辮，身穿快艇用的帶防風帽的上衣和藍色牛仔褲，腳上一雙紅色阿迪達思運動鞋，手裡提著蛋糕或甜餅樣的東西。她跨進房間，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從床上坐起，用凝視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著女孩兒走後留下的空間。喜喜則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憂鬱地說：

「你這是怎麼了？」

我走出電影院，在澀谷街頭躑躅不已。

由於已進入春假，街上觸目皆是中學生。他們看電影，在麥當勞吃一些先天性低營養食品，在《大力神》、《熱狗報》和《橄欖》等推薦的商店裡購買毫無用處的雜貨，把零花錢扔在娛樂中心裡。這一帶的店鋪全都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達列爾·霍爾和奧茲的唱片、彈子房進行曲、右翼宣傳車的軍歌等等。所有的聲響渾融一片，組合成混沌般的喧囂世界。澀谷站前有人在發表競選演說。

我邊走邊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長而勻稱的十隻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後，我穿過千駄谷走到神宮球場，又從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術館，從《費加羅報》前面通過後，再次走到紀國屋，最後經仁丹大廈返回澀谷。距離相當不短，到澀谷已是薄暮時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見各色霓虹燈開始閃爍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風衣的面無表情的公司職員，猶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鮭魚群，以同樣的速度游動不息。

回到房間，發現記錄電話的紅燈亮著。我打開燈，脫去風衣，從冰箱裡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後在床邊坐下，按動電話上的聲音再生

鍵。於是磁帶捲回，送出五反田的聲音：

「噢，好久沒見了！」

## 第十八節

「噢，好久沒見了！」五反田說道。聲音爽朗清晰，既不快又不慢，既不大又不小，既無緊張之感又不過於輕鬆，一切恰到好處。一聽就知道是五反田的聲音，那是一種只消聽過一次便不易忘記的聲音。就像他的笑容、潔白整齊的牙齒和挺秀端莊的鼻梁一樣令人難以忘懷。這以前我從來未曾注意過和想起過他的聲音，儘管如此，其聲音還是猶如夜半鳴鐘一般，使得埋伏在我腦海一隅的潛在性回憶剎那間歷歷浮現出來。

「今天我在家，請往家裡打電話好了，反正我通宵不睡。」接著重複兩遍電話號碼，隨後道一聲「再會」，放下電話。從電話號碼的局號看來，其住處同我的寓所相距不遠。我記下他的號碼，慢慢撥動電話。鈴響第六次時，響起錄音電話磁帶上的女性聲音：現在不在家，請將留言錄進磁帶。我便道出自己姓名、電話號碼和打電話時間，並說自己一直待在房間裡。這世道也真是忙亂得夠嗆。放下電話，我進廚房細細切了幾棵芹菜，拌上蛋黃醬，邊嚼邊喝啤酒。這工夫，有電話打來，是雪的。雪問我在幹什麼，我說在廚房嚼著芹菜喝啤酒。她說那太慘了，我說也沒什麼慘的。更慘的事多著呢，只不過你不知道罷了。

「現在你在哪兒？」我問。

「還在赤坂公寓嘛，」她說，「一會兒不出去兜兜風？」

「對不起，今天不成。」我回答，「正在等一個有關工作的重要電話，下次再去吧。唔，對了，昨天你說看見那個披羊皮的人了？我想好好聽聽，那可是件頂大頂大的事。」

「下次吧。」言畢，只聽「卡」的一聲，毅然決然地放下電話。

好傢伙——我不由心裡叫道，看著手裡的聽筒發呆了半天。

嚼罷芹菜，我開始琢磨晚飯吃點什麼。細麵條不錯，粗點切兩頭大蒜放入，用橄欖油一炒。可以先把平底鍋傾斜一下，使油集中一處，用



文火慢慢來炒。然後將紅辣椒整個扔進去，同大蒜一起炒，在苦味尚未出來時將大蒜和辣椒取出。這取出的火候頗難掌握。再把火腿切成片放進裡邊炒，要炒得脆生生的才行。之後把已經煮好的細麵條倒入，大致攪拌一下，撤上一層切得細細的香菜。最後再另做一個清淡爽口的西紅柿奶酪沙拉。不錯不錯！

不料剛燒開煮麵條的水，電話鈴又響了，我關掉煤氣，到電話機那裡拿起聽筒。

「噢，好久沒見了，」五反田說，「怪想念的。身體還好？」

「湊合。」我說。

「老闆告訴我，說你有什麼事？總不至於又要一起去解剖青蛙吧？」他似乎很開心地嗤嗤笑道。

「啊，有句話想問問。估計你很忙，就打了個電話去。事是有點蹊蹺，就是——」

「喂喂，現在忙著？」五反田問。

「沒有，沒忙什麼。閒得正要做晚飯。」

「那正好。怎麼樣，一起到外面吃頓晚飯如何？我正準備拉個人做伴兒。一個人悶頭吃不出個滋味。」

「這合適麼，風風火火地打來電話就——就是說——」

「客氣什麼！反正每天到一定時間肚子就要餓，樂意也罷不樂意也罷，總得填肚子，又不是專門陪你勉強吃。只管慢慢吃，邊喝酒邊聊聊往事，已經好久沒見到老熟人了。我可是真想見面，只要你方便。還是說不方便？」

「哪裡，提出有話要說的是我嘛。」

「那好，我這就去接你。在哪兒，你？」

我說出地址和公寓名。

「唔，就在我附近，二十分鐘後到。你準備一下，我到你就出來。現在肚子餓得夠受的，等不及。」

我答應一聲，放下電話。隨即歪頭沉思：往事？

自己同五反田之間有什麼往事可談呢？我全然不知。當時兩人關係又不特別親密，甚至話都沒正經說過幾句。人家是班上金光萬道的全智全能人物，而我說起來只是默默無聞的存在。他還能記得我名字這點已足以使我覺得是個奇蹟，更何往事之有？何話題之有？但不管怎樣，較之碰一鼻子冷灰，當然是眼下這樣好似百倍。

我三下五除二刮去鬍鬚，穿上橙黃色斜紋襯衫，外加克萊恩粗花呢夾克，扎上那條昔日女朋友在我生日時送的阿爾瑪尼針織領帶。然後穿上剛剛洗過的藍牛仔褲，蹬上那雙剛剛買來的雪白的雅馬哈網球鞋。這是我衣箱中最瀟灑的一套裝備，我期待對方能夠理解我的這種瀟灑。迄今為止，還從來未曾同電影演員一起吃過飯，不曉得此時此刻應該如何裝束。

二十分鐘剛過他便來了。一位五十歲光景的說話禮貌得體的司機按響我的門鈴，說五反田在下邊等我。既然有司機來，我估計開的是「奔馳」，果不其然。而且這「奔馳」特別大，銀光熠熠，儼然汽艇一般。玻璃從外邊看不見裡面，隨著「沙」一聲令人快意的聲響，司機拉開車門，讓我進去，五反田坐在裡面。

「荷——到底是老同學！」他微微笑著說道。因沒有握手，我頓感一陣釋然。

「好久沒見了。」我說。

他穿一件極為普通的雞心領毛衣，外罩一件防寒運動服，下身是一條磨得很厲害的奶油色燈心絨長褲，腳上蹬一雙阿西克斯輕便鞋。這身打扮實在別具一格。本來是無所謂的衣物，然而穿在他身上卻顯得十分高雅醒目，個儻不群。他笑瞇瞇地打量著我的衣服。

「瀟灑，」他說，「有審美力。」

「謝謝。」

「像個電影明星。」他並非揶揄，只是開玩笑。他笑，我也笑了。於是兩人都輕鬆下來。接著五反田環顧一下車中，說：「如何，這車夠派頭吧？必要的時候製片廠借給你使用，連同司機。這樣不會出事故，也可避免酒後開車，萬無一失。對他們也好，對我也好，皆大歡喜。」

「有道理。」我說。

「如果自己用，就不開這樣的傢伙。我還是喜歡更小一點的車。」

「波爾西？」我問。

「梅塞德斯。」

「奔馳」車的一種。

「我喜歡更小的。」

「西比克？」

「雄獅。」

「雄獅，」五反田點點頭，「說起來，這車我以前用過，是我買的第一部車，當然不是用經費，自己掏的腰包。是半舊車，花掉了演第一部電影的酬金。我十分開心，開著它去製片廠上班，但在我當準主角演第二部影片的時候，馬上被提醒說不能坐什麼『雄獅』，如果想當電影明星的話。於是我換了一部。那裡就是這樣的世界。不過那車是不錯，實用、便宜，我很喜歡它。」

「我也喜歡。」我說。

「你猜我為什麼買梅塞德斯？」

「猜不出。」

「因為要使用經費。」他像透露醜聞似的皺起眉頭說道，「老闆叫我大把大把地使用經費，說我用得不夠勁兒，所以才買高級車。買了高級車，經費一下子用掉好多，皆大歡喜。」

乖乖，難道這夥人腦袋裡考慮的全是經費不成？

「肚子癢了，」他搖搖頭，「很想吃上幾塊厚厚的烤牛肉。能陪陪我？」

我說隨便。他便把去處告訴司機，司機默默點頭。五反田看著我的臉，微微笑道：「好了，還是談點個人生活吧。你一個人準備晚飯，這麼說是獨身嘍？」

「是的。」我說，「結婚，離了。」

「哦，彼此彼此。」他說，「結婚，離了——付了筆安慰費？」

「沒付。」

「分文沒付？」

我點點頭：「人家不要。」

「幸運的傢伙！」他笑吟吟地說，「我也沒付安慰費，結婚把我搞得一文不名。我離婚的事多少知道？」

「大致。」

他再沒說什麼。

他是四五年前同一個走紅女演員結婚的，兩年剛過便以離異告終。週刊上就此連篇累牘地大做文章，真相照例無從知曉。不過歸終好像是因為他同女演員家人關係不好的緣故，這種情況也是常見的。女方在公私兩方面都有遠非等閒之輩的三親六戚前呼後擁。相比之下，他則是公子哥兒出身，一直無憂無慮，順順當當，處事不可能老練。

「說來奇怪，本來以為還一起做物理實驗，可再見面時卻雙雙成了

離過婚的人。不覺得離奇？」他笑容可掬地說道。隨後用食指尖輕輕摸了下眼皮，「我說，你是怎麼離的？」

「再簡單不過：一天，老婆出走了。」

「突然地？」

「是的。什麼也沒說，突然一走了之，連點預感也沒有。回到家時，人不見了。我還以為她到哪裡買東西去了，做好晚飯等她，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沒見回來。一週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還是沒有回來。回來的只是離婚申請表。」

五反田沉思片刻，吐出一聲嘆息，說：「這麼講也許使你不悅，但我想你還是比我幸福的。」

「何以見得？」

「我那時候，老婆沒有出走，反而把我趕出家門，不折不扣地。就是說有一天我被轟了出來。」他隔著玻璃窗眼望遠方。「太不像話了！一切都是預謀的，而且蓄謀已久，簡直是詐騙。不知不覺之間，好多東西全被做了手腳，偷梁換柱。做得十分巧妙，我絲毫也沒察覺。我和她委託的是同一個稅務顧問，由她全權處理，太信任她了。原始印章、證書、股票、存款折——她說這些東西納稅申報時有用，讓我交給她，我就毫不懷疑地一古腦兒交了出去。對這類囉嗦事我本來就不擅長，能交給她辦的全部交給了她。想不到這傢伙同她家裡人狼狽為奸，等我明白過來時早已成了身無分文的窮光蛋，簡直是被敲骨吸髓。然後把我當作一條沒用的狗一腳踢出門去。可算領教了！」說著，他又露出微笑，「我也因此多少長成了大人。」

「三十四歲了，願意不願意都是大人。」

「說得對，一點不錯，千真萬確。人這東西真是不可思議，一瞬之間就長了好多歲。莫名其妙！過去我還以為人是一年一年按部就班地增長歲數的哩。」五反田緊緊盯住我的眼睛說，「但不是那樣，人是一瞬間長大長老的。」

五反田領我去的牛肉館位於六本木街邊僻靜的一角，一看就知是高

級地方。「奔馳」剛在門口停住，經理和男侍便從裡面迎出。五反田叫司機大約一個小時後再來，於是「奔馳」猶如一條十分乖覺的大魚，悄無聲息地消失在夜色之中。我們被引到稍微往裡的靠牆座位上。店內清一色是衣著入時的客人，但只有穿燈心絨長褲和輕便鞋的五反田看上去最為灑脫。原因我說不上來，總之他就是令人刮目相看。我們進去後，客人無不抬頭，目光在他身上閃閃爍爍。但只閃爍了兩秒便收了回去，大概覺得看久了有失禮節吧。這世界也真是複雜。

落下座，我們先要了兩杯對水的蘇格蘭威士忌。他提議為離婚前的老婆們乾杯，當即喝了起來。

「說來傻氣，」他提起話題，「我還在喜歡她，儘管倒了那麼大的霉，但我仍舊喜歡她，念念不忘。別的女人死活喜歡不來。」

我一邊點火一邊望著平底水晶杯中形狀優雅的冰塊。

「你怎麼樣？」

「你是問我怎麼看待離婚前的老婆？」我問。

「嗯。」

「說不清。」我直言相告，「我並不希望她出走，然而她出走了，說不清怨誰。總之事情已經發生，已是既成事實。而且我力圖花時間適應這一事實，除此之外我盡可能什麼都不想。所以我說不清楚。」

「唔，」他說，「這話不使你痛苦？」

「有什麼好痛苦的，」我說，「這是事實，總不能迴避事實。因此談不上痛苦，只是一種莫名之感。」

他啪地打了一聲響指。「對，對對，莫名之感，完全正確！那是一種類似引力發生變化的感覺，甚至無所謂痛苦。」

侍者走來，我們要了烤牛肉和沙拉。接著要來第二杯對水威士忌。

「對了，」他說，「你說找我有什麼事，先讓我聽聽好了，趁著還

沒醉過去。」

「事情有點離奇。」

他朝我轉過楚楚動人的笑臉——雖說這笑臉訓練有素，但絕無造作之感。

「我就喜歡離奇。」

「最近看了一部你演的電影。」

「《一廂情願》，」他皺著眉低聲道，「糟透頂的影片。導演糟透頂，腳本糟透頂，一如過去。所有參與過那部電影的人都想把它忘掉。」

「看了四遍。」我說。

他用窺看幻景般的眼神看著我。「打賭好了，我敢說在銀河系的任何地方，沒有任何人會看那電影看上四遍。賭什麼由你。」

「電影裡有我知道的一個人。」我說。然後補上一句，「除去你。」

五反田把食指尖輕輕按在太陽穴上，眯細眼睛對著我。

「誰？」

「名字不知道。就是星期天早上同你一起睡覺的那個角色，那個女孩兒。」

他呷了口威士忌，頻頻點頭道：「喜喜。」

「喜喜，」我重複一次。好離奇的名字，恍若另外一個人。

「這就是她的名字，至少還有人曉得她這個名字。這名字只在我們獨特的小圈子裡通用，而且這就足矣。」

「能和她聯繫上？」

「不能。」

「為什麼？」

「從頭說起吧。首先，她不是職業演員，聯繫起來很麻煩。演員這號人有名也罷無名也罷，都從屬於固定的一家製片廠，所以很快就能接上頭，大部分人都坐在電話機前等待有人聯繫。但喜喜不同，她哪裡都不屬於，只是碰巧演了那一部，百份之百的臨時工。」

「為什麼能演上那部電影呢？」

「我推薦的。」他說得很乾脆，「我問喜喜演不演電影，然後嚮導演推薦了她。」

五反田喝了口威士忌，撇了撇嘴。「因為那孩子有一種類似天賦的東西。怎麼說呢，存在感——她有這種感覺，感性好。一不是出眾的美人，二沒有什麼演技，然而只要有她出現，畫面就為之一變，渾然天成，這也算是一種天賦。所以就讓她上了鏡頭，結果很成功，大家都覺得喜喜身上有戲。不是我自吹，那組鏡頭相當夠味兒，活龍活現！你不這樣認為？」

「是啊，」我說，「活龍活現，的確活龍活現。」

「這麼著，我想就勢把那孩子塞入電影界，我相信她會幹下去。但是沒成，人不見了，這是第二點。她失蹤了，如煙，如晨露。」

「失蹤？」

「嗯，不折不扣地失蹤。有一個月沒來試演室了，哪怕只來一次，就可以在一部新影片裡得到一個蠻不錯的角色，事先我已打通了關節。並且提前一天給她打去電話，同她約好了時間，叫她不要遲到。但喜喜到底沒能露面。此後再無下文，石沉大海。」

他豎起一隻手指叫來男侍，又要了兩杯對水威士忌。



「有句話要問，」五反田說，「你可同喜喜睡過？」

「睡過。」

「那麼，唔，就是說，如果我說自己同她睡過的話，對你是個刺激吧？」

「不至於。」

「那好，」五反田放心似的說：「我不善於說謊，照實說好了。我和她睡過好幾次。是個好孩子，人是有一點特別，但有那麼一種打動人的魅力。要是當演員就好了，或許能有個不錯的歸宿。可惜啊！」

「不曉得她的住址？真名就叫那個？」

「沒辦法，查不出來。誰也不知道，只知道叫喜喜。」

「電影公司的財務部該有支出憑證吧？」我問，「就是演出費支出存根。那上面是應該寫有真名和住址的，因為要代徵稅款。」

「那當然也查過，但還是不行。她壓根兒沒領演出酬金。沒領錢，自然沒存根，空白。」

「為什麼沒領錢呢？」

「問我有什麼用，」五反田喝著第三杯威士忌說道，「大概是因為不想讓人知道姓名住址吧？不清楚。她是個謎。不過反正你我之間有三個共同點：第一中學物理實驗課同班，第二都已離婚，第三都同喜喜睡過。」

一會兒，沙拉和烤牛肉端來。牛肉不錯，火候恰到好處，如畫上的一般。五反田興致勃勃地吃著。他吃飯時看上去很不拘小節，若是上宴會禮儀課，恐怕很難拿到高分。但一塊兒吃起來卻很叫人愉快，一副津津有味樣子。如果給女孩兒看見，很可能說成富有魅力。做派這東西可謂與生俱來，不是想學就能馬上學到的。

「哦，你是在哪裡認識喜喜的？」我邊切肉邊問。

「哪裡來著？」他想了想說，「噢——是叫女孩兒的時候她來的。叫女孩兒，對了，就是打電話叫，知道嗎？」

我點點頭。

「離婚後，我基本上一直跟這種女孩兒困覺，省得麻煩。找生手不好，找同行又容易被週刊捅得滿城風雨。而這種女孩兒只消打個電話就到。價錢是高，但可以保密，絕對。都是專門組織介紹來的，女孩兒一個強似一個，其樂融融。訓練有素嘛，但並不俗氣世故，雙方都開心。」

他切開肉，有滋有味地細嚼慢咽，不時啜一口酒。

「這烤牛肉不錯吧？」他問。

「不錯不錯，」我說，「無可挑剔，一流。」

他點頭道：「不過每月來六回也就膩了。」

「幹嗎來六回？」

「熟悉嘛。我進來沒人大驚小怪，店員也不交頭接耳嘰嘰喳喳。客人對名人也習以為常，不賊溜溜地往臉上看。切肉吃的時候也沒人求簽名。如果換一家別的飯店，就別想吃得安穩。我這是實話。」

「看來活得也夠艱難的。」我說，「還要大把花經費。」

「正是。」他說，「剛才說到哪裡了？」

「叫應召女郎那裡。」

「對，」五反田用餐巾邊擦一下嘴角，「那天，本來叫的是我熟悉的女孩兒，不巧她不在，來的是另外兩個，問我挑哪個。我是上等客，服務當然周到。其中一個就是喜喜。我一時猶豫不決，加上覺得麻煩，索性把兩個都睡了。」

「唔。」

「受刺激？」

「沒關係。高中時代倒也許。」

「高中時代我也不會幹這種事。」五反田笑道，「總之，是同兩個人睡的。這兩人的搭配也真是不可思議：一個雍容華貴，華貴得令人目眩，人長得十分標緻，身上沒有一處不值錢，不騙你。世上的漂亮女孩兒我見得多了，在那裡邊她也屬上等。性格又好，腦袋也不笨，說話頭頭是道。喜喜則不是這樣。好看也好看，但算不上美女。說起來，那種俱樂部裡的女孩兒，個個部長得如花似玉。她怎麼說好呢——」

「不拘小節。」我說。

「對，說得對，是不拘小節，的確。衣裝隨隨便便，說話三言兩語，妝也化得漫不經心，給人的感覺是一切無所謂。但奇怪的是，我卻漸漸被她吸引住了，被喜喜。三人幹完之後，就一起坐在地板上邊喝酒邊聽音樂、聊天。好久都沒那麼暢快過了，好像回到了學生時代。很長很長時間裡都沒有過那麼開心的光景。那以後，三人睡了好幾次。」

「什麼時候開始的？」

「當時離婚已有半年，算起來，應該是一年半前的事。」他說，「三人一起睡，我想大約有五六次。沒和喜喜兩人單獨睡過。怎麼回事呢？本來可以睡的。」

「那又為什麼呢？」

他把刀叉放在碟子上，又用食指輕輕按住太陽穴，想必是他考慮問題時的習慣。女孩見了，恐怕又要說是一種魅力。

「也許出於害怕。」五反田說。

「害怕？」

「和那孩子單獨在一起，」說著，他重新拿起刀叉，「喜喜身上，

有一種撩撥人挑動人的東西，至少我有這種感覺，儘管十分朦朧。不，不是挑動，表達不好。」

「暗示、誘導。」我試著說。

「嗯，差不多。說不清，只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無法準確表達。反正，我對單獨同她在一起不太積極，儘管對她要傾心得多。我說的你大致明白？」

「好像明白。」

「一句話，我覺得同喜喜單獨睡恐怕輕鬆不起來，覺得同她打交道會使自己走到更深遠的地方。而我追求的並不是那個，我同女孩兒困覺不過是為了輕鬆輕鬆。所以沒同喜喜單獨睡，雖然我非常喜歡她。」

之後，我們默默吃著。

「喜喜沒來試演室那天，我給那傢俱樂部打了電話，」稍頃，五反田陡然想起似的說道，「指名要喜喜來。但對方說她不在，說她不見了，失蹤了，不知不覺地。或許我打電話時對方故意說她下在，搞不清，沒辦法搞清。但不管怎樣，她從眼前消失了。」

男侍過來撤下碟子，問我們要不要飯後咖啡。

「還是酒好一些。」五反田說，「你呢？」

「奉陪就是。」

於是上來第四杯對水威士忌。

「你猜今天白天我做什麼了？」

我說猜不出。

「當牙醫助手來著，逢場作戲。我一直在正播放的一部電視連續劇中扮演牙醫。我當牙科醫生，中野良子當眼科醫生。兩家醫院在同一條街上，兩人又是青梅竹馬，但偏偏結合不到一起——大致就是這麼個情

節。老生常談，不過電視劇這玩藝兒大多是老生常談。看了？」

「沒有。」我說，「我不看電視，除了新聞。新聞也一週才看一兩次。」

「明智！」五反田點頭稱是，「俗不可耐。要不是自己出場，我絕對不看。不過居然很受歡迎，受歡迎得很。老生常談才能得到大眾的支持，每週都接到一大堆來信。還接到全國各地牙科醫生的來信。有的說手勢不對，有的說治療方法有問題，雞毛蒜皮的抗議多得很。還有的說看這樣的節目急死人。不願意看，不看不就完了！你說是吧？」

「或許。」我說。

「不過，每有醫生或學校老師的角色，還是總把我叫去。也不知扮演了多少個醫生，只差肛門醫沒演過，因為那東西不好上電視。連獸醫、婦產醫都當過。至於學校老師，各種科目的統統當過。你也許不相信，家政科的老師都當過。什麼緣故呢？」

「因為你能給人以信賴感吧！」

五反田點點頭：「想必、想必是這樣。過去扮演過一次境遇不幸的舊汽車推銷員——有一隻眼是假眼，嘴皮子的功夫十分了得。我非常喜歡這個角色，演得很來勁，自覺演得不錯。但是不行。接到很多來信，說讓我演這種角色大不像話，欺人太甚。還說要是再分配我演這等人物，他們就不買節目贊助商的产品。當時的贊助商是誰來著？大概是獅牌牙刷，要不就是『三星』，記不得了。總之我這角色演到一半就沒了，消失了，本來是個相當有份量的角色，卻稀裡糊塗地消失不見了，真可惜，那麼有意思的角色——從那以來，演的就全是醫生、教師，教師、醫生。」

「你這人生夠複雜的。」

「或許又很單純。」他笑道，「今天在牙科醫生那裡當助手的時候，又學了些醫療技術。那裡已經去好多次了，技術也有相當的進步，真的，醫生都誇獎來著。老實說，簡單治療我已經擔當得起。當然要偽裝一番，使得誰也看不出是我。不過和我交談起來，患者都顯得很是輕鬆愉快。」

「信賴感。」我說。

「唔。」五反田說，「我自己也那樣想。而且那樣做的時候，自己也感到勝任愉快。我時常覺得自己恐怕真的適合當醫生或老師，假如真的從事那種職業，我這人生該是何等幸福！其實這也並非不可能，想當就能當上。」

「現在不幸福？」

「很難回答。」五反田說著，把食指尖按在額頭正中，「關鍵是信賴感問題，如你所說。就是說自己能否信賴自己。觀眾信賴我，但信賴的不過是我的假象，我的圖像而已。關掉開關，畫面消失之後，我就是零。嗯？」

「呃。」

「但要是我當上真正的醫生或老師，就沒有什麼開關，我永遠是我。」

「可是現在當演員的你也總是存在的嘛！」

「經常為演出累得筋疲力盡，」五反田說，「四肢無力，頭昏眼花，搞不清真正的自己為何物，分不出哪個是我本人哪個是扮演的角色，辨不清自己同自己影子的界線，自我的喪失！」

「任何人都多少有這種情況，不光你。」我說。

「那當然，我當然知道，誰都有時候失去自己。但在我身上這種傾向過於強烈，怎麼說好呢，致命的！向來如此，一直如此。坦率地說，我很羨慕你來著。」

「我？」我吃了一驚，「不明白，我有什麼可值得羨慕的？摸不著頭腦。」

「怎麼說呢，你看上去好像我行我素。至於別人怎麼看怎麼想，你好像不大放在心上，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並設法做得容易些。就是

說，你確保了完整而獨立的自己。」他略微舉起酒杯，看著裡面透明的酒，「我呢，我總是優等生，從懂事時起就是。學習好，人緣好，長相好，老師信賴父母信賴，在班裡總當幹部。體育又好，打棒球時只要我一揮棒，沒有打不中的。搞不清為什麼，總之百發百中。這種心情你明白吧？」

「不明白。」

「這樣，每次有棒球比賽，大家就來叫我，我不好拒絕。講演比賽必定讓我當代表，老師讓我上台，我不能不上，而一上就拿了名次。選學生會主席時我也逃脫不了，大家都以為我肯定出馬。考試時大家也都預料我必然名列前茅。上課當中有難解的問題，老師基本指名要我回答。從來沒遲到過。簡直就像我自身並不存在，我做的僅僅是我以為自己不做就不妥當的事。高中時代也是這樣，如出一轍。噢，高中不和你同校，你去公立，我上的是私立實驗學校。那時我參加了足球隊。雖說是實驗學校，足球還是蠻厲害的，差一點兒就能參加全國聯賽。我和初中時差不多，算是個理想的高中生。成績優異，體育全能，又有領導能力，是附近一所女校學生追逐的對象。戀人也有了，是個漂亮女孩兒，棒球比賽時每次都來聲援，那期間認識的。但沒有幹，只是相互觸摸一下。一次去她家玩，趁她父母不在用手搞的，急急忙忙，但很快意。在圖書館幽會過。簡直是畫上畫的高中生，同青春題材電視劇裡的沒什麼兩樣。」

五反田啣了口威士忌，搖搖頭。

「上大學後情況有點不同了。鬧學潮，總決戰，我自然又成了頭目。每當有什麼舉動我必是頭目無疑，無一例外。固守學潮據點，和女人同居，吸大麻，聽『深紫』。當時大伙都在幹這種勾當。機動隊開進來，把我抓進拘留所關了幾天。那以後因沒事可幹，在和我同居那個女郎的勸說下，試著演了一場戲。最初是鬧著玩，演著演著就來了興緻。雖說我是新加入的，但分到頭上的角色都不錯。自己也發覺有這方面的才能，演什麼像什麼，直率自然。大約幹了兩年，得到了不少人的喜愛。那時自己著實胡鬧了一番，酒喝了又喝，睡的女人左一個右一個，不過大家也都這個德行。後來電影公司的人找上門，問我願不願意演電影。我出於興趣，便去一試。角色不壞，是個多愁善感的高中生。緊接著分得第二個角色，電視台也有人找來，往下你可想而知。於是忙得不亦樂乎，只好退出劇團。退出時當然費了好一番唇舌，但沒有辦法，我

總不能永遠光演先鋒派戲劇。我的興趣在於開拓更廣闊的天地，結果便是今天這副樣子，除了當醫生就是當老師。廣告也演了兩個，胃藥和速溶咖啡。所謂廣闊天地也不過爾爾。」

五反田嘆息一聲，歎得十分不同凡響，但嘆息畢竟是嘆息。

「你不認為我這人生有點像畫上畫的？」

「不知有多少人還畫不了這麼巧妙。」我說。

「倒也是。」他說，「幸運這點我承認。但轉念一想，又好像自己什麼都沒選擇。半夜醒來時每次想到這點，都感到十分惶恐：自己這一存在到底在什麼地方呢？我這一實體又在哪裡呢？我只不過是在恰如其分地表演接踵而來的角色罷了，而沒在主體上做出任何選擇。」

我什麼都沒說，說什麼都沒用，我覺得。

「我談自己談得太多了吧？」

「沒什麼，」我說，「想談的時候就談個夠。我不會到處亂講的。」

「這個我不擔心。」五反田看著我的眼睛說，「一開始就沒擔心，剛接觸你時我就信任你。原因講不出，就是信任你。覺得在你面前可以暢所欲言，毫無顧忌。我並非對任何人都這樣說話，或者說，幾乎對誰都沒這樣說過。跟離婚前的老婆說過，一五一十地。我們經常一起交談，和和氣氣，相互理解，也相親相愛來著，直到被周圍那群混蛋蜂擁而上挑撥離間時為止。假如只有我和她兩人，現在也肯定相安無事。不過，她精神上確實有極其脆弱不穩之處。她是在管教嚴厲的家庭長大的，過於依賴家庭，沒有自立能力。所以我——不不，這樣扯得太遠了，要扯到別的事情上去。我想說的是在你面前我可以開懷暢談，只怕你聽得耽誤正事。」

「沒什麼可耽誤的。」我說。

接著，他講起物理實驗課。講他如何心情緊張，如何想萬元一失地做完實驗，如何必須給理解力差的女孩兒一一講清，而我在那時間裡如



何悠然自得地熟練操作等等。其實，中學物理實驗時間裡自己做了些什麼，我已全然記不得了。因此我根本搞不清他羨慕我什麼。我記得的只有他動作嫻熟而灑脫地進行實驗操作的情景，他點煤氣噴燈和調整顯微鏡時那極其優雅的手勢，以及女生們猶如發現奇蹟般地盯視他一舉一動的眼神。我之所以能悠然自得，無非是因為他把難做的都已包攬下來。

但我對此沒表示什麼，只是默默聽他娓娓而談。

過不一會兒，一個他熟人模樣的衣冠楚楚的四十多歲男士走來，忽地拍五反田一下肩膀，口稱「哟——很久不見了。」此人手腕上戴一塊勞力士錶，金輝閃閃，耀眼炫目。一開始他看我看了大約一/五秒，活像在看門口的擦鞋墊，旋即把我扔在一邊不管。儘管他繫著阿爾瑪尼領帶，但我在一/五秒時間裡便看出他並非什麼名人。他同五反田閒聊了半天，什麼近來如何啦，很忙吧，再去打高爾夫球呀之類。之後勞力士男士又彭一聲拍下五反田肩膀，道聲再會，揚長而去。

男士走後，五反田把眉頭皺起五毫米，豎起兩指叫男侍結賬。賬單拿來後，他看也沒看地用圓珠筆簽了名。

「不必客氣，反正是經費。」他說，「甚至不是錢，只是經費。」

「多謝招待。」我說。

「不是招待，是經費。」他淡漠地說。

## 第十九節

五反田和我乘上他的「奔馳」，到麻布後街一間酒吧喝酒。我們揀櫃台盡頭處的位置坐下，喝了幾杯雞尾酒。五反田看來酒量蠻大，怎麼喝都全然沒有醉意，語調也好表情也好毫無變化。他一邊喝酒一邊談天說地。他講了電視台的庸俗無聊，講了節目主持人的愚不可及，講了演員們令人作嘔般的低級趣味，講了新聞專題中評論家的信口雌黃。講得妙趣橫生，語言生動，獨具慧眼。

之後，他說想聽聽我的情況，問我這以前的所作所為。於是我簡明扼要他講了一遍，講了大學畢業後開事務所做廣告當編輯，講了結婚與離婚，講了正當工作順利時因故離職而眼下當自由撰稿人，講了錢雖不多卻無暇使用——如此概略地講來，一切都似乎風平浪靜，不像我自己的人生。

這時間裡，酒吧漸漸人多起來，談話變得不大方便。有人鬼鬼祟祟地看他的臉。「到我家去吧，」說著，五反田站起身來，「就在這附近，誰也沒有，有酒。」

他的公寓從酒吧轉過兩三個拐角就是。他告訴「奔馳」司機可以回去了。公寓派頭十足，連電梯都是兩部，有一個需有專用鑰匙。

「公寓是離婚後被攆出家門時事務所給買的。」他說，「因為作為一個有名的電影演員，被老婆轟出家門後身無分文地住在廉價宿舍裡很是不妙，有損形象。當然租金由我出，形式上是事務所借給我的，而租金從經費裡扣，何樂不為！」

他的房間在最頂層。客廳寬寬大大，起居室兩個，有廚房，有陽台。從陽台望去，東京塔歷歷在目。傢俱格調不錯，簡潔明快，一看就知道價格不菲。客廳是木地板，上面舖著好幾張波斯地毯，花紋都很別緻。沙發很大，軟硬適中。幾盆大型觀葉植物配置得賞心悅目。天花棚垂下的枝形燈和桌子上的座燈，一派意大利式現代風格。飾物不多，只有酒櫃上面擺著幾枚儼然中國明代的瓷盤。房間收拾得一塵不染，大概是登門女傭每天來給打掃一次。茶几上放著《GQ》和建築方面的雜

誌。

「好房間。」我說。

「用來攝影都可以吧？」

「有那種感覺。」我再次環視房間說道。

「請室內裝飾專家設計起來，都是這個樣式。簡直成了攝影棚，照起相來倒不錯。我時不時地敲敲牆壁，真懷疑是紙紮成的。沒有生活氣息，徒具其表。」

「那，你來創造生活氣息不就行了！」

「問題是沒有生活。」他面無表情地說。

他拿一張唱片放在B&O唱機上，落下唱針。音箱裡傳出親切的JBL唱片公司的P88。JBL是神經質的斯坦迪奧。莫尼坦尚未將其歌聲撒向世界、音箱聲響仍保持原聲那一時代製造的精品。他放的這張是博普·庫巴的舊唱片。

「不喝點什麼？什麼好些？」他問。

「什麼都無所謂。你喝什麼我喝什麼。」

他走去廚房，拿來幾瓶伏特加和汽水，一個裝滿冰的小桶，還有一個盤子，裡面放著三個切開的檸檬。於是我們一邊欣賞美國西海岸地區冷峻而清冽的爵士樂，一邊喝著放有檸檬片的汽水伏特加。我暗自思忖，這裡的生活氣息的確稀薄——不是說一定缺少什麼，只是覺得稀薄。雖說稀薄，但並無拘謹之感，關鍵是想法問題。對我來說，倒是個十分坦然的房間。我坐在舒適的沙發上，心情愉快地喝著伏特加。

「有過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五反田把酒杯舉過頭，邊說邊隔著酒杯看著天花板上的吊燈，「如果想當醫生也能當上，上大學時還選修了教職課，也算擠進了上流社會。但結果無非如此，無非是這種生活，莫名其妙。本來眼前排列著很多張牌，選任何一張都可以，選任何一張我想都能打得漂亮，我有這個信心。結果反而沒有選擇。」

「我還沒看見過什麼牌。」我老實告訴他。他眯起眼睛看著我的臉，微微一笑，大概以為我開玩笑。

他又斟了杯酒，把檸檬用力一擠，之後將皮扔到垃圾桶裡。「連結婚都是水到渠成。我和她一起演電影，自然而然地有了感情。曾在外景地一塊兒喝酒，一塊兒借車兜風。影片拍完後還約會了好幾次。周圍人都以為我倆天造地設，肯定結婚無疑。實際上也隨波逐流似的結了婚。也許你不明白，幹我們這行其實活動範圍很小，和在胡同盡頭的簡易長棚裡生活沒什麼兩樣。一旦形成什麼波流，便帶有不容抗拒的現實性。不過，我倒是真心喜歡她。在我前半生搞到手的東西裡面，那孩子是最地道的一個，婚後我認識到了這點，一心想把她牢牢地拴在自己身邊。但是不行。我越是想選擇對象，對象越是掙脫跑掉，無論是她還是角色。如果對方找上門，我會處理得無與倫比；但若我主動追求，則肯定從手指間溜之乎也。」

我默默地聽著，什麼也沒表示。

「不是我想得悲觀。」他說，「我還在對她戀戀不捨，如此而已。我時常這樣想：我不當演員，她也辭去，兩人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該有多好！不要高級公寓，不要『奔馳』，什麼都不要。只要有個平凡的工作，有個平凡的小家，就再好不過了。也想要個孩子。下班路上同朋友去酒店喝點酒，發發牢騷，回到家裡有她。用工資買輛西比克或『雄獅』——就是這樣的生活，細想起來我希望的不外乎這麼一種生活。只要有她就行。但是不成。她希望的是另外一種東西。她家裡人都在指望她。她母親是典型的幕後人物，父親見錢眼開，哥哥搞什麼管理，弟弟經常惹是生非，要用錢來收場，妹妹是個正走紅的歌手。根本不容脫身。況且她從三四歲開始便被灌輸了這種價值觀。她一直在這個世界裡當小演員，一直在被限定的形象中生活，同你我截然不同，不理解現實世界為何物。不過她心地純潔，清新高雅，我懂得這點。但就是不行，無法挽回。嗯，知道嗎？上個月我同她睡來著。」

「離婚以後？」

「是的。覺得反常？」

「也沒什麼太反常。」我說。

「到這房間裡來的。為什麼來不知道。事先打來電話，問可不可以來玩，我說當然可以。兩人仍像過去那樣喝酒聊天，並且睡了。好極了。她說她還喜歡我，我說那就言歸於好該有多妙，她一聲沒吭，只是含笑聽著。我講起平平凡凡的家庭生活，如剛才跟你說過的一樣。她仍然含笑聽著，其實恐怕什麼也沒聽進去，壓根兒就沒聽。無論怎麼說都無動於衷，對牛彈琴。她只是寂寞得想找個人抱一抱，而又恰好找到我頭上而已。這樣說也許有些過分，但事實就是如此。她同你同我完全是兩回事。所謂寂寞，對她來說不過是需要由別人化解的情緒，只消有個人給化解就行，就萬事皆休，然後便哪裡也不去了。可我不是這樣。」

唱片轉罷，代之以沉默。他提起唱針，沉吟片刻。

「喂，不叫個女郎來？」五反田問。

「我無所謂，隨你的便。」我說。

「花錢買過女人？」

「沒有。」

「為什麼？」

「想不到。」

五反田聳聳肩，稍微想了一下，「今晚你就陪陪我，」他說，「叫和喜喜來過的那個女孩兒來，說不定能知道她一點什麼。」

「隨你。」我說，「恐怕不至於經費裡開銷吧？」

他邊笑邊往杯裡放冰塊。「你也許不相信，還真的是從經費裡出。就是這麼一種體系。那俱樂部的招牌是宴會服務公司，開的是響噹噹的綠色收據。即使有人來查也不至於輕易露出馬腳，結構複雜得很。這樣，同女人困覺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為接待費報銷。這世道非同小可。」

「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說。

等待女孩兒的時間裡，我驀地想起喜喜那對形狀絕佳的耳朵，問五反田看過沒有。

「耳朵？」他莫名其妙地望著我，「沒有，沒看過。也許看過，記不得了。耳朵怎麼？」

我說沒什麼。

十二點剛過，兩個女孩兒來了。一個就是五反田稱之為「雍容華貴」的那個同喜喜搭過伴兒的女孩兒。「雍容華貴」在她身上的確當之無愧。看上去就像曾在某處不期而遇，儘管當時未打招呼卻又覺得一見如故。就是說，她屬於喚起男性永恆之夢那種類型的女孩兒，不假修飾，清逸脫俗。束腰的雙排扣大衣裡面是一件綠色開司米毛衣，下面是一件極為普通的毛料西裙。首飾只有一對不事雕琢的小耳環。儼然舉止得體的四年級女大學生。

另一個女孩兒一身冷色連衣裙，戴眼鏡。我以為妓女不至於戴什麼眼鏡，居然真有戴的，她雖算不得雍容華貴，但也甚是嫵媚。四肢苗條，被太陽曬得恰到好處。她說上周一直在關島游泳來著。頭髮很短，用髮卡歸攏得齊齊整整。戴著一副銀手鐲。動作乾脆利落，肌膚滑潤光潔，如肉食動物那樣繃得緊緊的，顯得健美而灑脫。

看見這兩個女孩兒，我不由想起高中班上的同學來。程度固然不同，但每個班級都至少有一兩個這種類型的女生。一種容貌漂亮，嫻靜優雅，一種生機勃勃，魅力四溢。看這氣氛，很像同窗聯誼會——就像同窗會開完之後，同幾個合得來的同學找個輕鬆隨便的地方一起喝第二次酒。這未免想入非非，但的確有這種感覺。五反田看上去也似乎品味出了輕鬆的意味。他以前可能同兩個人都睡過，相互不見外地打著招呼：「噢——」「還好？」然後把我介紹給兩人，說我是他初中同學，舞文弄墨為生。女孩兒們笑著說聲請多關照，那笑容像是在告訴我別拘束，大家都是朋友。在現實世界裡是很難見到這類微笑的。我便也寒暄一句。

我們或坐地毯或歪在沙發上，喝著對汽水的白蘭地，一邊說笑一邊聽傑克遜·希克和阿蘭·帕森茨的唱片，氣氛十分融洽。我和五反田沉浸在這氣氛裡，兩個女孩兒也似乎其樂陶陶。五反田為戴眼鏡的女孩兒

表演如何裝扮牙醫。表演得確實好，比真牙醫還像牙醫，真乃天賦所使然。

五反田坐在戴眼鏡的女孩兒身邊，向她小聲說著什麼，對方不時嗤嗤直笑。不一會，雍容華貴的女孩兒輕輕偎依著我的肩膀，拉起我的手。她身上發出一股妙不可言的香味兒，濃郁得幾乎令人窒息。我不由再次覺得像是參加同窗會，對方彷彿在對我嚶嚶低語：那時候不好說出口，其實我真的喜歡你，為什麼你不跟我約會呢——一場男孩兒的夢，無盡的遐想。我摟住她的肩。她默默閉起眼睛，用鼻尖在我耳下探來探去，隨後吻在我的脖頸上，柔柔地吸了一口。等我注意時，五反田和另一個女孩兒已經不見，大概是到臥室裡去了。她問我能否把燈調暗一點，我便關掉壁燈，只留一盞小型台燈。再注意一聽，唱片已經換成鮑勃·迪倫唱的《一切都已過去，可憐的寶貝兒》。

「給我慢慢脫掉。」她在我耳畔低聲說道。於是我為她輕手輕腳地脫去毛衣、裙子、襯衫、長統襪。我條件反射地想把脫去的東西整齊疊好，但轉念一想無此必要，旋即作罷。她也為我脫衣服：阿爾瑪尼領帶、深藍色牛仔褲、半袖衫，然後在我面前立起只剩得圓鼓鼓的小乳罩和三角褲的裸體，笑盈盈地問道：

「怎樣？」

「好極了！」我說。她有一個十分好看的身子。勻稱動人，充滿活力，通體光潔，富有性感。

「怎麼個好法？」她問，「說得具體些。要是說得確切，我讓你美美地快活一番。」

「使我想起過去，想起高中時代。」我老老實實地說。

她不可思議似的眯起眼睛，笑吟吟地看著我說：「你這人，挺獨特的。」

「答得差勁兒吧？」

「正相反。」說罷，來到我身旁。我放鬆身體，任由她處置。

「不壞吧？」她在我耳邊悄聲問道。

「不壞。」我說。

那動作像美好的音樂一樣撫慰心靈，按摩肉體，麻痺對時間的感覺。其中所有的只是高度濃縮的柔情蜜意，只是空間與時間渾然一體的諧調，只是一定形式下的盡善盡美的信息傳導，而且是從經費裡報銷。

「不壞。」——我說。鮑勃·迪倫在唱著什麼。唱什麼來著？《大雨將至》！我輕輕地摟過她，她順從地鑽進我的懷裡。一邊欣賞迪倫一邊用經費摟抱雍容華貴的少女，這在我總覺得有點非同尋常，在令人懷念的六十年代不可能想到如此做法。

這不過是一種圖像，我想，只要一按開關就會全部消失。一種輕鬆的性場面，一種刺激性感的科隆香水味兒，一種柔軟肌膚的感觸和熾熱的喘息。

她問我舞什麼文弄什麼墨，我把工作的內容大致講了一遍。她說好像沒什麼意思。我說這要看寫什麼，並說我幹的是所謂文化掃雪工。她說她幹的是官能掃雪工。接著笑著提議：兩人再來一次掃雪。我們便又在地毯上雲雨一番。這次做得十分簡單而緩慢。但無論採取怎樣簡單的形式，她都曉得如何能使我快活。她為什麼會知道呢？我很納悶。

之後，兩人並排躺在又長又寬的浴槽裡，我開始向她探聽喜喜的事。

「喜喜，」她說，「好熟悉的名字，你認識喜喜？」

我點點頭。

她像孩子似的噘起嘴唇，喟然嘆息一聲：「她已經不見了，突然失蹤了。我們倆，相當要好來著，時常一起出去買東西、喝酒。可她竟不辭而別，一下子無影無蹤，在一兩個月前。當然，這也沒什麼可大驚小怪。幹我們這行的，用不著提交什麼辭職申請，不樂意幹悄悄離開就是，只是她的離去叫人遺憾，我同她很合得來。可又有什麼辦法呢，畢竟不是當女童子軍。你和喜喜睡過？」

「過去一起生活來著，大約四年前。」



「四年前？」她微微笑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四年前我還是個乖乖聽話的女高中生呢！」

「不能想法見上喜喜一面？」我問。

「難吶！真的不曉得她去了哪裡。剛才說過，只是失蹤不見了，就像被牆壁吸進去似的。什麼線索也沒有，想找怕也沒法找到。咦，你至今還喜歡喜喜？」

我在水中緩緩舒展四肢，仰望天花板。我至今還喜歡喜喜不成？

「說不清楚。不過想見她倒與這個無關，只是非要見她不可。我總是覺得喜喜想要見我，總是在夢裡見到她。」

「奇怪，」她看著我的眼睛說，「我也時常夢見喜喜。」

「什麼夢？」

她沒有回答，只是沉思似的莞爾一笑。她說想要喝酒，我們便返回客廳，坐在地板上聽音樂、喝酒。她靠在我的胸前，我摟著她赤裸的臂膀。五反田和那個女孩兒大概睡了，一次也沒從裡邊出來。

「噯，也許你不信，我覺得現在和你這樣很開心，真的。這跟應付事務呀逢場做戲什麼的不相干，開心就是開心，不騙你。肯信嗎？」她說。

「信。」我說，「我現在也開心得很，輕鬆得很，就像開同窗會似的。」

「你是有點特別！」

「喜喜的事，」我說，「就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住所、真名——」

她慢慢搖了搖頭：「我們之間，幾乎不談這個。大家的名字都是隨便取的，比如喜喜，我叫咪咪，另外那個女孩兒叫瑪咪，都是兩個字。」

至於個人生活，互相都不知道，也不打聽，出於禮節。除非對方主動提起。大家關係很好，一團和氣，搭伴兒出去遊玩。但這不是現實，不是。根本不曉得對方是什麼樣的人。我是咪咪，她是喜喜。我們沒有現實生活，怎麼說呢，有的只是一種幻覺，空中飄浮的幻覺，輕飄飄的。名字無非是幻覺的代號。所以我們盡可能尊重對方的幻覺。這個，你可明白？」

「明白。」我說。

「客人中也有同情我們的，其實大可不必。我們做這事不僅僅為了賺錢，此時此刻對我們也是一種快樂。俱樂部實行嚴格的會員制，客人品質可靠，並且都會使我們享受到快樂，我們也沉浸在愉快的幻覺中。」

「快樂的掃雪工。」

「對，快樂的掃雪工。」說著，她在我胸部吻了一口。

「咪咪，」我說，「過去我真認識一個叫咪咪的女孩兒，出生在北海道一個農家，在我事務所旁邊一家牙科醫院當傳達員來著。大伙都管她叫山羊咪咪。長得有點黑，又瘦，倒是個好孩子。」

「山羊咪咪。」她重複道，「你的名字？」

「黑熊撲通。」

「簡直是童話。」她說，「妙極！山羊咪咪和黑熊撲通。」

「真是童話。」我也說道。

「吻我！」咪咪說，我便抱過她吻著。一個痛快淋漓的吻，一個撩人情思的吻。隨後我們又喝了不知幾杯對汽水的白蘭地，聽警察樂隊的唱片。警察樂隊——又一個俗不可耐的樂隊名稱。何苦叫什麼警察樂隊呢？我正想著，咪咪已經在我懷裡甜甜地睡過去了。睡夢之中的咪咪，看起來並不顯得雍容華貴，而更像一個常可見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於是我又想起同窗會。時針已過四時，周圍萬籟俱寂。山羊咪咪與黑熊撲通。純粹的幻覺。用經費報銷的童話。警察樂隊。又一個奇妙的

一天。看似連接而未連接，順線摸去，俄爾應聲中斷。我同五反田談了許多，甚至開始對他懷有某種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並雲雨一番，一時歡愉無限。我成了黑熊撲通。官能掃雪工。但仍飄零無依。

我在廚房煮咖啡時，三個人睡醒過來。清晨六點半。咪咪身穿浴衣，瑪咪穿著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則是藍牛仔褲加半袖衫。四人圍著餐桌喝咖啡，抓烤麵包片來吃，相互傳遞黃油和果子醬。收音機短波正在播放「巴洛克音樂獻給您」。亨利·帕賽爾。頗有野營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營的早晨。」我說。

「正是。」咪咪贊同道。

七點半時，五反田打電話叫來出租車，送兩個女孩兒回去。臨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說：「要是碰巧見到喜喜，請代我問好。」我悄然遞過名片，告訴她，有什麼消息打電話給我，她點頭答應。

「有機會再一起掃雪！」咪咪閉起一隻眼睛說。

「掃雪？」五反田問。

剩下兩人後，我們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兩手。太陽悄悄升起，照得東京塔閃閃耀眼。眼前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廣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東京塔。東京之晨從咖啡開始——這樣說也許不對。對不對都無所謂，反正東京塔沐浴朝暉，我們在喝咖啡。而且或許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廣告的。

正正經經的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學的時間。而我們則不是這樣，同雍容華貴而技藝嫻熟的女孩兒尋歡作樂了一個晚上，現在正喝著咖啡發呆。往下無非是蒙頭大睡。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我和五反田——儘管程度有別——的生活方式都已偏離世間常規。

「往下幹什麼，今天？」五反田朝我轉過頭。

「回去睡覺。」我說，「沒什麼安排。」

「我這也就睡上一覺，中午要見個人，有事商談。」

接著，我們默然看了一會東京塔。

「怎樣，還算快活？」五反田問。

「快活。」我說。

「進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嗎？」

我搖搖頭。「只說是突然消失，和你說的一樣。沒有線索，連真實姓名都不知道。」

「我也在電影同行裡打聽打聽，」他說，「碰巧打聽到一點也未可知。」

說罷，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陽穴。女孩兒見了，說不定又要動心。

「我說，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麼樣呢？」他問，「重溫舊夢？是吧？或者僅僅出於思念？」

「說不清。」我說。

我的確說不清。見到後的打算只能見到後再說。

喝完咖啡，五反田駕駛他那輛通體閃著幽光的茶色「奔馳」，把我送回澀谷公寓。

「最近可以再打電話找你？」他說，「和你交談很有意思。我沒有幾個談得來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過幾天再見面，好麼？」

「沒問題。」

我對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兒表示謝意。

他沒有做聲，只是靜靜搖頭。不說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 第二十節

此後幾天風平浪靜。每天都有幾個有關工作的電話打來，我一次也沒接，只管由記錄電話錄下了事。看來我的人緣尚未徹底衰落。我自己做飯，每天去澀谷街上看一次《一廂情願》。正值春假，電影院雖然算不上滿員，但也十分擁擠。觀眾幾乎都是中學生。真正的大人恐怕只我一個。他們來電影院，只是為了目睹女主角或走紅歌星的風采。至於電影的情節和水平如何，則全然不加理睬。每當他們心目中的影星出現時，便「噤哩哇啦」地扯著嗓門大吼大叫，簡直同野狗收容所裡的光景一般。而出現的影星如果不是他們所期待的，便「吧唧吧唧」或「卡崩卡崩」地嘴裡吃個不停，再不然就用尖利刺耳的聲音罵不絕口——什麼「縮回去」、「滾你的吧」之類。我心中不由閃過一念：要是一把火連電影院燒個乾淨豈不人心大快！

《一廂情願》開始後，我定定地注視著片頭字幕，裡邊果然用小字印有「喜喜」。

喜喜出場的鏡頭一完，我便走出影院，在街上漫步。路線和往日大致相同：原宿、神宮球場、青山墓地、表參道、仁丹大廈、澀谷。途中也有時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春天步履堅定地光臨大地，到處洋溢著令人親切的春天氣息，地球頑強而有條不紊地繼續繞太陽公轉。神秘的宇宙！每當冬去春來，我都要思索一番宇宙的神秘性：為什麼春天的氣息歲歲相同呢？每年春天來臨必定散發出這種氣息——微妙，縹緲，若有若無，且年年如一。

街頭巷尾，競選宣傳畫氾濫成災，且每張面孔都醜陋不堪。競選宣傳車也到處狂奔亂竄，根本聽不清講些什麼，徒增噪音而已。我一邊回想喜喜一邊在街上不停地行走。這時間裡，我發覺自己的雙腿開始一點點恢復原有步調。步履變得輕鬆而踏實，而且大腦的運轉也隨之帶有前所未有的機敏和銳氣。儘管速度遲緩，但我確實在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邁進。我目的明確，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頭不錯。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無濟事於，關鍵是要步步落在實處，保持自身的體系與節奏，同時密切注意這股勢頭將把自己帶往何處，我依然在這邊的世界裡。

三月末的四五天時間就這樣安然無恙地過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進展。買東西，在廚房做幾口飯菜，去電影院看《一廂情願》，長時間散步。回到家裡便打開錄音電話來聽，內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個人看書喝酒。每天都這樣循環反覆。如此日復一日，迎來了因艾略特的詩歌和康特·貝西的演奏而出名的四月。深夜自斟自飲之時，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場歡娛，那次掃雪。那是奇特而獨立的記憶，同任何場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連，無論五反田還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夢。儘管連任何細節都記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比現實還要鮮明，然而歸終不同任何存在發生關聯。但對於我，則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極其有限形式下的心靈契合，是兩人同心協力對遐想式幻覺的珍惜。那彷彿像是在說別拘束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營之晨，那聲「正是。」

我開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困覺的場景。難道她也像咪咪那樣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務？或者說那種服務是該俱樂部所屬女孩兒作為職業基本技能而掌握的專利？抑或是惟獨咪咪的個人發明呢？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向五反田請教。和我同居時，總的說來喜喜在性方面是被動的。我每次抱她，她是溫順地予以配合，但從來不曾主動出擊，或做出某種積極的表示。被我懷抱之時，我感到喜喜是癱軟的，將全副身心沉浸在歡娛之中。我對此也未曾有過不滿足。因為盡情地摟她抱她實在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對我這已足夠了。所以我怎麼也想像不好她向別人——例如五反田——積極提供技藝高超的性服務的場面。當然，這也許是因為我想像力貧乏的緣故。

妓女對私生活和職業上兩方面的性活動是怎樣區分的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全然揣度不出。如同我向五反田說過的那樣，這以前我一次也沒同妓女睡過。我同喜喜睡過，喜喜是妓女。但我當時並非同作為妓女的喜喜睡，而是同作為個人的喜喜睡。與此相反，就咪咪來說，我是同作為妓女的咪咪睡，而並非同作為個人的咪咪睡，所以即使把二者加以對比，恐怕也沒多大意思。這一問題越是深究越是費解。說起來，性活動這東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屬於精神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屬於技術上的呢？在多大程度上屬於真情，多大程度上屬於做戲呢？充分的事先愛撫是發自精神，還是出於技巧呢？喜喜果真是沉浸在同我交歡的快感之中嗎？她在電影中是真的在表演技巧，還是由於五反田手指撫摸背部而心蕩神迷呢？

真相與假相交相混淆。

譬如五反田。他的醫生形象不過是假相，卻比真正的醫生還要像模像樣，還要使人信賴。

而我的假相又是什麼呢？我身上有沒有呢？

要跳要舞，羊男說，而且要跳得優美動人，跳得大家心悅誠服。

既然要使大家心悅誠服，那麼我恐怕也該具有假相才是。果真如此，大家能對我的假相心悅誠服嗎？也許能的，我想。但又有誰肯對我的真相心悅誠服呢？

睡意襲來，我用水沖沖杯子，刷牙睡覺。待睜眼醒來，已是第二天。一天天倏忽過去，開始迎來四月，迎來四月上旬——比托爾曼的文章還要纖弱細膩、流轉不居、多情善感、風光明媚的朝朝暮暮。上午，我去紀國屋商場買調配妥當的青菜，買一打罐裝啤酒和三瓶葡萄酒，買咖啡豆，買用來做三明治的熏鮭魚，買豆醬和豆腐。回到家裡，打開錄音電話一聽，裡面出來雪的聲音。她用無所謂有氣無力或無氣有力的聲音說十二點再打一次電話，讓我在家等候，隨即卡一聲掛斷電話。這卡的一聲大概對她來說是一種身體語言。鐘已指向十一時二十分，我去廚房煮了一杯又濃又熱的咖啡，坐在床沿一邊喝一邊翻閱新出版的埃德·麥克貝恩的系列推理小說，早在十年以前我便下決心不再讀這玩藝兒，但每次有新書出來，又總是買回一本。就算是惰性，十年時間也未免太長了點。十二點五分，電話打來——雪的。

「還好？」她問。

「好得很。」

「現在做什麼呢？」

「正準備做午飯。把早已調配妥當的脆生生的萵苣和熏鮭魚切得像剃刀刀一樣薄，再加冷水浸過的洋蔥和芥末做三明治來吃。紀國屋的黃油很適合用來做這東西。弄得好，說不定可以趕上神戶三明治熟食店裡的熏鮭魚三明治的味道。也有時候弄糟。但凡事只要樹立目標並加以不屈不撓地努力，總會取得成功。」

「傻氣！」

「不過味道極好。」我說，「不信去問蜜蜂，去問三葉草好了。真的可口無比。」

「什麼呀，你說的？幹嗎扯到蜜蜂和三葉草？」

「比如嘛。」

「瞧你這人！」雪歎著氣說，「你要多少長大些才行，三十四歲了吧？在我眼裡卻有點傻裡傻氣。」

「是叫我世俗化不成？」

「想去兜風，」她不理會我的提問，「今天傍晚有空？」

「想必有空。」我想了想說。

「五點鐘來赤板公寓接我。位置還記得？」

「記得。」我說，「喂喂，你一直待在那裡，一個人？」

「是啊，回箱根也什麼都沒有。家裡空空蕩蕩，又在山頂尖。那種地方不願意一個人回去，還是這兒有意思。」

「媽媽呢？還沒回來？」

「不曉得，誰曉得她。杳無音信。也許還在加德滿都吧！所以我不是說了麼，那個人根本指望不得，天曉得她什麼時候回來。」

「花錢呢？」

「錢沒問題，現鈔隨我使用，把媽媽的錢一張張從錢包裡抽走就是。她那人，鈔票少幾張根本覺察不到。況且我也得自衛嘛，總不能坐以待斃。她就是那種神經兮兮的人，沒什麼奇怪。你不那樣認為？」



我避而不答，搪塞說：「飯吃得可好？」

「吃啊。這叫什麼話，不吃飯豈不死了？」

「我是問你吃得可好？」

雪清了清嗓子說：「乾炸雞肉、漢堡牛肉餅、葡萄乾軟餅，還有熱氣騰騰的盒飯。」

低營養食品。

「五點去接你。」我說，「去吃點正經東西。你那飲食生活實在太馬虎。思春期女孩兒應該吃得像樣些。那種生活時間長了，長大要月經不調的，當然你可以說調不調是你自己的事，問題是，你要是月經不調，周圍人都跟著倒霉，也該為周圍人著想著想才是。」

「傻氣。」雪低聲道。

「對了，要是你不討厭的話，把你赤板公寓的電話號碼告訴我好嗎？」

「為什麼？」

「眼下這種單線聯繫是不公正的。你知道我的電話，我卻不知道你的。你高興時可以打電話給我，我高興時卻不能打電話給你，這不公平。再說比如今天這場約會，一旦有急事要變更，聯繫不上就大不方便。」

她略微猶豫似的哼了哼鼻子，歸終還是把號碼告訴了我。我記在手冊通訊錄中五反田的下邊。

「不過可別隨意變更喲，」雪說，「那種風風火火的人有媽媽一個就足夠了。」

「放心，我不會隨意變更，不騙你。不信你去問蝴蝶、去問苜蓿好了。像我這樣嚴格守約的人怕沒有幾個。當然嘍，世上有突發事故的存在，就是說會突然發生始料未及的事，世界畢竟廣大而複雜。那時我也

許應付不了，如果同你聯繫不上就非常狼狽。我說的你可明白？」

「突發事故。」她重複道。

「晴天霹靂。」

「最好別發生。」雪說。

「但願如此。」

然而確實發生了。

## 第二十一節

他們是下午三點過後來的，兩個人。我正淋浴時門鈴響了。在我穿上浴衣開門之前響了八次，那響聲直叫人皮膚發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開門，見是兩個男士。一個四十餘歲，另一個同我年紀相仿。年紀大的個頭頗高，鼻子有塊傷疤。雖說時值初春，卻已曬成相當水平——猶如漁夫那樣深刻而現實，顯然不是在關島海濱或滑雪場曬出來的。頭髮一看便顯得堅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風衣。年輕的則個頭偏低，頭髮偏長，眼睛偏細，目光偏尖，活脫脫一副過去的文學青年模樣，就差這裡不是同人雜誌的聚會場所，而他也未撩起長髮說一句「我是三島嘛」。大學時代班上也有幾個這等人物。此君身穿豎領風衣。兩人腳上都是不時髦的黑皮鞋，價廉質次，皺皺巴巴，即使丟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著過去。看來這兩個紳士哪個都不是我想要積極結交的角色。我姑且將他倆命名為「漁夫」和「文學」。

文學從風衣口袋裡掏出警察證，一聲不響地遞到我面前——猶如電影鏡頭一般。我還從來沒有看過警察證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並非偽造。同皺皺巴巴皮鞋的皺皺巴巴相差無幾。但當他將其從口袋裡拿出遞過來時，我竟恍惚覺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雜誌。

「赤坂警察署的。」文學說。

我點點頭。

漁夫雙手插進風衣口袋，默不作聲，只是漫不經心地把一隻腳伸在門口，大概存心不讓我關門。罷了罷了，愈發像是電影了。

文學將警察證放回衣袋，從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頭髮濕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綠色列諾瑪浴衣。當然是專利產品，轉身時背上分明寫著列諾瑪。洗髮水用的是維娜牌。全身上下無任何自慚形穢之處，於是我以逸待勞，看對方吐出的是何言語。

「想找您瞭解一點情況。」文學開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勞駕去署裡一次好嗎？」

「瞭解？哪方面的？」我問道。

「這個嘛，到時再奉告。」對方說，「只是瞭解情況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請您到署裡去，要是可以的話。」

「換換衣服可以吧？」

「當然可以，請請。」文學表情依然，聲音平淡之極，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現實倒不過如此而已。

我在裡邊房間更衣的時間裡，兩人一直在開著門的門口佇立不動。我穿上常穿的藍色牛仔褲、灰毛衣和粗呢夾克。吹乾頭髮，梳理一下，把錢夾、手冊和鑰匙塞進衣袋。然後關窗，熄燈，擰好煤氣開關，打開錄音電話，最後蹬上褐色尖頭鞋。兩人不無稀罕地盯著我穿鞋。漁夫仍一隻腳放在門口。

離公寓大門不遠處，頗為隱蔽地停著一輛普普通通的警車，駕駛席上坐著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漁夫先上，接著我上，最後文學上。和電影鏡頭一模一樣。文學關上車門，車便在沉默中開始前行。路面很擠，警車緩緩駛動，沒有拉響警笛。坐起來同出租車的感覺差不多，只不過沒有計程表。停的時間比跑的時間還長，周圍汽車的司機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視我的臉，但無人搭腔。漁夫合攏雙臂正視前方，文學則像在練習風景素描，神情肅然地觀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寫什麼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異字眼的抑鬱描寫吧——「作為概念的春光伴隨著黑暗的潮流洶湧而來。她的到來搖晃起匍匐在城市間隙的無名之輩的慾念，而將其無聲地衝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將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為「作為概念的春光」？何為「不毛的流沙？」但終究覺得傻氣，而就此作罷。澀谷街頭，依然到處擠滿身穿小丑樣奇裝異服且看上去頭腦渾渾噩噩的初中生。既無慾念又無流沙，什麼也沒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領進二樓詢問室。這是一間四張半墊席大小的房間，有一扇小窗，窗口幾乎射不進光線，大概同旁邊的建築物連得大近。正中有一張桌子，兩把辦公椅，還有兩把備用塑料椅。牆壁掛著一

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鐘。此外別無他物，沒有掛曆，沒有畫幅，沒有書架，沒有花瓶，沒有標語，沒有茶具，惟有桌、椅、鐘三樣。桌上放著煙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著文件夾。兩人進屋後脫去風衣，折起放在備用椅上。然後叫我在電鍍辦公椅上落座。漁夫在我對面坐定，文學稍離開一點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動手冊。兩人半天一聲未吭，我自然無言以對。

「好了，昨天夜裡你幹什麼來著？」漁夫終於打破多時的寂靜。想來，漁夫開口這還是第一次。

昨天夜裡？昨天夜裡是哪個夜裡？我搞不清昨天夜裡同前天夜裡有何區別，搞不清前天夜裡同大前天夜裡區別何在。這固然不幸，但是事實。我沉思良久——回憶需要時間。

「我說你，」漁夫乾咳一聲，「法律上的東西這個那個理論起來是很費時間。而我問的非常簡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幹什麼來著？還不簡單？回答也沒什麼虧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說。

「不想就記不起來？才是昨天的事喲！又不是問你去年八月分幹什麼，大可不必動腦思考吧？」

我很想說所以才想不起來，但未出口。大概他們理解不了一時性記憶喪失為何物，從而認定我頭腦出了故障。

「等你，」漁夫說，「等著你，儘管慢慢想吧。」他從上衣袋裡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機點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說。《布爾塔斯》雜誌上告誡：先進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煙。但這兩個人卻全然不予理會，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漁夫吸「七星」，文學吸短支「希望」。兩人幾乎都是大煙筒。他們不可能讀什麼《布爾塔斯》，一對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五分鐘好了。」文學依然用毫無感情色彩的淡漠聲調說道，「但願這時間裡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來，昨天夜裡在哪裡幹什麼來著？」

「所以此人才成其為知識人。」漁夫朝向文學說道，「說起詢問早都詢問過了，指紋都登錄在案。學潮、妨礙執行公務、材料送審，這些早已習以為常。久經沙場。厭惡警察。熟悉法律，對於由憲法保障的國民權利之類瞭如指掌，不馬上提出請律師來才怪。」

「可我們不過是在徵求他同意之後請他同走一遭，問問極簡單的問題呀！」文學滿臉驚詫地對漁夫說，「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請律師來的理由嘛！幹嗎想得這麼複雜呢？真是費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單單是厭惡警察，大凡同警察這一字眼有關的東西，生理上統統深惡痛絕！從警車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會協助我們。」

「不過不要緊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絕不至於僅僅因為一句昨晚幹什麼就勞律師大駕。律師也很忙嘛。這點道理知識人還是懂的。」

「難說。」漁夫道，「假如懂得這個道理，互相就可以節約時間嘍！我們忙，他大概也不閒。拖下去雙方浪費時間，再說也辛苦。這東西夠辛苦的。」

兩個人如此表演對口相聲之間，五分鐘過去了。

「那麼，」漁夫說，「怎麼樣，您該想起什麼了吧？」

我一想不起來，二也不願意想。也許不久想得起來，反正現在無從想起。記憶喪失後尚未恢復。「為什麼要問我這個？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說，「在不明白事由的情況下我什麼也不能講；在事由不明的時間裡，我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按照禮節，瞭解情況之前應先說明事由才是。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禮節。」

「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文學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鸚鵡學舌，「不符合禮節——」

「所以我不是說這才成其為知識人嗎，」漁夫接道，「對事物的看法自成一體，厭惡警察。訂《朝日新聞》，看《世界》雜誌。」

「既沒訂《朝日新聞》，也沒看《世界》。」我說，「總之在講明為什麼領我到這裡來的事由之前，我無可奉告。你們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時間，時間多少都有。」

兩名刑警面面相覷。

「講明事由後你就可以回答提問嘍？」漁夫問。

「或許。」我說。

「此人倒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學一邊目視牆壁上端一邊抱臂說道，「好一個或許。」

漁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筆直的橫向疤痕。看樣子原是刀傷，相當之深，周圍肌肉被拽得吃緊。「喂喂，」他說，「我們可是很忙，不是開玩笑，真想快點結束了事。我們也並不喜歡無事生非，要是情況允許，我們也想六點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頓好飯。況且對你也一無仇二無冤，只要告訴我們昨天夜裡你在哪裡幹了什麼，別無他求。要是沒做虧心事，講出來也不礙事吧？還是說你有什麼虧心事而講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視盯著桌面上的玻璃煙灰缸。

文學啪地摔了一下手冊，揣進衣袋，有三十秒鐘誰也沒有做聲。漁夫又點燃一支「七星」。

「久經沙場。」漁夫道。

「莫非要叫人權維護委員會來？」文學說。

「喂喂，這還談不上什麼人權不人權的。」漁夫道，「這是市民的義務。市民須盡可能對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協助，這在法律上寫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歡的法律上可就是這樣寫的。你為什麼對警察那般深惡痛絕呢？向警察問路什麼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進來你也要給警察掛電話吧？彼此彼此嘛！可為什麼連這麼一點小事你都橫豎不肯協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簡單問題嗎？昨天夜晚你在哪裡幹了什麼？根本用不著費事，快點答完算了！我們也好往下進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歡喜。你

不這樣認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複道。

文學從口袋裡掏出紙巾，肆無忌憚地擤了一通鼻涕。漁夫從桌子抽屜裡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說，你還不明白？」文學將紙巾扔進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糟。」

「知道嗎，現在不是一九七〇年，沒有閒工夫和你在這裡玩什麼反權力遊戲。」漁夫忍無可忍似的說，「那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也罷你也罷任何人也罷，都已被一個蘿蔔一個坑地安在社會裡，由不得你講什麼權力或反權力，誰也不再那樣去想。社會大得很，挑起一點風波也撈不到什麼油水。整個體系都已形成，無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這個社會，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個洞等著！眼下在這裡怎麼扯皮都沒便宜可占，你也好我們也好，純屬消耗。知識人該懂得這個道理吧？」

「說起來，我們是有點累了，話也可能說得不大入耳。這是我們不對，特此道歉。」文學一邊嘛裡啪啦翻著手冊一邊說，「不過，我們的確累了。馬不停蹄地幹，昨晚到現在幾乎沒睡上覺，五天沒見到孩子了，飯也隨便亂湊合。也許你看不順眼，可我們也在為社會盡我們的力。而你到這裡來，硬是別著勁兒一言不發，我們自然要不耐煩。明白嗎？說你使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糟，指的就是我們一累心裡就煩得不行，以致本來可以簡單完結的事卻完結不了，容易節外生枝。當然嘍，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國民的權力，但那東西運用起來需要時間，而在那時間裡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這玩藝兒囉嗦得很，費事得很，而且總有個酌情運用的問題。這些你能理解吧？」

「別誤解，這不是嚇唬您。」漁夫道，「是他忠告您。我們也不願意讓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看著煙灰缸。這煙灰缸沒有任何標記，又舊又髒。最初玻璃也許還透明，但如今則不盡然，而呈渾濁的白色，底角還有油膩。我揣摩恐怕在這桌子上已經放了不知多少歲月——十年吧。

漁夫久久擺弄著塑料尺。



「也罷，」他無可奈何地說，「那就說明一下事由。實際我們提問也是該講究順序，你的說法也有幾分道理，就按順序來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畢，將尺置於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夾，啪啪翻了幾頁，拿起一個信封，從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將這三張照片拿在手中審視。照片是真的，黑白兩色。一看便知不是藝術攝影。照片上是個女子。第一張照的是裸背，女子俯臥床上，四肢修長，臀部隆起，頭髮像扇面一樣攤開，掩住頭部。兩腿略微分離，下部隱約可見，胳膊向兩側隨意伸出。女子看來是在睡覺。床無甚特徵。

第二張更逼真。女子仰面而臥，整個身子袒露無餘，四肢呈立正姿勢。無須說，女子已經死了。眼睛睜開，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張照片。這張是面部特寫。是咪咪，毫無疑問。但她已不再雍容華貴，而顯得凍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四周有一道彷彿被揉搓過的痕跡。我一時口乾得不行，連咽唾液都很困難，手心皮膚陣陣發癢。咪咪，那場絕妙的歡娛！曾和我快活地掃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聽斯特倫茲，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現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搖頭，但沒搖。我把三張照片重疊收好，若無其事地交還給漁夫。兩人全神貫注地觀察我看照片時的反應。我用催問的神情看了看漁夫的臉。

「認識這個女孩兒吧？」漁夫開口道。

我搖頭說不知道。如果我說認識，勢必將五反田捲入進去，因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將他捲進去。或許他已經捲入，這我無從推斷。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並說我同咪咪睡過，那麼我的處境就相當尷尬，等於說製造偽供。那樣一來，可就非同兒戲。這是一次賭注。但不管怎樣，不能從我口裡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況不同。如若說出他來，必然輿論大嘩，週刊蜂擁而至。

「再仔細看一遍！」漁夫以頗含不滿的緩慢語調說道，「事關重大，再仔細看一遍，然後好回答。如何？對這女子可有印象？請不要說謊。我們可是老手，誰個說謊當即一目了然。對警察說謊，後果可想而知。明白嗎？」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三張照片。本來恨不得背過臉去，但不能。

「不認識。」我說，「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學富有文學性地重複一遍，「徹底死了，的確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們看到了，在現場。蠻不錯的女子，一絲不掛地死了。一看就知是個不錯的女子。但已經死掉，不錯也罷什麼也罷都無所謂了，赤身裸體也無所謂了。死人一個而已。再放下去就會腐爛，皮膚脹裂，血肉露出，臭氣熏天，蛆蟲四起。看過那種光景？」

我說沒有。

「我們看過好幾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錯與不錯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爛肉罷了，和爛掉的烤牛肉一樣。聞了那種臭味，好久都嚥不下飯。雖說我們是老手，可惟獨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習慣。再過一段時間，就只剩有骨頭，這回臭味是沒了，一切都已乾乾巴巴，白生生的，也還好看。總之骨頭是乾淨的，不壞。不過，這女子還沒到那般地步，沒有腐爛，沒見骨頭。僅僅是死掉，僅僅是變僵，硬挺挺的。是個不錯女子，這點分明看得出來。要是能趁她活著的時候和她盡情大幹一場該有多妙！但如今目睹裸體也興奮不起來，因為已經死了。我們和死畢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說，這裡邊有個分水嶺，一旦越過分水嶺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兒，可憐！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無疑，可惜！哪個殺的？傷天害理。這女孩兒也有生存的權利，才二十歲剛出頭。是被人用長統襪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嚥氣要花不少時間。痛苦到極點。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為什麼非要在這種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還想活。她感覺得出氧氣少得讓人窒息，頭腦一陣發暈，小便失禁，拚命掙扎，但力氣不夠，最後慢慢死去，死得夠慘的，我們想把使她慘死的犯人捉拿歸案，必須捉拿。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殘忍的犯罪，強者使用暴力殺害弱者。不能聽之任之。如果聽之任之，將動搖社會的根基。必須逮住犯人，嚴懲不貸。這是我們的義務，否則，犯人可能還將繼續殺害其他女孩兒。」

「昨天午間，這女孩兒在赤板一家高級賓館定了一間雙人房，五點時一個人住了進去。」漁夫說，「說是丈夫隨後到。姓名和電話都是假的，錢是預付過的。六點時要了一人份量的晚飯，叫送到房間去。那時

是一個人。七點時把碟碗放到走廊，並掛出『請勿打擾』的字牌。第二天十二點是退房時間，十二點半時服務台打去電話，沒人接。門上仍掛著『請勿打擾』。敲門也不應，於是賓館人員用另配的鑰匙把門打開。結果女孩兒已經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張照片那樣。誰也沒見到有男子進來。最頂層是餐廳，人們經常乘電梯來來往往，出入頻繁。因此這家賓館常用來幽會，以掩人耳目。」

「手袋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線索。」文學說，「沒有駕駛證，沒有手冊，沒有信用卡，沒有提款卡，什麼也沒有。衣服上沒有任何字樣。有的只是化妝品和裝有三萬多日元的錢包，以及口服避孕藥，再沒有其他的。不，還有一樣：錢包最裡邊一個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張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認識？」漁夫叮問道。

我搖頭否認。如果可能，我何嘗不想配合警察把那個殺害她的兇手抓到。但我首先要為活著的人著想。

「那麼，能告訴昨天你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了？這回該明白我們特意請你來這裡瞭解情況的事由了吧？」文學說。

「六點時一個人在家吃飯，然後看書，喝了幾杯酒，不到十二點就睡了。」我說，記憶好歹復甦過來，大概是因為看到咪咪死屍照片的緣故。

「那時間裡見誰了沒有？」漁夫詢問道。

「誰也沒見，一直我一個人。」

「電話呢？誰也沒打來電話？」

我說誰也沒打來電話。「九點倒有個電話打來，因為接上錄音電話沒有聽到。後來一聽知是工作方面的。」

「為什麼人在家還用錄音電話？」漁夫問。

「眼下正休假，懶得同別人談工作。」

他們想知道來電話那個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我講了出來。

「那麼說，你一個人吃完晚飯一直看書嘍？」漁夫又問。

「先收拾好碗筷，然後才看的。」

「什麼書？」

「卡夫卡的《審判》，或許你不相信。」

漁夫在紙上寫卡夫卡的《審判》。「審判」二字寫得不準確，文學從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學果然曉得《審判》。

「看它看到十二點，是吧？」漁夫說，「還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蘭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來了。「啤酒兩聽，白蘭地一瓶的一/四左右。還吃了個桃罐頭。」

漁夫一一記在紙上。還吃了個桃罐頭。「此外要是能想起來的，再想想好嗎？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時，再也想不起什麼。那確實是個連細微特徵也沒有的夜晚。我只是一個人靜靜地看書，而咪咪卻在這個連細微特徵也沒有的靜靜夜晚被人用長統襪勒死了。

「想不起來。」我說。

「喂，最好認真想想嘛，」文學乾咳一聲，「你現在可是處於不利位置啣？」

「隨你。我又沒有做什麼，無所謂利與不利。」我說，「我是個靠自由撰稿為生的人，因工作關係，名片也不知散發了多少。至於那女孩

兒怎麼會有我的名片，我卻是沒辦法搞清——總不至於說是我殺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會只特意挑出一張珍藏在錢包最裡頭吧？」漁夫說，「我們有兩個假設。一個是這女子同你們那個行業有關，在賓館裡同一男子愉情而被對方殺了。這男子把手袋裡大凡可能留下後患的東西清洗一空，惟獨這張名片因藏在錢包最盡頭而未能帶走。另一個假設是，這女子是風月老手、娼妓、高級娼妓，使用一流賓館的那類。這類人身上不會帶有可能暴露身分的東西，由於某種原因她被客人殺害。犯人沒有取錢，估計非比一般。可以推出這兩種假設吧？如何？」

我默默歪一下頭。

「不管怎樣，你的名片是個把柄。因為現階段我們手裡除此外沒有任何線索。」漁夫一邊用圓珠筆頭橐橐敲擊桌面，一邊再三強調似的說道。

「名片那東西不過是印有名字的紙片而已。」我說，「成不了證據，什麼也成不了，反正憑這紙片什麼也證明不了。」

「此時此刻，」一直用圓珠筆頭敲擊桌面的漁夫說道，「是什麼也證明不了，的確證明不了。現在鑒別人員正在房間對遺物進行檢查，同時解剖屍體。到明天，不少事情就會清楚一些，並找出其間的脈絡。只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時間裡希望你再好好多想一想。可能要熬個通宵，反正要搞徹底才行。時間一長，有很多東西便可能回憶起來。讓我們再重頭來一次，請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動仔細過一遍篩子，從早到晚一個不漏地——」

我覷一眼牆上的掛鐘，時針已懶洋洋地指向五點十五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約會。

「能借電話用一下嗎？」我問漁夫，「原定五點鐘有個約會，很重要的約會，得告訴一聲才好。」

「和女孩兒？」漁夫問。

「嗯。」

他點點頭，把電話推到我這邊來。我掏出手冊，找到雪的電話號碼，撥動號碼盤。鈴響到第三遍，她接起電話。

「是要說有事來不了吧？」雪先發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釋說，「倒不是我的責任，但實在脫身不得，被領來警察署，正接受詢問，是赤板署。解釋起來話長，總之看樣子輕易解脫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麼來著，到底？」

「什麼也沒搞。只是作為殺人案的參考人給警察叫了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滑稽。」雪聽起來無動於衷。

「是的。」我承認。

「喂，總不會是你殺的吧？」

「當然不是我殺的。」我說，「我是屢遭失敗屢出差錯，但絕沒殺人。不過是問問情況，提問接二連三。反正對你不起，另外找時間將功贖罪就是。」

「滑稽透頂！」言畢，雪卡一聲放下電話。

我也放下聽筒，把電話還給漁夫。兩人聚精會神地傾聽我和雪的對話，似乎並無所得。假如他倆知道我是同一個十三歲女孩兒約會，必定進一步加深對我的懷疑。說不定以為我是個異常性慾者之流。一般來說，三十四歲的男子斷不會同十三歲女孩兒幽會。

兩人就我昨天一晝夜的坐臥行止無微不至地叮問一遍，並記錄在案——把厚紙墊在底下，在便箋樣的紙張上用圓珠筆寫得密密麻麻。那東西實在毫無意義，真正的滑稽透頂，純屬浪費時間浪費勞力。上面不厭其詳地寫道我吃了什麼去了哪裡，一五一十地寫著我晚飯所吃的茼蒿的

煮法。我半開玩笑地介紹了松魚的削法。但玩笑在他們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認認真真地記錄下來。結果搞成了一份相當厚實的文稿，可惜全無價值可言。六點半，兩人叫近處一家飯店的外賣點送來盒飯。盒飯不怎麼高級，和低營養食品差不多。裡面不外乎肉丸、土豆沙拉、煮魚肉卷之類，無論味道還是用料都不敢恭維，油膩膩、鹹滋滋。鹹菜用的是人工著色劑。然而兩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掃而光。原以為折騰得飯也難以下嚥，看來那只是一時的氣惱。

吃罷飯，文學端來淡而無味的溫吞茶，兩人一邊喝茶一邊又大過煙癮。狹小的房間裡煙霧蒸騰，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兒。用完茶，詢問即刻開始。無聊提問的無盡循環。諸如《審判》從哪裡讀到哪裡，何時換的睡衣等等。我向漁夫介紹了卡夫卡小說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興緻。對他來說，那情節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飯。我不由擔心，弗蘭茨·卡夫卡的小說能否流傳到二十一世紀。不管怎樣，他竟連《審判》的主要情節也記錄下來。何苦一把這東西記錄在案呢？我實在感到納悶。端的是弗蘭茨·卡夫卡式。我逐漸覺得傻氣覺得厭倦起來。況且也累了，腦袋開始運轉不靈。這一切太雞毛蒜皮，太沒有意義了。然而他們依然窮追不捨地抓住所有事象的間隙喋喋不休，且將我的答話一字不漏地記在紙上。有時碰到不會寫的字，漁夫便問文學。對如此作業，兩人似乎毫無厭煩情緒。估計疲勞還是有的，但決不懈怠。哪怕再瑣碎之事，也豎耳傾聽，目光炯炯，以隨時找出漏洞。兩人不時交替出去五六分鐘，然後轉回。堅韌不拔的鬥士！

時值八點，詢問人由漁夫換成文學。漁夫的兩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勞，站著伸展揮舞一番，並轉了幾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煙。文學開問前也先吸了一支。換氣不良的房間裡，活像天氣預報的氣象圖一般雲遮霧繞，迷濛一團。低營養食品和香煙雲霧。我真想去外面盡情來個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廁所。文學指點說出門向右，到頭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緩緩踱回。在廁所裡做深呼吸說來未免反常，實際上味道也並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揀四。起碼我還活著，還能呼吸。

從廁所折回後，文學重開戰局。他詳細地問了昨晚打來電話那個人的情況。和我算什麼關係？在什麼工作上相識的？打電話為哪樁事？為什麼沒有馬上回電話？為什麼休那麼長的假？經濟上支撐得了嗎？稅金

申報了沒有？如此囉嗦個沒完沒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漁夫一樣花時間用工整的楷書記錄在紙上。莫非他真的以為這種作業有意義不成？我無從判斷。或許對他們來說這不過是日常工作，無須考慮有無意義。不折不扣的弗蘭茨·卡夫卡式。兩人之所以無休無止地把這無聊的事務性作業故意拖延下去，說不定是存心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們實際上已經如願以償——我已經筋疲力盡，有問必答，答無不盡。總之我一心想早早結束了事。

但十一點時作業仍未終止，連終止的徵兆也沒有。十點漁夫走出房間，十一點折回。看樣子是打了個盹，眼睛有點發紅。他將自己不在時記錄的內容過了一遍目，然後將文學取而代之。文學端來三杯咖啡。是速溶咖啡，且加了砂糖和牛奶。低營養食品。

我早已無心戀戰。

十一點半時我又累又困，遂宣佈我不再開口說話。

「麻煩透了！」文學一邊在桌面卡嗤卡嗤地擠壓手指關節，一邊儼然真的為難地說，「此事刻不容緩，對破案又很重要。抱歉得很，可以的話，我想堅持最後搞完算了。」

「這種詢問，我怎麼都看不出有什麼重要。」我說，「坦率說來，我看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雞毛蒜皮到後來也相當有用。根據雞毛蒜皮偵破的案例不在少數，相反，因為忽視雞毛蒜皮而事後追悔莫及的情況也並非個別。因為這畢竟是殺人案，一個人因殺致死。我們也都在嚴肅對待。對不起，請再忍耐再配合一下。說實在的，如果我們有意，完全可以讓上級批准把你作為重要參考人拘留起來。但那樣會使雙方增多麻煩，對吧？那需要很多材料，而且再不可能通融。所以我們想還是穩妥一點為好，只要你肯配合，我們就不至於採取強硬措施。」

「要是困，在休息室睡一會如何？」漁夫從旁插話，「躺下很可能重新想起什麼。」

我點點頭，哪裡都好，總比待在這煙味熏人的房間裡強。



漁夫把我領往休息室。走過陰冷的走廊，邁下更陰冷的樓梯，又進入走廊，到處充滿陰森森的氣息。他們說的休息室原來竟是拘留所。

「這地方在我眼裡好像是拘留所。」我浮起非常非常苦澀的微笑說道，「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

「只有這個地方，對不起。」

「純屬笑話！我回家。」我說，「明早再來。」

「喂喂，不上鎖的。」漁夫說，「就算求你了，就忍耐這一天吧。拘留所不上鎖也是普通房間嘛。」

我再懶得同他舌來唇去，湊合一下算了。拘留所不上鎖的確也是普通房間。況且我已累得一塌糊塗，困得一塌糊塗，再沒心思同任何人講話，懶得開口。我搖搖頭，不聲不響地一頭栽倒在硬邦邦的床上。熟悉的感觸。濕乎乎的床墊和廉價毛巾被。廁所的氣味。絕望感。

「不上鎖的。」漁夫說罷，關上門，門光地發出冷冰冰的聲響。上鎖也好不上鎖也好，反正聲音同樣冰冷。

我喟嘆一聲，蓋上毛巾被。有誰在什麼地方大聲打鼾，鼾聲聽起來既像是十分遙遠，又似乎很近。彷彿地球在我不知道的時間分裂成無數塊互相動彈不得的無可挽回的薄薄斷層，鼾聲便是從那斷層的縫隙中發出來的，哀怨淒婉，飄忽不定，而又真切可聞。是咪咪！如此說來，昨晚我還想起你來著，那時不知你仍活著，還是已經死去。但不管怎樣，那時我是想起你來著，想起同你的歡娛，想起為你輕輕脫衣服的光景。怎麼說呢，那簡直像是同窗會。我是那樣地輕鬆快活，猶如世界上所有的螺絲都鬆緩下來。我已好久未曾體味過這種心情了。然而，咪咪，我現在卻什麼都不能為你做，對不起，什麼都無能為力。我想你也明白，我們面臨的人生都是極其脆弱的。作為我，不能把五反田捲到醜聞中去。他是在形象世界裡生存的人，一旦他同妓女睡覺並作為殺人案參考人被傳喚的事公諸於世，其形象必將受到損害，其主演的電視節目和廣告便很可能跌價。說無聊便也無聊，無聊的形象，無聊的世道。但他將我視為朋友並予以信任，所以我也要把他作為朋友來對待。這是信義問題。咪咪，山羊咪咪，和你在一起我非常開心，能和你相抱而臥我是那般愜意，簡直是童話。我不知道那對你是不是是一種慰藉，反正我一直沒

有忘記你記著你。我們倆掃雪一直掃到早上——官能式掃雪。我們在幻覺天地裡相依相偎，黑熊撲通和山羊咪咪。你被勒脖子時想必痛苦萬狀，你不想告離人世吧，大概，但我現在什麼也不能為你做。老實說我不知道這是否正確，但此外我別無選擇。這便是我的生存方式，是社會體系所使然。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安息吧！山羊咪咪，至少你可以不必醒第二次，不必死第二回。

安息吧，我說。

安息吧，思考發出回聲。

正好，咪咪應道。

## 第二十二節

第二天的內容幾乎是第一天的重複。早上三人又在同一房間集中，悶聲喝咖啡，吃麵包。這回的麵包還湊合，羊角形。吃完，文學把電動剃鬚刀借我一用。我原本不喜歡電動的，也只好用來應付一下。沒有牙刷，只得在漱口上下了番功夫，接下去就是詢問。無聊而無關緊要的詢問。合法的拷問。這名堂猶如上發條的蝸牛玩具，斷斷續續持續到中午。大凡能問的兩人都已問了，看樣子已再無問題可問。

「啊，也就這樣子了。」漁夫把圓珠筆置於桌面，說道。

兩名刑警不約而同地呼出一口長氣，我也長吁一聲。我揣摩，兩人把我扣在這裡的目的大概是為了爭取時間。無論如何他們不可能僅憑被害女子錢夾裡有張名片這一點就取得拘留許可，縱使我提供不出我不在出事現場的有力證據。所以他們只能設下這傻裡傻氣的卡夫卡式迷宮，把我牽制住不放，直到指紋和遺體解剖的結果證明我不是犯人時為止。荒唐透頂！

但不管怎樣，詢問算是到此為止。我可以回家，洗澡，刷牙，像樣地刮鬚，喝像樣的咖啡，吃像樣的飯食。

「好了，」漁夫直起身，通通敲著腰部說道，「該吃午飯了吧？」

「詢問像是完了，我這就回家。」

「那還不成。」漁夫難以啟齒似的說。

「為什麼？」

「需要簽名，證明你是這麼說的。」

「可以可以，簽名好了。」

「簽之前請確認一遍內容有無出入，要一行一行地看，事關重大

嘛。」

於是我拿起三四十頁之厚而又寫得密密麻麻的公用箋，逐字逐句地仔細閱讀起來。我邊讀邊想，二百年過後，這篇文章也許具有風俗研究的資料價值。其近乎病態的詳細而客觀的敘述，對研究人員想必有所幫助——城裡一個三十四歲獨身男性的生活光景不難在其眼前歷歷浮現出來。雖說沒有代表性，畢竟是時代的產兒。問題是此時在警察署詢問室裡閱讀起來，卻是平添煩惱。花了十五分鐘才讀完。好在是最後一關，讀完簽上名，即可回家了事。讀畢，我把記錄紙在桌面臺臺整齊。

「可以可以，」我說，「完全可以，內容上我沒有異議。簽名就是，簽在哪裡？」

漁夫用手指飛快地轉動圓珠筆，看著文學。文學拿起桌面上的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點燃，蹙起眉頭盯著煙火。我騰起一種極其不快的預感。

「沒有那麼簡單。」文學用分外徐緩的語調說道，如同內行人向外行人再三叮囑什麼，「這類材料，須是親筆才行。」

「親筆？」

「也就是，務必親手抄寫一遍，由你，用你的字。否則法律上無效。」

我往那疊公用箋上掃了一眼。我連發火的氣力都沒有了，我很想發火，很想罵一聲豈有此理，很想拍案聲稱自己是受法律保護的市民，告誡他們沒有這種權利，很想起身一走了之。正確說來他們也明白沒有阻擋我的權利。但我太累了，累得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想爭辯，無論對誰。我覺得與其爭辯，莫如言聽計從為好，那要省事得多。權當傀儡好了，累得當傀儡。過去可不是這樣。過去是要好好發一頓火的。低營養食品也罷，香煙雲霧也罷，電動剃鬚刀也罷，根本不在話下。如今年齡大了，變得懦弱起來。

「不抄。」我說，「累了，回家。我有權回家，誰也擋不了。」

文學發出模稜兩可的語聲，既像呻吟又像打哈欠。漁夫仰望天花

板，用圓珠筆頭通通敲擊桌面，且頗有節奏：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話要那麼說，事情可就麻煩了。」漁夫開口道，「也罷，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申請拘留許可就是。那樣一來，可就再不可能這麼和風細雨。噢，也好，那樣倒好辦一些。嗯，是吧？」他問文學。

「是啊，那樣反而好辦。好，就那樣好了。」文學應道。

「隨便。」我說，「但在許可批下來之前我是自由的。就待在家裡不動，批下來上門找我就是。橫豎我得回家，在這裡悶得慌。」

「拘留許可批下來之前，可以暫時約束人身自由。」文學說，「這條法律是有的。」

我本想叫他把六法全書搬來，把那條指給我看，可惜精力體力現已耗費一空。雖然明明曉得對方是虛張聲勢，也無力同其兩軍對壘。

「明白了。」我不再堅持，「就按你們說的辦。不過得讓我打個電話。」

漁夫把電話推過。我給雪打了第二次電話。

「還在警察署，」我說，「看來得待到晚上，今天你那裡去不成了，對不起。」

「還在那裡？」她驚愕道。

「滑稽！」我搶先說出。

「怕不正常吧！」雪換個說法，詞彙倒還豐富。

「幹什麼呢，現在？」

「沒幹什麼，」她說，「閒得沒什麼可幹。躺著聽音樂，吃蛋糕，翻翻雜誌什麼的，就是這樣。」

「噢——」我說，「反正出來就打電話過去。」

「能出來就好。」雪淡淡地說。

兩人依然側耳傾聽我在電話中的言語，但似乎仍一無所獲。

「那，反正先吃午飯吧！」漁夫說。

午飯是養麵條。麵條脆弱得很，剛用筷子挑起便斷成兩截。猶如病人用的流食，帶有不治之症的味道。但兩個人吃得十分香甜，我便也學其樣子吃了下去。吃罷，文學又端來不涼不熱的茶水。

午後如同深不可測的渾水河，靜靜流逝，房間裡惟聞掛鐘走動的喀聲。隔壁房間不時響起電話鈴聲。我只管在公用箋上奮筆疾書。兩名刑警輪流歇息，時而到走廊小聲嘀咕。我默默地伏案驅動圓珠筆，把這百無一用的無聊文章從左往右直錄下來：「六點十五分左右，我準備做晚飯，首先從電冰箱裡取出茼蒿——」純屬消耗。傀儡！我對自己說道，地地道道的傀儡，一味奉旨行事，毫無怨言。

但也不盡然，我想。不錯，我是有點當傀儡，但最主要的是對自己沒有信心，所以才不敢抗爭，自己的所作所為果真正確嗎？難道不應該放棄對五反田的包庇而如實說明真相協助警方破案嗎？我是在說謊。而說謊，任何種類的說謊也不會是令人愉快的，縱使為了朋友。我可以講給自己聽：無論做什麼事都不可能使咪咪獲得再生。我誠然可以這樣說服自己，然而腰桿硬不起來。因而只好悶頭抄寫不止。傍晚，抄出二十頁。長時間用圓珠筆寫這麼小的字是很辛苦的勞作。漸漸地，手腕變酸，臂肘變重，手指變痛，頭腦變昏，於是下筆寫錯，寫錯須用橫線勾掉，並按以指印，不勝其煩。

晚間又是盒飯。我幾乎提不起食慾，喝口茶都有些反胃。去衛生間對鏡子一看，面目竟那般憔悴，自己都為之吃驚。

「結果還沒出來？」我問漁夫，「指紋、遺物和遺體解剖的結果？」

「沒有，」他說，「還得一會兒。」

我好歹熬到十點，差五頁沒有抄完。而我的能力已達到極限，多一個字也寫不出了——我這樣想也是這樣說的。於是漁夫又把我領去拘留所，到那裡歪身便睡。沒刷牙也好，沒換衣服也好，統統顧不得了。

早上起來，我又用電須刀刮了鬍子，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麵包。想起還剩五頁，便用兩個小時抄了，然後逐頁工整地簽上名字，按以指印。文學拿起檢查一遍。

「這回可以解放了吧？」我問。

「再回答一點點問題就可以回去了。」文學說，「放心，很簡單，是我想起要補充的。」

我嘆口氣：「不用說，又要整理成材料吧？」

「當然。」文學說，「很遺憾，衙門就是這樣的地方，文件材料就是一切。沒有材料沒有印鑒，等於什麼也沒有。」

我用指尖按住太陽穴，裡邊似乎有什麼硬硬的異物鑽了進去，在頭腦裡膨脹起來，且已無法取出。晚了！要是再早幾天，本來可以順利取出。可憐之至！

「別擔心，花不了多少時間，馬上就完。」

正當我無精打采地回答新的瑣碎提問時，漁夫返回房間，叫出文學。兩人在走廊裡嘀嘀咕咕。我背靠椅背，仰起頭，觀察天花板邊角處污痕一般附著的霉斑。那霉斑看上去竟同屍體照片上的陰毛無異。從那裡往下，沿著牆壁裂縫滲出許多斑斑點點，彷彿瓷窯裡燒出來的。那霉斑我想大約沁有無數出入這房間之人的體臭和汗味兒。也正是這些東西經過幾十年的演變而成為如此黑乎乎的斑點。這麼說來，我好像已經好久沒見到外面的風景，好久沒有聽到音樂了。冷酷絕情的場所！這裡，他們企圖調動所有手段來扼殺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人的尊嚴人的信念。為了不致留下看得見的外傷，他們在心理戰術上大做文章，巧妙地佈下形同蟻穴的官僚主義迷宮，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們的不安，使其避開陽光，使其吃低營養食物，使其出汗，從而促成霉斑。

我在桌面整齊地合攏雙手，閉目回想雪花紛紛的札幌街頭，回想龐

大的海豚賓館和服務台那個女孩兒。她現在怎麼樣呢？大概仍然站在服務台裡嘴角掛著閃閃耀眼的營業性微笑吧。現在我很想從這裡打電話同她交談，很想開一句下裡巴人的玩笑。然而我連其姓名都不知道，姓名都不知道。無法打電話。是個可愛的女孩兒，尤其她工作中的身姿是那樣地撩人心弦。賓館精靈。她喜愛賓館裡的工作。與我不同，我從來未曾喜愛過什麼工作。工作起來倒也一絲不苟，但一次也未喜愛過。而她卻喜愛工作本身。離開工作崗位，她便顯得弱不禁風，顯得惶惶不安。當時我若有意，肯定能同她睡在一起，但沒有睡。

我很想再同她交談一次。

趁她尚未被人殺害。

趁她尚未失蹤。



## 第二十三節

片刻，兩名刑警折回房間。這回都沒有落座。我仍呆呆地眼望霉斑。

「你可以回去了，已經可以。」漁夫聲音淡漠，「辛苦了。」

「可以回去？」我愕然反問。

「詢問結束了，完事了。」文學接道。

「情況發生了很多變化，」漁夫說，「已經不便繼續把你留在這裡了。可以回去了，辛苦了。」

我穿上滿是煙味兒的夾克，離座立起。緣故尚不明了，但看來還是趁對方變卦之前快快溜走為妙。文學送我到門口。

「跟你說，昨天晚間就已看出你不是犯人。」他說，「鑒別和解剖的結果，證明你同此案毫無瓜葛。所剩精液的血型不符，也沒發現有你的指紋。不過，你有所隱瞞，所以才留住不放，以便從你嘴裡敲打出點什麼。你有所隱瞞這點我們看得出來，憑直覺，憑職業直覺。那女子是誰，提示一下你總可以做到吧？然而你由於某種理由隱瞞下來。這是不對的。我們沒那麼容易矇混，老手嘛，況且人命關天。」

「對不起，你說的我莫名其妙。」我說。

「也可能還要勞你前來。」他從衣袋裡掏出火柴，用火柴桿按著指甲根說，「動起真格來，我們可是要一追到底的。這回要準備得萬無一失，即使你把律師拉來，我們也眼皮都不眨一下。」

「律師？」我問。

但此時他已消失在建築物裡邊了。我攔輛出租車趕回住處，往浴槽裡放滿水，慢慢地將身體沉入其中。然後刷牙、刮鬚、洗頭。渾身全是

煙味兒。鬼地方，蛇洞一樣。

洗罷澡，我煮了些花椰菜，邊吃邊喝啤酒，接著放上一張阿薩，普拉依索庫在康特．貝西管弦樂隊伴奏下演唱的唱片。唱片華麗無比，十六年前買的，一九六七年。聽了十六年，百聽不厭。

隨後我稍睡了一覺。出門拐彎，又轉了回來——便是這種睡法。約睡了三十分鐘。睜眼醒來，才不過一點鐘。我拿起游泳衣和毛巾塞進手提袋，乘上「雄獅」趕去千馱谷室內游泳池，暢暢快快游了一個小時。如此好歹恢復了人的心緒，食慾也多少上來，我給雪掛去電話，她在。我告訴說已經從警察署脫身出來。她冷冷地說那好麼。我問吃了午飯沒有，她說還沒有，早上到現在只吃了兩塊奶油餡點心。飲食生活照樣不成體統，我想。我說這就去接，一起去吃點什麼。她嗯了一聲。

我駕起「雄獅」，繞過外苑，沿著繪畫館前的林陰道，從青山一丁目駛至乃木神社。春意一天濃似一天。在我滯留赤板警察署兩個晚上的時間裡，風的感觸已變得溫情脈脈。樹的葉子愈發育翠迎人，光線已失去稜角，變得和藹可親，就連城市的噪音也如田園交響曲一般娓娓動聽。世界如此美好，肚子也覺得餓了。太陽穴裡邊硬硬的異物不知何時已經消失。

我剛一按門鈴，雪便跑下樓來。她今天穿一件迪巴特．包伊運動衫，外套茶色真皮夾克，肩上挎一個帆布挎包。挎包上別著斯特雷、斯特利和查爾卡俱樂部的紀念章。好個奇妙的搭配，不過也無所謂。

「警察署有意思？」雪問。

「一塌糊塗，」我說，「和喬治的歌唱同樣一塌糊塗。」

「唔。」她無動於衷。

「這回給你買個愛爾維斯的紀念章，替換一下。」我指著挎包上查爾卡俱樂部的紀念章說道。

「怪人。」她說。果然詞彙豐富。

我首先把她領進一家像樣的飯館，讓她吃了用全麥粉麵包做的烤牛

肉三明治和青菜沙拉，喝了真正新鮮的牛奶。我也吃了同樣食物，喝了杯咖啡。三明治味道不錯，醬汁清淡爽口，肉片柔軟滑嫩，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山俞末和西洋芥末，味道勢不可擋。這才叫做吃飯。

「喂，往下去哪裡？」我問雪。

「辻堂。」

「那好，」我說，「就去辻堂。不過為什麼去辻堂呢？」

「我爸爸住在那裡，」雪答道，「他說想見你。」

「見我？」

「他人並不那麼壞的。」

我喝著第二杯咖啡，搖搖頭說：「我不是說他人不好，是想說你爸爸為什麼要特意見我。你向爸爸提起我了？」

「嗯，在電話裡。告訴他是我把你從北海道領回來的，還說你給警察帶去回不了家。結果爸爸就通過一個認識的律師向警察打聽了你的情況。那人在這方面交遊很廣，相當講究現實。」

「原來如此，」我說，「是這樣！」

「頂用吧？」

「頂用，頂用得很。」

「我爸說了，說警察沒權利扣住你不放，你要是想回去，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去，在法律上。」

「知道的，這個。」

「那幹嗎不回去？說聲回去不就完了！」

「問題沒那麼簡單。」我稍想一下說，「或許是自我懲罰吧。」

「不一般。」她支著下額說。詞彙確夠豐富。

我們坐著「雄獅」往辻堂駛去。偏午多時，路上車少人稀。雪從挎包裡掏出很多磁帶，放進音響。從鮑勃·馬利的《去國離鄉》到冥河樂隊的《機器人先生》，各色音樂在車內流淌不止。有的興味盎然，也有的單調無聊，但都同窗外景緻一樣稍縱即逝。雪幾乎沒有開口，舒舒服服靠著座席欣賞音樂。她拿起我放在儀表板的太陽鏡，戴上，吸了一支弗吉尼亞長過濾嘴香煙。我則默默地集中精力開車，不時地變換車擋，眼睛盯視遠處的路面，仔細地辨認每一個交通標識。

有時候我很羨慕雪，她今年才十三歲。在她眼裡，一切都是那樣的新鮮，包括音樂、風景和世人。想必同我得到的印象大相逕庭。我在過去也是如此。我十三歲的時候，世界要單純得多。努力當得報償，諾言當得兌現，美當得保留。但十三歲時的我並不是個特別幸福的少年。我喜歡一個人待在一邊，相信孤單時的自己，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容不得只有我自己。我被禁個在家庭與學校這兩大堅不可摧的樊籠之中，感到一陣陣焦躁不安。一個焦躁的少年。我戀上了一個女孩兒，這當然不可能如願。因為我連戀愛為何物都一無所知，甚至沒有同她說過幾句話，我性格內向，反應遲緩。我很想對老師和父母強加於我的價值觀大唱反調，卻吐不出相應的言詞。無論幹什麼都幹不順當。同無論幹什麼都左右逢源的五反田恰成對比。不過，我可以捕捉到事物新鮮的風姿，那實在是令人快慰的時刻。香氣四下飄溢，淚水滴滴的人，女孩兒美如夢幻。搖滾樂永遠是搖滾樂。電影院裡的黑暗是那樣的溫柔而親切，夏日的夜晚深邃無涯而又撩人煩惱。是音樂、電影和書本陪我度過這幾多焦躁的日夜晨昏，於是我記住了科克和涅爾遜唱片裡的歌詞。我構築了獨有我自己的小天地，並生活其中。那時我十三歲，與五反田在同一個物理實驗班。他在女孩兒們熱辣辣的目光中擦燃火柴，優雅地點燃煤氣噴燈，忽地一閃。

他為什麼偏偏羨慕我呢？

令人費解。

「喂，」我向雪搭話，「給我講講穿羊皮那個人的事好嗎？你在哪裡遇見他的？又怎麼曉得我見過他？」

她朝我轉過臉，摘下太陽鏡，放回儀表板。然後微微聳下肩：「那之前能先回答我的提問？」

「可以。」

雪隨著菲爾·科林斯的歌聲——猶如醉了一整夜後醒來見到的晨光那樣迷濛而淒婉的歌聲哼唱了一會兒，隨後又把太陽鏡拿在手裡，擺弄著眼鏡腿的彎鉤。「以前在北海道時你不是跟我說過嗎，說我在你幽會過的女孩兒當中我是最漂亮的。」

「是那樣說過。」

「那是真的，還是為了討我歡心？希望你坦率地告訴我。」

「是真的，不騙你。」我說。

「同多少人幽會過，這以前？」

「數不勝數。」

「二百人？」

「不至於。」我笑了笑，「我沒有那麼好的人緣，倒不是說完全沒有，但總的來說僅限於局部。幅度窄，又缺乏廣度。充其量也就十五個左右吧。」

「那麼少？」

「慘淡人生。」我說，「暗，濕，窄。」

「限於局部。」

我點點頭。

她就我這人生沉思了一會，但似乎未能充分理解。勉為其難，年紀太小。

「十五人？」她說。

「大致。」我再次回顧了一下我那微不足道的三十四年人生之旅，「大致十五人。頂多不超過二十人吧。」

「才二十人！」雪失望似的說，「就是說在那裡邊我是最漂亮的囉？」

「嗯。」

「沒怎麼同漂亮女孩兒交往過？」她問。接著點燃第二支煙。我發現十字路口站著警察，便搶過扔出窗口。

「同相當漂亮的女孩兒也交往過的。」我說，「但頂數你漂亮，不騙你。這麼說不知你能不能理解：你的漂亮是自成一格的漂亮，和別的女孩兒不同。不過求求你，別在車裡吸煙，從外面看得見，而且熏得車子滿是煙味。上次也跟你講過，女孩兒小時吸煙吸過量，長大會變得月經不調。」

「滑稽！」

「講一下披羊皮那個人。」我說。

「羊男嗎？」

「你怎麼知道這個名字？」

「你說的呀，前幾天的電話裡。說是羊男。」

「那樣說的？」

「是啊。」

道路有些堵塞，等信號等了兩次。

「講講羊男，在哪裡遇見的？」

雪聳聳肩：「我，並沒見過羊男，只是一時的感覺。看見你以後，」她把細細長長的頭髮一圈圈纏在手指上，「我就有那種感覺，感覺有個身披羊皮的人，你身上有那種氣氛。每次在賓館見到你，我都產生那種感覺。所以才那麼問你，並不是說我特別瞭解什麼。」

等信號的時間裡，我思考著雪的這番話。有必要思考，有必要擰緊頭腦的螺絲，擰得緊緊的。

「所謂一時的感覺，」我問道，「就是說你心目中出現了他的身影，羊男的身影？」

「很難表達，」她說，「怎麼說好呢，反正並不是說羊男那個人的身影真真切切地在眼前浮現出來，你能明白？只是說目睹過那一身影的人的感情像空氣一樣傳到我身上，眼睛是看不見的。雖說看不見，但我可以感覺到可以變換成形體——準確說來又不是形體，類似形體罷了。即使能夠將其原封不動地出示給別人，我想別人也根本摸不著頭腦。就是說，那形體獨有我一個人明白。哎，我怎麼也解釋不好。傻氣！喂，我說的你明白？」

「模模糊糊。」我坦率回答。

雪皺起眉頭，咬著太陽鏡的彎鉤。

「是不是可以這麼認為呢，」我試著問，「你感覺到了我身上存在或依附我而存在的某種感情或意念，並且可以將其形象化，就像描繪象徵性的夢境一樣？」

「意念？」

「就是思想衝動。」

「嗯，或許，或許是思想衝動，但又不完全如此。還應該有促使思想衝動形成的東西，那東西又非常之強——大約可以稱為意念驅動力。而我便感覺出了它的存在，我想是一種感應。並且我可以看見它，但不像夢。空白的夢，是的，是這樣的，空白的夢。其中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身影。對了，就像把電視熒屏的亮度忽兒調得極亮忽兒調得極暗時一樣。雖然上面什麼也看不見，但若細細分辨，肯定有誰存在其中。我

感覺出了那個，感覺出了那裡邊有個身披羊皮的人。不是壞人，不，甚至不是人，但並不壞。只是看不見，像明礬畫似的，有是有的，知道有，但看不見。只能作為看不見的東西看，沒有形體的形體。」她伸下舌頭，「解釋得一塌糊塗。」

「不，你解釋得很好。」

「當真？」

「非常出色，」我說，「你想說的我隱約明白，但理解還需要時間。」

穿過町中，來到讓堂海濱後，我把車停在松林旁邊停車場的白線內。裡面幾乎沒有車。我提議說稍微走一陣。這是四月間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午後。風似有若無，波平浪靜。海灣那邊就像有一個人輕輕拉曳床單一般聚起道道漣漪，旋即蕩漾開去。波紋細膩而有規則。衝浪運動員只好上陸，穿上簡易潛水服坐在沙灘上吸煙。焚燒垃圾火堆的白煙幾乎筆直地伸向天空。左邊，江之島猶如海市蜃樓一般依稀可辨。一隻大黑狗滿臉沉思的神情，沿著水岸交際處邁著均勻的小快步從右往左跑去。海灣裡漁舟點點，其上空海鷗如白色的漩渦，悄無聲息地盤旋不止。海水似也感覺到了春意。

我們沿著海邊的人行道，朝著籐澤方向一路慢慢走去，不時地同乘著英國「美洲虎」轎車或自行車的女高中生擦肩而過。到得一處合適的地方，兩人坐在沙灘上觀海。

「時常有那種感覺？」我問。

「不是時常，」雪說，「偶爾。只是偶爾感覺得到。能使我感覺得到的對象沒那麼多，寥寥無幾。而且我盡量避免那種感覺。一旦感覺到什麼，我就迫使自己去想別的。每當意識到可能有所感覺，我就啪一聲關閉起來。那種時候憑直感意識得到。關閉之後，感覺就不至於陷得那麼深。這和閉上眼睛是一回事。只不過半閉的是感覺。那一來，就什麼也看不見。有什麼是知道的，但看不見。如此堅持一會兒，便再也看不見什麼，對了，看電影當預感要出現恐怖場面的時候不是閉起眼睛嗎？和那一樣，一直閉到那場面過去。閉得緊緊的。」



「為什麼要閉？」

「因為不愉快。」她說，「過去——更小些的時候——是不關閉的。在學校也是，一感覺到什麼就說出口來。但那樣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就是說，我連誰將要受傷都曉得，於是對要好的同學說『那人要受傷的』。結果那人真的受了傷。這樣有過幾次，大家都把我當成什麼妖怪，甚至管我叫『小妖』，風言風語。我當然傷心得不得了。從那以後就什麼也不再說了，對誰也不說。每當看見什麼，感覺到什麼，我就不聲不響地把自己關閉起來。」

「可我那時候沒有關閉吧？」

她聳聳肩：「像是太突然了，來不及。那圖像冷不防地浮現出來——在第一次見到你時，在賓館酒吧裡。當時我正在聽音樂，聽流行音樂——什麼都聽，迪蘭也好，鮑易也好——嗯，反正是我正聽音樂的時候。我沒怎麼提防，整個身心放鬆下來。所以我喜歡音樂。」

「就是說你大概有預知能力吧？」我問，「比如你可以事先知道誰將要受傷等等，對吧？」

「說不准。我覺得好像和這個還不大一樣。我不是預知什麼，只是感覺得出其中存在的徵兆。怎麼表達好呢，每當發生什麼之前，總有一種相應的氣氛吧？明白不？譬如玩高低槓摔傷的人，總有粗心大意、盲目自信的表現吧？或者得意忘形什麼的。對這種情緒上的波動，我非常非常敏感，它像塊狀空氣一樣，危險——每當我閃過這一念頭，那空白夢境般的圖像便倏地產生出來。是產生，是發生，而不是預知。儘管圖形模糊不清得多，但畢竟發生了，而且我能看見，使我覺得此人可能燒傷，結果真的燒傷了。但我什麼也不能說，這滋味很不好受吧？自我厭惡！所以我才關閉起來。一旦關閉，也就避免了自我厭惡。」

她抓起砂子玩著。

「羊男真有其人？」

「真有。」我說，「那賓館裡有他住的地方。賓館之中還有另一個賓館，那是一般人看不見的場所，但的確確保留在那裡。為我保留，為我存在。他就在那裡生活，把我同許多事物連接在一起。那場所是為

我設的，羊男在那裡為我工作。假如沒有他，我和許許多多的東西就連接不好。他負責這方面的管理，像電話交換員一樣。」

「連接？」

「是的。當我尋求什麼，打算同其連接起來的時候，他就為我接上。」

「不大明白。」

我也學雪的樣子，捧起細砂，讓它從手指間漏下去。

「我也不大明白，是羊男對我那樣解釋的。」

「羊男很早以前就有？」

我點點頭：「嗯，很早就有的，從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他的存在，覺得那裡有什麼。不過其成為羊男這一具體形體，則是不久前的事。隨著我年齡的增長，羊男開始一點點定型，其所在的世界也開始定型。什麼緣故呢？我也不得而知。大概是因為有那種必要吧。年齡增大以後我失卻了很多很多東西，因而才有那種必要。就是說，為了生存下去，恐怕需要那種幫助。但我還搞不清楚，也許有其他原因。我一直在考慮，但得不出結論。傻氣！」

「這事跟誰說過？」

「沒，沒有。即使說估計也沒人肯信。沒有人理解的。再說我又說不明白。提起這話今天還是第一次。我覺得同你可以說得明白。」

「我也是頭一次說得這麼詳細。這以前始終沒有做聲。爸爸媽媽倒是知道一些，但我從未主動說起過。很小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種話還是不說為好，本能地。」

「這回能互相說出來，真是難得。」

「你也是妖怪幫裡的一個喲！」

返回停車場地的路上，雪講起她的學校，告訴我初中是何等慘無人道的地方。

「從暑假開始一直沒有上學。」她說，「不是我討厭學習，只是討厭那個場所。忍受不了。一到學校心裡就難受得非吐不可。每天都吐。一吐就更受欺侮了，統統欺侮我，包括老師在內。」

「我要是和你同班，絕不會欺侮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兒。」

雪久久望著大海。「不過因為漂亮反遭欺侮的事也是有的吧？況且我又是名人的女兒。這種情況，或被奉為至寶，或被百般欺侮，二者必居其一，而我屬於後者。和大家就是相處不來，我總是緊張得不行。對了，我不是必須經常把自己的心扉偷偷關閉起來嗎？這也就是我整天戰戰兢兢的起因。一旦戰戰兢兢，就像個縮頭縮腦的野鴨子似的，於是都來欺侮，用那種低級趣味的做法。簡直低級趣味得叫人無法相信，羞死人了，實在想不到會那麼卑鄙。可我——」

我握住雪的手。「沒關係，」我說，「忘掉那種無聊勾當，學校那玩藝兒用不著非去不可，不願去不去就是。我也清楚得很，那種地方一塌糊塗，面目可憎的傢伙神氣活現，俗不可耐的教師耀武揚威。說得乾脆點，教師的八十%不是無能之輩就是虐待狂。滿肚子氣沒處發，就不擇手段地拿學生出氣。繁瑣無聊的校規多如牛毛，扼殺個性的體制堅不可摧。想像力等於零的蠢貨個個成績名列前茅，過去如此，現在想必也如此，永遠一成不變。」

「真那樣看待？」

「那還用說！關於學校的低俗無聊，足足可以講上一個鐘頭。」

「可那是義務教育呀，初中。」

「那是別的什麼人認為的，不是你那樣認為。你沒有義務非去受人欺侮的場所不可，完全沒有。而討厭它的權利你卻是有的，你可以大聲宣佈『我討厭』。」

「可往後怎麼辦呢？就這樣下去不成？」

「我十三歲時也曾經那樣想過，以為人生就將這樣持續下去。但不至於，車到山前必有路。要是沒有路，到那時再想辦法也不遲。再長大一點，還可以談戀愛，可以讓人買胸罩，觀察世界的角度也會有所改變。」

「你這人，真是傻氣，」她吃驚似的說，「告訴你，如今十三歲的女孩兒，胸罩那東西哪個人都有的。你怕是落後半個世紀了吧？」

「噢。」

「嗯，」雪再次定論，「你是傻透了！」

「有可能。」

她不再說什麼，在我前頭往停車處走去。

## 第二十四節

雪的父親的房子靠近海邊，到達時已是薄暮時分。房子古色古香，寬寬大大，院子裡草木葳蕤。有一角還保留著湘南作為海濱別墅地帶時期的依稀面影。四下悄然無聲，春日沉沉西墜，氣氛十分和諧。點點處處的庭院裡，株株櫻樹含苞欲放。櫻花開罷，木蓮花不久便將綻開花蕾。此種色調和香氣每天都略有不同的朝朝暮暮，可以使人感覺到季節的交相更迭。這等場所居然被保存下來。

牧村家四周圍著高高的板牆，大門是古式的，帶有稜角。惟獨名牌十分之新，黑色的墨跡赫然勾勒出「牧村」二字。一按門鈴，稍頃出來一位二十四五歲的高個男子，把我和雪讓進裡邊。男子一頭短髮，彬彬有禮，對我對雪都很客氣。同雪之間，看樣子已相見多次。他笑的方式同五反田差不多，給人以玉潔冰清的愉悅之感，當然遠不及五反田那般爐火純青。他一邊帶我們往院子裡頭走，一邊說他是給牧村先生當助手的。

「開車，送稿，查資料，陪著打高爾夫球、打麻將、出國，總之無所不做。」其實並沒有問他，他兀自樂在其中似的向我介紹起來，「用句老話，就算是伴讀書僮吧。」

「唔。」我應道。

雪看樣子很想說他一句「傻氣」，但未出口。她說話大概也是要看對象的。

牧村先生正在裡院練高爾夫球。在兩棵樹之間拉了張網，瞄準正中目標猛地將球擊出。可以聽見球棒揮起時那「嗖」的一聲——那是世上我最討厭的聲音之一，聽起來十分淒涼幽怨。何以如此呢？很簡單：偏見而已。我是無端地厭惡高爾夫球這項運動。

我們進去後，他回頭把球棒放下，拿起毛巾仔仔細細地擦去臉上的汗，對雪說了句「你來啦」。雪倒像什麼也沒聽見，避開目光，從夾克袋裡掏出口香糖，剝掉紙投入口中，咕嚕咕嚕地大嚼起來，隨手把包裝

紙揉成一團扔到樹盆裡。

「『您好』總要說一句吧？」牧村道。

「您好！」雪勉強地說完，雙手插進夾克口袋，一轉身不見了身影。

「喂，拿啤酒來！」牧村先生粗聲大氣地命令書僮。書僮聲音洪亮地應罷，快步走過院子。牧村先生大聲咳嗽一聲，「呸」地往地面吐了一口，又拿起手中擦臉上的汗。他對我的存在視而不見，只管目不轉睛地盯視綠色的網和白色的目標，彷彿在綜合察看什麼。我則茫然地看著生有青苔的石塊。

此時此地的氣氛，我總覺得有點不大自然，有點造作，有點滑稽好笑。並不是說哪裡有什麼欠妥，也不是誰有什麼差錯。只是覺得有一種模仿性的拙劣痕跡。表面看來大家各得其所，各司其職。作家與書僮。但若放在五反田身上，我想會表演得更加妙造自然，更加富於魅力。他那人幹什麼都幹得漂亮，無論腳本多少糟糕。

「聽說你關照了雪。」先生開口了。

「算不得什麼，」我說，「不過一起乘飛機回來罷了，什麼也沒做的。反倒是我勞您在警察那邊費了心，幫了大忙，實在謝謝。」

「唔，啊，不，哪裡哪裡。反正算是再不互欠人情。別介意。況且是女兒求的我，她有求於我可是稀罕事。沒有什麼。我也向來討厭警察，一九六〇年害得我也好苦。樺美智子死的時候，我在國會外面來著。很久很久了，很久很久以前——」

說到這裡，他彎腰撿起高爾夫球棒，轉向我，邊用球棒通通地輕敲腿部，邊看著我的臉，又看看我的腳，再看著我的臉，儼然探索腳和臉之間的關係。

「很久很久以前，何為正義，何為非正義，心裡一清二楚。」牧村拓說。

我點點頭，未表現出很大熱情。

「打高爾夫球？」

「不打。」

「討厭？」

「無所謂討厭喜歡，沒有打過。」

他笑道：「不存在無所謂討厭喜歡吧。大體說來，沒打過高爾夫球的人都屬於討厭那一類，百份之百。直言相告好了，很想聽聽直言不諱的意見。」

「不喜歡，直言相告的話。」

「為什麼？」

「哪一樣都使我覺得滑稽。」我說，「比如神乎其神的用具，故弄玄虛的入場券、旗子、衣服和鞋，以及蹲下觀察草地時的眼神、側耳的方式，總之，沒有一樣合我的意。」

「側耳方式？」他滿臉疑惑地反問。

「隨便說說，沒什麼意思。我只是想說大凡同高爾夫球有關的一切我都看不順眼。側耳方式是開玩笑。」

牧村又用空漠的眼神看了我好半天。

「你這人有點不同一般吧？」他問。

「完全一般。」我說，「再普通不過的人，只是玩笑開得不夠風趣。」

不大工夫，書僮拿著兩瓶啤酒和托有兩隻杯的盤子走來。他把盤子放在櫓廊裡，用開瓶器打開瓶蓋，往杯裡斟滿啤酒，又快步離去。

「噢，喝喝！」他去簷廊裡躬身坐下，說道。

我客氣一下，拿起酒杯。喉嚨正又乾又渴，喝起來格外可口。不過還要開車，多喝不得，只限一杯。

牧村的年齡，確切的我不清楚，大約四十五歲上下。個頭並不很高，但由於身材長得魁偉，看上去很大塊頭。胸脯厚實，胳膊粗脖子粗。脖子粗得有點過分。倘稍細一些，說是運動員也未嘗不可。可惜粗得幾乎同下頷直接相連，耳朵下邊的肉又鬆弛得無可救藥，顯然是多年忽視運動的結果。如此狀態，縱使再打高爾夫球也於事無補。而且年齡越來越大，畢竟歲月不饒人。過去我從照片上見到的牧村拓則正當青年，端莊秀氣，目光炯炯。雖然算不得英俊，但總有一種引人注目之處，顯然一副文壇新秀的風采，前途無可限量。那是多少年前來著？十五六年以前吧？如今眼神仍帶有些許銳氣，在光線與角度的作用下，看上去有時依然顧盼生輝。頭髮很短，白髮已隨處可見。或許是打高爾夫球的關係，皮膚曬得同拉克思特牌紅葡萄酒色馬球衫難分彼此。襯衫自然早已沒了鈕扣。脖頸太粗，馬球衫在他身上相當侷促。脖子這東西，大細顯得饑寒交迫，過粗則顯得熱不可耐，個中分寸甚難把握。若是五反田，我想肯定穿得瀟灑有致。喂喂，老想五反田怎麼成！

「聽說你靠寫什麼東西為生。」牧村說。

「談不上是寫，」我說，「提供補白填空的只言片語而已。內容不論，只要寫成文字就行。那東西總得有人來寫，由我來寫罷了。同掃雪工一樣，文化掃雪工。」

「掃雪工，」說著，牧村瞥了一眼身旁的高爾夫球棒，「好幽默的說法！」

「多謝。」

「喜歡寫文章？」

「對我眼下幹的事，既說不上喜歡也算不上討厭，不是那種檔次上的工作。不過，有效的掃雪方法這東西確實還是有的，例如訣竅啦技巧啦姿勢啦用力方式啦等等。琢磨這些我並不討厭。」

「答得痛快。」牧村讚歎似的說。



「檔次越低，事物越單純。」

「哪裡！」接著沉默了十五秒，「掃雪工這說法是你想出來的？」

「是啊，我想是的。」

「我借用一下如何？用一下這個『掃雪工』。這詞兒很風趣。文化掃雪工。」

「完全可以，請請。又沒申請什麼專利。」

「你想說的我也感同身受。」牧村一邊捏弄耳輪一邊說，「有時我也有這種感覺，覺得寫這樣的文章又有什麼意思呢！過去可不這樣認為。那時世界更小，叫人有奔頭，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把握得住，別人追求什麼，也完全了然於心。傳播媒介本身很小，像個小村子，大家見面都相識。」

他一口喝乾杯裡的啤酒，拿起瓶子把兩個人的杯子斟滿。我說不要，他沒理。

「可現在不同。所謂正義云云，誰都不懂，全都不懂。所以只能應付好眼前的事，掃雪工，如你所說。」說罷，他又盯住兩棵樹幹之間那張綠色的網。草坪上落有三四十個白色高爾夫球。

我啜了口啤酒。

牧村開始考慮往下該說什麼。考慮需要時間，但他本人似乎並未意識到這點。因為他已習慣眾人靜等他的談話。無奈，我也只好靜等他重開話題。他一直用手指擺弄著耳輪，儼然清點一摺嶄新的鈔票。

「女兒同你很合得來，」牧村說，「她並非同任何人都合得來，或者說幾乎同任何人都合不來。和我沒有幾句話好說。和她母親雖也說不上幾句，但起碼還算尊敬。對我則連尊敬也沒有，一點兒也沒有，甚至瞧不起我。她壓根兒沒有朋友，好幾個月連學也沒上，光是悶在家裡一個勁兒聽那些烏七八糟的音樂。可以說很成問題，實際上班主任老師也是這樣說的。和別人格格不入，但同你卻合得來——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呢——」

「脾氣相投？」

「或許。」

「對我女兒，你怎麼看？」

回答之前，我躊躇了一下，這簡直同面試無異，不知該不該直言無忌。「正值棘手的年齡。本來就棘手，家庭環境又惡劣得幾乎無可收拾。誰也不照看她，誰也不負責任。沒有人和她交談，沒有人能掏出她的心裡話。心靈嚴重受創，而這創傷又無人可醫。雙親過於知名，臉蛋過於漂亮，負擔過於沉重，而且有與眾不同之處，似乎過於敏感——總之有點特殊。原本是個乖覺的孩子，如果照看得當，可以茁壯成長。」

「問題是沒人照看。」

「是啊。」

牧村喟然一聲長嘆。然後把手從耳邊收回，久久凝視指尖，「你說得不錯，完全正確。不過我是束手無策。首先，離婚時已經明明白白地立下字據，說我對雪概不插手。沒有辦法，當時我到處尋花問柳，態度硬不起來。準確地說，現在這麼同雪會面其實也要徵得雨的許可才行。這名字要命吧，雨雪交加！反正，事情就是這樣。其次，剛才我也說了，雪根本不靠近我，我說什麼她都當耳旁風。實在叫人無可奈何。我喜歡女兒，當然喜愛，就這麼一個孩兒嘛！但就是不行，一籌莫展。」

說罷，他又盯視綠網。暮色漸深，四下蒼然，散在草地上的白色高爾夫球，彷彿滿滿一筐關節骨撒得滿地都是。

「雖說如此，總不能完全袖手旁觀吧？」我說，「她母親為自己的事忙得不可開交，滿世界飛來飛去，沒時間考慮孩子，甚至連有孩子這點都忘到九霄雲外。錢也不給就把孩子扔到北海道賓館裡一走了之，而記起這點又花了三天時間，三天！領回東京又怎麼樣呢，一個人整天憋在公寓房間裡，哪裡也不去，只是聽流行音樂，一味靠吃乾炸雞肉和糕點打發日子。學校也不去，同伴也沒有，這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當

然，這是別人家的事，我這也許是多管閒事。可實在看不下去。莫非我這想法過於注重現實，過於流於常識，過於中產階級式不成？」

「不不，百份之百正確。」牧村緩緩點頭，「完全正確，無可指責，百份之二百正確。所以才有件事和你商量，也正因如此才特意把你請到這兒來。」

不祥之感掠過心頭。馬死了，印第安的鼓聲停止了。一片沉寂。我用小指尖搔搔太陽穴。

「就是，能否請你在雪身上照看一下。」他說，「這裡說的照看也不特別麻煩，只要你不時地見她一下，一天兩三個小時。兩人說說話，一起吃頓像樣的飯就可以的，就足矣。我作為請人工作來付酬金。換句話說，你把自己看作不教課的家庭教師就是。你現在掙多少？我想可以基本保證那個數字。其餘時間隨便你幹什麼，只希望你一天見她兩三個小時。活計還不算差吧？我同雨也在電話裡商量過了。她現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攝影。我大致講了一下情況，雨已同意拜託給你。她還是以她的方式認真考慮雪的問題。只不過人有點奇特，神經不地道，才能倒是有，出類拔萃。腦袋一時一個變化，像電力保險跳閘似的。什麼都給她忘得一乾二淨。而若論起現實問題，那簡直提不起來，加減法都稀裡糊塗。」

「不大理解。」我有氣無力地笑道，「那樣合適麼？那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愛，是對方真正打心眼裡愛自己的明證。而這個我無法給予。能給予的只有父母。對這點你和你的太太應該有個明確認識，這是第一。第二，這個年代的女孩子無論如何需要同年代的同性朋友，需要能喚起感情共振的、暢所欲言的同性朋友，光是有這樣的朋友本身就會感到十分開心。而我，一來是男的，二來年紀相差懸殊。再說，你也好，太太也好，對我還一無所知吧？十三歲的女孩兒，在某種意義上已是大人。而且那麼漂亮，精神上又不大穩定，把這樣的孩子託付給素不相識的男子合適嗎？你對我瞭解什麼呢，到底？我剛才還因為殺人嫌疑被扣在警察署裡喲！假如我是犯人怎麼辦？」

「你殺的？」

「何至於！」我嘆息道。父女倆的問話一模一樣，「殺可是沒殺的。」

「所以不就行了！既然你說沒殺，那恐怕就是沒殺。」

「何以如此相信？」

「你不是殺人那種類型，不是強姦幼女的類型。這個我一看就曉得。」牧村說，「而且我相信雪的直感。那孩子身上，向來有一種特別敏銳的直感，與一般所說的敏銳還有所不同。怎麼說呢，有時敏銳得令人不快，像有什麼神靈附體似的。和她在一起，有時我看不見的東西她都能看見，不容你不佩服。明白我這種感覺？」

「多多少少。」我說。

「是她母親的遺傳，那種古怪之處。不同的是她母親將其集中用於藝術，於是人們稱之為天賦；而雪不具有使之集中的對象物，任憑它漫無目的地流溢，一如水從桶裡淌出，一如神靈附體。是她母親的血統，那個。我可是沒有，根本沒有。我不古怪。所以母女兩個才不正經理睬我。我也覺得和她倆生活有些辛苦。短時間裡我不想看到女人。你肯定不明白，不明白和雨雪兩個一起生活是怎麼回事。雨和雪喲，活活要命！簡直成了天氣預報！但我當然喜歡她倆，現在也時不時給雨打電話交談。不過絕不想再在一起生活。那簡直是地獄。即使我有當作家的才賦——有過的——也被那種生活折磨得精光，坦率地說。時下，才賦誠然沒有了，但我自以為還幹得不錯。掃雪，高效率掃雪，如你所說，說得真妙。講到哪裡來著？」

「講到我可不可以相信。」

「對對。我相信雪的直感，雪相信你，所以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好了。我人並不那麼壞，有時是寫一些不地道的文章，但人不壞的。」他又咳嗽一聲，往地面吐一口，「怎麼樣，不能幫幫忙？幫忙照看一下雪？你說的我也完全明白，那的確是父母的職責。問題是那個人不大正常，而我又無計可施，剛才已經說過。能指望的人只有你。」

我久久望著自己杯中的啤酒泡沫。何去何從呢？我拿不定主意。不可思議的一家。三個怪人和一個書僮忠僕，猶如宇宙家族魯賓遜。

「時常見見她是沒有關係的。」我說，「但不能每天都見。一來我

也有我要做的事，二來我不喜歡義務性地同人見面。想見的時候才見。錢我不要。眼下我不缺錢花，而且，既然我把她作為朋友交往，那筆開銷我自然付得起——如果答應，只能以這種條件答應。我喜歡她，見面恐怕對我也是樂趣。只是我不承擔任何責任，可以嗎？關於她將來的發展，不用說，最終責任在你們身上。即使為了明確這點我也是不能拿錢的。」

牧村點點頭，耳下的肉搖搖顫顫。靠打高爾夫球那肉是去不掉的，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生活方式，而這點在他是做不到的。倘能做到，早該做了才是。

「你的意思我十分理解，也合乎情理。」他說，「我不是想往你身上推卸責任，不必顧慮什麼責任。除你以外，我們無人可選，所以才這樣低頭相求，根本不會提起什麼責任之類。錢的事到時候再考慮也好，我這人可是有借必還的，這點請你記著。但眼下恐怕你說得有道理，就交給你，隨你怎麼辦理。要是用錢，我也好雨也好，同哪邊聯繫都行。哪邊都不缺錢，不必客氣。」

我沒表示什麼。

「看上去你這人也非常固執。」

「不是固執，不過是我也有我的思維體系。」

「思維體系？」他又用手指擺弄起耳輪，「那東西沒多大意思，和手工做的真空管擴音器一個樣。與其花時間費那個麻煩，不如去音響器材商店買個新的晶體管擴音器，又便宜音質又好。壞了人家馬上上門來修，更新時甚至可以把舊的折價。現在不是議論什麼思維體系的時代。那東西有價值的時代確實存在過，但今天不同。什麼都可以用錢買得到，思維也買得到。買個合適的來，拼湊連接一下就行了，省事得很。當天就可使用，將A插進B裡即可，瞬間之勞。用舊了，換個新的就是，換新更便利。假如拘泥於什麼思維體系，勢必被時代甩下。是非曲直搬弄不得，那只能讓人心煩。」

「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歸納道。

「一針見血。」

隨後陷入沉默之中。

周圍已經相當暗了。附近有隻狗神經質地叫著。有人在斷斷續續地彈奏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牧村拓盤腿坐在簷廊裡，若有所思地喝著啤酒。我暗想，自回東京以來，見到的全是些奇特分子——五反田、兩名高級妓女（一名死了）、一對死纏活磨的刑警、牧村拓和書僮忠僕。我一邊打量暮色深重的庭園，一邊側耳傾聽狗的吠聲和鋼琴的旋律，驀然覺得現實漸次解體，最後融入夜色之中。諸多物體失去本來面目，失去原有意義，相互交織，形成一個混沌世界。五反田那撫摸喜喜裸背的優雅手指也罷，雪花紛飛的札幌街頭也罷，口說「正好」的山羊咪咪也罷，在刑警手中啪嗒啪嗒作響的塑料尺也罷，在漆黑走廊的盡頭等待我的羊男也罷，一切的一切都融為一體。莫非疲勞了？沒有疲勞，不過是現實悄然消融，融為一個圓圓的混沌球體——恰似某種天體的形狀。繼而，鋼琴響起，犬吠不止，有人說話，在對我說話。

「我說，」是牧村向我搭話。

我抬頭看他。

「你怕是知道那女子的事吧？」他說，「就是被害的那個女子。從報上看了。是在賓館裡被殺的吧？報上說是身分不明，只有一張名片在錢包裡，因而向名片上的那個人詢問情況。沒有出現你的名字。據律師說，你在警察署裡針鋒相對，一口咬定毫無所知。但不至於什麼也不知道吧？」

「何以那樣認為？」

「一閃之念，」他像拿刀那樣把球棒筆直地向前伸出，盯視不動，「隱約之感，驀地覺得你可能隱瞞著什麼。和你交談之間，我漸漸有這麼一種感覺：對枝節問題你顧慮重重，對大的方面卻格外寬宏。從你身上不難發現這種模式。蠻有趣的性格，這點同雪很相似。為生存而焦慮不安，而又不為人理解。一旦跌倒便無可挽回。在這個意義上你們是同類。這次也是如此。警察可不是好惹的喲，這次順利過關，下次就不一定！思維體繫好是好，但針鋒相對往往以負傷告終。已經不是那個時代嘍！」

「不是針鋒相對，」我說，「這跟舞步差不多，是習慣性的，不由自主的。一聽見音樂就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周圍環境改變也視而不見。而且舞步考究繁瑣得很，不容你把周圍情況一一放在心上。如要一一考慮，勢必跳錯舞步。這不是跟不上時代，只是反應遲鈍。」

牧村仍舊默默盯著高爾夫球棒。

「與眾不同。」他開口道，「你使我聯想起什麼，什麼呢？」

「什麼呢？」我問。什麼呢？莫不是畢加索的《荷蘭風格的花瓶與三個蓄胡騎士》？

「不過我對你是相當中意，相信你這樣的人。對不起，務必照看一下雪。遲早我會酬謝你，我這人是有情必報，剛才說過了把？」

「聽見了。」

「那好！」牧村說罷，把球棒輕輕靠牆立定，「好了！」

「報紙上沒提其他的？」

「幾乎沒有。只說是被用長統襪勒死的，說一流賓館是城市的死角。根本沒出現姓名。另外說眼下正在調查身分。就這麼多。常有的案件，很快被忘掉的。」

「是吧。」

「也有人忘不掉。」

「或許。」我說。

## 第二十五節

七點，雪一晃兒轉回來，說到海邊散步去了。牧村問她是否吃了飯再走，雪搖搖頭，說肚子不餓，過就回去。

「也罷，高興時再來玩就是。這個月我一直果在國內。」牧村說。然後對我致謝，感謝我特意前來，並為未能招待什麼表示歉意。我說沒有什麼。

書僮忠僕送我們出來：裡邊停車場中，可以看見切諾基吉普，本田七百五十cc和越野摩托。

「生活好像很有活力嘛！」我對忠僕說。

「不平靜，」忠僕想了想說，「他不屬於作家那種類型，喜歡動，凡事必動。」

「傻氣！」雪低聲道。

我和忠僕都裝聾作啞。

鑽進「雄獅」，雪馬上說她肚子餓了。我在海濱「餓虎」飯店停住車，吃了烤牛肉，喝了無酒啤酒。

「說什麼了？」雪邊吃餐後布丁邊問。

沒有理由隱瞞，我大致敘述了一遍。

「不出所料，」她蹙起眉頭說，「也只有他想得出來。那，你怎麼回答的？」

「拒絕了，還用說。那種事不適合我，而且事本身也不合情理。不過我們不時地見見面也好，為了我們自己，同你爸爸說的無關。我們年齡相差懸殊，生活環境、生活方式以及對事物的感受和看法也或許大不



相同，但我覺得我們在很多話題上都談得來。你不這樣認為？」

她聳聳肩。

「要是想見，給我打個電話就行。人和人談不上義務性地見面，想見就見，想見才見。我們可以相互公開對任何人都絕口未提的事情，秘密共有。怎麼樣？不好？」

她略一躊躇，「嗯」了一聲。

「那種東西要是聽任不管，有時會在體內迅速膨脹起來，最後無法控制。要經常放放氣，否則，會憋爆炸，彭的一聲，懂嗎？那樣一來，人生就變得沉重。一個人有話悶在心裡是件痛苦事。你痛苦，我有時也不好受。向誰也說不得，誰也不理解。但我們之間可以相互理解，暢所欲言。」

她點點頭。

「我對你什麼也不強求，如果你有話想說，儘管打電話給我就是。這同你父親所談的毫無關係。我也不是想在你面前扮演什麼通情達理的兄長或叔父角色。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對等的，我們同舟共濟——即使為了這點也最好不時地見面。」

她沒有應聲，吃罷點心，咕嘟咕嘟喝了一杯冷水，然後瞟了一眼鄰桌一家胖人狼吞虎嚥般進食的情景。一家四口：父母、女兒和一個小男孩兒，都胖得可觀。我臂肘支在桌子上，邊喝咖啡邊端詳雪的臉。的確長得漂亮，細細看去，竟覺得好像有顆小石子砰然拋入心田盡頭。心的表面溝壑縱橫，且是縱深之處，一般很難接近，然而她卻能將石子準確地拋入其間——她的美便屬於這種類型。我再次想——已經想了二十多回——倘自己年方十五，篤定墜入情網之中。不過，十五歲的我恐怕也不可能理解她的心情。現在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理解，可以盡我的能力袒護她。但我已三十四歲，絕不至於戀上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兒，不可能發展那種關係。

班上同學欺負她的心情也並非不可理解。想必因她太漂亮了，漂亮得超出了他們的日常感覺。且太敏感，又絕不肯主動向他們靠近。所以他們才感到惶恐，才歇斯底裡地捉弄她欺負她。他們覺得自身親密無間

的共同體由於她的存在而有可能遭受不當的損害。這點與五反田不同。五反田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給予他人印象的強烈，而適當地加以削弱，加以控制。他絕對不會給別人帶來惶恐。當其存在不知不覺地過於高大完美之時，他便笑容可掬地開句玩笑。玩笑不必很高明，只消給人以愉快給人以輕鬆的普通玩笑即可，於是大家頓感釋然陶然，認為他是個不錯的傢伙。實際上五反田大概也不錯。然而雪則不然。雪心目中只有一個自我，為此而活得焦頭爛額。她無暇一一顧及周圍人情感的變化並一一採取對策。其結果，既傷害了別人，又通過別人反過來殃及自身。同五反田迥然有別。沉重的人生，對十三歲女孩兒未免過於沉重，甚至對大人都不勝其荷。

將來她將怎樣呢？我無從預料。發展得好，或許可以像她母親那樣發現並掌握某種適於表現自己的方式，在藝術領域施展才華。也可能在除藝術之外的其他領域裡找到適合自己天賦的某種工作，並獲得社會的承認。這並無根據，只是一種感覺。如牧村拓所說，她有才華，有能力，如有神助，出類拔萃，遠非掃雪工所能企及。

也許，她到十八九歲時變成一個普普通通的少女。這種例子我是見過好幾個。十三四歲時水晶一般千嬌百媚、顧盼生輝的女孩兒，隨著思春期的進展而漸次失去其照人的光彩，其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的銳利鋒芒也日趨遲鈍，成為「漂亮而不出眾」的少女，但其本人卻顯得怡然自得。

雪將沿著哪一條道路成長呢？我當然不得而知。奇妙的是，人這東西有著各所不同的所謂頂峰期，一旦越過，便只能走下坡路，非主觀願望所能左右。至於那頂峰位於何處，任何人都預料不到。以為為時尚早之時，分水嶺卻倏然而至，惟聽天由命而已。有的人十二歲時便達到頂峰，之後碌碌無為；有的人則頂峰期一直持續到辭世；還有的人在頂峰期死去。不少詩人和作曲家，生如疾風驟至，卻因過於登峰造極而享年不過三十。畢加素不同，八十歲過後仍畫風雄健，揮筆不止，終於在畫布前安詳離世。這種情況就必須蓋棺方能論定。

我將如何呢？

頂峰——這東西之於我根本不曾有過。回首望去，甚至覺得人生都無從提起。起伏自是有一點，匆匆爬上，草草跑下。如此而已，一無所成，一無所獲，一無所有，既未愛過別人，又未被人愛過。道路平坦之

至，場景單調之極。彷彿在電子遊戲機螢幕上往來彷徨，猶如大力士那樣不斷張大嘴巴吃掉迷途中的虛線。途中漫無目的，惟死確鑿無疑，遲早罷了。

你也許不可能幸福，羊男說，因此只有跳下去，跳得大家心悅誠服。

我停止思考，略微閉起眼睛。

睜開眼睛時，雪正從桌子對面盯著我。

「不要緊？」她說，「你好像很沒精神。是不是我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

我笑著搖頭：「不，你什麼也沒說。」

「想不快的事了？」

「或許。」

「經常性的？」

「有時。」

雪嘆口氣，在桌面上不停地擺弄著紙餐巾：「有時寂寞得很？就是說，半夜裡或什麼時候會突然想起不快的事？」

「當然。」

「為什麼現在在這裡想起？」

「怕是因為你太漂亮了。」我答道。

雪用同她父親一樣空漠的眼神看著我的臉，接著輕輕搖了搖頭，再沒說什麼。

晚飯錢是雪付的。她說爸爸給了好多好多鈔票，拿起賬單便走到收

款機前，從衣袋裡掏出五六張萬元現鈔，用其中一張付了款，找回的零錢數也沒數就塞進皮夾克的口袋。

「那個人，以為只要給我錢就行了。」她說，「傻氣！所以今天由我招待好了。我們是對等的吧，在某種意義上？總是讓你破費，我偶爾來一次也可以嘛！」

「謝謝招待。」我說，「為了將來起見，有句話要提醒你一下：你這種做法不大符合古典式男女約會的禮儀。」

「是嗎？」

「男女約會時吃飯，飯後女孩子不能自己抓起賬單就去付款。應該先讓男方付，事後再還錢給他。這是常規，要不然會損傷男方的自尊心。我當然無所謂，因為從任何觀點來看我都不是在乎常規的人。但世上還有相當多的男人忌諱這一點，畢竟世界還有常規可循。」

「滑稽！」她說，「我才不同那種男人約會呢！」

「啊，那怕也是一種見識。」說著，我開始把「雄獅」開出停車場。「男女之戀有時未見得合乎常規，未見得可以選擇，所謂戀愛也正是這麼一種東西。你到了可以讓人買胸罩的年齡，想必可以懂得。」

「我是說我有的吧？」她猛然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害得我差點兒撞在塗得通紅的大垃圾桶上。

「開玩笑，」我剎住車說，「大人們之間常開玩笑，也許那玩笑不怎麼文雅，但你總要適應才行。」

「哦。」

「哦。」

「滑稽！」

「滑稽！」

我停止鸚鵡學舌，把車最後開出車場。

「不過可不能像剛才那樣冷不防地打開車人啲，這回不跟你開玩笑。」我說，「那樣會撞在什麼上面，兩人同歸於盡。這是男女約會的第二條常規，要平安無事地活下去。」

雪「唔」了一聲。

歸途車中，雪幾乎沒有開口，渾身癱軟地靠著座席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時看上去似已睡著。她睡與沒睡無多大區別。已經不再聽磁帶。我小心放上約翰·科爾特倫的民謠，她也沒有抱怨，甚至根本沒注意是何聲響。我一邊小聲隨之哼唱，一邊驅車疾馳。

從湘南夜回東京，路上相當單調。我全副神經集中於前車的尾燈，也沒說什麼。駛上高速公路後，雪欠身坐起，不斷咀嚼口香糖。之後吸了煙，吸了三四口便扔到窗外。若再吸第二支，我打算說她兩句，但她只吸了一支。善解人意，知道我在想什麼，懂得適可而止。

到得赤板她公寓門前，我停下車，招呼說，「到了，小公主！」

她把口香糖包裝紙揉成一團，放在儀表盤上，懶洋洋地開門下車，揚長而去，再見也沒說，車門也沒關，頭也沒回。神出鬼沒的年齡！或許僅僅是生理原因也未可知。不過這倒同五反田所演電影的情節不謀而合，一個正處於複雜年齡的多愁善感的少女。不，倘是五反田，肯定比我來得得心應手，而雪也多半對他一見傾心，否則也無以成其為電影。接下去——罷了罷了，怎麼又想到五反田身上？我搖搖頭，挪身到助手席，伸乎彭地拉合車門，然後哼著福萊迪·赫巴德的《漠漠紅土地》，趕回住處。

早上起來，去車站買報紙。時近九點，澀谷站前給通勤男女捲起無數漩渦。儘管已是春天，但面帶笑容的人屈指可數，而且那也可能並非微笑，而僅是面部的痙攣。我在小賣部前買了兩份報紙，坐在「丹琴」炸餅店裡邊吃油餅喝咖啡邊看報，哪份報都沒報導咪咪之死。通篇累牘講什麼迪斯尼樂園開園，什麼越柬戰爭，什麼東京都知事競選，什麼中學生不法行徑等等。惟獨一行也未提及赤板一家賓館裡一個美麗少女被人勒死的慘案。如牧村拓所說，純屬司空見慣，根本不足以同什麼迪斯尼樂園開園相提並論。此案有過也罷沒有也罷，早已被人忘到腦後，當

然也有人忘不掉，我是其中之一，還有殺人者。那兩名刑警大概也不至於。

我想看場電影，打開電影欄目。《一廂情願》已經過去。於是我想起五反田，起碼應把咪咪的事通知他一聲。萬一不巧他也受到調查而道出我的名字來，我的處境便十分狼狽。一想到還要給警察敲骨吸髓，就不由大為頭痛。

我用炸餅店裡的公用電話，撥通五反田的住處。他當然不在，呼應的是記錄電話。我說有要事相告，請其同我聯繫。之後我將報紙扔進垃圾筒，返回住處。邊走邊思索越南和柬埔寨幹嗎非動武不可，莫名其妙，這世界確乎變幻莫測。

這是用來調整的一天。

要處理的事堆積如山。誰都會有這樣一天，有同現實中的現實短兵相接的一天。

我首先把幾件襯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幾件襯衣取回。接著去銀行提取現金，付電話費和煤氣費，把房租轉賬過去。並去鞋舖換了個新後跟，買了鬧鐘用的電池和六盒原音帶。返回後邊聽FEN 邊拾掇房間。把浴槽刷洗得乾乾淨淨，把電冰箱裡的東西全部拿出，將內壁徹底擦拭一遍，清點所藏食品。繼而擦煤氣灶，擦排氣扇，擦地板，擦玻璃窗，歸攏垃圾，更換床單枕套，開吸塵器，如此幹到兩點鐘。當我隨著音響哼唱冥河樂隊的《機器人先生》擦拭百葉窗時，電話鈴響了，五反田打來的。

以美軍為收聽對象的遠東廣播網，Far East Network之略。

「能不能直接面談？電話裡有點不大合適。」我說。

「可以。不過是否很急？現在事情多得脫身不得，電影和電視片碰在一起了。兩三天後我想可以輕鬆下來慢慢談。」

「知道你忙，對不起。問題是一個人死了。」我說，「我們共同認識的人，警察出動了。」

他在電話另一頭默不作聲。一種岑寂而雄辯的沉默。過去我以為沉默無非是緘口不語。但五反田的沉默則不然，而同其所具備的其他所有素質一樣灑脫豁達、機敏睿智。這樣說或許離奇：倘若側耳諦聽，彷彿可以聽到其大腦以最快速度運轉的聲響。「明白了。我想今晚可以相見。也許很晚，不影響你？」

「沒關係。」

「大概一兩點時打電話過去。那之前怎麼也抽不出時間，抱歉。」

「可以，不要緊，等著就是。」

放下話筒，我把剛才的對話整個回想一遍。

問題是一個人死了，我們共同認識的人，警察出動了。

這豈不簡直成了電影！一涉及到五反田身上，一切都變得和電影鏡頭無異。什麼原因呢？我覺得現實似乎在一步步後退，而自己正在熟悉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必是他那種鬼使神差般的特異功能所使然吧。我腦海中浮現出五反田戴著墨鏡、豎起雙排扣大衣從「奔馳」車上下來的情景。魅力十足，一如輻射層輪胎廣告。我搖下頭，把剩下的百葉窗擦完。別再想了，今天是面對現實的一天。

五點，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尋找愛爾維斯紀念章，好半天也沒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頭也好邁克爾·傑克遜也好王子也好——這些無所不有，惟獨沒有愛爾維斯。到第三家店，總算發現了「ELVIS, THE KING」，遂買了下來。我開玩笑地問店員有沒有「SLY & THE FAMILY STONE」紀念章。那位紮著小包袱皮一般蝴蝶結的十七八歲女店員愣愣地看著我的臉。

「什麼？沒聽說過。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麼的？」

「噢，介於二者之間吧。」

「最近新名堂層出不窮，真的，魔術似的。」她咋了下舌，「沒辦法跟上。」

「千真萬確。」我同意道。

之後，我在「釣岡」飯店喝了杯啤酒，吃了碗炸蝦麵。如此一來二去，時間不知不覺地流逝，到了黃昏時分。日出日落，曉暮晨昏。我作為一個平面大力士，無所事事，兀自大口大口地吞食虛線。我覺得事態毫無進展，覺得自己沒有接近任何地方，倒是中途又生出了無數伏線，而同關鍵的喜喜卻徹底線斷緣絕。我覺得自己只是在岔路上長驅直進，只是在接觸主要事件之前的小品演出上白白耗費時間和精力。然而主要事件又在何處上演呢？果真在上演不成？

前半夜無事可幹，七點鐘去澀谷一家電影院看了保羅·紐曼的《裁決》。電影不壞，但由於幾次思想溜號，情節給我看得支離破碎。眼睛注視銀幕的時間裡，驀地覺得上面出現了喜喜的裸背，於是在她身上一陣胡思亂想。喜喜，你尋求我什麼呢？

電影放完，我昏頭昏腦地起身走到外面。在街上走了一會，跨進一家我常去的酒吧，一邊嚼堅果，一邊喝伏特加，喝了兩杯。十二點過後，返回住處看書，等待五反田的電話。我不時地往電話機那邊掃視一眼。因我覺得電話機似乎在盯著我不放。神經病！

我扔開書本，仰面躺在床上，開始想那只叫沙丁魚的貓。想必它已完全成了骨頭，想必土中寂無聲息，骨頭也寂無聲息——刑警曾說過骨頭潔白而漂亮，而且無言無語。是我把它埋在樹林中的，裝在西友商店的紙袋裡埋的。

無言無語。

從沉思中醒來時，虛脫感如水一般無聲無息地浸滿整個房間。我撥開虛脫感，走進浴室，一邊吹著《紅標語》口哨，一邊沖淋浴。沖罷去廚房站著喝了罐啤酒。然後用西班牙語從一數到十，出聲地說道「完了」，並啪地拍了下手。於是虛脫感像被一陣風吹跑似的無影無蹤。這是我的咒語。過單身生活的人往往無意中掌握很多種能力，否則便無法將生命延續下去。



## 第二十六節

五反田的電話是十二點半打來的。

「對不起，如果可以，用你的車到我這兒來好嗎？」他說，「我這兒還記得？」

我說記得。

「鬧騰得天翻地覆，實在抽不出整塊兒時間。不過我想可以在車上談，所以還是你的車合適。給司機聽見怕不合適吧？」

「啊，那是的。」我說，「這就出門，二十分鐘後到。」

「好，一會兒見。」他放下電話。

我從附近停車場裡開出「雄獅」，直奔他在麻布的公寓。只花了十五分鐘。一按大門口寫有「五反田」字樣的門鈴，他馬上下樓出來。

「這麼晚真是抱歉。忙得不可開交，好一天折騰！」他說，「必須馬上趕去橫濱，明天一大早要拍電影。還得抓緊時間睡一會兒，賓館已經訂妥。」

「那就送你到橫濱好了。」我說，「路上也好說話，節省時間。」

「那可幫了大忙。」

五反田鑽進「雄獅」，不無稀奇地環顧車內。

「心境坦然。」他說。

「息息相通。」我接道。

「言之有理。」

吃驚的是，五反田果真身穿雙排扣風衣，穿得極為得體。墨鏡沒戴，戴的是透明光片的普通眼鏡，同樣恰到好處，一派知識分子味兒。我沿著深夜空曠的路面，向著京濱第三入口處驅車疾馳。

他拿起儀表板上的「沙灘男孩」的磁帶，看了半天。

「讓人懷念啊！」他說，「過去常聽來著，初中時代。『沙灘男孩』——怎麼說呢，是一種獨具特色的聲音，一種親暱甜蜜的聲音。聽起來總是讓人想起明晃晃的陽光，想起清涼涼的大海，而且身旁躺著一個漂亮的女孩兒。那歌聲使人覺得世界的確是真實的存在。那是神話的世界，是永恆的青春，是純真的童話。在那裡邊人們永遠年輕，萬物永遠閃光。」

「呃，」我點點頭，「不錯，一點不錯。」

五反田儼然權衡重量似的把磁帶放在手心。

「不過，那當然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都要上年紀，世界也要變。之所以有神話，就是因為每個人遲早要死。什麼永世長存，純屬子虛烏有。」

「不錯。」

「說起來，從《愉快的搖顫》之後，幾乎沒再聽『沙灘男孩』，不知怎麼就不想聽了，而開始聽更加強烈更加刺激的東西。奶油樂隊、費伊、萊德·澤普林、吉米·亨德里克斯——總之進入了追求刺激的時代，欣賞『沙灘男孩』的時代已經過去。但至今仍記憶猶新，例如《衝浪女郎》等等。童話，可是不壞。」

「不壞，」我說，「其實《愉快的搖顫》之後的『沙灘男孩』也並不壞，有聽的價值。比如《20/20》、《荒唐情人》、《荷蘭》和《浪花飛濺》，都是不壞的唱片。我都喜歡，肖然沒有初期那麼光彩奪目，內容也七零八落，但可以從中感受到堅定的意志。而布萊恩·威爾遜則逐漸精神崩潰，最後幾乎對樂隊不再有什麼貢獻，但他仍竭盡全力地生存下去，從中不難感受得出殊死的決心。可畢竟跟不上時代的節奏，但並不壞，如你所說。」

「現在聽一次試試。」他說。

「肯定不中意的。」

他將磁帶塞進隨車音響。《玩吧玩吧玩吧》蕩漾開來，五反田隨之小聲吹起口哨。

「親切得很。」他說，「喂，你能相信，這東西的流行居然是二十年前的事！」

「簡直像是昨天。」我說。

五反田一時用疑惑的神情望著我，笑吟吟地說道：「你開的玩笑，有的跳躍性還真夠大的。」

「人們都不大理解，」我說，「我一開玩笑，十有八九都被當真。這世道也真是了得，連句玩笑都開不得。」

「不過比我所處的世界強似百倍。」他邊笑邊說，「我那個地方，把玩具狗的糞便放進飯盒裡才被看成高級玩笑！」

「作為玩笑，把真正的糞放進去才算高級。」

「的確。」

往下，我們默默欣賞「沙灘」音樂。《加利福尼亞少女》、《409》、《追波逐浪》，全是往日的純情歌曲。細雨飄零下來，雨刷開開停停。雨不大，溫情脈脈的春雨。

「提起初中時代，你想起的是什麼？」五反田問我。

「自身存在的猥瑣與悽惶。」

「此外？」

我略一思索，「物理實驗課上你點燃的煤氣噴燈。」

「幹嗎又提那個？」他現出不可思議的神情。

「點燈時的姿勢，怎麼說呢，極其瀟灑。給你那麼一點，彷彿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一樁偉大的事業。」

「未免言過其實。」他笑道，「不過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要說——指的是賣弄吧？是的，好幾個人都這樣說過，以致我當時很傷心。其實我本人完全沒有賣弄的意思，但歸終還是那樣做了，大概，不由自主地。從小大家就一直盯著我，關注我。對此我當然意識得到，言行舉止難免帶有一點演技，這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句話，是在表演，所以當演員時我著實舒了口氣：往後可以名正言順地表演了。」他在膝蓋上緊緊地合攏雙手，注視良久，「但我人並不那麼糟糕，真的，或者說原本就不是糟糕的人。我也還算坦率正直，也受過刺激傷過心。並非始終戴假面具生活。」

「當然，」我說，「而且我也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想說你點噴燈的姿勢十分瀟灑。恨不能再看一遍。」

他欣慰地笑笑，摘下眼鏡用手帕擦著，擦的手勢甚是優美。「好，再來一次就是。」他說，「可要把噴燈和火柴準備好喲！」

「暈過去時用的枕頭也一同帶去。」

「高見高見！」嗤嗤笑罷，他又戴上眼鏡。然後想了想，調低音響的音量，說：「要是可以，談一下你說的那件死人的事如何？時間也差不多了。」

「咪咪，」我盯著雨刷的另一側說，「是她死了！給人殺死的，在赤板一家賓館裡被人用長統襪勒死的。犯人還沒下落。」

五反田用茫然的眼神看著我，三四秒鐘才反應過來。反應過來後，臉形當即扭歪了，如同大地震中的窗櫺。我斜眼瞥了幾次他表情的變化，看來很受震動。

「被殺是哪一天？」他問。

我告以具體日期。五反田沉默多時，似在清理心緒。「不像話！」他連連搖頭，「太不像話！憑什麼殺死她？那麼好的女孩兒，而且——」他再次搖頭不止。

「是個好女孩兒。」我說，「童話似的。」

他渾身癱軟，喟然長嘆，疲勞不可遏止似的驟然佈滿他的臉——那疲勞本來壓抑在體內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奇特的傢伙，居然有這本事！疲勞終於外露的五反田看上去比平時多少有些憔悴。但即使是疲勞，在他身上也不失其魅力，一如人生的小配件。當然這樣說是不夠公允的，他的疲勞和傷感也並非演技。這點我看得出來，只不過他的一舉一動無不顯得優雅得體而已。恰如傳說中點物成金的國王。

「三個人時常一聊聊到天亮，」五反田靜靜地說，「我、咪咪和喜喜。真是一種享受，關係融洽得很。你說是童話，而童話是不可能輕易得到的。所以我很珍惜，可惜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

之後我們都沒做聲。我注視前方路面，他盯著儀表板。我不時地開幾下雨刷。「沙灘男孩」低聲唱著過去的老歌：太陽、衝浪和賽車。

「你是怎麼知道她死的？」五反田問。

「給警察叫去了，」我解釋道，「她有我一張名片，就是上次給的那張，告訴她有喜喜的消息就通知我一聲，咪咪把它放在錢夾的最裡頭。她為什麼帶它到處走呢？總之她是帶在身上來著。不巧的是這名片成了確認她身分的唯一遺物。所以才把我叫去。拿出屍體照片，問我認不認識。蠻厲害的兩個刑警。我说不認識，說了謊。」

「為什麼？」

「為什麼？難道我應該說經你介紹兩人買了女人不成？那樣說將落下什麼後果，你以為？喂，怎麼搞的，你的想像力哪裡去了？」

「是我不好，」他乖乖道謝，「腦袋有點混亂，問的是廢話，後果可想而知。糊塗蟲！後來怎麼樣？」

「警察根本不相信。老手嘛，哪個說謊一聞就知道。折騰了三整

天，在不違法不觸及皮肉的限度內，折騰得昏天黑地。真有點吃不消。年齡不小了，今非昔比。又沒睡覺的地方，在拘留所過的夜。倒是沒有上鎖，沒上鎖拘留所也是拘留所。弄得心灰意懶，垂頭喪氣。」

「可想而知。我也進去過兩個星期。一聲沒吭，人家叫我一聲別吭。很可怕的。兩個星期一次太陽也沒見到，以為再也出不來了，心情糟得很。那幫傢伙還會打人，像用啤酒瓶子打肉餅似的。他們知道用怎麼樣的手段使你就範。」他目不轉睛地盯著指尖，「三天折騰下來你什麼也沒說？」

「那還用問！總不至於中途來上一句『其實是這樣』吧？那一來就真的別想回去了。那種場所，一旦說出口就只能一咬到底，橫豎都要一口咬定。」

五反田臉又有點扭歪：「對不起，都怪我把她介紹給你，讓你倒了霉，落得個不清不淨。」

「用不著道歉。」我說，「當時是當時，當時我也很快活，此一時彼一時。她死又不是你的責任。」

「那倒是。不過你是為我才在警察面前說謊的，為了不連累我而一個人忍氣吞聲。這是我造成的，是我搭橋牽線的。」

等信號時間裡，我看著他的眼睛向他說了對我至關重要的部分：「喂，那件事就過去了，別放在心上，不必道歉，不必感謝。你有你的處境，這個我理解。問題是無法查明她的身分。她也有親人，也希望能把犯人逮住。我真恨不得一吐為快，但是不能。這很使人痛苦，咪咪連名字都沒有地孤零零死去——她能不寂寞麼？」

五反田緊緊閉起眼睛，陷入沉思，幾乎像是睡了過去。「沙灘男孩」的磁帶已經轉完，我按鍵取出。周圍一片寂然。只聽得車輪碾壓路面積水那均勻的沙沙聲。夜半更深。

「我給警察打個電話。」五反田睜開眼睛低聲道，「打匿名電話，說出她所屬俱樂部的名稱。這樣既可查明她的身分，又對破案有幫助。」

「妙計！」我說，「你真聰明，的確有此一手。這麼著，警察就會調查俱樂部，搞清被殺幾天之前給你指名叫去過家裡。當然你免不了被警察傳去。這樣一來，我挨三天折騰而始終守口如瓶又意義何在呢？」

他點點頭：「說得對。唔，我這是怎麼搞的，頭腦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我說，「這種時候只消靜等就行，一切都會過去，無非時間問題。無非一個女子在賓館裡被人勒死。這是常有之事，現在人們就已忘記。情理上你也不必感到有什麼責任，悄悄縮起脖子即可。什麼也不必做。眼下你要是輕舉妄動，反而弄巧成拙。」

也許我的聲音過於冷漠，措詞過於尖刻。其實我也有感情，我也——

「請原諒。」我說，「我不是埋怨你。我也很不好受，對那孩子愛莫能助。如此而已。不是說是你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沉默愈發滯重，於是我放進一盤新磁帶，是E金唱的《西班牙女眷》。我們再未出聲，直至進入橫濱市區。然而由於沉默的關係，我得以對五反田懷有一種過去所沒有的親密感情。我很想把手放在他背上，安慰說「算啦，反正過去了」。但我沒有說。畢竟一個人死了，一個人被冷冷地埋葬了。那是非我一己之力所能挽回的。

「誰殺的呢？」過了很久他開口道。

「這——」我說，「幹那種買賣什麼人都碰得到，什麼事都能發生，不完全是童話。」

「可那傢俱樂部只以身分可靠的人為對象啊！況且又有組織從中牽線，對方是誰一查馬上就曉得。」

「那次大概沒有通過俱樂部吧，我是這樣覺得的。或是工作以外的私人客人，或是不通過俱樂部知道的臨時性接客，非此即彼，肯定。無論哪一種，都怪她選錯了對象。」

「可憐！」

「那孩子過於相信童話了。」我說，「她所相信的是幻覺世界。但那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要想使之持久必須有相應的運作程序。但人們不可能全都遵守那種程序。一旦看錯對象就非同小可。」

「也真是費解，」五反田說，「那麼漂亮聰明的女孩兒為什麼當妓女呢？不可思議。那樣的女孩兒原本應該活得多彩多姿。正經工作也好，有錢的男人也好，都應該找得到。何苦非當妓女不可呢？那確實賺錢，但她對錢並沒多大興趣。或許像你說的那樣，是在追求童話不成？」

「有可能。」我說，「你也好我也好任何人也好，每人都在追求，只是追求方式不同。所以才不時發生摩擦和誤解，甚至死人。」

我把車開到新麗賓館前停住。

「喂，今晚你也住下如何？」他問我，「房間我想還有。要酒，讓送到房間來，兩人喝一會兒。反正看這情形也睡不著。」

我搖搖頭：「酒下次再喝，我也有點累了。還是想馬上回去，不想地睡上一覺。」

「明白了。」他說，「送我這麼遠，實在謝謝！今天我一路說的好像全是沒頭沒腦的話。」

「你也夠累的了。」我說，「死去的人不必急於考慮。不要緊，反正一直死著。等有精神時再慢慢考慮也不遲。我說的你明白？反正已經死了，完全地、徹底地死了。已經被解剖、被冷凍起來。你感到內疚也罷，什麼都不能使她起死回生。」

五反田點頭道：「你的話我完全明白。」

「晚安。」我說。

「添麻煩了，謝謝。」



「只要下次點一回噴燈就行了。」

他微笑著剛要下車，突然像改變主意似的看著我的臉：

「說來奇怪，除你以外我還真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朋友的人，儘管相隔二十年才見面，算今天才不過見兩次，不可思議！」

說罷，下車走了。他豎起雙排扣鳳衣領，在濛濛春雨中跨進新麗飯店的大門，猶如電影《卡薩布蘭卡》裡的鏡頭。美好友情的開始——

其實我對他也懷有同樣的感覺，很能理解他的話。我也覺得自己惟獨他才可稱之為朋友，同樣感到不可思議。看起來所以像《卡薩布蘭卡》，並非他單方所使然。

我聽著施萊和斯通兄弟，隨曲拍打著方向盤返回東京。撩人情懷的《普通人》：

我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人，

你我彼此彼此難解難分。

雖然幹的活計不一樣，

但同樣平平庸庸默默無聞。

哎——呀呀，我們都是普通人。

雨依然不緊不慢地悄然下個不停。溫柔多情的雨絲，催促萬物在黑夜裡探出嫩芽。「完全地、徹底地死了。」——我對自己說道。繼而心想，剛才或許應當在賓館裡同五反田喝酒才是。我同他之間有四個共同點：物理實驗課同班，都已離婚獨身，都同喜喜睡過，又都同咪咪睡過。咪咪已經死了，完全地、徹底地。值得同他一起喝酒。陪陪他本不礙事。反正有時間，明天也沒定下要幹什麼。是什麼使我沒有那樣做呢？我終於得出結論：恐怕是不願意同那電影場面混為一談。從另一角度想來，五反田又是個令人同情的人。他太富於魅力了，而這又不是他的責任，或許。

返回澀谷住所，我透過百葉窗望著高速公路，喝了一杯威士忌。快四點時覺得困了，上床躺下。

## 第二十七節

一週過去了。這是春光以堅定的步履向前推進的一週。春光義無反顧，現在同三月全然不同。櫻花開了，夜雨將其打落。競選結束了，學校裡新學期開始了，東京迪斯尼樂園開園了，比昂·波爾古引退了。廣播歌曲中高居榜首的一直是邁克爾·傑克遜，死者永遠是死者。

對於我，則是昏頭昏腦的一週。日復一日，無所事事。去了兩次游泳池，一次理髮店。時而買張報紙，終未發現有關咪咪的報導，想必仍未搞清身分。報紙每次都在澀谷站小賣部買，拿去「丹琴」炸餅店翻看，看完即扔進垃圾箱，沒什麼了不起的內容。

周二和周四同雪見了兩次面，聊天，吃飯。這周過後的周一，我們聽著音樂駕車遠遊。同她相見很有意思，我們有個共通點：空閒。她母親仍未回國。她說不同我見面的時候，除了周日內天幾乎從不外出，擔心閒逛之間被人領去教養。

「嗯，下次去迪斯尼樂園怎麼樣？」我試著問。

「那種地方半點兒都不想去。」她皺起眉頭，「討厭的地方！」

「那地方又溫情又熱鬧又適合小孩子口味又富有商業氣息又有米老鼠，你還討厭？」

「討厭。」她斬釘截鐵。

「總悶在家裡對身體不好的。」

「對了，不如去夏威夷？」

「夏威夷？」我吃了一驚。

「媽媽來電話，想讓我去夏威夷。她現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攝影。大概把我扔開久了，突然擔心起來，才打來電話。反正她短時間回不

來，我又不上學，嗯，去一趟夏威夷也不壞。她還說如果你能去，那份開支由她出。還用說，我一個人不是去不了嗎？一週時間，就去散散心好了，保准好玩。」

我笑道：「夏威夷跟迪斯尼樂園有什麼區別？」

「夏威夷沒有教養員呀，至少。」

「嗯，想法不錯。」我承認。

「那，一塊兒去？」

我想了一會兒。越想越覺得去夏威夷未嘗不可。或者說希望遠離東京而置身於截然不同的環境。我在東京城已走投無路，半條妙計也浮不上心頭。舊線已斷，新線又無出現的徵候。自己似乎在陰差陽錯的場所做著陰差陽錯的事情，無論幹什麼都別扭扭扭，永無休止地吞食錯誤的食物，永無休止地購買錯誤的商品，心境一片灰暗。況且死人已經完全地、徹底地死了。一句話，我有些疲勞，被刑警折騰三天的疲勞尚未全部消除。

過去曾在夏威夷逗留過一天。當時是去洛杉磯出差，途中飛機發動機出了故障，滯留夏威夷，在火奴魯魯住了一個晚上。我在航空公司安排的賓館的小賣部裡買了太陽鏡和游泳衣，在海邊躺了一天。痛快淋漓的一天。夏威夷，不壞！

火奴魯魯：即通常說的檀香山。

在那裡輕鬆一個星期，盡情游泳，喝「克羅娜」，疲勞頓消，心境怡然，皮膚曬黑，換個角度重新觀察思考事物，從而茅塞頓開——嗯，不壞！

「不壞。」我說。

「那，一言為定，這就去買票。」

買票之前，我向雪問了電話號碼，給牧村拓打去電話。接電話的是那位書僮忠僕，我告以姓名，他熱情地把主人喚上來。

我向牧村說明事由，問可不可以將雪帶去夏威夷。他說求之不得。

「你最好去外國放鬆放鬆。」他說，「掃雪勞動者也要有休假才行，也可免受警察捉弄之苦。那種事還不算完結吧？那些傢伙還會找到頭上的，肯定。」

「有可能的。」

「錢的問題你不必考慮，儘管隨便就是。」他說。和此君交談，最後總是轉到錢字上面，現實得很。

「儘管隨便使不得的，頂多一個星期。」我說，「我手上也有不少活計要做。」

「怎麼都成，只要你喜歡。」牧村說道，「那麼幾時動身？噢，宜快不宜遲，旅行這東西就是這樣，心血來潮馬上動身。這是訣竅。行李之類用不著多少，又不是去西伯利亞。不夠在那邊買，那邊無所不賣。嗯，明後天的票能夠弄到，可以嗎？」

「可以是，但我的票錢我自己出，所以——」

「別囉嗦個沒完！我是幹這行的，買機票便宜得不得了，好座位手到擒來。只管交給我好了！人各有各的本事。廢話少說，別又來什麼思維體系。賓館也由我來訂，兩個房間的，你一套雪一套。如何？帶廚房的好吧？」

「嗯，能自己做對我倒合適——」

「好去處我知道，海濱，幽靜、漂亮，以前往過。暫且先安排兩個星期，一切隨你的便。」

「可是——」

「其他的概不用想，一切我代辦。放心，她母親那邊由我聯繫。你只要去火奴魯魯，帶雪去海邊打滾吃喝就行。反正她母親忙得團團轉，一工作起來女兒也罷什麼也罷，統統置之度外。所以你什麼都不用顧

忌，舒展身心，盡興玩耍，別無他慮。啊，對了，護照可有？」

「有的，可是——」

「明後天，記住！只帶游泳衣、太陽鏡和護照就算完事，其他的隨用隨買，省事得很。又不是去西伯利亞，西伯利亞是不得了，那地方非同兒戲。阿富汗也夠意思。至於夏威夷，和迪斯尼樂園一個樣，轉眼就到，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還有，你可會英語？」

「一般會話之類——」

「足矣！」他說，「毫無問題，滿分，十全十美。明天叫中村把票拿過去，還有上次從札幌回來的機票錢。去之前打電話。」

「中村？」

「書僮，上次見到了吧，那個住在我這裡的小伙子。」

書僮忠僕。

「有什麼要問的？」牧村問。我覺得像有很多東西要問，但一個也想不起來，便答說沒什麼了。

「好，」他說，「是個明白人，對我的脾氣。啊，對了，我還有個禮物要送你，務必接收。至於是什麼，去到那邊就可知道——解開綢帶後的樂趣。夏威夷，好地方，遊樂場，尋歡作樂，不用掃雪，空氣清新，盡興而歸。改日見！」

電話掛斷。

社交型作家。

我折回餐桌，告訴雪大概明後天動身。「好哇。」她說。

「一個人準備得了？行李、提包、游泳衣什麼的。」

「不就是夏威夷嗎？」她滿臉驚訝地說，「和去大磯有什麼兩樣，

又不是去加德滿都。」

「那倒是。」我說。

話是這麼說，但我在臨行前還是有幾件事要辦。第二天，我去銀行取款，辦了旅行支票。存款還剩不少，由於上個月的稿費轉來，反而有所增加。然後去書店買了幾本書，從洗衣店把襯衣拿回，又整理好電冰箱裡的食物。三點鐘忠僕打來電話，說他現在九之內，馬上送機票過來可不可以。我們約好在一家商店裡的咖啡屋見面。見面時，他遞過一個厚厚的信封。裡面有從札幌至東京的雪國機票錢，有日航班機的兩張頭等艙機票，有兩打美國運通旅行支票。此外還有一張火奴魯魯一家賓館的交通圖。「到那裡只要報出您的名字就可以的。」忠僕轉告牧村的話，「預訂了兩周，期限可以縮短或延長。另外，支票請簽上大名，隨便使用好了。不必客氣，反正從經費裡報銷。」

「什麼都從經費裡報銷？」我不禁愕然。

「全部恐怕不大可能，不過能開收據的請盡量開收據。事後由我辦理，對我很有幫助。」忠僕笑著說。那笑容決不令人生厭。

我答應下來。

「旅行愉快！」

「謝謝。」

「好在是夏威夷，」忠僕笑瞇瞇地說，「又不是津巴布韋。」

說法各所不一。

傍晚，我把電冰箱裡的東西打掃出來，做了晚飯。正好夠做一份青菜沙拉、煎蛋和大醬湯。想到明天就要去夏威夷，頗有些不可思議。對我來說，和去津巴布韋沒什麼不同，大概是因為沒去過津巴布韋的緣故吧。

我從抽屜裡拉出一個不很大的塑料旅行包，往裡塞進牙具袋、書和備用內衣、襪子，裝進兩件半袖衫、馬球衫、短褲和瑞士軍用小刀，把

雙色方格夏令西服的上裝小心疊放在最上邊。最後把拉鍊拉好，檢查一遍護照、旅行支票、駕駛證、機票和信用卡。此外還有沒有應帶的呢？一樣也想不起來。

去夏威夷再簡單不過，的確和去大磯相差無幾。去北海道行李倒多得多。

我把裝好的旅行包放在地板上，開始準備隨身穿的衣服：藍色牛仔褲、半袖衫、帶風帽的外衣、防寒運動服。一一疊放好後，再無事可幹，一時間得發慌。無奈，只好洗澡、喝啤酒、看電視。沒什麼激動人心的新聞。播音員預言明天起可能變天。這很好，我想，反正明天起在火奴魯魯。我失掉電視，歪在床上喝啤酒，轉念又想起咪咪，完全地、徹底地死了的咪咪。她現在置身於冰冷冰冷的場所，身分不明，無人認領，斯特倫茲也好鮑勃·迪倫也好，她都再也聽不見了。而我明天即將去夏威夷，且用別人的經費——世界難道應該是這個樣子嗎？

我搖搖頭，將咪咪的形象從腦中驅逐掉。另找時間想好了，對現在的我來說，這個問題過於深刻，過於沉重，過於熾熱。

我想到札幌海豚賓館那個女孩兒，那個總服務台裡戴眼鏡的女孩兒，那個不知姓名的女孩兒。最近有好幾天很想很想同她說話，甚至夢見她。這怎樣才能實現呢？我不知道。如何開口打電話過去呢？難道只說想同服務台那個戴眼鏡的女孩兒講話就可以嗎？不成。那不可能如願以償，甚至理都沒人理。賓館是個一絲不苟的嚴肅場所。

我思索了半天。應該有條錦囊妙計。意志產生辦法。十分鐘後，我終於心生一計。能否順利暫且不論，嘗試的價值總是有的。

我給雪打電話，商量一下明天的日程，告訴她早上九點半乘出租車前去接她。然後換上不經意的口氣，問她知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對了，就是服務台那個把你託付給我的人，戴眼鏡的人。

「唔，應該知道，名字好像非常奇特，所以記在日記裡了。現在想不起來，看日記才能知道。」她說。

「馬上看看好嗎？」



「正看電視呢，過一會不好？」

「對不起，急用，急得很。」

她嘟囔兩句，但還是翻看了日記，說是叫「由美吉」。

「由美吉？」我問，「寫什麼字？」

「不知道。所以我不是說非常奇特麼，不知寫什麼字。大概是北海道人吧，名字上沒那種感覺？」

「不，北海道沒有這樣的字。」

「反正就那麼叫，就叫由美吉。」雪說，「喂，好了嗎？看電視嘍！」

「看什麼呢？」

她答也沒答，卡的一聲放下電話。

我拿起東京的電話簿，從頭到尾查閱有沒有姓由美吉的。難以置信的是，這東京都居然有兩個，其中一個是照相的，開了個「由美吉照相館」。世上的姓氏真是花樣繁多。

接著，我給海豚賓館打去電話，問由美吉小姐在不在。本來沒抱多大希望，不料對方馬上把她喚了上來。「是我，」我說。她還記得我，看來我還不無可取之處。

「現在正忙著，」她低低地、冷冷地、乾脆地說道，「過會兒回電話。」

「好的，過會兒。」

等待由美吉電話的時間裡，給五反田打了個電話，對錄音電話說我馬上去夏威夷幾天。

五反田大約在家，很快打電話過來。

「好事嘛，真叫人羨慕。」他說，「換換空氣，再美不過。能去我都想去。」

「你還不能去？」

「噢，沒那麼簡單。事務所裡有債款。又是結婚又是離婚，折折騰騰地欠了不少債。跟你說過我身無分文吧？為了還這筆債我正拚死拼活地幹，不願演的廣告也得演。說來荒唐：經費可以大肆揮霍，而借款卻償還不上。這世道一天比一天變得不可捉摸，連自己是窮鬼還是富翁都搞不清。東西琳琅滿目，想要的卻沒有；盡可揮金如土，想用錢的地方卻沒得用；漂亮女郎招之即來，而喜歡的女子卻睡不到一起，莫名其妙的人生！」

「借款數目多少？」

「相當之多。」他說，「我只知道相當之多，裡面究竟是怎麼回事，連我這個當事人都摸不著頭腦。不是我自吹，大凡事情我都能幹得在一般人之上，惟獨這算賬一竅不通。一看見賬簿上的數字，身上就起雞皮疙瘩，就要背過臉去。我家是傳統式家庭，從小受的就是傳統式教育。什麼君子不言利，什麼不要關注數字，只管拚命勞動安分守己；什麼不要拘泥細節，而應從大節著眼，光明正大等等。這不失為一種想法，至少當時還行得通。但在安分守己的觀念早已消失的今天，便沒有任何意義，事情也就難辦起來。大節沒有了，只剩下厭惡數字這一細節，糟糕到了極點！這個那個的，我根本理不出頭緒。事務所的稅務顧問給我解釋得倒很詳細，但我聽不進去，也實在理解不了。一會兒錢去那裡來這裡，一會兒名目上的債款，一會兒名目上的貸款，一會兒經費如何如何，簡直一團亂麻。我就讓他說得簡單一點，他說那樣誰都做不來。我說那就只告訴結果算了。告訴就告訴，他說，這倒簡單：債款還為數不少，減了一些，還剩這麼多這麼多，所以得幹！不過經費盡可大把大把地用，就是這樣。無聊！和蟻獅差不多。我說，幹活倒可以，我並不厭惡。傷腦筋的是捉摸不透其中的機關，有時都感到有些可怕。噢——又說過頭了，對不起。一和你聊起來就聊過頭。」

「那有什麼，沒關係。」我說。

「畢竟和你無關，下次見面再慢慢聊吧。」五反田說，「一路平

安！你不在我會寂寞的。一直想找時間和你喝一次。」

「夏威夷，」我笑道，「又不是去象牙海岸，一個星期就回來。」

「啊，那倒是。回來能打電話給我？」

「好的。」

「你在火奴魯魯海水浴場躺著歪著的時候，我可正在模仿牙醫還債  
啣。」

「世上有各種各樣的人生，」我說，「人有各種各樣的活法。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與前句意思大致相同。

「施萊和斯通兄弟！」五反田啪地打了個響指。和同時代的人交  
談，的確可以省去某種成分。

由美吉快十點時打來電話，說她已經下班，是從住所打來的。我驀  
然想起她那雪花紛飛中的公寓。明快簡練的外觀，明快簡練的樓梯，明  
快簡練的門扇，還有她那神經質的微笑。所有這一切，是那樣地令人不  
勝依依。我閉起眼睛，想像夜色中靜靜飄舞的雪花，心頭湧起一縷纏綿  
的柔情。

「你是怎麼知道我名字的？」她首先發問。

我說是雪告訴的。「沒有舞弊，沒有賄賂，沒有竊聽，沒有逼供，  
我彬彬有禮地向那孩子請教，於是得以指點迷津。」

她疑惑似的沉默一會。「那孩子怎麼樣？安全送到了？」

「太平無事。」我說，「穩穩當當護送到家，現在還不時相見。精  
神得很，只是有點與眾不同。」

「和你一個樣。」由美吉無甚情感地說，像是在說一件世人無不昭  
昭的確切事實，例如猴子喜歡香蕉，撒哈拉沙漠很少下雨等等。

「喂，為什麼一直對我隱瞞名字？」我問。

「那不是的。我說過下次來時告訴你的吧？談不上隱瞞。」她說，「不是隱瞞，是嫌告訴起來囉嗦。又是問寫什麼字，又是問這名字常不常見，又是問老家哪裡，每人都要這麼問一番，囉囉嗦嗦，我也就懶得再告訴別人名字了。比你想的要心煩得多，這事。一個勁兒地重複同一種答話嘛！」

「不過這名字不錯。剛才查了一下，這東京都內也有兩個姓由美吉的。知道？」

「知道。」她說，「我不說以前在東京住過的麼，早都查看過了。姓氏姓得奇特，到一個地方往往首先查電話簿，都成了習慣，到一處查一處——由美吉、由美吉地。京都也有一個。呃，找我有什麼事？」

「也沒什麼事。」我實話實說，「明天要去旅遊，離開幾天，走之前想聽聽你的聲音，別的事沒有。有時候非常想聽你的聲音。」

她又沉默起來。電話有點混線，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她的語聲，彷彿從長長走廊的另一端發出的。聲音又微弱又乾澀，帶有奇特的迴響，內容聽不真切，但似很痛苦這點則聽得出來——痛苦，時斷時續。

「哎，上次我說過有一回下電梯時眼前突然漆黑的事吧，向你？」

「嗯，聽來著。」我說。

「又碰上一回。」

我默然，她也默然。她又開始在極遙遠的地方絮絮不止。同她交談的對方不時隨聲附和，聲音十分含糊，估計是「啊」「嗯」之類。總之是只言片語，不清不楚。女子像慢慢往上爬梯子似的痛苦地傾訴不已。我陡然覺得像是死者在講話，死者從長長走廊的盡頭處講話，講死是何等的痛苦。

「喂，聽著沒有？」由美吉問。

「聽著呢，」我說，「說吧，是怎麼回事？」

「不過你真的相信當時我說的話？不是僅僅隨口應和？」

「相信的。」我說，「還沒有對你說，後來我也去過同樣的場所，同樣乘電梯，同樣漆黑一片，經歷了和你完全同樣的體驗。所以你說的我全部相信。」

「去了？」

「這個另找機會說，現在還歸納不好，因好多事情都沒著落。下次見面時從頭到尾有條有理地給你好好講一遍，即使為了這點也必須見你一面。現在先放在一邊，還是讓我聽聽你的，你的至關重要。」

沉默良久。混線時的對話再也聽不到了，有的只是電話式的沉默。

「好幾天前，」由美吉開口了，「大概十天前吧，我乘電梯準備去地下停車場。晚上八點前後，不料又撞進了那個地方，同上次一樣。邁出電梯，意識到時已經在那裡了。這回一不是半夜，二不是十六樓，但其他的一模一樣。黑洞洞、潮乎乎，一股霉氣味。那氣味那黑暗那潮濕，和上次完全一樣。這回我哪裡也沒去，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等待電梯返回，好像等了好長時間。電梯終於回來，乘上趕緊離開。就這麼多。」

「這事跟誰也沒講過？」我問。

「沒有。」她說，「第二次了，是吧？這次我想最好再不跟任何人講。」

「這樣好，最好對誰也別講。」

「喂，到底如何是好呢？近來一上電梯就害怕，怕開門時又是一團黑，怕得不行。畢竟這麼大的賓館，一天裡總不能不乘幾次電梯。你說怎麼辦好？這件事上我找不到其他人商量，除了你。」

「跟你說，由美吉，」我說，「為什麼不早些打電話來呢？那樣我早就對你解釋清楚了。」

「打過好幾次，」她悄聲自語似的說，「可你總是不在。」

「不是有錄音電話嗎？」

「那個，我很不喜歡，緊張得很。」

「明白了。那好，現在簡單說幾句：那片黑暗不是邪惡之物，對你不懷惡意，不必害怕。那裡是有什麼居住——你聽見過腳步聲吧——但決不會傷害你，那不是攻擊性的存在。所以以後再遇上黑暗，你只管閉起眼睛，站在那裡靜等電梯返回即可。明白？」

由美吉默默咀嚼著我的話：「坦率說點感想可以嗎？」

「當然可以。」

「我，對你還不大清楚。」由美吉十分沉靜地說，「時常想起你，但對你這個人的實體還把握不住。」

「你說的我完全理解。」我說，「我雖然已經三十四歲，但遺憾的是不明朗的部分過多，保留事項過多，同年齡很不相稱。眼下我正一點點解決，我也在盡我的努力。因此再過些時間，我就可以將各種事情向你準確地解釋清楚，而且我想我們應該可以進一步互相加深理解。」

「但願如此。」她猶如局外人一般地說。這使我驀地覺得很像電視裡的新聞播音員：「但願如此。好了，下一條新聞——」那麼，下一條新聞——

我說明天去夏威夷。

她無動於衷地「呃」了聲。我們的對話到此結束，相互道聲再見，放下電話。我喝了杯威士忌，熄燈睡覺。

## 第二十八節

那麼，下一條新聞。我躺在泰勒西堡的海濱，一邊望著廣袤的藍天、椰子樹葉和海鷗一邊如此失聲說道。雪就在我身邊。我在草蓆上仰面而臥，雪則俯身閉起眼睛。她身旁放著一台超大型三洋盒式收錄機，裡面流出艾利克·科萊普頓的新曲。雪身穿橄欖綠比基尼游泳衣，身上塗滿椰子油，一直塗到腳指甲，渾身圓潤光滑，宛似一條身段苗條的小海豚。年輕的薩摩亞人懷抱衝浪板從前面穿過，被太陽曬得黝黑的救生員在瞪望台上動來動去，鐵鏈的吊環隨之發出冷冷的幽光。街上到處瀰漫著鮮花味兒果味兒和防曬油味兒。

那麼，下一條新聞。各種事件相繼發生，各色人等陸續登場，場面不斷變換。不久前我還漫無目的地漫步在雪花紛飛的札幌街頭，而現在則躺在火奴魯魯海濱仰望長空。這便是所謂趨勢。順點劃線，結果便成了這副樣子；按拍起舞，便到了腳下這個地步。我跳得很精采嗎？我在頭腦裡對迄今事態的發展逐個觀察，一一確認自己所相應採取的行動。還算可以，我想。也許不那麼好，但並不壞。倘若再次處於同樣的境遇，我多半仍將採取同樣的行動。這也就是所謂思維體系。腳已經在動，已經踩上了舞點。

現在我在火奴魯魯，是休假時間。

休假時間——我不由信口說出。本以為聲音微乎其微，但大約還是給雪聽見了。她咕嚕一聲朝我轉過身，摘下太陽鏡，迷惑不解地眯細眼睛盯著我，聲音嘶啞地問道：「喂，在想什麼呢？」

「沒想什麼大事，零零碎碎。」

「大事小事無所謂，問題是別在旁邊嘟嘟囔囔的。要嘟嘟囔囔回房間一個人嘟嘟囔囔好了。」

「抱歉，再不嘟嘟囔。」

雪轉而換上平和的目光，「傻氣，你這人。」

「呃」

「活像孤苦伶仃的老人。」說罷，又咕嚕一聲背過身去。

從機場鑽進出租汽車，一路往火奴魯魯賓館趕去。到得房間，我放下行李，換上短褲和半袖衫。往下幹的頭一件事，是到附近的商店街買一台大型盒式收錄機。是雪要的。

「盡量買個大傢伙，聲音大大的。」

我用牧村拓給的支票，買了一台算是夠大的三洋牌，又買了足夠的電池和幾盒音樂磁帶。我問她還要什麼，要不要衣服和游泳衣什麼的，她說什麼也不稀罕。每次去海濱，她必定帶上這收錄機，這當然成了我的任務。我像《人猿泰山》電影裡那剽悍的土著居民一樣把它扛在肩上（「親愛的，我不想再往前了，前邊有魔鬼。」）尾隨其後。音樂節目主持人永無間歇地播放著流行音樂，我因而得以熟悉了今春流行的樂曲。邁克爾·傑克遜的歌喉猶如清潔的瘟疫一般蔓延了整個世界。而略顯平庸的霍爾和奧茲則為別開生面而奮勇出擊。此外如想像力貧瘠的迪倫，儘管具有某種閃光天賦卻缺乏（在我看來）將其大眾化能力的約翰·傑克遜，無論如何都前途無望的普裡特達茲，時常喚起中立式苦笑的特蘭普和柯茲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流行歌手和歌曲。

確如牧村所說，房間相當不錯。誠然，傢俱、內部裝修以及牆上的畫與情趣相差甚遠，但給人的感受卻意外地舒服（夏威夷群島上，又有何處能覓得情趣呢？），而且離海邊很近，往來方便。房間開在第十層，安靜，且視野開闊。站在陽台上，可以一邊眺望大海一邊接受日光浴。廚房寬敞整潔，功能齊全。從微波爐到洗碗機，應有盡有。隔壁是雪的房间，比我的房間小些，帶有一間小型廚房。電梯裡或服務台前所見之人，個個衣著得體，氣度不俗。

買完收錄機，我獨自走到附近的自選商場，買了好多啤酒、加利福尼亞葡萄酒、水果和果汁飲料。又買了可夠簡單做一次三明治的食品。而後同雪一起來到海灘，並排躺下，看海，看天，直到黃昏。這時間裡我們幾乎沒有開口，只是把身體翻上翻下，任憑時間悄然流失。太陽異常慷慨地把光線灑向地面，射進沙灘。親暱柔和而夾有水氣的海風，不時忽然想起似的搖曳著椰樹的葉片。有好幾次我暈暈乎乎地打起瞌睡，



而被腳前通過的男女的話語聲或風聲猛然驚醒。每當這時我便思忖自己現在位於何處，往往花一些時間才能說服自己，使自己確信身臨夏威夷這一事實。汗水和防曬油交相混合，從臉頰經耳根啪嗒啪嗒落在地面。各種各樣的聲響宛如波浪時湧時退。有時可以從中聽到自己心臟跳動的音律，似乎心臟也是地球這一巨大運營機構中的一分子。

我擰鬆腦袋的螺絲，全身舒展開來——現在是休假時間。

雪的臉形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在走下飛機接觸到夏威夷特有的甘甜溫潤空氣那一瞬間發生的。她邁下扶梯，十分怕刺眼似的閉起雙目，深深吸了口氣，而後睜開眼睛望著我。此時此刻，那猶如薄膜般一直蒙在她臉上的緊張遽然消失，驚懼和焦躁也不翼而飛。她時而用手摸摸頭髮，時而把口香糖揉成一團扔開，時而無端地聳下肩膀——就連這些日常性的小小動作也顯得生機勃勃，流暢自然。於是我反過來感到這孩子此前過的是一種何等反常的生活。不僅反常，而且顯然是謬誤。

她把頭髮在頭頂盤緊，戴著太陽鏡，身穿小號比基尼。如此躺在那裡，很難看出她的年齡。體型本身固然還是孩子，但她所表現出來的自然而帶有某種自我完善韻味的新的舉止作派，使得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成熟得多。四肢苗條，但並不顯得楚楚可憐，反倒透露出強勁的力度，使人覺得假如她兩手兩腳猛地伸直，四周空間都會因此驟然四下繃緊拉長。我想，她現在正在通過成長過程中富有活力的階段，正在急速地發育成大人。

我們相互往背上抹油。雪先給我抹，說我的背大得很。讓人說自己背大這還是第一次，輪到我抹時，雪癢得扭來動去。由於頭髮撩起，那雪白的小耳朵和脖頸顯露無餘，惹得我現出微笑。從遠處看去，連我都有時驚訝地覺得躺在海灘上的雪儼然是個成年人。惟獨這脖頸安錯位置似的同年齡成正比，分明帶有孩子的稚嫩。畢竟還是孩子，我想。說來奇怪，女性的脖頸竟如年輪一般秩序井然地記載著年齡。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其間差別我也無法解釋準確。反正少女有少女的脖頸，成熟女子有成熟女子的脖頸。

「一開始要慢慢地曬。」雪以老練的神情開導我，「先在陰涼處曬，然後去向陽處稍曬一會兒，再回到陰涼處來。要不然會一下子曬傷的，發腫起泡，甚至留下疤痕，可就成了醜八怪了。」

「陰涼、向陽、陰涼——」她一邊往我背上抹油一邊口中重複不已。

這麼著，夏威夷第一天的下午，我們基本都在椰樹陰下躺著聽調頻音樂。我時而跳到海裡游幾圈，在海濱櫃台式酒吧裡喝一氣冰涼冰涼的「克羅娜」。她不游，說要先放鬆再說。她喝一口菠蘿汁汽水，慢慢咬一口夾有大量芥末和泡菜的熱狗麵包。不久，巨大的夕陽冉冉西沉，把水平線染成番茄汁一樣的紅色。繼而，夕暉從船的桅桿上隱去，桅燈發出光亮——直到這時我們還躺在那裡，她甚至連最後一束光照也不肯放過。

「回去吧，」我說，「天黑了，肚子也癢了，散會兒步就去吃漢堡牛肉餅吧。要吃地地道道的牛肉餅，裡面的肉要卡卡爽口，番茄醬要鮮得徹頭徹尾，洋蔥要香得不折不扣，焦得恰到好處。」

她點頭起身，但未站起，一動不動地蹲著，彷彿品味一天中的最後片刻。我捲起草蓆，扛起收錄機。

「好了，還有明天，不要想什麼了。明天完了還有後天。」我說。

她揚起臉，嫣然一笑。我伸出手，她拉住站立起來。

## 第二十九節

翌日早上，雪說去見母親。她只知道母親住所的電話，我使用電話簡單寒暄幾句，打聽了去那裡的路線。原來她母親在馬加哈附近借了一座小型別墅，從火奴魯魯乘車需花三十分鐘。我說大約一點鐘登門拜訪。然後去近處一家出租公司借了一輛三菱的「矛騎兵。」這是一次快活無比的兜風。我們把車內音響開到很大音量，窗口全部打開，沿著海濱高速公路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時速風馳電掣。到處都充溢著陽光海風花香。

我突然想起，問她母親是否一個人生活。

「不至於。」雪微微抿起嘴唇，「她那人不可能一個人在外國待這麼久，超現實人物嘛！沒有人照料，她一天也過不下去。打賭好了，肯定同男友一起，又年輕又瀟灑的男朋友。這點和爸爸一樣。忘了，我爸爸那裡不也有嗎？有個油光光的一看就叫人不舒服的藝妓男友？那男的肯定一天洗三回澡，換兩次內衣。」

「藝妓？」我問。

「不知道？」

「真不知道。」

「傻氣，一眼不就看出來了！」雪說，「爸爸有沒有那個興緻倒不曉得，總之是藝妓無疑，不折不扣，百份之二百。」

新奧爾良爵士樂響起時，雪再次加大音量。

「媽媽那人，向來喜歡詩人，或者希望當詩人的男孩子，洗相片時或做其他什麼事的時候，讓人家在身後朗誦詩。這是她的嗜好，古怪的嗜好。只要是詩就行，是詩就會被迷住，命中注定。所以，要是爸爸能寫詩該有多好，可他打滾兒也憋不出來——」

我不由再次感嘆：不可思議的家族，宇宙家族，行動派作家、天才女攝影家、神靈附體的少女和藝妓書僮及詩人男友，厲害厲害！那麼我在這精神陶醉式的擴大家族中，究竟佔有怎樣的位置，擔任怎樣的角色呢？神經兮兮少女的勇猛剽悍的貼身男保鏢？我想起忠僕對我現出的動人微笑，莫非是將自己視為其同類的會心之笑不成？喂喂，算了算了！這不過是體假時間。明白？休假結束完後，我還將重操掃雪舊業，也就再沒餘暇陪你等遊玩。這的確確是暫時性的，好比一段同主題無關的小插曲。很快就會結束，屆時你們做你們的，我做我的事。我還是喜歡簡潔明快的世界。

我按照雨的指點，在馬加哈前不遠的地方往右拐，朝山的方向行進。路兩邊稀稀落落地散列著獨院民宅，房簷長長探出，我真擔心一陣大風將其吹上天空。不一會，這些民宅也沒了，雨所說的集團式住宅地帶出現在眼前。值班房裡有位印度人模樣的看門人，問我找哪兒，我告以雨的住所號碼。他打過電話，向我點頭道：「可以，請進。」

進得大門，一大片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在眼前豁然伸展，幾乎望不到邊際。幾個坐著高爾夫車樣小車的園藝師默默地修整草坪和樹木。一群黃嘴巴小鳥在草坪上螞蚱似的輕快地蹦來蹦去。我把寫有雨住所的紙條給一個園藝師看，打聽在哪裡。他簡單地用手一指：「那邊。」順其指尖望去，映入眼簾的是游泳池、樹木和草地，一條黑乎乎的瀝青路朝游泳池後側拐了一個大彎。我道過謝，逕直驅車向前，下坡，再上坡便是雪母親的小別墅。這是一座具有熱帶風格的時髦建築。門口探出一截避雨簷，簷下搖晃著風鈴。周圍茂密地長著不知名的果樹，結著不知名的果實。

我刹住車，登上五級臺階，按響門鈴。風鈴在懶洋洋的微風吹拂下，不時發出於澀的低音，同大敞四開的窗口傳出的維瓦爾迪的音樂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聽起來倒也舒服。大約十五秒鐘，門無聲地開了，閃出一個男子。是個美國白人，左臂從肩部開始便沒有了，皮膚曬得很厲害，個頭不很高，但身材魁梧，蓄著給人以足智多謀之感的鬍鬚。身穿夏威夷衫，腳上是輕便鞋，沒穿膠拖。年齡看起來同我相仿，長相雖算不上英俊瀟灑，也還討人喜歡。作為詩人，外表未免粗獷，但外表粗獷的詩人世上也是有的，大千世界，不足為奇。

他看看我，再看看雪，又看看我，略歪一下下頰，露出微笑。「哈囉。」——他沉靜地說。接著用日語重新說了句「您好」，同雪握手，

同我握手，手握得不甚有力。「請，請進。」他的日語蠻漂亮。

他把我們讓進寬寬大大的客廳，讓我們坐在寬寬大大的沙發上，從廚房拿來兩罐普裡莫啤酒、一瓶可口可樂和一隻托有三個玻璃杯的盤子。我和他喝啤酒，雪則什麼也沒動。他站起走到組合音響前，擰小威爾蒂的音量，又轉身折回。這房間似乎在毛姆小說中出現過，窗口很大，天花板有電風扇，牆上掛有南洋民間工藝品。

「她正在洗相片，大約十分鐘後出來。」他說，「請在這稍等一下。我叫狄克，狄克．諾斯。和她住在這裡。」

「請多關照。」我說。雪一聲不響地觀望窗外景緻。從果樹的空隙間可以望見碧波閃閃的大海。雲絮紋絲不動，也沒有要動的樣子，給人一種執迷不悟的感覺，顏色極白，如漂白過一般，輪廓甚為清晰。黃嘴小鳥不時鳴囀著從雲前掠過。維瓦爾迪放完，狄克．諾斯提起唱片針，單手取下唱片，裝進套裡，放回唱片架。

「日語講得不錯嘛！」我找話說道，因為沒有什麼好說的。

狄克點點頭，動了動單側睫毛，微微一笑：「在日本住很久了。」他停了一會，「十年。戰爭期間——越南戰爭期間第一次來到日本，就喜歡上了，戰後進了日本的大學，是上智大學。現在寫詩。」

到底如此！既不年輕，又不甚瀟灑，但終究是詩人。

「同時也搞點翻譯，把日本的俳句、短歌和自由詩譯成英語。」他補充道，「很難，難得很。」

「可想而知。」我說。

他笑吟吟地問我再喝一罐啤酒如何，我說好的。他又拿來兩罐啤酒，用一隻手以難以置信的優雅手勢拉開易拉環，倒進玻璃杯，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然後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搖了幾次頭，儼然驗收似的細細看著牆上的廣告畫。

「說來令人費解，」他說，「世上沒有獨臂詩人，這是為什麼呢？有獨臂畫家，甚至有獨臂鋼琴家，就連獨臂棒球投手都有過。為什麼

偏偏沒有獨臂詩人呢？寫詩這活計，一隻臂也罷，三隻臂也罷，我想都毫無關係的。」

言之有理。對寫詩來說，胳膊的多少確實關係不大。

「想不出一個獨臂詩人來？」狄克問我。

我搖下頭。坦率說來，我對詩差不多處於詩盲狀態，就連兩隻臂一隻不少的詩人都想不出個完整的名字來。

「獨臂衝浪運動員倒有好幾個，」他接著說，「用腳控制滑行板，靈巧得很，我也多少會一點。」

雪欠身站起，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劈哩啪啦翻了一會唱片架上的唱片，看樣子沒有發現她喜歡的，皺起眉頭，一副不屑一顧的神情。音樂停下來後，四周靜得似乎睡熟了一般。外面時而傳來割草機嗚嗚喔喔的轟鳴。有人在大聲招呼對方。風鈴叮叮咚咚低吟淺唱。鳥聲啁啾。但岑寂壓倒一切。任何聲音都稍縱即逝地隱沒在這片岑寂之中，不留半點餘韻。房子周圍彷彿有幾千名默然無語的透明男子，使用透明的消音器將聲音吞噬一空，只要有一點點聲音，便一齊聚而殲之。

「好靜的地方啊！」我說。

狄克點點頭，不勝珍惜地看著那只獨臂的手心，又一次點點頭：「是啊，是很靜。靜是首要大事。尤其對於幹我們這行的人靜是必不可少的。hutsie-bustie可是吃不消，該怎麼說來著——對，喧囂、嘈雜。那不行的。怎麼樣，火奴魯魯很吵吧。」

我倒沒覺得火奴魯魯很吵，但話說多了惹麻煩，姑且表示贊同。雪依然以不屑一顧的神情打量外面的風景。

「考愛島是個好地方，幽靜、人少，我真想住在考愛；瓦胡島不行，遊客多，車多，犯罪多。但由於雨工作的關係，也就住在這裡。每週要到火奴魯魯街上去兩三次。要買器材，需要很多樣器材。另外住在瓦胡聯繫起來方便，可以見到形形色色的人。她現在攝取各種各樣的人，攝取現實生活中的人。有漁夫，有園藝師，有農民，有廚師，有修路工，有魚舖老闆——無所不攝。出色的攝影家。她的攝影作品含有純

粹意義上的天賦。」

其實我並未怎麼認真地看過雨的攝影，但也姑且表示贊同。雪發出一種極其微妙的鼻音。

他問我做什麼工作。

我答說自由撰稿人。

他看樣子對我的職業來了興緻，大概以為我和他算是近乎表兄弟之間關係的同行吧。「寫什麼呢？」他問。

我說什麼都寫，只要有稿約就寫，一句話，和掃雪工差不多。

掃雪工？說著，他神情肅然地思索多時，想必理解不透其中的含義。我有些猶豫，不知該不該較為詳細地做一番解釋。正當這時，雨走了進來，我們的談話遂就此打住。

雨上身穿一件粗棉布半袖衫，下身是一件皺皺巴巴的短褲。沒有化妝，頭髮也像剛剛睡醒似的亂蓬蓬一團。儘管如此，仍不失為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透露出一種不妨稱之為高傲脫俗的氣質，一如在札幌那家賓館餐廳見面之時。她一進屋，人們無不切實感覺到她是與眾不同的存在——無須由人介紹，亦無須自我表白，純屬瞬間之感。

雨一聲不響地徑直走到雪跟前，把手指伸進女兒的頭髮，搔得蓬鬆鬆，然後將鼻子貼在女兒太陽穴上。雪雖不顯得很感興趣，但並未拒絕。只是搖了兩三下頭，把頭髮恢復到原來垂直披下的形狀，眼睛冷靜地看著博古架上的花瓶。但這種冷靜完全不同於和父親相見時表現出的徹頭徹尾的冷漠。從她細小的舉止，可以一閃窺見其感情上不甚自然的起伏搖擺。這母女之間確乎像有某種心的交流。

雨與雪。的確有些滑稽，的確別出心裁，如牧村所言，簡直是天氣預報。要是再生一個孩子，又該叫什麼名字呢？

雨與雪一句話也沒說，既無「身體好嗎」，又無「怎麼樣」。母親僅僅是把女兒的頭髮弄亂，把鼻子挨住對方的太陽穴。之後，雨走到我這邊，在我身旁坐下，從襯衫口袋裡掏出一盒「沙龍」，擦火柴點燃一

支。詩人不知從哪裡找來煙灰缸，手勢優雅地通一聲放在茶几上，儼然將一行絕妙的裝飾性詩句插入恰到好處的位置。雨將火柴桿投進去，吐了口煙，抽了下鼻了。

「對不起，工作脫不開手。」雨說，「我就這種性格，幹就幹到底，中間停不下來。」

詩人為雨拿來啤酒和玻璃杯。又用一隻手巧妙地拉開易拉環，倒進杯子。雨等泡沫消失後，一口喝了半杯。

「在夏威夷，能待到什麼時候？」雨問我。

「不清楚，」我說，「還沒定。不過也就是一週左右吧。眼下休假，完了必須回國開始工作的——」

「多住些日子就好了，好地方。」

「好地方倒是好地方。」乖乖，她根本沒聽我說什麼。

「飯吃了？」

「路上吃了三明治。」

「我們怎麼辦，午飯？」雨轉問詩人。

「我記得我們大約在一小時之前做細麵條吃來著。」詩人慢條斯理地回答，「一小時前也就是十二點十五分，普通人大概稱之為午飯，一般說來。」

「是嗎？」雨神色茫然。

「是的。」詩人斷言，然後轉向我，吟吟笑道，「她工作起來一入迷，現實中的一切就統統給她忘到了腦後。比如吃沒吃飯，工作前在哪裡做了什麼，一古腦兒忘光，大腦一片空白，注意力高度集中。」

我不由心想：這與其說是注意力集中，莫如說是屬於精神病範疇的癥狀——當然沒有說出口，而只是在沙發上彬彬有禮地默默微笑。



雨用空漠的目光打量著啤酒杯，許久才恍然大悟似的拿在手上喝了一口。「喂喂，那個且不管，反正肚子餓了。我們是沒吃早飯的嘛！」

「我說，不是我一味指責你的不是，如果準確地敘述事實的話，那麼你在早上七點半是吃了一個大烤麵包和一串葡萄以及一杯酸牛奶的。」狄克解釋道，「而且你還說真好吃來著，說好吃的早餐是人生主要樂趣之一。」

「是那樣的嗎？」雨搔了搔鼻側，接著又用空漠的目光往上看著，思索良久，活像希區柯克電影裡的場面。於是我漸漸分辨不出孰真孰偽，判斷不出何為正常何為錯亂。

「反正我肚子餓得厲害。」雨說，「吃點也並不礙事吧？」

「當然不礙事。」詩人笑道，「那是你的肚子，而不是我的。想吃儘管吃就是。有食慾畢竟是好事。你總是這樣：工作一順手食慾就上來。做個三明治好嗎？」

「謝謝。還有，同時再拿一瓶啤酒來可好？」

「Certainly」說罷，消失在廚房裡。

Certainly：當然、好的

「你，午飯吃了？」雨問我。

「剛才在路上吃了三明治。」我重複道。

「雪呢？」

雪說不要。倒也乾脆。

「狄克是在東京遇到的。」雨在沙發上盤起腿，看著我的臉說，但我覺得似乎是解釋給雪聽的。「他勸我去加德滿都，說那裡能激發靈感。加德滿都，是個好去處。狄克是在越南搞成獨臂的，給地雷炸掉了。是重型地雷，人一踩上去就被掀到空中，在空中爆炸，轟隆隆。旁

邊人踩的，他賠了只胳膊。他是詩人，日語不錯吧？我們在加德滿都住了些天，隨後來到夏威夷。在加德滿都待上一段時間就不再想到熱地方去了。這房子是狄克找的，是他朋友的別墅。我們把客用浴室改成暗室。嗯，好地方。」

如此說罷，她長長吸了口氣，伸了個懶腰，意思像是說該說的已全部說完。午後的沉默很是滯重，窗外強烈的光粒子猶如塵埃一般閃閃漂浮，並興之所至地移行開去。如猿人頭骨似的白雲仍以一成不變的姿態懸在水平線上，依然顯得那麼執迷不悟。雨那支香煙放在煙灰缸裡後幾乎再沒動過，已燃燒殆盡。

我想道：狄克是怎樣以一隻胳膊做三明治的呢？又是怎樣切麵包的呢？用右手拿刀，當然是右手。那麼麵包該怎樣按呢？莫不是用腳什麼的？我無法想像。抑或是押上一個好韻而使得麵包自動自覺地裂開不成？他為什麼不安一隻假臂呢？

過不多會，詩人端著一個盤子出現了，盤子上十分高雅地擺著三明治。裡面夾的是黃瓜和火腿，都切得非常之細，甚至還有橄欖，一派英國樣式。看上去十分可口。我不禁驚歎，居然切得這般漂亮。他打開啤酒，倒入杯子。

「謝謝，狄克。」雨說，然後轉向我，「他做菜相當拿手。」

「假如舉行以獨臂詩人為參加對象的做菜比賽，我絕對第一名。」詩人閉起一隻眼睛對我說。

雨勸我嘗嘗，我便拿起一塊。果然甚是可口，彷彿有一種詩趣。材料新鮮，手藝高超，音韻準確。「好吃！」我說。但惟有麵包如何切這點想不明白。很想問，當然問不得的。

狄克像是個勤快人。雨吃三明治的時間裡，他又去廚房為大家煮了咖啡。咖啡也煮得出色。

「喂，我說，」雨問我，「你和雪在一起沒有什麼？」

我全然不能理解這句問話的含義。便問沒有什麼指的是什麼。

「當然指音樂，流行音樂。你不感到痛苦？」

「倒也不怎麼痛苦。」

「一聽見那玩藝兒我就頭疼，三十秒都忍受不了，咬牙也不行。和雪在一起我願意，只是那音樂吃不消。」說著，她用手指一頓一頓地揉著太陽穴，「我聽得了的音樂極為有限。巴洛克音樂，部分爵士樂，加上民族音樂。總之是能使心境獲得安寧的音樂，這個我喜歡。詩也喜歡。和諧與靜謐。」

她又抽出支煙點燃，吸一口放在煙灰缸上。估計又要忘在那裡，事實果真如此。我真奇怪為何未曾引起過火災。牧村說和她那段生活損耗了他的人生和天賦——現在我覺得似可理解。她不是為周圍人做出奉獻的那種類型，恰恰相反，她要為調整自身的存在而從周圍一點點索取，而人們也不可能不為她提供。因為她具有才華這一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她將這種索取視為自己理所當然的權利。和諧與靜謐——人們為此可要連手帶腳都向她奉獻出去。

我真想高叫一聲：好在我沒關係。我在這裡，是因為與我休假巧合，如此而已。休假一結束，我便將重新掃雪。眼下這奇妙的狀況很快就要極為自然地成為過去。因為我首先不具有足以向她那輝煌的才華做出奉獻的任何本事。縱使有，我也必須為己所用。我不過是被命運之河中一小股迷亂的波流臨時衝到這裡，衝到這莫名其妙的奇特場所來的。倘若可能，我很想如此大聲疾呼。不過又有誰能予以傾聽呢？在這個擴大家族裡，我還只是個二等公民。

雲絮仍以同樣的形狀漂浮在水平線稍上一點的空中。如若撐船過去，似乎一伸竿即可觸及。一塊巨大的猿人頭骨，想必從某個歷史斷層掉到了火奴魯魯的上空。我對那雲團說道：我們或許屬於同類。

雨吃罷三明治，又走到雪跟前把手伸進頭髮抓弄一番。雪面無表情地注視著茶几上的咖啡杯。「好漂亮的頭髮，」雨說，「我也想有這樣的頭髮，黝黑黝黑，筆直筆直。我這頭髮一轉身就亂成一團，理不開梳不動。是不，小公主？」她又把鼻尖貼在女兒的太陽穴上。

狄克把空啤酒罐和盤子撤走，放上莫扎特的室內樂唱片。「啤酒怎麼樣？」他問我，我說不要。

「是這樣，我想和雪單獨談談家庭內部的事。」雨聲音有些發尖地說，「家裡事，母女間的事。狄克，請你把他帶到海邊走走好麼？呃——大約一個小時。」

「好的好的，那自然。」詩人說著動身，我也立起。詩人在雨的額頭輕吻一下，然後扣上帆布帽，戴上綠色美製遮光鏡。「我們出去散步一個小時，二位慢慢聊好了。」他拉起我的臂肘，「好，走吧。有塊非常妙的海灘。」

雪縮了縮肩，目光淡然地向上看著我。雨從煙盒裡抽出第三支。我和獨臂詩人把她們留下，打開門，走進午後有些嗆人的日光之中。

我開起那輛「矛騎兵」，往海岸駛去。詩人告訴我，安上假臂很容易開車，但他想盡量不安。

「不自然。」他解釋說，「安上那東西心裡總不安然。方便肯定方便，但覺得彆扭，好像不是自己。所以我盡可能使自己習慣這獨臂生活，盡可能靠自己的身體幹下去，儘管略嫌不足。」

「麵包是怎麼切的呢？」我下決心問道。

「麵包？」他想了一會，一副費解的樣子，稍頃總算明白過來我問話的用意，「啊，你是說切麵包的時候，倒也是，問得有理。一般人怕是很難想像，其實很簡單，單手切就是。正常拿刀當然切不了，拿刀方式上有竅門。要用手指夾著刀刃，這樣通通地切。」

他用手比劃給我看。但我還是不得要領，仍覺得勉為其難。何況他切的比正常人用雙手切的還要高明得多。

「真的沒問題。」他看著我笑道，「大多事情用一隻手都能應付下來。鼓掌固然不成，其他就連俯臥撐、玩單槓都可以。鍛煉嘛！你怎麼以為的？以為我怎麼切成麵包的？」

「以為你用腳什麼的來著。」

他開心地笑出聲來。「有趣有趣，」他說，「可以寫成詩，關於獨

臂詩人用腳做三明治的詩，一首妙趣橫生的詩。」

對此我既未反對又沒贊成。

我們沿著海岸高速公路行駛了一會兒，把車停下，買了六罐啤酒（他硬要付款），步行到一處稍遠些的幾乎不見人影的海灘，躺著喝啤酒。由於溽暑蒸人，怎麼喝也無醉意。這海灘不大像夏威夷風光，樹木低矮茂密，參差不齊，海岸也不規整，給人以犬牙交錯之感。但至少沒有遊客的喧鬧。再不遠處，停著幾輛小型卡車，幾伙全家老小在水裡嬉戲。海灣裡有十多個人衝浪。頭骨雲仍在同樣的位置以同樣的姿勢凝然懸浮不動。海鷗如洗衣機裡的漩渦一般在空中團團飛舞。我們似看非看地看著這片光景，喝啤酒，斷斷續續地聊天。狄克講他對雨懷有怎樣的敬意，說她是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家。講雨的時間裡，他自然而然地由日語換成了英語，用日語難以恰如其分地表達感情。

「同她相識之後，我對詩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怎麼說呢，她的攝影作品把詩剝得精光。我們搜腸刮肚字斟句酌地編造出來的東西，在她的鏡頭裡一瞬間便被呈現出來——具體顯現。她從空氣從光照從時間的縫隙中將其迅速捕捉下來，將人們心目中最深層的圖景表現得淋漓盡致。我說的你能理解吧？」

「大致。」

「她的攝影作品有一種逼人的氣勢，看她的作品，有時甚至感到戰慄，似乎自身存在與否都大可懷疑。dissilient這個詞曉得嗎？」

我說不曉得。

「用日語怎麼說好呢，就是一種什麼東西突然裂開彈開的感覺。世界沒有任何預兆地一下子彈裂開來，時間、光照等等全都dissilient，一瞬之間。天才！與我不同，與你也不同。失禮，請原諒，我對你還沒什麼瞭解。」

我搖搖頭：「沒關係，你說的我完全理解。」

「天才人物是極其罕見的。一流才能並非到處都可發現。能邂逅能在眼前見到，應該說是一種幸運。不過——」他略一沉默，以攤開雙手

的姿勢將右手向外伸出，「在某種意義也是痛苦的體驗，有時我的自我如遭針刺般地作痛。」

我似聽非聽地側起耳朵，眼睛眺望著水平線及其上邊的雲。這段海灘，波濤洶湧，海水兇猛地撞擊著海岸。我把手指伸進熱乎乎的沙子，攥了一把，讓它從指縫間嘩嘩淌下，如此反覆不止。衝浪運動員們追波逐浪地靠近岸來，而後又返回海灣。

「可是我已經被她吸引住了，並且愛上了她，已不容我再強調自我。」他啪地打了個指響，「就像被巨大的漩渦吸進去了一樣。知道麼，我有妻子，是日本人，也有孩子。我愛妻子，真心地愛，即使現在。但從第一眼見到雨的時刻起，就被她吸引住了，被捲進了她的漩渦，別無選擇，無法抵抗。我知道，知道這種事一生中只有一次，這種邂逅此生不會再有，心裡一清二楚。所以我想：同她在一起，恐怕早晚我會後悔的；但若不同她在一起，我這一存在本身將失去意義。這以前，你可曾這麼想過？」

我說沒有。

「真是不可思議。」狄克繼續道，「我歷盡千辛萬苦才過上了平靜安穩的生活，妻子孩子和小家，加上工作。工作雖然收入不很大，但很有意思。寫詩，也搞翻譯。就我來說，也算是相當相當不錯的人生了。戰爭使我失掉了一隻胳膊，但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補償。為此我費了很長時間，也付出了努力。心境的平和——實現這一點很不容易，然而我實現了。但是——」說著，他手心朝上舉起，緩緩平移，「失掉它卻是一瞬間，剎那間。我已經沒有歸宿。回不了日本的家，美國也沒地方可回，我離開祖國太長太久了。」

我很想安慰他一句，但想不起適當的話，只好玩弄著沙子，抓起撒下。狄克站起身，走出五六米遠，在密密蓬蓬的樹叢陰處解罷手，緩緩踱回。

「不打自招，」他笑道，「很想找人傾吐一番。你怎麼看？」

我不好表示什麼。雙方都已是年過三十的成年人，同誰睡覺之類只能由自己抉擇。漩渦也罷，龍捲風也罷，沙漠風也罷，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麼只能設法堅持下去。狄克這個人給我的印象還是不錯的，對他

用一隻胳膊克服各種困難的努力甚至懷有敬意。但對他這句問話到底應如何回答呢？

「首先我不是搞藝術的人，」我說，「因此對藝術靈感的產生和其間的關係體會不深。這超出我的想像。」

他以悲戚淒然的神色望著大海。似乎想說什麼，但終未開口。

我閉起眼睛。本來是想稍閉一會，不料卻迷迷糊糊睡了過去，大概是啤酒作怪吧。醒來時，樹影已移到我的臉上。由於熱，腦袋有些昏昏沉沉。一看手錶，已經二點半。我晃晃頭，坐起身來。狄克在水邊逗一隻狗玩。但願我沒傷他的心才好——談話當中我丟開他兀自睡了，況且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話。

但我到底能說什麼呢？

我又抓起沙子，目視他逗狗玩的身影。詩人把狗的腦袋抱在懷裡。海濤呼嘯著拍上岸來，又餘威未盡地退下陣去。雪沫閃閃，炫目耀眼。莫非自己過於冷漠？其實我並非不理解他的心情。獨臂也罷，雙臂也罷，詩人也罷，非詩人也罷，所面臨的這個世道同樣都是嚴峻而冷酷的。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問題，但我們已是成年人，我們已經熬到了這個地步，至少不應該向初次見面的人提難以回答的問題。這屬於基本禮節。過於冷漠，我想。我搖搖頭——儘管搖頭也毫無用處。

我們乘「矛騎兵」返回小別墅。狄克一按門鈴，雪打開門，臉上既不顯得高興也不顯得不高興。雨銜支香煙盤腿坐在沙發上，用打禪似的眼光定定向上看著。狄克走上前，又在她額上吻了一下。

「話完了？」他問。

「噢噢。」雨依然銜著煙，給了肯定的回答。

「我們在海灘上一邊觀察世界的盡頭一邊愉快地接受日光浴。」狄克說。

「該回去了。」雪用極其平板式的聲音說。

我也有同感，是到返回嘈雜、現實、熙熙攘攘的火奴魯魯的時候了。

雨從沙發上欠身立起：「再來玩，還想見你的。」說著，走到女兒跟前，用手輕輕撫摸她的臉頰。

我向狄克致謝，感謝他的啤酒等等。他微微一笑，說不客氣。

我讓雪坐進「矛騎兵」助手席。這時雨拉過我的臂肘，說有句話要跟我說。我和她並肩走到前邊一處小公園樣的地方。裡邊有架簡易滑梯，她在旁邊靠定，抽出支煙放在嘴上，不耐煩似的擦火柴點燃。

「你是個好人，我看得出來。」她說，「所以有件事相求：希望你盡可能把她帶來這裡。我，喜歡那孩子，想見她，明白嗎？想見她和她說話，想交朋友。我想我們可以成為好朋友——在成為母女之前。所以想趁她在這裡時兩人多談一些。」

說罷，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的臉。

我想不起有什麼話好說，但又不能不說點什麼。

「這是你同女兒之間的問題。」我說。

「當然。」

「所以如果你想同女兒相見，我當然領來。」我說，「或者你作為母親叫我領來，我也會領來，兩種情況都可以。除此以外我什麼也不能說。所謂朋友關係是自發的，無須第三者介入。假如我理解不錯的話。」

雨開始沉思。

「你說想同女兒交朋友，這是好事，當然是好事。不過恕我直言：對雪來說，你是朋友之前首先是母親。」我說，「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客觀就是如此。況且她才十三歲，她還需要母親，需要在黑暗寂寞的夜晚無條件地緊緊擁抱她的存在。請原諒，我是毫不相干的外人，說這樣的話也許缺乏考慮。但她所需要的並非不生不熟的朋友，而首先是



全面容納自己的世界。這點應首先明確。」

「你不明白的。」雨說。

「是的，我不明白。」我說，「不過她畢竟還是個孩子，而且心靈已經受到創傷。應該有人保護她，棘手是有些棘手，但必須有人這樣做。這是責任，明白嗎？」

她當然不明白。

「我不是叫你每天都領來這裡。」她說，「在那孩子同意來的時候領來即可，我也不時打電話過去。我不願意失去那孩子，長此以往，我真擔心隨著她逐漸長大而離我越來越遠。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溝通和紐帶。我可能不是個好母親，可是較之當母親，我要幹的事情實在太多，毫無辦法。這點那孩子也該理解。所以，我尋求的是超乎母女之上的關係，是血緣相連的朋友。」

我嘆口氣，搖搖頭——儘管搖頭無濟於事。

歸途車中，我們默默地聽著廣播音樂，我有時低聲吹幾聲口哨。此外便是無盡的沉默。雪轉過臉，一動不動地凝視窗外，我也沒什麼話特別想說。如此行駛了大約十五分鐘。之後我產生了輕微的預感，一種如無聲彈丸般的預感倏然掠過我的腦際。

於是我按照預感把車停在前面一處海濱車場，問雪是否心情不舒服，「沒什麼？不要緊？不喝點什麼？」雪一陣沉默。暗示性沉默。我再沒說什麼，密切注視暗示的發展。年紀一大，往往可以多少領悟暗示的暗示性，知道此時應該等待，直到暗示性以具體形式出現時為止，猶如等待油漆變乾一樣。

兩個身穿同樣的小號黑游泳衣的女孩兒肩並著肩，從椰子樹下緩緩行走。腳步邁得很輕，活像在圍牆上挪動的貓。泳裝的樣子很滑稽，彷彿是用幾塊小手帕連接而成，幾乎一陣強風便可從身上掀跑。兩人恍若被壓抑的夢幻，氤氳著既現實而又非現實的奇妙氛圍，從右向左橫穿過我們的視野消失了。

布魯斯·斯普林斯廷唱起《饑餓的心》。娓娓動聽。看來世界還不

至於漆黑一團。音樂節目主持人也說這歌不錯。我輕咬一下手指，縱目長空。那塊頭骨雲絮命中注定似的仍在那裡。夏威夷，天涯海角！母親想同女兒交朋友，女兒尋求的則是朋友之外的母親，失之交臂。欲去無處。母親身邊有男友——失去歸宿的獨臂詩人；父親家中也有男友——藝妓書僮忠僕，無處可去。

十分鐘後，雪把臉靠在我肩頭開始哭泣，起始很平靜，隨後哭出聲來。她把兩手整齊地放在自己膝頭，鼻尖貼住我肩部哭著。理所當然，我想。若我身臨她的處境也要哭，當然要哭！

我摟住她的肩膀，讓她哭個痛快。我的襯衣袖不久便濕透了。她哭了相當長的時間，肩頭顫抖不止，我默默地把手放在上面。兩名戴著太陽鏡、左輪手鎗閃閃發光的警察從停車場穿過。一條德國牧羊狗熱不可耐地伸長舌頭四下轉了一圈，消失不見。一輛輕型福特卡車在附近停住，走下一個身材高大的薩摩亞人，領著漂亮的女郎沿海邊走去。收音機播出蓋爾茨唱的《跳舞天國》。

雪哭過一陣，漸漸平靜下來。

「喂，以後再別叫我小公主。」她依然把臉靠在我肩部說道。

「叫過？」我問。

「叫過。」

「忘了。」

「從辻堂回來的時候，那天晚上。」她說，「反正再別叫第二次。」

「不叫。」我說，「一言為定，向鮑伊．喬治和迪倫發誓，再不叫第二次。」

「媽媽總那麼叫，管我叫小公主。」

「不叫了。」

「她那人，總是一次次地傷害我，可她本人一點兒也覺悟不到，而且喜愛我，是不？」

「是的。」

「我怎麼辦才好呢？」

「長大。」

「不想。」

「別無他法。」我說，「誰都要長大，不想長大也要長大。而且都要在各種苦惱中年老體衰，不想死也要死去。古來如此，將來同樣如此。有苦惱的並非只你一個人。」

她揚起帶有淚痕的臉看著我：「嗯，你就不會安慰人？」

「我以為是在安慰你。」

「絕對兩碼事。」說罷，將我的手從其肩頭移開，從手袋裡掏出紙巾擦擦鼻子。

「好了，」我拿出現實聲音說道。隨即將車開出停車場。「回去游一會兒，然後做頓美餐，和和氣氣地吃一頓。」

我們游了一個小時，雪游得很好。我們游到海灣那邊，潛進水裡，相互抓腳嬉鬧。上岸後沖罷淋浴，去自選商場採購。買了牛肉和蔬菜。我用洋蔥和醬油燒了一盤清淡爽口的牛肉，做了青菜沙拉。又用豆腐和蔥做個大醬湯。一頓愉快的晚餐。我喝了加利福尼亞葡萄酒，雪也喝了半杯。

「你很會做菜。」雪欽佩地說。

「不是會做，不過傾注愛情、認真去做罷了。然而效果就大不相同。這是態度問題。凡事只要盡力去愛，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愛起來；只要盡可能心情愉快地活下去，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如願以償。」

「再往上難道不行？」

「再往上得看運氣。」

「你這人，挺會矇混人的，那麼大的一個大人！」雪詫異地說。

兩人洗完碟碗拾掇好後，到華燈初上的卡拉卡烏大街悠然漫步。一路窺看各種各樣掛羊頭賣狗肉的店舖加以評頭品足，審視各色男女行人的風姿，最後走進人頭攢動的羅亞爾夏威夷飯店，在裡邊的臨海酒吧坐下歇息。我還是喝「克羅娜」，她喝的是果汁汽水。狄克·諾斯想必對這人聲鼎沸的夜晚街市深惡痛絕，我倒沒那麼嚴重。

「嗯，對我媽媽你是怎麼看的？」雪問我。

「初次見面，坦率地說，還把握不住。」我想了想說，「歸納、判斷起來很花時間，腦袋不好使嘛。」

「可你有點生氣了吧？沒有？」

「是嗎？」

「是的。看臉就知道。」

「可能。」我承認。隨即眼望海面呷了口「克羅娜」。「經你一說，或許真的有點生氣。」

「針對什麼？」

「針對沒有任何人肯認真對你負起應負的責任這件事。不過這怕是不妥當的，一來我沒有生氣的資格，二來生氣也毫無作用。」

雪拿起碟子上的炸土豆條，喀嗤喀嗤地咬著：「肯定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都認為必須做點什麼，又都不知怎麼做。」

「大概是吧，都好像懵懵懂懂。」

「你明白？」

「我想不妨靜等暗示性以具體的形式出現後再採取對策，總而言之。」

雪用指尖捏弄著半袖衫的下角，想了一會兒。似仍不解其意，問道：「這，怎麼回事？」

「無非是說要等待。」我解釋說，「水到渠成。凡事不可力致，而要因勢利導，要盡量以公平的眼光觀察事物。這樣就會自然而然地找到解決的辦法。大家都太忙，太才華橫溢，要幹的事情太多，較之認真考慮公平性，更感興趣的還是自己本身。」

雪在桌面支頤靜聽，用另一隻手把粉紅色桌布上炸土豆條殘渣掃開。鄰桌坐著一對美國老夫婦，分別穿著同樣花紋的夏威夷男衫和夏威夷女衫，手拿碩大的玻璃杯，喝著顏色鮮艷的雞尾酒，看上去十分美滿幸福。飯店的院子裡，一個身穿同樣花紋的夏威夷衫的年輕女郎，邊彈電子琴邊唱《唱給你》。不很動聽，但的確是《唱給你》。院子裡處處搖曳著呈松明狀的煤氣燈火苗。一曲唱罷，兩三個人吧唧吧唧地鼓掌助興。雪拿起我的「克羅娜」喝了一口。

「好喝！」

「支持動議，」我說，「好喝兩票！」

雪現出驚訝的神色，定定地看著我的臉：「真有點捉摸不透你是怎樣一個人物。既像是個地地道道的正經人，又像是個不著邊際的荒誕派。」

「地道正經同時也是放縱不羈，不必放在心上。」說罷，招呼態度極為熱情的女侍再來一杯「克羅娜」。女侍旋即擺動腰肢把飲料端來，在單上簽完字，留下波斯貓一般大幅度的微笑，轉身離去。

「那麼，我到底該怎樣才好呢？」

「母親想見你。」我說，「細節我不曉得，別人家的事，況且人又有些與眾不同。但讓我簡單說來，她恐怕是想超越以往那種磕磕碰碰的母女關係，同你結為朋友。」

「人與人成為朋友是很困難的事，我想。」

「贊成。」我說，「困難兩票。」

雪把臂肘拄在桌面，目光遲滯地看著我。

「對那點是怎麼想的？對我媽媽的想法？」

「我怎麼想全無所謂，問題是你怎麼想。不用說，這裡邊恐怕既有自以為是的利己主義一面，也有可取的建設性姿態一面。偏重哪方面取決於你自己。不過不用急，慢慢想好再下結論不遲。」

雪仍舊手托腮，點頭同意。櫃台那邊有人放聲大笑。彈電子琴的女郎返回座位，開始彈唱《藍色夏威夷》：「夜色剛剛降臨，我們都還年輕，喂快來呀，趁著海面上明月瑩瑩。」

「我和媽媽倆，關係鬧得很僵很僵來著。」雪說，「去札幌前就很僵，因上不上學的事吵來吵去，滿屋子火藥味。後來乾脆不怎麼開口，面對面時也很少，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她那人考慮問題不成系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一轉身忘個精光，說的時候倒蠻像那麼回事，但說完就再不記得。可是有時又心血來潮地惦記著盡母親的責任。我真給她折騰得焦頭爛額。」

「不過——」

「不過，是的，她確實有一種非同一般的優點長處。作為母親是一塌糊塗，糟糕到了極點，我也因此滿肚子不快，可是不知為什麼偏又被她吸引。這點和爸爸截然不同，說不出為什麼。現在她又風風火火提出交朋友，也不看看她和我之間力氣差得多遠。我還是孩子，她已經是強有力的大人。這點誰都一清二楚吧？可媽媽就是不開竅。所以，即使媽媽要和我交朋友，也不管她付出多大努力，結果也只能一次次刺激我傷害我，而她又不懂悟。比如在札幌時就是這樣：媽媽有時要向我走近，我便也向媽媽那邊靠攏——我也在努力吶，這不含糊——可這時她已經一轉身到別處去了，腦袋已經給別的事情塞得滿滿的，早把我忘了。一切都是心血來潮。」說著，雪把咬去一半的炸土豆條彈到地上，「領我一起去札幌，歸終還不一個樣。一忽兒把我忘得一乾二淨，跑加德滿都去

了，一連三天都沒想起還把我扔在那裡。這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而且又不理解我心裡因此受到多大刺激。我喜歡媽媽，我想是喜歡的。能成為朋友想必也是好事。但我再不願意給她甩第二回，不願被她興之所至地這裡那裡帶著跑。已經夠了。」

「你說的全對。」我說，「論點明確，非常容易理解。」

「可媽媽不理解。即使這樣講給她聽，她也肯定莫名其妙。」

「我也覺得。」

「所以煩躁。」

「也可理解。」我說，「那種時候，我們大人借酒消愁。」

雪拿起我的「克羅娜」，咕嘟咕嘟一口氣喝去一半。杯子足有金魚缸那般大，因此量相當不小。喝完稍後，她依然手托著腮，無精打采地看著我的臉。

「有點兒怪，」她說，「身上暖烘烘的，又困困的。」

「好事。」我說，「心情還舒服？」

「舒服，挺舒服的。」

「那好。這麼長的一整天，十三歲也罷，十四歲也罷，最後舒服一下的權利總是有的。」

我付過賬，拉起雪的胳膊沿海邊走回賓館，給她打開房間的門。

「喂。」

「什麼？」我問。

「晚安。」

第二天也是不折不扣夏威夷式的一天。吃罷早餐，我們立即換上游

泳衣，走到海濱。雪提出衝浪，我便借了兩塊衝浪板，同她一起衝到捨拉頓灣。過去一位朋友曾教過我基本技術，我照樣教給雪，無非浪的捉法、腳的踏法之類，雪記得很快，加上身體柔軟，捕捉浪頭的時機掌握得很妙。不到三十分鐘，她便在浪尖上玩得比我還遠為熟練，連說「有趣有趣」。

午飯後，我帶她去阿拉莫阿納附近一家衝浪器材店，買兩塊半新的中檔衝浪板。店員問我和雪的體重，分別給選了兩塊相應的。還問我們是不是兄妹，我懶得費唇舌，便說是的。總還算好，沒被看成父女。

兩點我們又去海邊，躺在沙灘上曬日光浴。其間游了一陣，睡了一會。但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愣愣地躺著。聽音樂，啪啦啦地翻書，打量男人女人的身影，傾聽椰樹葉的搖擺聲。太陽按既定軌道一點點移動。日落時分，我們返回房間洗淋浴，吃細麵條和沙拉。然後去看斯匹爾伯格導演的電影。出了電影院，跨進哈勒克拉尼賓館，在游泳池旁的酒吧坐下，我仍喝「克羅娜」，她要了果汁飲料。

「噯，我再喝一點可好？」雪指著「克羅娜」問。我說可以。便換過杯子，雪用吸管喝了大約二厘米。「好喝！」她說，「好像和昨天那家酒吧裡的不太一樣。」

我叫過男侍，讓他再送來一杯「克羅娜」，把它整杯推過去：「都喝掉好了。」我說，「每晚都陪我，一週後你就成為全日本最熟悉『克羅娜』的中學生了。」

游泳池畔一支大型舞池樂隊正在演奏《弗列涅西》。一位年紀大些的單簧管手中間來了一段獨奏，那段獨奏抑揚有致，不禁使人想起亞泰的手法。舞池裡大約有十對衣著考究的老夫婦翩翩起舞，儼然從水底透射出來的燈光輝映著他們的臉龐，塗上一層虛幻色彩。跳舞的老人們看上去十分陶然自得。他們經過各自不同的漫長歲月，暮年終於來到了這夏威夷。他們優雅地移動腳步，一絲不苟地踩著舞點。男士們伸腰收顎，女士們轉體畫圈，長裙飄飄。我們出神地看著他們的舞姿。不知何故，那舞姿使我們心裡漾起恬適的漣漪。大概是因為老人們的神情無不透露出安然的滿足吧。樂曲換成《月光》時，他們把臉悄然貼近。

「又困了。」雪說。



但這回她可以一個人安穩地邁步走回——進步了。

我回到自己房間，拿起葡萄酒瓶和酒杯踱進客廳，打開電視看克林特演的《把他們高高吊起》。又是克林特，又沒有一絲笑容。我邊看邊喝了三杯葡萄酒，漸漸睡意上來，只好關掉電視，去浴室刷牙。這一天到此為止了，我想，是有意義的一天嗎？不見得，但還湊合。早上教了雪如何衝浪，然後買了衝浪板。吃罷晚飯，看了《E. T》，去哈勒克拉尼酒吧喝「克羅娜」，觀賞老人們優雅的舞姿。雪喝醉了領她返回賓館。湊合，不好也不壞，典型的夏威夷式。總之這一天算至此結束。

《外星人》，斯匹爾伯格導演的美國影片，Extra-Terrestrial之略。

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

我只穿圓領衫和短褲，上床熄燈不到五分鐘，橐橐有人敲門。糟糕，都快十二點了！我打開床頭燈，穿上長褲走到門口。這時間裡又敲了兩次。估計是雪，此外不可能想像有什麼人找我。所以我也沒問是誰便拉開門。不料站在那裡的不是雪，一個年輕女郎！

「您好！」女郎說。

「您好！」我條件反射地應道。

一看就像是個東南亞人，泰國、菲律賓或越南。我對微妙的人種差別分辨不清，反正是其中一種。女郎蠻漂亮，小個頭，黑皮膚，大眼睛，一身質地光滑的淺紅色連衣裙。手袋和鞋也是淺紅色。在手腕上手鐲般地纏了一條淺紅色寬幅綢帶。為什麼纏這東西呢？我不得其解。她單手扶門，笑盈盈地看著我。

「我叫迪安。」她用有點上味兒的英語介紹說。

「噢，迪安。」

「可以進去嗎？」她指著我身後問。

「等等，」我慌忙說道，「我想你大概找錯門了，你以為你來到了誰的房間？」

「呃——等一下，」說著，從手袋裡拿出張紙條念道：「唔——先生房間。」

是我。「是我，那人。」我說。

「所以沒找錯。」

「慢來，」我說，「名字的確相符，可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是怎麼回事。你究竟是哪位？」

「反正讓我進去好嗎？站在這裡讓別人看見不好，以為搞什麼鬼名堂，對吧？不要緊，放心好了，總不至於進去搶劫。」

的確，如此在門口僵持不下，把隔壁的雪驚動出來就麻煩了。於是我把她讓進門內。任其自然發展好了，最好任其自然。

迪安走進裡邊，沒等我讓就一屁股坐在沙發上。我問喝點什麼，她說和我一樣即可。我去廚房做了兩杯對汽水的杜松子酒端來，在她對面坐下。她大膽地架起腿，美美地喝了一口。腿很漂亮。

「喂，迪安，你為什麼到這裡來啊？」我問。

「別人打發的。」她一副理直氣壯的神氣。

「誰？」

她聳了聳肩：「對你懷有好意的一位匿名紳士。那位付的錢，從日本，為你。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吧？」

是牧村拓！這就是他所說的「禮物」，所以她才纏著一條紅綢帶。他大概以為找個女郎塞給我，雪就會萬無一失。現實，現實得出奇！我與其說是氣惱，莫如說騰起一陣感激：這成了什麼世道，都在為我花錢買女人。

「通宵的錢我都拿了，兩人儘管痛痛快快玩到早上。我的身子好得很。」

迪安抬腳把淺紅色的高跟鞋脫掉，不勝風騷地歪倒在地毯上。

「喂，對不起，這事我幹不來。」我說。

「為什麼啲，你是搞同性戀的？」

「不，那不是。因為我同那位付錢的紳士之間想法有所不同，所以不能和你睡。這是情理問題。」

「可是錢已經付過了，不能退還。再說你同我幹也好不幹也好，對方沒辦法知道，我又不至於打國際電話向他匯報，說什麼『我和他幹了三次』。所以嘛，幹與不幹是一回事，沒什麼情理不情理。」

我嘆了口氣，喝了口杜松子酒。

「幹！」她倒單刀直入，「舒服著哩，那個。」

我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也懶得再一一清理思緒，一一加以解釋。好歹對付完一天，剛剛關燈上床，正要昏昏睡去之時，不料突然闖進一個女人，口口聲聲說「幹」。這世界簡直亂了套。

「喂，每人再來一杯可好？」她問我。我點下頭。她便去廚房調了兩份對汽水的杜松子酒拿來，又打開收音機，儼然在自己房間一樣隨便。叮叮光光的流行音樂於是響起。

「妙極了！」迪安用日語說道。隨即坐在我旁邊，倚在我身上，啜了口飲料。「別想得那麼複雜。」她說，「我是專家。在這種事情上，比你精通。這裡邊沒什麼情理好講，一切包給我好了！這同那個日本紳士已經再沒關係，已經從他手裡完全脫離。純屬你我兩人的問題。」

說罷，迪安用手指輕輕地柔柔地觸摸著我的胸部。這諸多事件實在搞得我厭倦起來。甚至覺得，既然牧村拓非得讓我同妓女睡覺他才安心，那麼聽其安排也未嘗不可。不過是性交而已。

「OK，幹。」我說。

「這就對了。」迪安把杜松子酒喝乾，將空杯放在茶几上。

「不過我今天累得夠嗆，多餘的事什麼也做不來。」

「我不是說包給我好了麼，從頭到尾我整個包下了，你躺著不動就行。只是一開始有兩件事希望你動手。」

「什麼？」

「一是關掉房間裡的燈，二是把綢帶解掉。」

我關掉燈，解下她手腕上的綢帶，走進臥室。熄燈後，可以看見窗外的廣播電視塔，塔尖一盞紅燈閃閃爍爍。我躺在床上，呆呆望著那燈光。收音機仍在播放節奏強烈的流行音樂。不似現實又是現實。儘管帶有離奇色彩，仍是現實無疑。迪安手腳麻利地脫去連衣裙，又替我脫掉。雖然不如咪咪，但仍是技藝熟練的妓女，而且似乎為自己的技巧而自豪。她很快使我興奮起來，引導我完成了最後動作。剛剛進入子夜，海面上懸浮著一輪明月。

「怎樣，好吧？」

「好。」我說。確實不錯。

我們又各喝了一杯對汽水的杜松子酒。

「迪安，」我突然想起，「上個月你莫不是叫咪咪來著？」

迪安哈哈笑道：「有趣有趣。我喜歡叫瓊克，下個月叫傑莉，八月叫奧吉。」

我很想告訴她我不是在開玩笑，上個月真的同一個叫咪咪的女孩兒睡來著。不過說也無濟於事，便沉默不語。沉默時間裡，她又施展特技使我再度興奮。第二次，真的完全無須我操作，只消隨意躺著即可，一切由她包辦。一如服務周到的加油站：停車後只要遞出鑰匙，對方便給加油、洗車、檢查氣壓、確認潤滑油、擦窗玻璃、打掃煙灰缸，無微不至。我真懷疑如此程序能否稱之為性交。總之全部完工時已經兩點多了。我們也都困了。快到六點時我睜眼醒來。收音機一直沒關。外面天

光盡曉，早起的衝浪手們已在海邊排好了輕型卡車。一絲不掛的迪安在身旁弓著身子睡得正香。淺紅色衣服淺紅色皮鞋和淺紅色綢帶散落在地板上。我關掉收音機，把她推醒。

「喂，起來起來。」我說，「有人來的，有個小女孩要過來吃早飯，有你在不大好，對不起。」

「OK，OK。」她說著爬起來，仍然赤裸著身子，拎起手袋，到浴室洗漱梳理，穿起衣襪。

「我不錯吧？」她邊塗口紅邊問。

「不錯。」我說。

迪安粲然一笑，把口紅裝進手袋，啪的一聲合上。「那麼，下次什麼時候？」

「下次？」

「付了三次的錢哩，所以還剩兩次。什麼時候合適？還是換口味找別的女孩兒？那也沒關係，我完全不介意的。男人嘛，想跟名種各樣的女孩兒睡，對吧？」

「當然還是你好。」我說，也不好說別的。三次！這個牧村拓恐怕存心要把我搞得筋疲力盡不成？

「謝謝。決不使你後悔的。下次要更好更妙地讓你受用一番，保准！期待著好了。You can rely on me . 噢，後天晚上怎麼樣？後天我得閒，可以徹底提供服務。」

You can rely on me: 你可以信任我。

「也好。」說完遞過一張十美元鈔票，說是給她做車費。

「謝謝。那麼再見，拜拜！」言畢，開門走出。

我趕在雪來吃早餐之前，將所有的杯子細緻地清洗一遍。煙灰缸沖

了，床單皺紋拉平了，淺紅色綢帶扔到垃圾筒裡了——應該萬無一失。不料雪邁進房間的一瞬間便鎖起眉頭，顯然有什麼不合她意。直感敏銳得很，肯定有所察覺。我佯作不知，邊吹口哨邊準備早餐。煮了咖啡，烤了麵包，削了水果，一一端上桌來。雪滿臉狐疑，眼睛一閃一閃地四下巡視，悶聲喝冷牛奶，嚼麵包片。我搭話也根本不理。我暗暗叫苦，房間裡一時劍拔弩張。

吃罷神經緊張的早餐，她兩手放於桌面，目光凜然地盯視著我說：「喏，這裡昨晚進來女人了吧？」

「果真瞞不過你。」我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輕描淡寫地說。

「誰，到底？從哪邊勾引來的女孩兒？」

「豈敢！我沒那麼多心計，是對方主動送上門的。」

「說謊，哪有那種事！」

「不是說謊，當你面我不會說謊。的的確確是人家主動送上門的。」接著，我一五一十交代一遍：牧村拓如何為我買女孩兒，那女孩兒如何造次來訪，我如何不勝愕然，以及我猜想牧村大概以為只要滿足我的性慾，便可保女兒人身安全等等。

「荒唐，真是荒唐。」雪深深嘆了口氣，閉起眼睛，「他那個人怎麼腦袋裡盡這些離奇古怪的念頭呢？怎麼盡幹這些自以為得計的事情呢？真正的大事他麻木不仁懵懵懂懂，而在這些多餘無謂的小事上卻考慮得滴水不漏，媽媽一個人已經夠了，爸爸雖然方式不同，可也同樣神經兮兮，盡幹些自以為是的蠢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說得對，確實自以為是。」我同意道。

「不過你幹嗎讓她進來？讓到房間裡了吧，把那女人？」

「讓進了。情況不明，有必要和她交談。」

「不至於做那種事吧？」

「沒有那麼簡單。」

「難道你——」她閉住口，大概想不起合適的字眼，臉頰微微泛紅。

「是的。解釋起來話長，總之一下子很難拒絕。」

她閉起眼睛，雙手托腮。「不能相信，」雪用微弱而乾澀的聲音說，「怎麼也不能相信你居然會幹那種勾當。」

「一開始當然拒絕來著，」我實言相告，「但轉而覺得怎麼都無所謂，懶得再思來想去。不是我辯解，你的父母的確有某種威力，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給別人以影響。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反正兩人有這麼一種氣質。你可以不懷有敬意，卻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說，我因而覺得既然你父親以為那樣可以，我又何必認真呢！況且那女孩兒又不壞。」

「可那也太過分了。」雪聲音有些嘶啞，「你是在讓我爸爸替你買女人！你以為無所謂？那是不地道的，荒謬可恥的。你不這樣認為？」

的確如此。

「的確如此。」我說。

「非常非常可恥。」雪再次強調。

「是的。」

早餐後，我們拿起衝浪板走去海邊，到捨拉頓海灣玩到中午。這時間裡她一句話也沒說，我搭腔她也不吭聲，只是不得已地點下頭或搖下頭。

我說差不多該上陸吃午飯了，她點頭同意。我問是回房間做點什麼，她搖頭；於是我說那就在外面隨便吃點吧，她點頭。我們便坐在福特·德拉西草坪上吃熱狗。我喝啤酒，她喝可樂。她還是一言不發，已經沉默了三個小時。

「下次拒絕。」我說。

她摘下太陽鏡，就像觀看天空裂縫似的盯住我的臉，盯了三十秒鐘。而後抬起曬得恰到好處的手，撥開額角的頭髮。

「下次？」她顯得不可思議，「下次是怎麼回事？」

我告訴她，牧村拓已經預付了下兩次的錢，而且第二次定在後天。她攥起拳頭在草坪上連連捶了幾拳。「難以置信，簡直荒唐透頂！」

「不是我袒護你父親，其實你父親也是為你著想。就是說因為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我解釋道，「懂吧？」

「荒唐透頂，透頂！」她帶有哭腔地說。之後鑽進自己房間，直到晚上也沒出來。

我稍睡了一個午覺，醒後一邊翻閱在附近自選商場買來的《花花公子》，一邊在陽台上曬日光浴。四點鐘時雲層開始出現，徐徐遮蔽天空，五點多時化為真正的熱帶暴雨，來勢十分兇猛，我真擔心如此連續下上一個小時，會將我連同整個島子沖到南極去。有生以來頭一次目睹到這般兇狠的雨。五米開外幾乎什麼也看不清。椰子樹發瘋似的啪啦啪啦地上下抖動著葉片，瀝青路轉眼成河。幾個衝浪人把衝浪板頂在頭上當傘，從窗下疾步跑過。俄爾雷聲大作，旋即轟隆隆一陣巨響，直震得空氣發顫。我關上窗，去廚房煮咖啡，考慮今晚的菜譜。

當再次電閃雷鳴時，雪悄然閃進，靠著廚房牆角看著我。我向她投以微笑，她目不轉睛地盯住我，我拿起咖啡杯，帶她去客廳並坐在沙發上。雪臉色不大好，大概討厭雷聲之故。為什麼女孩子無不討厭雷聲和蜘蛛呢？雷聲不外乎空中聲音稍大些的放電現象，蜘蛛除去樣子特殊這點也無非是只無害的小蟲。又一道閃電劃過時，雪一下子雙手抓住我的右臂。

我們遂用這樣的姿勢望著暴雨和閃電。她抓著我的胳膊，我喝著咖啡。不大工夫，雷聲遠去，雨停雲散，偏西的太陽露出臉來。舉目四望，只見地面到處留下水池般的積水窪，椰樹葉上水滴閃閃發光，海面則若無其事地依然白浪翻捲。避雨的遊客開始三三五五走到海邊。

「我的確不該做那樣的事，」我說，「無論如何都該拒絕，都該把



她打發走。但當時我有些累，腦袋也已遲鈍。我是個極其不健全的人。不健全，經常出差錯。但吃一塹長一智，每次都決心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然而還是不少犯。為什麼呢？很簡單，因為我愚昧、不健全。每當這種時候我就有些厭惡自己，並決意不犯第三次。於是取得一點點進步。儘管一點點，但畢竟是進步。」

雪許久沒有反應。她把手從我胳膊上挪開，不聲不響地注視外面的景緻。我甚至搞不清她聽沒聽見我的話。夕陽西墜，沿海邊一字排開的街燈開始發出白光。雨後的黃昏，空氣清新，光亮也格外醒目。廣播電視塔在深藍色天幕的襯托下高高聳立，頂端的紅燈猶如心臟跳動一般規則地、緩緩地時明時滅。我走去廚房，從電冰箱裡取出啤酒，邊喝邊嚼了幾塊椒鹽餅乾。莫非我真的一點點進步了？想到這點，我完全沒了信心。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犯了十六次同樣的錯誤。但總的說來，我並未對她說謊，況且也只能那樣解釋。

折回客廳，雪仍以同樣姿勢望著窗外。她拱起腿，兩手抱膝，坐在沙發上。下頰固執地向裡收起。我不由想起那段結婚生活。如此說來，婚後也碰到好幾次類似情況。我好幾次惹得妻子傷心，好幾次向她賠禮道歉。每一次妻子都幾個小時幾個小時不對我開口。我常常覺得納悶，她何苦傷那麼大的心呢？本來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我當時總是耐住性子道歉、解釋，努力治癒她的傷口。隨著這種事態的反覆，我自以為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因此有了改善。然而結果證明，恐怕一絲一毫也談不上改善。

她使我傷心則只有一次，絕無僅有的一次：她同別的男人私奔之時。我想，婚後的生活這東西也真是奇妙得很，形同漩渦一般——如狄克·諾斯所說。

我在雪身邊坐下，她向我伸出手，我握住。

「不是原諒你。」雪說，「不過暫且言和。那事確實不地道，我非常不痛快，明白？」

「明白。」

隨後，我們開始吃晚飯。我用蝦和扁豆做了八寶飯，用煮蛋、橄欖和西紅柿做了沙拉。我喝葡萄酒，她也喝了一點。

「看見你，我有時想起離婚前的老婆。」我說。

「就是同你過膩了跟別的男子跑掉的那位太太？」

「嗯。」

## 第三十節

夏威夷。

這以後連續幾天太平無事。雖說不是極樂世界，也夠得上和平時光。我鄭重其事地拒絕了迪安。我說有些感冒發燒，還咳嗽（「咳、咳」），暫時實在無此興緻。然後遞給她十元車費。她說這怎麼可以，病好後往這兒打個電話。說著從手袋取出自動鉛筆，在門板寫下電話號碼。隨即一聲「拜拜」，扭著腰肢走了。

我領雪到她母親那裡去了幾次。每次我都同狄克一同去海邊散步，去游泳池游泳。他游得不錯，同一時間裡雪便同她母親單獨交談。我不曉得兩人談些什麼。雪沒說，我也沒問，我借輛汽車把她運到馬加哈就算完事。之後就同狄克閒聊、游泳、看衝浪、喝啤酒、小便。最後再把她帶回火奴魯魯。

我聽過一次狄克朗誦的弗羅斯特的詩。詩的內容我當然不懂，不過朗誦確實出色。音調鏗鏘，感情飽滿。也看過雨剛剛沖洗出來的潮乎乎的照片。照的是夏威夷人像。本來是極為普通的人物，但從她的鏡頭裡出來後，那表情真可謂栩栩如生，生命之核鼓湧而出。生息在這南方海島上的男男女女那直率的溫情，那粗俗、那冷冰冰的刻薄，那生存的喜悅，無不在其照片裡表現得淋漓盡致，深刻有力，而又安溢溫馨。天才！狄克說「和我不同，和你也不同」——千真萬確，一看便知。

如我照看雪一樣，狄克在照看雨。當然是他那方面艱鉅得多，他要掃除，要洗衣服，要燒菜做飯，要買東西，要朗誦詩，要說笑話，要跟蹤熄滅煙頭，要問刷牙了沒有，要補充衛生巾（我陪他買過一次東西），要彙集照片，要用打字機把他作品的目錄打印出來。而這些全要靠他那一隻胳膊完成。我怎麼也無法想像他做完這諸多事情之後還能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創作。不過轉念一想，我還真不具備同情他的資格——我在照看雪，反過來又由她父親出錢買機票，出錢訂賓館，甚至出錢買女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我同他都是半斤對八兩。

不到她母親那裡去的時間裡，我們便練習衝浪，游泳，百無聊賴地

躺在沙灘上輾轉反側或者去買東西，租小汽車在島上四處兜風。晚上，我們去散步，看電影，去哈勒克拉尼或羅亞爾夏威夷飯店的花園酒吧裡喝「克羅娜」。我利用充足的時間做了很多菜。我們輕鬆愉快，連指尖都給太陽鍍上了美麗的光彩。雪在希爾頓服裝店買了帶有熱帶風情的新比基尼泳裝，往身上一穿，活脫脫一個夏威夷少女。衝浪的本領也大有長進，我無論如何都捕捉不到的輕波細浪她都駕馭得得心應手。她買了幾盒「滾石」的磁帶，每天反覆聽個不止。有時我去買飲料而把她一個人扔在沙灘上，這時間裡便有各種各樣的男士向她搭話。但由於她不會說英語，那些男士百份之百地落得個自討無趣。見我回來了，便一個個道聲「失禮」（或者出言不遜地），紛紛逃離。她黝黑健美，每天無憂無慮，喜氣洋洋。

「喂，男人想得到女人的願望就那麼強烈？」一天躺在沙灘上的時候雪突然問我。

「是較強烈。程度固然因人而異，但從本能上從肉體上來說，男人都是想得到女人的。關於性大致知道吧？」

「大致知道。」雪用乾巴巴的聲音說。

「有一種東西叫做性慾，」我解釋說，「就是說想同女孩兒困覺——這是自然規律，為了保持種族——」

「我不要聽什麼保持種族，別講生理衛生課上的那些陳詞濫調。我是在問性慾，問那東西是怎麼回事。」

「假定你是一隻鳥，」我說，「假定你喜歡在天上飛並感到十分快活，但由於某種原因你只能偶爾才飛一次。對了，比如因為天氣、風向或季節的關係有時能飛有時不能飛。如果一連好些天都不能飛，氣力就會積蓄下來，而且煩躁不安，覺得自己遭到不應有的貶低，氣惱自己為什麼不能飛。這種感覺你明白？」

「明白。」她說，「經常有那種感覺的。」

「那好，一句話，那就是性慾。」

「這以前你什麼時候在天上飛來著？就是——我爸爸最近給你買那

個女人之前？」

「上個月末吧。」

「快活？」

我點點頭。

「總那麼快活？」

「也不一定。」我說，「因為是兩個不健全的生物在一起合作進行的事，所以不一定每次都順利成功。有時失望，也有時快樂得忘乎所以，以致不小心撞到樹幹上。」

雪「唔——」了一聲，陷入思索。多半是在想像空中飛鳥因左顧右盼而不小心撞在村幹上的光景吧。我有點不安：以上解釋果真合適不成？並不好，我豈不是在向一個進入敏感年齡的女孩子傳授荒謬至極的東西？但也無所謂，反正長大自然而然要明白的。

「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成功率會有所提高。」我繼續解釋，「因為可以摸到訣竅，可以預測陰晴風雨。但在通常情況下，性慾反而隨之逐漸減退。性慾就是這麼一種東西。」

「可憐！」雪搖頭道。

「的確。」我說。

夏威夷。

我在這島子上到底住多少天了？日期這一概念已經從我頭腦裡完全消失，昨天的次日是今天，今日的次日是明天，日出日沒，月升月落，潮漲潮退。我抽出手冊，用月曆計算一下日期：已來此十天，四月分已近尾聲。我暫定一個月的休假已經過去。是怎樣過去的呢？腦袋的螺絲早已放鬆，徹底放鬆。天天衝浪，天天喝「克羅娜」。這並無不可。但我本來是尋求喜喜行蹤的，那是一切的開始。我按照那條路線，一路隨波逐流而來。當我驀然醒悟時，卻不知不覺到了這等地步。奇妙的人一個接一個出場，事物的流程已完全偏離方向。於是我現在得以在椰子村

陰下邊喝熱帶風味的飲料，邊聽卡拉帕納音樂。必須對流程加以矯正。咪咪死了，被勒死了。警察來了。對了，咪咪命案究竟怎麼樣了呢？文學和漁夫澄清她身分了嗎？五反田又如何呢？他看起來極度疲勞，心力交瘁。他是想同我說什麼呢？反正一切都半途而廢，然而又不能就這樣半途而廢。差不多該返回日本了！

但我不能動身。這些天不僅對雪，對我也同樣是得以擺脫緊張的一段久違的時光。這時光雪需要，我也需要。我每天幾乎什麼也不想。只是曬太陽，游泳，喝啤酒，只是聽著「滾石」和布魯斯。斯普林斯廷在島上開車兜風，只是在月光下的海濱散步，去賓館酒吧喝酒。

我心裡當然清楚不可能長此以往，只是不忍馬上起身離開。我身心舒展，雪也樂在其中。見她這副樣子，我怎麼也說不出「喂，回去吧」。這也成了自我原諒的口實。

兩個星期過去了。

我和雪一起驅車兜風。這是傍晚的鬧市區，道路很擠。反正沒什麼要緊事，我們便慢慢行駛，也好看兩邊景緻。色情電影院、削價商品專門店、越南人賣越式長裙布料的服裝店、中國食品店、舊書店以及舊唱片店等，一路鱗次櫛比。有家店前，兩個老人搬出桌椅在下圍棋。火奴魯魯一如往日的鬧市風情。到處都可見到目光游移遲滯的男子無所事事地呆立不動。這街頭很有意思。也有價廉味美的飲食店。不過女孩子單獨行走並不合適。

離開鬧市區，臨近港口一帶，貿易公司的倉庫和辦公樓等多了起來，街面上顯得有些冷清，索然無味，下班急於回家的人們在等公共汽車，咖啡店已經亮起缺筆少畫的霓虹燈。

雪說她想再看一次《E. T》。

我說可以，吃完晚飯去看。

接著她談起《E. T》，說我要是像《E. T》該有多好。並用食指尖輕觸了下我的額角。

「不行的，就算那麼做，那裡也好不了。」

雪嗤嗤笑著。

就在這時！

這時，有什麼東西突然擊了我一下，頭腦中有什麼東西卡的一聲連接上了，顯然發生了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剎那間我無從判斷。

我幾乎條件反射地踩開剎車。後面的「佳馬樂」幾次拉響刺耳的汽笛，超車時從車窗裡朝我罵不絕口。是的，我是看見了什麼——重大發現！現在，在這裡！

日本產小汽車名。

「喂喂，怎麼搞的，一下子？多危險！」雪說，或者大概這樣說道。

我什麼也聽不進去。是喜喜，我想，沒錯，剛才我是在這裡看見了喜喜，在這火奴魯魯的商業區。我不曉得她何以置身此地，但確是喜喜無疑。我同她失之交臂——她是從我車旁一閃而過，近得伸手可觸。

「喂，把車窗全部關好鎖上，不得下車，誰說什麼也別開門，我就去就回。」說罷，我跳下車。

「等等，我不嘛，一個人在這地方——」

我只顧沿路跑去，撞上好幾個人，我已顧不得這許多。我必須抓住喜喜。我不知為何抓她，但務必抓住她，同她說話。我順著人流向前猛跑，穿過了兩三條橫道。奔跑之間，我記起她的衣著：藍色連衣裙、白色挎包。前邊很遠處出現了藍色連衣裙和白色挎包。蒼茫的暮色中，白色挎包隨著她的腳步一搖一擺，她朝人多熱鬧的地方走去。我跑上主幹大街，行人頓時增多，無法跑得很快，一個體重看上去足有雪三倍之多的巨大女人擋住去路。但我還是一點點縮短了同喜喜間的距離。她只是不停地走，速度適中，不快不慢。既不回頭又不斜視，也似無乘車的打算，只是徑直向前步行。本以為可以馬上追上，但奇怪的是那段距離很難縮得更短。信號燈竟一次也未使她止步。彷彿她早已計算妥當，一路全是綠燈。為了不使她消失，一次我不得不闖紅燈，險些被車碾上。

當已縮至二十米左右的時候，她突然朝左拐彎。我當然也跟著左拐。這是一條人影寥寥的窄路，兩旁排列著不甚氣派的辦公樓，中間停著輕型客貨兩用車和小噸位卡車。路面已不見她的身影，我止住腳步，氣喘吁吁地凝目細看。喂，怎麼搞的，又消失了不成？但喜喜並未消失，只是被一輛運輸車擋住了一會。她仍以同樣的步調繼續前行。暮色漸深，她那如同鐘擺在腰間均勻晃動的挎包看得分外清晰。

「喜喜！」我大聲叫道。

她似乎聽見，朝我一閃回過頭來。是喜喜！雖說我們之間尚有一段距離，雖說路面昏暗——路燈因餘暉未盡而未全部放光——但足以使我確信那必是喜喜，毫無疑問。而她也知道是我，甚至朝我漾出一絲微笑。

喜喜沒有止步。只是回眸一望，腳步也沒放鬆，繼續前行，走進一排辦公樓中的一座。我相差二十秒鐘也搶入其中，但遲了一步，大廳裡的電梯已經閉合。用老辦法表示樓層的指針已開始緩緩旋轉，我喘息未定地盯視那針尖的指向。指針慢得令人心焦，好歹指在「8」時，顫抖一下，再不動了。我按了下電梯鈕，旋即改變主意，沿旁邊的樓梯向上跑去，險些同一個提水桶的管理人模樣的薩摩亞人撞個滿懷。

「喂，哪裡去？」他問。我說了聲「回頭見」，一步不停地往上衝去。樓內瀰漫著灰塵味兒，不像有人辦公。四下寂然，杳無人跡，獨有我撲通撲通的腳步聲在走廊裡訇然迴響。跑上八樓，左右張望，無任何動靜，無任何人。只有公司辦公室模樣的普通門扇沿走廊排開。門有七八扇，每扇都有編號和單位標牌。

我逐個看那標牌，但那名稱對我毫無幫助。貿易公司、法律事務所、牙科診室——每塊標牌都破舊不堪，髒污不堪。就連名稱本身都給人以古舊髒污之感，無一堂而皇之。寒傖的街道，寒傖的樓宅，寒傖的樓梯，寒傖的辦公室。我再次從前往後慢慢確認一遍如此名稱，仍然沒有一個同喜喜連接得上。無奈，只好靜靜站定，側耳細聽。全無任何聲響，整座樓猶如廢墟般一片死寂。

稍頃，有聲傳來，是高跟鞋敲擊硬地板的聲音——咯登咯登。鞋聲在天花板高懸而又不聞人聲的走廊裡，回聲異常之大，彷彿遠古的回憶，滯重而乾澀，竟使得我對現在這一概念發生懷疑，而覺得自己似在



早已死去風乾的巨大生物那迷宮般的體內彷徨不已——我不巧通過時間之穴遽然掉入這空洞之中。

由於鞋聲過大，我一時難以判斷來自哪個方向。好一會兒，才知是從右側走廊的盡頭處傳來的。於是我盡可能不使網球鞋發出聲響，快步朝那邊趕去。鞋聲從盡頭處的門的裡邊發出。聽起來似乎相當遙遠，實際上卻只有一門之隔。門上沒有標牌。奇怪，我想，剛才我挨門看時，明明也有標牌。寫的什麼倒記不清了，反正門有標牌無疑。假如存在沒有標牌的門，我絕對不至於錯過。

莫非做夢？不是夢，不可能是夢？一切有條不紊，環環相扣。我本來在火奴魯魯商業區，追喜喜追到這裡。並非夢，是現實。雖然不無離奇，但現實還是現實。

不管怎樣，敲門再說。

一敲，鞋聲即刻停止，最後的回聲被空氣吸收之後，四周重新陷入徹底的沉寂之中。

我在門前等了三十秒，什麼也沒發生，鞋聲依舊杳然。

我握住球形拉手，果斷地一擰。門沒有鎖。把手輕輕旋轉，隨著微弱的吱呀聲，門從內側打開。裡面很暗，隱隱有一股地板清洗劑的味道。房間空無一物，既無傢俱，又無燈盞。惟有一片若明若暗的夕暉將其染上淡淡的藍色。地板上散落著幾張褪色的報紙。無人。

隨即響起鞋聲，準確說來是四步。接下去又是沉寂。

聲音似乎從右上端傳來。我走到房間盡頭，發現靠窗有一門，同樣沒鎖，門後是樓梯。我扶著冷冰冰的金屬扶手，一步步摸黑攀登。樓梯很陡，大約是平常不用的緊急通道。上至頂頭，又見一門。摸索電燈開關，無處可尋。只好摸到球形把手，把門擰開。

房間幽黑，雖然算不上漆黑一團，但基本著不清裡面是何模樣，只知道空間相當之大，料想是閣樓或棚頂倉庫之類。一個窗口也沒有，或有而未開。天花板正中有數個採光用的小天窗。月亮尚未升高，無任何光亮從中射進。隱隱約約的街燈光亮幾經曲折，終於從那天窗爬入少

許，幾乎無濟於事。

我把臉往這奇異的黑暗中探出，喊了一聲：「喜喜！」

靜等片刻，沒有反應。

怎麼回事呢？再往前去又過於黑暗，無可奈何。我決定稍等一會。這樣也許眼睛適應過來，而有新的發現也未可知。

我不知曾有幾多時間在此凝固。我側起耳朵，目不轉睛地注視黑暗。不久，射進房間的光線由於某種轉機而稍微增加了亮度。莫不是月亮升起，或者街上的燈光變亮不成？我鬆開把手，躡手躡腳往房間正中趨前幾步。膠底鞋發出沉悶而乾澀的嚓嚓聲，同我剛才聽到的鞋聲差不許多，帶有一種似乎不受空間限制的非現實性的奇妙餘韻。

「喜喜！」我又喊了聲，仍無回音。

如同我一開始憑直感所意識到的那樣，房間十分寬敞。空空如也，空氣靜止一團，居中環顧四周，卻發現角落裡零星放有傢俱樣的什物。看不真切，但從其灰色輪廓想來，大約是沙發桌椅矮櫃之類。這光景也真是奇特，傢俱看上去居然不像傢俱。問題在於這裡缺乏現實感。房間過大，傢俱則相形少得可憐。這是一個被離心式擴大了的非現實性生活空間。

我凝神細看，試圖找出喜喜的內色挎包。那藍色的連衣裙想必隱沒在房間的黑暗裡，但挎包的白色則應肖看得出來。也許她正坐在某張椅子或沙發上。

但我未能發現挎包。沙發或椅子上只有一攤白布樣的東西，估計是布罩之類。近前一看，根本不是布，而是骨頭。沙發上並坐著兩具人骨，而且都非常完整，無一欠缺。一具大些，另一具稍小，分別以生前的姿勢坐在那裡。大些的人骨將一隻胳膊搭在沙發靠背上，稍小的則兩手端放膝頭。看起來兩人是在不知不覺中死去的，而後失去血肉，只剩得骨骼。他們甚至像在微笑，且白得驚人。

我沒有感到恐怖。原因不知道，只是並不害怕。我想，一切都已在此靜止，在此靜止不動。那警察說得不錯，骨頭是清潔而文靜的。他們

已經完全地、徹底地死了，無須什麼害怕。

我在房間裡巡視一圈。原來每張椅子上都坐有一具人骨，總共六具。除一具外，全都完好無缺，死後已過了很長時間。每具的坐姿都非常自然，似乎當時根本沒覺察到死的降臨。其中一具仍在看電視。當然電視已經關了。可他（從骨骼很大這點，我揣度是個男子）繼續盯視熒屏。視線筆直地同其相連，如同被釘在虛無圖像上的虛無視線。也有的是伏著餐桌死去的，餐桌上還擺著餐具，裡邊無論當時裝著什麼，如今都一律成了白灰。也有的是躺在床上死的——惟獨這具人骨不完整，左臂從根部斷掉。

我閉起眼睛。

這到底是什麼？你到底想讓我看什麼？

鞋聲再度響起，來自別的空間。我分辨不出它來自哪個方向，彷彿是從什麼方位也不是的方位、從什麼地方也不是的地方傳來的，然而看上去這個房間已是盡頭，哪裡也通不出去。腳步聲持續響了一陣便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沉寂幾乎令人窒息。我用手心擦了把汗。喜喜再次消失。

我打開來時的門，走到外面。最後一次回頭望時，只見六具骨骼在藍色的幽暗中隱隱約約地、白生生地浮現出來，似乎馬上就要悄然起身，似乎在靜等我的離去，似乎我離去後電視馬上打開，碟盤中馬上有熱騰騰的菜餚返來。為了不打擾他們的生活，我輕輕帶上門，從樓梯走下，廁到原來空蕩蕩的辦公室。辦公室同剛才見到時一樣，空無一人，只有地板那同一位置上散落著幾張舊報紙。

我靠著窗沿向下俯視。街燈發出清白的光，路面仍然停著輕型客貨兩用車和小型卡車。沒有人影，早已日落天黑。

繼而，我在積滿灰塵的窗框上發現了一張紙片，有名片大小，上面用圓珠筆寫著像是電話號碼的七位數字。紙片較新，尚未變色。對這號碼我一點印象也沒有，翻過背面覷了一眼，什麼也沒寫，一張普通白紙。

我把紙片揣進衣袋，出到走廊。

站在走廊裡凝神細聽。

不聞任何聲響。

一切死絕。沉寂，不折不扣的沉寂，如被切斷電線的電話機。我無奈地走下樓梯。到大廳後尋找剛才那位管理人，以打聽這到底是怎樣一座辦公樓，但沒有找見。我等了一會。等的時間裡漸漸擔心起雪來。我計算自己把她扔開了多長時間，但計算不出。二十分鐘？一個小時？反正天色已由微暗而黑盡。再說我是把她扔在環境有欠穩妥的道路上。反正得趕回才是，再等下去也一籌莫展。

我記住這條街的名稱，急匆匆地返回停車的地方。雪滿臉不情願的神情，歪在座席上聽廣播。我一敲，她揚起臉，打開門鎖。

「抱歉！」我說。

「來了好多人，又是罵，又是敲玻璃，又是抓著車身搖晃。」

「對不起。」

她看著我的臉。剎那間，那眼神凍僵了一般。瞳仁頓時失去光澤，如平靜的水面落入一片樹葉，輕輕泛起波紋。嘴唇若有所語地微微顫動。

「咦，你到底在哪裡幹什麼來著？」

「不知道。」我說。我這聲音聽起來也像是從方位不明的場所裡傳來，同那足音一樣不受任何空間的制約。我從衣袋裡掏出手帕，慢慢擦汗。汗水在我臉上好像結了一層又涼又硬的膜。「真的說不清楚，到底幹什麼了呢？」

雪眯細眼睛，伸手輕輕觸摸我的臉頰，指尖又軟又滑。與此同時，她像嗅什麼氣味一樣用鼻子「嘶——」地深深吸氣，小小鼻翼隨之略微鼓漲，彷彿有些變硬。她緊緊地盯著我，使我覺得好像有人從一公里之外注視自己。

「不過是看見什麼了吧？」

我點點頭。

「那是說不出口的，是語言不能表達的，是對任何人也解釋不清楚的。可是我明白。」她偎依似的把臉頰貼在我臉上，一動不動地貼了十秒或十五秒。「可憐！」她說。

「怎麼回事呢？」我笑道。本來並沒心思笑的，卻又不能不笑，「無論怎麼看我都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人，或者不如說是個講究實際的人。可為什麼總是被捲進這種離奇古怪的事件之中呢？」

「噢，那是為什麼呢？」雪說，「別問我。我是孩子，你是大人嘛！」

「的確。」

「但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我不很明白。」

「軟弱感，」她說，「一種無可奈何地被龐然大物牽著鼻子走的心情。」

「或許。」

「那種時候大人是借酒消愁的。」

「不錯。」

我們走進哈勒克拉尼賓館，在游泳池畔以外的另一間酒吧坐下。我喝馬丁尼酒，雪喝檸檬汽水。一位長著一副謝爾蓋·拉赫馬尼諾夫般高深莫測的面孔的、頭髮稀稀拉拉的中年鋼琴手，面對一架臥式鋼琴默默彈奏基本樂曲。顧客只有我們兩個。他彈了《小星團》，彈了《但不是為了你》，彈了《佛蒙特州的月亮》。技術無懈可擊，但興味索然。最後，他彈奏了肖邦的一首前奏曲。這回彈得十分精采。雪鼓掌時，他投以兩毫米的微笑，隨即轉身離去。

我在這酒吧裡喝了三杯馬丁尼，然後閉目回想那個房間裡的光景。那似乎是一場活生生的夢——大汗淋漓地睜眼醒來，舒一口長氣說「終究是場夢」。然而又不是夢，我知道不是夢，雪也知道不是夢。雪知道的，知道我看見了那光景。風乾了的六具白骨。它意味著什麼呢？那缺少左臂的白骨莫非是狄克·諾斯？而另五具又是何人呢？

喜喜想告訴我什麼呢？

我恍然記起衣袋裡那張在窗框上發現的紙片，趕緊掏出去電話亭撥動號碼。沒有人接。鈴聲彷彿垂在無底深淵中的秤舵，持續不斷地呼叫不止。我返回酒吧，坐在椅子上嘆了口氣。

「如果能買到機票，我明天回國。」我說，「在這裡待得太久了。休假是很快活，但現在覺得該是回去的時候了。也有事要回去處理。」

雪點點頭，似乎我開口之前她已有預料。「可以的，別考慮我。你想回去就不妨回去。」

「你怎麼辦？留下？還是同我一道回去？」

雪略一聳肩，說：「我準備去媽媽那裡住些天，還不想回日本。我提出要住，她不會拒絕吧？」

我點下頭，將杯裡剩的馬丁尼酒一口喝乾。

「那好，明日開車送你去馬加哈。噢，再說，我也恐怕還是再最後見一次你母親為好。」

之後，我們去阿洛哈塔附近一家海味飯店吃最後一頓晚飯。

她吃龍蝦。我喝罷威士忌，開始吃牡蠣。兩人都沒怎麼開口，我腦袋昏昏沉沉，恍惚覺得自己吃牡蠣時便可能酣睡過去，而變成一具白骨。

雪不時地看我一眼，飯後對我說道：「你最好回去睡一下，臉色很不好看。」

我回房間打開電視，拿起葡萄酒自斟自飲。電視上正在轉播棒球比賽，楊基茨隊對奧裡奧爾隊。其實我並不大想看棒球比賽，只不過想打開電視——作為一種同現實物相連接的標識。

我喝酒一直喝到暈意上來。突然想起那張紙片，便又撥動了一次號碼，還是沒人接。鈴聲響過十五遍，我放下聽筒，坐回沙發盯著電視熒屏不動。威弗爾德進入擊球位。隨後我覺得有什麼刮了我腦袋一樣，是有什麼。

我邊盯電視邊思索那究竟是什麼。

什麼與什麼相似，什麼與什麼相連。

我將信將疑，但值得一試。我拿起那張紙片走到門前，將迪安寫在門上的電話號碼同紙片上的電話號碼加以對照。

完全相同。

一切都連接上了，我想，一切都已連接妥當，惟獨我不曉得其接縫位於何處。

翌日一早，我給日航售票處打去電話，訂了下午的機票。然後退掉房間，準備開車把雪送到她母親在馬加哈的小別墅。我先給雨打電話，告訴她今天因急事回國，她沒有怎麼驚訝，說她那裡供雪睡覺的地方還是有的，可以帶雪過去。今天從一早開始便意外地陰沉下來，隨時都可能有暴風雨襲來。我駕駛那輛近來常用的三菱「矛騎兵」，像往日那樣邊聽廣播，邊沿著海濱公路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時速一路疾馳。

「活像大力士。」雪說。

「像什麼？」我反問。

「你心臟裡像有個大力士。」雪說，「大力士在吃你的心臟，唧、唧、唧，唧、唧、唧。」

「理解不透你這比喻。」

「有什麼被腐蝕。」

我一面開車一面思索。「有時我感覺得到死的陰影。」我說，「那陰影非常之濃，就像死即將靠近我身邊，而且已經悄然伸出手，眼看就要抓住我的腳踝似的。我並不怕。因為那始終不是我的死，那隻手抓住的始終是別人的腳踝。但我覺得每有一個人死去，我自身便也受到一點損耗。為什麼呢？」

雪默然聳肩。

「為什麼我固然不知道，但死總是在我身旁，一旦機會來臨，就從一道空隙裡閃出原形。」

「那怕就是你的關鍵所在吧？你是通過死這種東西同世界發生聯繫的，肯定。」

我思索良久。

「你使我很悲觀。」我說。

狄克．諾斯為我的離去大為感傷，雖然我們之間沒有多少共通點可言，但正因如此，才感到無拘無束。我對他那種富有詩意的現實性，甚至懷有類似尊敬的情感。我們握手告別。同他握手時，我見過的白骨驀地掠過我的腦際。難道那真的是狄克．諾斯？

「我說，你可考慮過死的方式？」我問道。

他笑著想了想說：「打仗時常想來著，因為戰場上什麼樣的死法都有。但近來不大想，也沒有工夫想這麼複雜的事情。和平要比戰爭忙碌得多。」他笑了笑，「為什麼想起問這個？」

我說沒什麼緣由，不過一時想到而已。

「讓我想想看，下次見時告訴你。」他說。

之後，雨邀我去散步，我們並肩沿著漫步用的小路緩緩移動步履。



「謝謝你幫了這麼多忙。」雨開口道，「真的十分感謝。這種心情我總是表達不好，不過——唔，呃，是這樣的：我覺得很多事情因為有你在才得以順利解決。不知什麼緣故，有你在中間事物的進展就能變得順暢。現在，我和雪可以單獨談很多話，互相之間好像多少有了理解，而且她也能像今天這樣搬到這裡住了。」

「太好了！」我說。我使用「太好了」這句台詞，只限於想不出其他任何用於肯定的語言表達方式，而又不便沉默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雨當然覺察不到這點。

「遇到你後，我覺得那孩子精神上安穩多了，焦躁情緒比以前少了。肯定你和她脾性合得來，為什麼我倒不知道。大概你們之間有某種相通之處吧。嗯，你怎麼認為？」

我說不大清楚。

「上學的事怎麼辦好呢？」她問我。

我說既然本人不願意去，那麼也不必勉強。「那孩子是很棘手，又易受刺激，我想很難強迫她幹什麼。相比之下，最好請一位像樣的家庭教師教給她最基本的東西。至於什麼突擊性試前複習什麼百無聊賴的俱樂部活動什麼毫無意義的競爭什麼集體生活的約束什麼偽善式的規章制度，無論怎麼看都不適合那孩子的性格。學校不願意去，不去也未嘗不可。獨自搞出名堂的人也是有的。恐怕最好發掘她特有的才能並使之充分發揮出來。她身上是有足以朝好的方面發展的素質的，我想。也有可能將來主動提出復學，那就隨她便就是。總之一句話，要由她自己決定，是吧？」

「是啊，」雨沉思片刻，點頭道，「恐怕真像你說的那樣。我也根本不適合群體生活，也沒有正經上過學，很能理解你的話。」

「既然理解，那還有什麼可考慮的呢？到底問題在哪裡呢？」

她喀喀有聲地搖晃了幾下脖頸。

「問題倒也沒什麼。只是在那孩子面前我缺乏作為母親的堅定自

信，所以才這麼優柔寡斷。別人說不上學也未嘗不可也好什麼也好，可我總是心裡不踏實，而覺得還是要上學才行，否則到社會上恐不大合適——」

社會上——我接下去說：「當然，我不知道這種說法作為結論是否正確，因為任何人也不曉得未來的事。或許結果並不順利。但是，假如你在實際生活中具體地體現出你同那孩子之間——作為母親也罷朋友也罷——休戚相關，並且能流露出某種程度的類似敬意的情感的話，那麼我想以後她會自己設法好自為之的，因為她感受力很強。」

雨依然把手插在短褲口袋裡，默默走了一會。「你對那孩子的心情可說是瞭如指掌，怎麼回事呢？」

我想說因為我盡力去理解的緣故，當然沒有出口。

之後，她說想酬謝我一下，感謝我對雪的照料。我說不必，因為牧村拓那邊已經給了充分的報償。

「我還是要表示表示。他是他，我是我，我作為我向你酬謝。現在不馬上做，轉身就忘的，我這人。」

「這個忘了倒真的無所謂。」我笑道。

她低身坐在路旁一條凳子上，從襯衫口袋裡掏出香煙吸著。「沙龍」藍色的煙盒由於汗水的浸潤，已變得軟軟的。一如往常的小鳥以一如往常的複雜音階啁啾不已。

雨默默吸煙。實際上她只吸兩三口，其餘全部在她手指間化為灰燼，一片片落在草坪上。這使我想起時間的屍骸，時間在她手中陸續死去並被燒成白色的灰燼。我耳聽鳥鳴，眼望叮叮光光從下面路上滾動的雙輪馬車，馬車上坐著園藝師。從我們到馬加哈時開始，天氣便漸趨好轉。其間聽到過一次遠處傳來隱隱的雷聲，但僅此而已。厚重的灰色雲層如同被一股不可抗阻的巨大力量驅趕著，漸次變得七零八落，於是勢頭正猛的光和熱又重新灑向大地。雨穿一件粗布襯衫（工作中她基本上穿同樣的襯衫，胸袋裡裝著圓珠筆、軟筆、打火機和香煙），也沒戴太陽鏡，只管坐在強烈的陽光底下。刺眼也好酷熱也好，對她來說似乎都不在話下。我想她熱還是熱的，因為脖頸上已滾動著幾道汗流，襯衣也

點點處處現出濕痕。但她無動於衷。不知是精神集中，還是精神分散，總之如此過了十分鐘。這是只有瞬間性時空移動而無實體存在的十分鐘。她儼然根本不知時間流逝這一現象為何物，或許時間始終沒有成為她生活中的一種因素。或者說即使成為，其地位也極其低下。但對我則不同，我已經訂好了機票。

「差不多該回去了。」我看看錶說，「到機場還要還車結賬，可能的話，想提前一點去。」

她再次用重新對焦似的茫然目光看著我。這同雪有時表現出的神情十分相似，是一種表示必須同現實妥協的神情。我不禁再度心想，這母女兩人果然有共通的氣質或稟性。

「啊，是的是的，是沒時間了，對不起，沒注意。」說著，她把頭慢慢地向左右各歪一次，「想事來著。」

我們從凳子上立起，沿來時的路返回別墅。

我走時，三人送出門來。我提醒雪別吃太多低營養食品，她只是對我嘸起嘴唇。不過不要緊，因為有狄克在身邊。

並排映在汽車後望鏡裡的三人身影，甚是顯得奇特。狄克高高舉起右手揮舞；雨雙臂合攏，目光空漠地正視前方；雪則臉歪向一邊，用拖鞋尖滾動著石子。看上去確乎是被遺留在不完整的宇宙角落裡七拼八湊的一家，實難相信剛才我還置身其中。我旋轉方向盤，向左拐彎，三人的身影倏地消失不見。於是只剩下了我自己——好久沒有隻身獨處了。

隻身一人很覺快意。當然我並不討厭同雪在一起，這是兩回事。一個人的確也不壞。幹什麼都不必事先同人商量，失敗也無須對誰解釋。遇到好笑之事，儘管自開玩笑，嗤嗤獨笑一氣，不會有人說什麼玩笑開得庸俗。無聊之時，盯視一番煙灰缸即可打發過去，更不會有人問我幹嗎盯視煙灰缸。好也罷壞也罷，我已經徹底習慣單身生活了。

剩得我一人之後，我覺得甚至周圍光的色調和風的氣息都多多少少——然而確確實實——發生了變化。深深吸入一口空氣，彷彿體內的空間都擴展開來。我把收音機調到爵士樂立體聲廣播，一邊聽科爾曼和莫根，一邊悠然自得地向機場驅車進發。一度遮天蔽日的陰雲猶如被亂刀

切開似的支離破碎，現在惟獨天角處孤零零地飄著幾片，而搖曳著椰樹葉掠過的東風又把這幾片殘雲往西吹去。波音七百四十七宛似銀色的楔子，以急切的角度向下俯衝。

剩得我一人後，我遽然變得什麼也思考不成。似乎頭腦裡的重力發生了急劇變化，而我的思路卻無法很快適應。不過，什麼也想不成也是一樁快事。無所謂，就什麼也不想好了。這裡是夏威夷，傻瓜，何苦非想什麼不可！我把頭腦掃蕩一空，集中精力開車，隨著《熱煞人》和《響尾蛇》樂曲，吹起音色介於口哨與唇間風之間的口哨來。我以一百六十公里的時速開下坡路，只聽周圍風聲呼嘯。坡路拐彎之時，太平洋浮光耀金的碧波頓時撲面而來。

下步怎麼辦呢？休假到此結束。結束在該結束的時候。

我把車開到機場附近的租借處，還回車。隨即去日航服務台辦理了登機手續。然後，利用機場裡的電話亭最後一次撥動那個一團謎的電話號碼。不出所料，仍無人接，只有鈴聲響個不停。我放下電話，久久盯著亭中的電話機。而後無可奈何地走進頭等艙候機室，喝了一杯對汽水的杜松子酒。

東京！往下是東京。然而我很難記起東京是何模樣。

### 第三十一節

返回澀谷住處，拿出不在家時寄達的函件，大致過目一遍。然後打開錄音電話，把內容放出：重要事項一個也沒有，照舊全是工作方面雞毛蒜皮的瑣事。無非下月號的稿件進展如何啦，我的失蹤害得對方好苦啦，新的稿約等等。我嫌囉嗦，一律置之不理。光是逐個解釋一遍就要花去好多時間。與其如此，倒不如不聲不響地立即著手工作來得痛快。不過我心裡也十分清楚，一旦幹上掃雪工這行，此外便什麼也幹不下去，因此只能暫且置之不理。當然這在情理上多少說不過去。所幸時下不缺錢花，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總有辦法可想。說起來，迄今為止我一直按對方的指令悶頭苦幹，未曾有過半句怨言。現在多少自行其是也算不得膽大妄為。這份權利在我也是有的。

之後，我給牧村拓打去電話，忠僕接起，馬上換牧村上來。我把經過大致說了一遍。告訴他雪在夏威夷十分快活自在，無任何問題。

「那好，」他說，「感激不盡。明後天就給雨打電話。對了，錢夠用？」

「夠的夠的，還有剩。」

「花就是，隨便。」

「有件事想問問，」我說，「那女郎的事。」

「啊，是那個。」他一副若無其事的口氣。

「那到底是怎樣一種組織？」

「應召女郎組織嘛。那東西一想就該明白的吧，你也不至於和那女郎整個晚上都在打撲克吧？」

「不不，我是問怎麼能從東京買得火奴魯魯的女郎？想知道那種渠道——單純出於好奇心。」

牧村略一沉思，大概是揣度我這好奇心有無雜質。「比方說，和國際特快專遞差不多。給東京的組織打去電話，請其在何日何時把女郎送到火奴魯魯的何處。這樣，東京的組織就同火奴魯魯有合同關係的組織取得聯繫，讓對方在指定時間把女郎送到。我從東京付款。東京扣除手續費後，把剩下的錢匯往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再扣除手續費後，剩下的交給女郎。方便吧？世上什麼機構都有。」

「好像。」我說。國際特快專遞。

「噢，花錢是花錢，但方便。好女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得到。從東京可以預訂，不必到那邊費勁去找，而且保險。中間又不會冒出什麼爭風吃醋的來，況且用經費報銷。」

「能把那組織的電話號碼告訴我麼？」

「這可萬萬使不得，絕對秘密。除了會員概不接待，而要成為會員須經過極其嚴格的資格審查，要有金錢、有地位、有信用。你怕通不過，死心塌地好了！我把這渠道告訴給你都已犯規，違反了對局外人嚴守秘密的規定。這樣做純粹是出於對你的好意。」

我對他這番純粹的好意表示感謝。

「女郎夠味兒吧？」

「嗯，不錯。」

「那就好。交代過要送好女郎過去來著。」牧村說，「叫什麼名字？」

「迪安。」我說，「六月的迪安。」

英語中「六月」的發音同「迪安」大致相似。

「六月的迪安。」他重複道，「白的？」

「白的？」

「不，東南亞。」

「下次去火奴魯魯，我也試試。」

其他再沒什麼可說的，我便道謝放下電話。

接著，給五反田打電話。照例是錄音電話。我留話說我已經回國，請同我聯繫。如此一來二去，不覺暮色上來。於是我駕起「雄獅」，去青山大街採購。又在紀國屋買了調配妥當的蔬菜。或許長野縣的大山裡頭有一處專門供應紀國屋的調配式菜田。那菜田想必很大，四周用鐵絲網圍著，就是《大逃亡》電影中那樣的鐵絲網，縱使有架著機關鎗的崗樓也無足為奇。那裡面有人對萵苣和芹菜施以某種動作，肯定。而且是遠遠超出我們想像的非蔬菜式訓練。我一邊這麼想著，一邊買菜買肉買魚買豆腐買鹹菜。買完回來。

五反田沒來電話。

翌日早晨，在「丹琴」炸餅店用過早點，去圖書館翻看半個月來的報紙。這自然是為了確認咪咪案件的偵破有何突破。我仔細翻閱了朝日、每日和讀賣三份大報，均隻字未提她的死。連篇累牘盡是什麼競選結果，什麼雷夫契克談話，什麼初中學生不良行為等等。還報導說「沙灘男孩」由於有音樂剽竊嫌疑，原定在白宮舉行的音樂會受到抵制。荒唐！假如「沙灘男孩」因此被逐出白宮，那麼米克·賈格爾即使三次被投進火爐也毫不足惜。總之，未能從報紙上發現有關一女子在赤板某賓館被人勒死的報導。

隨後，我又把過期週刊統統翻看一遍。只有一份有一頁關於咪咪慘死的報導，標題是《赤板Q賓館．美女全裸勒殺案》，譁眾取寵的標題！上面沒有照片，代之以一幅大約某專門畫家根據屍體畫的肖像。恐怕是因為雜誌不能登載屍體照吧。細細端詳，還真有點像咪咪。不過這也是因為我一開始就知道這是咪咪，倘若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目睹這肖像，多半看不出所以然來。確實，臉的細部畫得很像，然而關鍵之處卻相差甚遠——沒有傳達出她表情的主要特點。這是死的咪咪，活著的咪咪卻是熱情洋溢、生機勃勃的。她始終懷有希望，始終抱有幻想，始終動腦思索。她曾是個溫情而熟練的官能掃雪工。所以我們才做成了幻想交易。所以那天早上她才說出了「正是」。然而畫上的咪

咪卻比她本人寒傖得多，猥瑣得多。我搖搖頭，閉起眼睛，緩緩嘆了口氣。面對這幅肖像，我再次真切地感到咪咪確已死了。在某種意義上，比看屍體照片還要更真實、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死，或她不在的缺憾。她完全地、徹底地死了，再也不能返回人世。她的生已被吸入黑洞洞的虛無之中。想到這點，我心裡便生出一種近乎凝固而乾澀的悲哀。

報導本身也同肖像畫一樣猥瑣不堪——赤板一流賓館Q裡，發現一位大約不超過二十五歲的年輕女子被人用長統襪勒死。女子全裸，隨身沒有任何足以證明其身分之一物。在服務台使用的是假名等等。內容同我從警察口中聽來的相差無多。我所不知道的只在文章最後寫了一點：警方認為此案同色情組織，即以一流賓館為活動場所的高級應召女郎俱樂部等組織有關，並已就此開始調查。看罷，我把過期雜誌放回刊物架，坐在大廳椅子上前思後索。

警方為什麼單單對色情組織進行調查呢？莫非掌握了確鑿證據？但我不能夠給警察署打電話，叫出漁夫或文學，詢問後來進展如何。我走出圖書館，在附近簡單吃了午飯，沿街游遊逛逛。本以為遊逛時間裡會突然計上心來，結果純屬徒勞。春日的空氣淡漠而滯重，使得皮膚陣陣發癢。到底應怎樣分析呢？思路一片混亂。我走到明治神宮，在草坪上仰望天空，開始思考色情組織。國際特快專遞！在東京預訂，在火奴魯魯同女郎困覺。自成一統，簡便易行，老謀深算，無懈可擊，且堂堂正正。無論何等污七八糟的名堂，只要越過某一臨界點，便很難以單純善惡的尺度加以衡量。因為其中已經產生特有的、獨立的幻想。一旦產生幻想，勢必作為純粹的商品開始發揮作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要從所有的空隙中發掘出商品來。幻想，此乃關鍵所在。賣春也罷、賣身也罷、階層差別也罷、個人攻擊也罷、變態性慾也罷、什麼也罷，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裝，貼上漂亮的標籤，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過不久，說不定可以通過商品目錄在西武百貨店訂購應召女郎。You can rely on me.

呆呆仰望春日天空的時間裡，不由騰起想同女孩兒困覺的慾望，可能的話，最好同札幌的由美吉。嗯，這並非絕對不可能。我想像自己把一隻腳插進她公寓房間門縫——就像那個神情抑鬱的刑警——使之不得關門的情景，並且對她說：「你必須同我困覺，這是你應該做的。」接下去恐怕就會如願以償。我輕輕地、像解開禮品綢帶似的脫去她的衣服。解開外衣，摘去眼鏡，脫掉毛衣。脫光後，卻成了咪咪。「正好，」咪咪說，「我的身子很動人吧？」



我剛要回答，不料天已大亮。而且身旁躺著喜喜，五反田的手指在喜喜的背部優雅地往來移動。這時雪開門進來，撞見我同喜喜相抱而臥的場景。那不是五反田，而是我，手指是五反田的，但同喜喜做愛的是我。「想不到，」雪說，「簡直想不到。」

「不是那樣的。」我說。

「你這是怎麼了？」喜喜重複道。

白日夢。

粗俗、混亂、無聊的白日夢。

不是那樣的，我說。我想困覺的對方是由美吉。但是不行，千頭萬緒，亂成一團。我首先必須清理頭緒，否則一切都無從著手。

我走出明治神宮，在原宿後街一家可以供應美味咖啡的小店喝了一杯又熱又濃的咖啡，慢慢悠悠踱回住處。

薄暮時分，五反田打來電話。

「喂，現在沒時間。」五反田說，「今晚見面如何？八點或九點？」

「可以，正閒著。」

「吃飯，喝酒！過去接你。」

我開始整理旅行包，把旅行期間的收據歸攏起來，又分成兩份，一份算在牧村頭上，一份我自己掏腰包。餐費的一半和租車費可以劃歸他，再加上給雪個人買的東西（衝浪板、收錄機、游泳衣等）。我把明細賬寫在一張紙上，裝入信封，將剩下的旅行支票也整理好，以便在銀行換成現金後一併寄出。我處理這類事務是很快捷麻利的。倒不是出於喜歡，沒有人喜歡幹這個。只不過我不願意在錢財上不清不白。

清算完畢，我煮了把菠菜，同小白魚乾拌在一起，灑上點醋，邊吃

邊喝「麒麟」生啤酒。我慢慢地重新看了佐藤春夫一個短篇。這是個令人心情愉快的春日良宵。蒼茫的暮色猶如被一把透明的刷子一遍遍地越塗色調越濃，最後變成了黑幕。看書看得累了，便放上唱片來聽。唱片是斯坦．羅茨演奏的舒伯特作品一百號三重奏。從很多年前開始，每到春天我就聽這張唱片。我覺得春夜蘊含的某種哀怨悽苦同這首樂曲息息相通。春夜，甚至把人的心胸都染成柔和的黛藍色的春夜！我閉起眼睛，於是白色的人骨從黑暗的深處隱約浮現出來。生在深沉的虛無中沉沒，骨則如記憶一般堅硬，而且近在眼前。

## 第三十二節

八點四十分，五反田開著那輛「奔馳」趕來。停在我公寓門前的「奔馳」，看上去甚不諧調。這不是人為的，某種東西同某種東西的不諧調可以說是命中注定。那輛龐大的「奔馳」便顯得同這裡格格不入，「奔馳」也不例外。無可救藥，人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

五反田身穿灰色雞心領毛衣，一件無扣襯衫，下面是條極為普通的棉布褲。但仍很醒目，就像愛爾頓·約翰身穿橙色襯衫和紫色外衣跳高那樣引人注目。聽見他敲門，我馬上打開，他立時微微一笑。

「不進來看看再走？」我招呼道。因為見他流露出想看看我房間的神色。

「好的。」他不無羞赧地眯眯笑道。那笑容給人以愉悅之感，像是在說可以的話住上一週也無妨。

房間很狹小。但這狹小似乎給他以很深的印象。「叫人懷念啊！」他說，「以前我也住過這樣的房間，在我還不賣座的時候。」

這話若出自別人之口，聽起來未免不快，但經他一說，卻覺得是一種直言不諱的誇獎。

簡單介紹起來，我這套公寓分四個部分：廚房、浴室、客廳、臥室。哪一部分都很窄。廚房與其說是房間，莫如說是寬一點的走廊更為接近事實，放上一個細長的餐具櫥和一張兩人用的餐桌之後，便再也放不進任何東西。臥室也差不多，僅容得三件傢俱：床、立櫃和寫字檯。客廳好歹保有一處空間，因為幾乎什麼也沒放，只有書架、唱片架和一個小型組合音響。沒有沙發，沒有茶几。有兩個馬利梅克牌大靠墊，用來墊腰靠牆而坐，倒也舒服得很。必要時，可以從壁櫥裡取出折疊式寫字矮桌當茶几。

我把靠墊的使用方法教給五反田，放上矮桌，拿出黑啤酒、杯子和菠菜魚乾。然後重放舒伯特的三重奏。

「不錯不錯！」五反田說。而且像是真心話，不是外交辭令。

「再做點下酒菜好了。」我說。

「不麻煩？」

「麻煩什麼，手到擒來，眨眼之時，又不是大操大辦，一點下酒菜總做得來。」

「在旁邊看看可以吧？」

「當然可以。」我說。

我把大蔥和乾梅肉拌在一起撒上松魚乾，用裙帶菜和蝦做了個醋拌涼菜，把山俞菜和用擦板擦得極細的魚肉山芋丸攪拌均勻，用橄欖油、大蒜和少量的意大利式臘腸炒了一盤土豆絲，把黃瓜切細做成即食鹹菜，還有昨天剩的羊棲菜，有豆腐。調味料用了不少生薑。

「不錯不錯！」五反田歎道，「天才！」

「簡單得很，哪樣都毫不費事，熟悉了一會兒就完。關鍵是能用現成的東西做出幾個花樣。」

「天才天才！我是怎麼也做不來。」

「我也模仿不來牙醫嘛！各人有各人的生存方式——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確實。」他說，「算了，今天不到外面去了，就在這兒舒服舒服。不妨礙你吧？」

「我無所謂。」

我們一邊喝啤酒，一邊吃我做的小菜。啤酒喝完，接著喝蘇格蘭威士忌，聽唱片。聽了施菜和斯通兄弟，聽了德安茲、「滾石」和平克·弗羅伊德，聽了「沙灘男孩」的《浪花飛濺》。恍若回到了六十年代的

夜晚。還聽了「愛之匙」樂隊和斯裡．德哥．納特。假如有一本正經的外星人在場，說不定以為是什麼時間倒轉。

外星人固然沒來，十點過後雨倒淅淅瀝瀝地下了起來。溫柔安然的雨，聽得從房簷落地的雨聲才恍然曉得是在下雨的雨，如死者一般寂無聲息的雨。

夜深後，我停止放音樂。我這房間同五反田那牆壁厚實的寓所不同，過了十一點仍放音樂，會遭人埋怨。音樂消失後，我們邊聽滴滴答答的雨聲邊談論死者，我說咪咪案件後來好像沒大進展，他說知道。原來他也在從報刊上確認破案情況。

我打開第二瓶蘇格蘭威士忌，把最初的一杯為咪咪舉起。

「警方在集中搜查應召女郎組織，」我說，「我想在這方面可能有所突破，這樣，說不定從那方面把手伸到你那裡去。」

「可能性是有的。」五反田略微蹙起眉頭，「不過問題不大。我也有點放心不下，去事務所隨便探聽過，就問那個組織是否真的絕對保守秘密。對方說那組織似乎同政界的關係不一般，有幾個上頭的政治家染指其間。所以，即使警察查到頭上，也不可能深入到內部，無法下手。況且，我們事務所本身也有一點政治背景，擁有好幾個頭面人物，一般門路還不成問題。同應急組織也有一定的聯繫。因此無論怎麼樣都捂得住。而且對事務所來說，我是棵搖錢樹，這點忙當然會幫。萬一我被捲進醜聞而不能作為商品出售，吃虧的首先是事務所，事務所在我身上投資不算少嘛。當然，要是你當時說出我的名字，我肯定被帶走無疑，誰都愛莫能助。因為你是唯一直接有關係的人，政治力量也來不及施展手腳。不過再也無須擔心，往下已經是關係網與關係網之間的力量較量問題了。」

「骯髒的世界。」我說。

「千真萬確，」五反田說，「臭不可聞。」

「臭不可聞兩票！」

「失禮？」他反問。

「臭不可聞兩票，採納動議！」

他點頭笑道：「對，是要投臭不可聞兩票。沒有一個人為被害女子著想，統統想保全自己，當然包括我在內。」

我去廚房加冰，拿出椒鹽餅乾和乾奶酪。

「有一事相求，」我說，「有件事想請你給那個組織打電話問一下。」

他用手指捏著耳垂：「瞭解什麼？關於案件的可不成，守口如瓶。」

「同案件無關，是火奴魯魯應召女郎方面的。聽說可以通過那個組織買外國的應召女郎。」

「聽誰說的？」

「無名氏。他講的組織同你講的，我猜想是同一個。因為他說沒有地位、信用和錢財，加入不進那個俱樂部，像我這樣的連邊都甭想沾上。」

五反田微微一笑：「不錯，我也聽說過有此系統，一個電話就能在國外買得女郎，試倒沒有試過。大概是同一組織吧。那，你想瞭解火奴魯魯應召女郎的什麼？」

「瞭解有沒有一個叫迪安的東南亞女孩兒。」

五反田稍事沉吟，再沒問什麼，掏出手冊記下名字。

「迪安。姓呢？」

「什麼姓，一個應召女郎！」我說，「就叫迪安，六月的迪安。」

「明白了，明天就聯繫。」

「感恩不忘的。」

「不必。同你為我做的相比，我這簡直不足掛齒。別放在心上。」他把拇指和食指尖捏在一起，眯縫起眼睛問：「好了，你一個人去夏威夷的？」

「哪有一個人去夏威夷的。當然是跟女孩兒搭伴。漂亮得不得了，才十三歲。」

「和十三歲女孩兒睡了？」

「怎麼會！胸脯還沒怎麼隆起咧。」

「那你和她去夏威夷做什麼？」

「傳授赴宴禮儀，闡述性慾原理，挖苦喬治男孩，觀看《E.T》，內容豐富多彩。」

五反田注視一會我的臉，然後將上下嘴唇略略抿起笑道：「與眾不同，你這人做事總是與眾不同。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呢？」我說，「我也不是要故弄玄虛，事態所趨而已，同咪咪一樣。她也怪不得誰，只是令人惋惜，落得那個下場。」

「唔。」他說，「夏威夷好玩？」

「當然。」

「曬日光浴了？」

「當然。」

五反田喝口威士忌，咬一口餅乾。

「你不在期間，我又同以前的老婆見了幾次。」他說，「很投機。說來好笑，同那傢伙睡覺著實快活得很。」

「心情可以理解。」

「你也同往日的夫人見見如何？」

「見不成的，人家早已又結婚了。沒和你說過？」

他搖搖頭：「沒聽說，遺憾吶！」

「不，還是這樣好，沒什麼遺憾。」我說。是這樣好，「那麼，你打算同夫人怎麼辦呢？」

他又搖搖頭：「無可救藥，無可救藥——此外想不出詞來形容。無計可施，無路可走，我們兩人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關係融洽。悄悄見面，去不可能有人認出的汽車旅館睡覺。兩人在一起，雙方都輕鬆愉快。和她困覺真是妙極了，剛才我也說過。用不著語言，心靈自然相通。相互理解對方，比結婚當初理解得還深刻。準確說來，是在相愛。但這種狀態不可能永遠永遠持續下去。在汽車旅館偷偷相會純屬消耗，遲早要給記者知道。知道了就是一場醜聞。那樣一來，那幫傢伙就要將我們敲骨吸髓，不，甚至連骨頭都剩不下。我們是在踩鋼絲，筋疲力盡。我跟她說不要這樣，提出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同她一起像模像樣地生活，這是我的願望。一起自由自在地做飯、散步，也想要個孩子。但這怎麼都行不通。我和她家人絕對不能言歸於好。那些傢伙缺德事做盡，我也把話說到了家，再不可能講和。假如她能同家裡一刀兩斷，事情就再好辦不過，問題是她做不到這一點。她家裡人壞得出奇，不搾乾她的油水不能罷休。她也知道這一點，但就是斷不了關係。她和家人就像一對鴛鴦枕，緊緊貼在一起，分不開的。走投無路。」

五反田舉起玻璃杯，來回搖晃裡面的冰塊。

「也真是不可思議，」他微笑著說道，「想弄到手的基本都到手了，但真正希望得到的卻得不到。」

「事情恐怕就是這樣。」我說，「當然就我來說，能弄到手的東西極其有限，不敢奢望。」

「不，不是那樣。」五反田說，「這不過是因為你本來就沒有那麼大的慾望，是吧？比如說，難道你想得到什麼『奔馳』汽車和麻布的高



級公寓？」

「那倒不怎麼想，因眼下也沒那個必要。『雄獅』和這鴿子籠也過得心滿意足。說心滿意足怕是有點言過其實，總之還算快活，和身分相符，沒什麼不滿。當然，日後如果產生那種必要性，想得到也未可知。」

「不，不對。必要性這東西不是那樣的，它不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而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譬如說，我本來住什麼地方都無所謂，板橋也罷、龜戶也罷、中野區都立家政也罷，真的哪裡都不在乎。只要有房蓋，能住人生活就行。但事務所裡的人不這樣認為。而是說你是明星，得住港區，於是在麻布找了一套高級公寓，胡鬧！港區到底有什麼好？不外乎服裝店經營的價高質次的飯店、怪模怪樣的東京塔、東張西望到第二天早上的莫名其妙的混帳女人。『奔馳』也一樣。本來我中意『雄獅』，足矣，足夠跑的。東京這道路『奔馳』能有什麼用？簡直開玩笑！可事務所那批傢伙偏偏給你找一輛來。又說你是明星，『雄獅』啦『藍鳥』，啦『皇冠』什麼的萬萬坐不得，務必坐『奔馳』。雖說不是新車，價格也相當昂貴。在我前邊一個哪裡的通俗歌手坐來著。」

他往冰塊已經融化的杯裡倒進威士忌，喝了一口，半天蹙起眉頭。

「我所處的就是這麼個世界，以為只消把港區、把歐洲車、把勞力士錶拿到手就算一流。無聊透頂，毫無意思！總而言之，我要說的是必要性這玩藝兒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是如此人為地製造出來的，捏造出來的。其實無非是把誰也不需要的東西塗上十分需要的幻想色彩。容易得很，只要大量製造信息即可。住則港區，乘則歐洲車，戴則勞力士——如此反覆宣傳。於是大家深信不疑——住則港區，乘則BMW，戴則勞力士。有一種人以為只要把這些東西搞到手就高人一等，就與眾不同，卻意識不到惟其如此才到頭來落得個與眾相同。缺乏想像力。那東西無非人為宣傳而已，幻想而已。我對這把戲早已煩透了，對自己自身的生活煩透了。真想過一種像樣的日子。但是不行，我們一切都給事務所控制得死死的，和能更換衣服的布娃娃一個樣。因為有債在身，半句牢騷也發不得。即使我說想如何如何，也沒有一個人聽得進去。住著港區英姿颯爽的公寓，出入『奔馳』，戴著菲利浦斯手錶，抱著高級女郎困覺——有些人恐怕是不勝羨慕。但並非我所追求的東西。而我所追求的又無法得到，除非逃離目前這種生活。」

「例如愛。」我說。

「是的，例如愛，以及平和安穩、美滿的家庭，單純的人生。」說著，五反田在臉前合起雙手，「嗯，知道嗎？假如當時我想得到，這些是可以得到的。不是我自吹。」

「知道，談不上什麼自吹，完全客觀。」

「只要我想幹，沒有辦不到的事。我擁有一切可能性，也有機會，有能力。但結果呢，無非傀儡而已。那些半夜裡東張西望的女郎，可以說手到擒來，不騙你，真的。可是同真心喜歡的女郎卻睡不到一起。」

五反田像已醉得相當厲害。臉色雖然絲毫未變，但較之往常多少有些饒舌。他想一醉方休的心情我並非不能理解。因時針已過十二點，我便問他時間是否沒關係。

「噢，明天整個上午沒事，忙不了的。不影響你？」

「我無所謂，照樣無所事事。」

「讓你陪著，我也覺得過意不去。可我除了你沒有人能說上話，真的，跟誰都談不來。我一說什麼不想坐『奔馳』想坐『雄獅』，人家多半以為我是神經出了問題。弄得不好，會給領到精神病院裡去，眼下正流行這招術。無聊！什麼專門接待演員的精神科醫生，同嘔物清掃專家是一路貨色！」他閉目良久。「不過，我來這裡好像盡發牢騷了。」

「『無聊』說了二十次。」

「果真？」

「要是不夠，儘管說下去好了。」

「足矣足矣，謝謝。抱歉，盡叫你聽牢騷話。話又說回來，我身邊那些傢伙，全部全部全部都是乾屎蛋那樣的無聊之輩，純粹令人作嘔，百份之百無可救藥的嘔物一直頂到嗓子眼。」

「吐出就是。」

「庸俗無聊的傢伙舖天蓋地。」五反田不屑一顧地說道，「全都是在物慾橫流的都市裡投機鑽營的混蛋、吸血鬼！當然也不是全都如此，正人君子也有幾個，但更多的是敗類，是花言巧語口蜜腹劍的騙子，是利用地位撈錢撈女人的丑類。這些明裡暗裡的傢伙靠著吮吸這醜惡世界的油水，眼看著越來越肥，醜陋臃腫，而又耀武揚威。這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世道。也許你不曉得，這樣的混帳傢伙實在是漫山遍野。有時我還不得不跟這些傢伙喝酒乾杯，那時我始終要提醒自己：喂，即使氣不過也掐死不得喲，對這些傢伙，掐死本身就是一種能源消耗。」

「用鐵棍打死如何？掐死是費時間。」

「高見！」五反田說，「不過可能的話，還是恨不得掐死。一瞬間打死太便宜了他們。」

「高見！」我首肯贊成，「我們是高見對高見。」

「實在是——」說到這裡，他緘住口，然後嘆息一聲，雙手再次在臉前合起，「心裡暢快多了。」

「那好。」我說，「就像《國王的耳朵是驢子的耳朵》一樣。蹄子刨坑大聲吼叫。說出口來心裡暢快。」

「完全正確。」

「不吃碗泡飯？」

「謝謝。」

我燒開水，用海菜、梅肉乾和裙帶菜簡單做了泡飯。兩人默默吃著。

「在我眼裡，你像是生活得津津有味，嗯？」五反田說。

我背靠牆壁，聽了一會雨聲。「就某部分來說是這樣，或許津津有味，但絕對稱不上幸福。如同你缺少某種東西一樣，我也缺少某種東西。所以，也過不上正經像樣的生活，不過單純踩著舞步連續跳動而

已。身體已經熟悉了舞步，可以連跳不止，其中也有人誇我跳得不錯，但在社會上則完全是個零。三十四歲了還沒結婚，又沒有響噹噹的職業，得過且過罷了。連分期付款買一套住房的計劃都沒有眉目，更談不上困覺的對象。後三十年會怎麼樣呢，你以為？」

「車到山前必有路。」

「或許，」我說，「或許有路，或許沒路，無人知曉，彼此彼此。」

「可我現在就某部分來說都不津津有味。」

「那或許是的。不過你幹得可是很出色。」

五反田搖頭道：「幹得出色的人難道會這樣沒完沒了地發牢騷？或給你添麻煩？」

「這種時候也是有的。」我說，「我們是在談論人，不是談論等比數列。」

一點半時，五反田說要回去。

「在這兒住下也可以喲！客用臥具還是有的，天亮再給你做頓美味早餐。」

「不了。你這麼說倒是難得，可我酒也醒了，得回去。」五反田連連搖頭，看上去的確酒已醒來，「有件事求你，挺怪的事。」

「可以，說說看。」

「對不起，可以的話，能把你那『雄獅』借我用一段時間？我把『奔馳』留給你。說老實話，開這傢伙去和以前的老婆幽會未免太惹人耳目。無論去哪裡，只要看見這車在就馬上知道是我。」

「『雄獅』任憑借多少天都沒問題。」我說，「悉聽尊便。眼下我沒做事，用不著幾次車，借給你一點都不礙事。不過坦率說來，你那輛時髦漂亮的超一流車留下來我可是非常頭疼。一我這停車場是按月租的

場地，晚間說不定會發生什麼惡作劇；二來駕駛當中有個一差二錯把車弄出毛病，我實在賠償不起，負責不起。」

「放心，一切全由事務所負責。早已入了保險。你就是碰傷了也不要緊，反正有保險金下來，不必擔心。你要是有興趣，投到海裡去也沒關係，真的沒關係喲，下次好買輛法拉利。有個色情讀物作家想賣法拉利。」

「法拉利——」

「你的意思我明白，」他笑道，「不過算了。或許你想像不到，在我們那個天地裡有修養的人混不下去。所謂有修養的人，在我們那裡和『性情古怪的窮小子』是同義語。有人同情，但無人欣賞。」

最終，五反田開著我的「雄獅」回去了。我把他的「奔馳」開進停車場，這車敏感好鬥，反應敏捷，力大無窮。哪怕稍一踩加速板，都可以躡到月球上去。

「用不著那麼逞能，四平八穩地慢慢來好了！」我咚咚敲著儀表板，大聲叮囑「奔馳」。但它好像全然聽不進去。連車也看對方的臉色。罷了罷了，我想，連「奔馳」都是一路貨色。

### 第三十三節

翌日早，我去停車場看「奔馳」有何動靜。我擔心昨晚有人亂搞或被盜。還好，安然無恙。

以往「雄獅」所在的位置現在趴著「奔馳」，總覺得有點異樣。我鑽進車中把身體陷在座席上試了試，心裡還是覺得不踏實，就像睜眼醒來發現身旁躺著一個陌生女人時一樣。女子誠然嫵媚，但就是令人不安，使人緊張。我這人無論對何人何事，熟悉起來很花時間，亦性格所使然。

歸終，這天一次也沒有開車。白天在街上散步，看電影。買了幾本書。晚上接到五反田的電話。他對昨晚的招待表示感謝，我說大可不必。

「啊，關於火奴魯魯，」他說，「我問了那個組織。嗯，的確可以從這裡預訂火奴魯魯的女孩兒。這世界也真是便利，簡直就是個綠色窗口，頂多加問一句可不可以吸煙。」

日本長途客運汽車售票窗口（均為綠色），買票或訂票十分方便。

「一點不錯。」

「於是我就打聽叫迪安的那個女孩兒。就說我有個熟人通過他們的介紹接觸過迪安，告訴我那女孩兒好得很，勸我也試試，所以打聽一下能否預約——那女孩兒叫迪安，東南亞人。對方查了好一陣子。本來是不一一給查這種事的，但我例外。不是我吹，我是他們難得的顧客，可以強求。結果真的查到了，說的確有個叫迪安的，菲律賓人。但三個月以前就已不見了，不幹了。」

「不見了？」我反問，「洗手了不成？」

「喂，你就算了吧，就是我再有面子人家也不會給查到那個地步

的。應召女郎那行當，有出有進是常事，哪裡能逐個跟蹤調查，她不幹了，不在那裡，如此而已，遺憾。」

「三個月前？」

「三個月前。」

看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水落石出，我便道謝放下電話。

又到街上散步。

迪安三個月前便已不見，而兩周前還的的確確同我睡過覺，並留下了電話號碼，沒有任何人接的電話號碼。不可思議！這麼著，應召女郎便有三個人：喜喜、咪咪和迪安。都消失不見了。一個被殺，兩個下落不明。消失得如同被牆壁吸進了一般，杳無蹤影。況且三個人都同我有瓜葛，我與她們之間存在著五反田和牧村拓。

我走進飲食店，用圓珠筆在手冊上就我周圍的人際關係畫了一幅圖。關係相當複雜，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列強關係圖無異。

我半是感慨半是厭倦地注視著這幅圖。注視多久也無良計浮上心頭。三個消失的妓女、一個演員、三個藝術家、一個美少女和一個神經質的賓館女接待員。無論怎麼來看，都稱不上是地道的交遊關係，同阿加莎·克裡斯蒂小說裡的差不多。「明白了，執事是犯人！」我說道。但誰也沒笑。笑話不好笑。

老實說，已再無辦法可想。無論順哪條線索摸去到頭來都弄巧成拙，根本理不出頭緒。起始只有喜喜、咪咪和五反田這條線，如今又多了一條：牧村拓和迪安。且喜喜與迪安在某處相連。因為迪安留下的電話號碼和喜喜留下的毫無二致，接線突然轉回。

「難吶，華生！」我對桌面上的煙灰缸說道。煙灰缸當然毫不理會。還是煙灰缸頭腦聰明，採取概不介入的態度。煙灰缸也好咖啡杯也好白糖罐也好記賬單也好，全部聰明乖覺，誰都不搭不理，置若罔聞。愚蠢的只我自己，接二連三地同蹊蹺事扯在一起，每次都弄得焦頭爛額。如此心曠神怡的春夜，居然沒有幽會的對象。

我返回住所給由美吉打電話。她不在，說今天值早班，已經回去。說不定今晚是去游泳學校的日子。我始終如一地嫉妒那間游泳學校，嫉妒五反田那樣漂亮瀟灑的教師把著由美吉的手耐心教她游泳的光景。因由美吉一人之故，我憎惡世界上從札幌到開羅等所有的游泳俱樂部。臭屎蛋！

「統統無聊透頂，簡直是臭屎蛋，乾巴巴的臭屎蛋，百份之百叫人作嘔！」我學著五反田的樣子出聲痛罵。不料奇怪的是，心情居然多少痛快起來。五反田要是當宗教家就好了，那樣他就可以早晚領大家唸唸有詞：「統統無聊透頂，簡直是臭屎蛋，乾巴巴的臭屎蛋，百份之百地叫人作嘔！」很可能會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我實在想見由美吉，想得不得了。她那不無神經質的談吐和乾脆利落的舉止，是那樣地令人懷念。那用指尖按一下眼鏡框的動作，那閃身潛入房間時一本正經的神情，那脫去天藍色外裝坐在我身旁時的姿勢，是那樣地討人喜歡。如此浮想連翩的時間裡，我的心情多少溫煦平和下來，她身上有一種極其直率的氣質，我被其深深吸引。莫非我們倆可以同舟共濟不成？

她從賓館服務台的工作中發掘樂趣，每週抽幾個晚間去游泳俱樂部。我則從事掃雪，喜歡「雄獅」和過時唱片，從做一手像樣的飯菜當中尋求微乎其微的喜悅——就是這樣兩個人。也許同舟共濟，也許中途鬧翻。數據過於缺乏，全然無法預測。

假如我同她在一起，還會傷害她刺激她嗎？如原來的妻子所預言的那樣，難道凡是同我往來同我相處的女性歸終都將在心靈上受到我的傷害嗎？難道因為我是個只考慮自己的人而沒有資格去喜歡別人嗎？

如此思來想去，不由恨不得馬上乘機飛往札幌，一把將她摟在懷裡。數據或許有所不足，但很想向她表白，說自己反正喜歡她。不行！在那之前必須把連接縫清理出來，不能半途而廢。否則，由此形成半途而廢的習性勢必帶進下一階段，致使事物的進展全部籠罩在半途而廢的陰影之中。而這並非我所理想的狀態。

問題在於喜喜，是的，喜喜位於一切的核心。她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企圖同我取得聯繫。從札幌電影院到火奴魯魯商業區，她如影子在我眼前一掠而過，並向我傳遞某種消息。這點顯而易見。只是那消息傳遞得



過於隱晦，我無法理解。喜喜到底向我尋求什麼呢？

我究竟該怎麼辦呢？

我知道該怎麼辦。

等待，等待即可。

靜等事態的來臨。向來如此。走投無路之時，切勿輕舉妄動，只宜靜靜等待。等待當中肯定有什麼發生，有什麼降臨，只要凝目注視微明之中有何動靜即可。這是我從經驗中學得的。遲早必有舉動，倘有必要，必有舉動無疑。

好，那就靜等。

每隔幾天我便同五反田見面、喝酒、吃飯，如此一來二去，同他見面竟成了一種習慣。每次見面他都為借用我的「雄獅」表示歉意。我說無所謂，不必介意。

「還沒把『奔馳』投到海裡嗎？」他問。

「遺憾找不出時間。」我說。

我和五反田並坐在酒吧櫃台旁喝對汽水的伏特加。他喝的頻率比我稍快。

「真的投進去該是相當痛快吧？」他把酒杯輕輕挨在嘴唇上說道。

「大概如釋重負。」我說，「不過『奔馳』沒了還不接著就是法拉利！」

「那也如法炮製。」

「法拉利之後是什麼呢？」

「什麼呢？不過要是如此投個沒完，保險公司必然興師問罪。」

「管它那麼多，心胸再放寬一些！反正這一切都是幻想，不過兩人借助酒興胡思亂想而已，不同於你常演的低預算電影。空想無須預算。什麼中產階級憂患意識，忘它一邊去好了。丟掉雞毛蒜皮，只管揚眉吐氣！蘭鮑爾基尼也罷，波爾西也罷，爵加也罷什麼也罷，一輛接一輛投進去，用不著顧慮。海又深又大，容納幾千輛沒問題。發揮想像力呀，你！」

五反田笑道：「和你談起來，心裡真是爽快。」

「我也爽快。別人的車，別人的想像力。」我說，「對了，最近和太太可水乳交融？」

他啜了口伏特加，點點頭。外面瀟瀟落雨，店內空空蕩蕩，顧客只我們兩人。領班無事可幹，擦起酒瓶子來。

「水乳交融。」他沉靜地說，抿起嘴唇笑了笑，「我們在相愛。我們的愛由於離婚而得以確認，得以加深。如何，羅曼蒂克吧？」

「羅曼蒂克得差點兒暈過去。」

他嗤嗤笑著。

「真的啣！」他神情認真地說。

「知道。」我說。

我和五反田見面時基本都談論這些。我們口氣雖然輕鬆，但內容都很嚴肅，嚴肅得甚至需要不時以玩笑作添加劑。玩笑大多不夠高明，但這無所謂，只要是玩笑即可，是為玩笑而玩笑。我們需要的僅僅是玩笑這一共識。至於我們嚴肅到何種地步，惟有我們自身曉得。我們都已三十四歲，這和十三歲同樣是棘手的年齡，當然其含義不同。兩人都已多少開始認識到年齡增大這一現象的真正含義。而且已經進入必須對此有所準備的時期，需要為即將來臨的冬季備妥足以取暖的用品。五反田用簡潔的語言對此進行了表述。

「愛！」他說，「這就是我們需要的。」

「有激情！」我說。我也同樣需要。

五反田默然片刻。他在默默地思索愛。我也在思索，間或想到由美吉，想起那個雪花飄舞的夜晚她喝光五六杯瑪莉白蘭地的情景。她喜歡瑪莉白蘭地。

「女人睡得太多了，膩了，夠了！睡多少都一個樣，幹的事一個樣。」五反田隨後說道。「需要愛，喂，向你坦白一件重大事項：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我啪地打一聲響指：「一針見血！簡直是神的語言，金光四射。應該開個記者招待會，莊嚴宣佈『我想睡的只有老婆』。人們篤定感動莫名，受到總理大臣表彰也未可知。」

「不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也有可能。因為我可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想睡的只有老婆』的喲！這不是常人所能輕易做到的。」

「領諾貝爾獎怕是需要禮服大衣吧？」

「買嘛！反正從經費裡報銷。」

「妙極！典型的神明用語。」

「領獎致辭在瑞典國王面前進行，」五反田說，「女士們先生們，我現在想睡的對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動熱潮，此起彼伏。雪雲散盡，陽光普照。」

「冰川消融，海盜稱臣，美人魚歌唱。」

「有激情！」

我們又沉默下來，分別思考愛。在愛方面值得思考的太多了。我想，把由美吉請到我住處做客的時候，一定得準備好伏特加、西紅柿汁、倍靈調味汁和檸檬。

「不過，你也許什麼獎也撈不到，」我說，「而僅僅被當成變態分子。」

五反田想了一會兒，緩緩地頻頻頷首。

「是啊，這有可能。我這言論屬於性反革命，多半要被情緒激昂的群眾踢得一命嗚呼。」他說，「那樣我就成了性殉教者。」

「成為第一個為性而殉教的演員。」

「要是死了，可就再也同老婆睡不成嘍。」

「高見。」

我們又默默地喝酒。

便是這樣談論嚴肅的話題。如若有人從旁聽見，恐以為全是笑談。而我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肅都認真。

他一有時間就打電話給我。或到外面的酒吧，或來我住處聚餐，或去他公寓碰頭。如此一天天過去。我橫下心不做任何工作。工作那東西做不做一個樣。沒了我世界也照樣發展。我靜等事態發生就是。

我把餘款和旅行所用那部分的發票給牧村拓寄去。忠僕馬上打來電話，告訴我錢要多收一些。

「先生說這樣過意不去，而我也不好處理。」忠僕說，「交給我辦好嗎？保證不給你增加負擔。」

我懶得爭執不休，便說明白了，這回就任憑你們處置好了。於是牧村拓很快把三十萬日元的銀行支票寄了過來。裡面有張收據，上面寫道「取材調查費」。我在收據上簽字蓋章，然後寄出。什麼都能用經費報銷，這世界也真是可愛。

我把三十萬日元支票裝入票夾，放在桌面上。

連休假轉眼過去。

我同由美吉通了幾次電話。

通話時間的長短由她決定。有時頗長，有時說聲「忙」就放下。有時久久沉默，有時突然掛斷。但不管怎樣，我們得以通過電話相互交談，也相互交換一點情況。一天，她把住處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這可是扎扎实實地跨進了一步。

她每週去兩次游泳學校。每當她提起游泳學校時，我的心就像心地單純的高中生一樣時而顫抖時而傷感時而黯然。好幾次我都想問起她的游泳教師——什麼樣子，多大年齡，英俊與否，待她是否過於殷勤等等。但終未出口。我怕她看出我的嫉妒。怕她這樣對我說道：「喂，你是嫉妒游泳學校吧？哼，討厭，我頂討厭這樣的人，居然嫉妒游泳學校，作為男人簡直一錢不值。我說的你明白？真的一錢不值，再不想看見你第二次。」

所以，在游泳學校上面我絕對緘口不語。越是緘口不語，關於游泳學校的妄想越是急劇膨脹。練習結束之後，教師將她單獨留下進行特別訓練，那教師當然是五反田。他把手貼在由美吉的胸部和腹部，教她練習自由式游泳。他手指撫摸她的乳房，擦過她的大腿根，還告訴她別介意。

「不必介意，」他說，「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游泳學校妄想曲。

傻氣！然而我無法將其從腦海中驅逐出去。每次給由美吉打電話，我都要被這妄想折磨半天。而且這妄想漸漸複雜起來，各色人物接連登場。喜喜和雪。盯視五反田在由美吉身上游移的手指之間，由美吉不知何時變成了喜喜。

「喂，我可是個再平庸不過的普通人喲！」一天，由美吉說道。那天夜裡她一點精神也沒有，「與人不同的只有名字，其餘全都一樣，不過每天每日在這賓館服務台裡做工來白白浪費人生罷了。再別給我打電話，我，不是值得你花長途電話費那樣的人。」

「你不是喜歡在賓館裡做工嗎？」

「嗯，是喜歡，做工本身倒不感到怎麼痛苦。只是我有時覺得好像

被賓館一口吞掉，一刻一刻地。每當這時我就想自己到底算什麼，我這樣的同沒有一個樣。賓館好端端地在那裡，而我卻不在，我看不見我，自我迷失。」

「對賓館你怕是考慮得過於認真了。」我說，「賓館是賓館，你是你。我時常考慮你，有時也考慮賓館，但從不混為一談。你是你，賓館是賓館。」

「知道的，這點。可就是經常混淆，分不清界線。我的存在我的感覺我的個人生活全被拖入賓館這個宇宙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任何人都這樣，任何人都被拖入某處，看不到其中的分界線。不光你一個人，我也同樣。」我說。

「不一樣，根本不一樣。」

「是的，根本不一樣。」我說，「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喜歡你，你身上有一種東西吸引我。」

由美吉沉默良久，她置身於電話式沉默之中。

「噯，我非常害怕那片黑暗。」她說，「總覺得還要碰上。」

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由美吉抽抽搭搭的哭泣聲。一開始我沒有反應過來，漸漸地，察覺那無論如何只能是抽泣。

「喂，由美吉，」我說，「怎麼了？不要緊？」

「有什麼要緊？不就是哭麼，哭還不行？」

「啊，沒什麼不行，只是擔心。」

「喂，別再吭聲！」

我便閉住嘴巴，一聲不響。由美吉哭泣了一陣，放下電話。

五月七日，雪打來電話。

「回來了！」她說，「這就出去玩玩可好？」

我開出「奔馳」，到赤板去接她。雪一看見這車，臉立時陰沉下來。

「這車怎麼回事？」

「不是偷來的。車掉到泉眼裡去了，於是出現一位伊莎貝拉．阿佳妮那樣的泉水精靈，問我剛才掉進去的是『奔馳』，是金『奔馳』，還是銀『寶馬』。我說都不是，而是半新不舊的銅『雄獅』。這麼著——」

「別開無聊玩笑了！」她神色認真地說道，「問你正經事，這到底怎麼回事？」

「和朋友暫時交換，」我說，「對方說非常想坐『雄獅』，就和他換了。這位朋友有很多很多理由。」

「朋友？」

「不錯。或許你不相信。一兩個朋友在我也是有的。」

她坐進助手席，四下環顧，又皺起眉頭，「怪車！」她十分厭惡似的說，「荒唐！」

「車主也這樣說來著。」我說，「措詞倒稍有不同。」

她悶聲不語。

我仍朝湘南方向行進。雪一直保持沉默。我小聲放上斯特李．丹的磁帶，小心翼翼地駕駛「奔馳」。天氣極好。我穿一件夏威夷衫，戴著太陽鏡。她身穿薄布短褲，粉紅色拉爾夫．勞倫馬球衫，同曬過太陽的皮膚甚為諧調，令人覺得好像仍在夏威夷。我前面是一輛運載家畜的卡車，豬們從木柵欄的縫隙裡鼓起紅紅的眼睛盯著我們乘的「奔馳」。豬恐怕是分不出「雄獅」和「奔馳」有何區別的。豬不可能知道異化為何物。麒麟不知道，鱈魚也不知道。

「夏威夷怎麼樣？」

她聳聳肩。

「和母親處得可好？」

她聳聳肩。

「衝浪大有進步？」

她聳聳肩。

「你好像提不起精神。被太陽曬得絕對迷人，簡直就是牛奶咖啡精靈。要是在背部安一對漂亮的翅膀，肩上扛一把長勺，真就和牛奶咖啡精靈一模一樣。如果由你來為牛奶咖啡做宣傳，什麼莫卡什麼巴西什麼哥倫比亞，三個捆在一起都絕對不是你的對手，肯定全世界的人一起大喝咖啡，整個世界都給牛奶咖啡精靈迷得神經兮兮——你給太陽曬得實在大有魅力了。」

搜腸刮肚而又心直口快地大力讚賞一番，不料還是毫無效果。她依然只是聳肩而已。適得其反？我這心直口快莫非出了問題？

「來例假了還是怎麼？」

她聳聳肩。

我也聳聳肩。

「想回去。」雪說，「掉頭回去好了。」

「這可是東名高速公路喲，即使是尼基·拉烏達，在這裡也無法回頭的。」

著名賽車選手。

「找地方下來。」



我看看她的臉，果然顯得疲憊不堪。兩眼黯淡無神，視線飄忽不定。臉色也許蒼白，由於曬黑的關係，看不清色調的變化。

「不在哪裡休息一會？」我問。

「不了，沒心思休息，只想回東京，越快越好。」

我從橫濱出口駛下高速公路，返回東京。雪說要往外邊坐一下，我便把車留在她公寓附近的停車場，兩人並坐在乃木神社的凳子上。

「請原諒。」雪竟意外地道起歉來，「心情糟到了極點，差點兒忍受不住。但我不願意說出口，就一直忍著。」

「何必忍著呢，沒有關係的。女孩兒常有這種情況，我已經習慣了。」

「我不是指這個！」雪大聲吼道，「我說的不是這個，和這個不同。把我心情搞糟的是那輛車，是由於坐了那輛車！」

「可那『奔馳』究竟哪點不可以呢？」我問。「那車絕不差勁。性能好，坐著又舒服。要是自己出錢買，價格還真有些嫌高，我想。」

「『奔馳』，」她似乎講給自己聽，「不是車種類的問題，問題不在於車的種類，問題是那車本身。那車裡有一股討厭的氣氛。是它——怎麼說呢——在壓迫我，使我不快，使我胸悶，像有什麼東西捅進胃裡，像被一團亂棉絮堵住胸口。你坐那車就沒這種感覺？」

「我想沒有。」我說，「我確實覺得對它有點不大習慣，但我想那恐怕是因為我太熟悉『雄獅』了，一下子換車適應不了。這屬於感情問題，不同於你所說的壓迫感。」

她搖搖頭：「我說還不是那個，而是十分特殊的感覺。」

「是那東西？就是你經常感到的——」我想說靈感，但就此打住。不同於靈感，怎麼表達好呢？精神感應？總之很難付諸語言，怎麼說都有低俗猥瑣之嫌。

「對，是那東西，我所感到的。」雪靜靜地說。

「怎麼感覺的？對那輛車？」我問。

雪聳聳肩：「要是能準確地表述出來倒也簡單，但不可能。因為眼前沒有浮現出具體圖像，我所感到的只是虛無縹緲的類似不透明塊狀空氣樣的東西，又沉悶，又讓人討厭得不行。是它壓迫我，那是非同小可的。」雪兩手放在膝頭，搜索著詞句，「具體的我不清楚，反正是非同小可的，荒謬的，扭曲的。在那裡我實在透不過氣來，空氣沉重得很，簡直就像被一個灌滿鉛的箱子壓進海底一般。最初我還以為是自己神經過敏，以為是自己剛旅行回來身上還疲勞的緣故，所以勉強忍住。結果不對頭，情況越來越嚴重。那車我再不想坐第二回了，請把你那輛『雄獅』換回來。」

「被詛咒的『奔馳』。」我說。

「喂，不是跟你開玩笑。你也最好少坐那輛車。」她一本正經地說。

「不吉利的『奔馳』。」我接著笑道，「明白了，知道你不是在說笑話，盡量不坐那車就是。或者說最好沉到海裡去？」

「可能的話。」雪的神情很認真。

為了等雪恢復過來，我們在神社凳子上坐了一個小時。雪一動不動地支頭合目，我則不經意地打量眼前往來的行人。偏午時分來神社這裡的，大多是老人、帶小孩的母親、脖子上掛照相機的外國遊客。哪類人都寥寥無幾。有時也有外勤營業員模樣的公司職員來坐在凳子上歇息。他們身穿黑色西裝，手提塑料包，目光茫然，焦點游移，休息十或十五分鐘後便起身離去，不用說，這時候正經大人都在老實做工，正經孩子都在乖乖上學。

「你媽媽呢？」我問，「一起回來的？」

「嗯。」雪說，「現在箱根那邊，和那獨臂詩人。在整理加德滿都和夏威夷的照片。」

「你不回箱根？」

「高興時再回去，先在這裡住一段時間。反正回箱根也沒什麼可幹。」

「純粹出於好奇心向你提一個問題。」我說，「你說回箱根也沒什麼可幹而要一個人留在東京，可是，在這裡又有什麼可幹的呢？」

雪聳聳肩說：「和你玩。」

片刻的沉默，懸在半空般的沉默。

「妙！」我說，「完全是神的語言。單純，而又富有啟示性。兩人一直玩下去，像在遊樂園裡一樣。你我二人摘五顏六色的薔薇，在黃金池子裡划船戲水，為栗色小狗梳理柔柔的毛，就這樣打發時光。肚子餓了，上邊掉下番木瓜；想聽音樂時，喬治男孩從天上為我們歌唱。美妙至極，別無挑剔。但從現實角度想來，我也必須開始做工，不可能永遠把同你玩當日子過，而且也不能從你爸爸那裡拿錢。」

雪抿嘴看了我一會：「你不樂意從爸爸媽媽手裡拿錢的心情我很理解，可你別把話說得這麼叫人過不去。這樣拖著你纏著你，作為我有時也覺得非常於心不忍。總覺得在打擾你，給你添麻煩。所以，要是你——」

「要是我拿錢的話？」

「那樣至少我心裡安然一些。」

「你不明白。」我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願意作為工作來同你交往，想交往就作為私人朋友交往。我可不願意在你的婚禮上被司儀介紹說什麼『這位是新娘十三歲時的職業男性乳母』。那一來，眾人必然要問職業男性乳母是怎麼回事。相比之下，我還是想被介紹為『這位是新娘十三歲時的男友』。這樣要體面得多。」

「傻氣！」雪一陣臉紅，「我不舉行什麼婚禮的。」

「那好！我正不願意出席婚禮那玩藝兒。聽什麼拿腔作調的致詞，拿什麼破磚頭一樣的蛋糕，我算深惡痛絕，純屬浪費時間。我當時也沒搞，所以這不過是打比方。總之我想說的是：朋友用金錢買不到，用經費更買不到。」

「用這個主題寫篇童話倒不錯。」

「好主意！」我笑道，「不折不扣的好主意。你也慢慢掌握談話技巧了，再提高一點完全可以和我演一場出色的相聲。」

雪聳聳肩。

「我說，」我清了清嗓子道，「和你說正經話。如果你想每天都找我玩，那就天天玩好了，工作不幹也不礙事，反正是混飯吃的掃雪工，怎麼都無所謂。但有一點需要明確：我不是拿錢才和你交往的。夏威夷是例外，那是特殊情況，讓你爸爸出了旅費，也給買了女人。但因此而開始失去你的信任。我厭惡自己，那種事情再不重複第二次，已告結束。這以後我要自行其是，不允許任何人插嘴，也不允許給錢。我和狄克·諾斯不同，和書僮忠僕也不同。我是我，不受雇於任何人。要來往就和你來往，你要和我玩，我就和你玩，你不必考慮錢的問題。」

「真的肯和我玩？」雪看著腳趾甲說。

「沒關係。我也罷、你也罷，都正在迅速淪為人世的落伍者，事到如今更沒有什麼值得顧慮的。盡情遊玩就是。」

「為什麼這麼親切？」

「不是親切。」我說，「我就是這種性格，事情一旦做開頭就不能中途撒手不管。如果你想同我玩，只管玩個徹底。你我在札幌的賓館裡相遇也是某種緣分。既然幹，就要盡興。」

雪用拖鞋前尖在地上畫出小小的圖案，如四角形漩渦。我注視著。

「我是在給你添麻煩吧？」雪問。

我想了想說：「也許。但你不必放在心上。況且歸根結底，我也是

喜歡同你相處才相處的，並非出於義務。我為什麼喜歡這樣呢——儘管年齡相差懸殊，共同語言也並不多——為什麼呢？這恐怕是因為你使我想起什麼，喚起我心中一直潛伏著的感情，就是我十三四或十四五歲時所懷有的感情。假如我十五歲，我會不由分說地戀上你。以前說過吧？」

「說過。」

「所以才這樣。」我說，「和你在一起，那種感情有時會重新回到身上。可以使我再度感受到往日雨的聲音、風的氣味，而且近在身旁。這委實不壞。不久你也將體會到那是何等的妙不可言。」

「現在也心領神會，你所講的。」

「真的？」

「我在這以前也失卻了很多東西呢。」

「心照不宣！」

她沉默了十分鐘。我又開始打量神社中男男女女的身影。

「除了你，我再沒有談得來的人。」雪說，「不騙你。所以不和你一起的時候，我幾乎跟誰也不開口。」

「狄克．諾斯如何？」

雪伸舌頭做了個鬼臉：「徹頭徹尾的傻瓜蛋，那人。」

「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那樣。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則不盡然。他那人絕對不壞，你也應該這樣看待。雖然只有一隻胳膊，卻比那幫人幹得漂亮得多，而且沒有強加於人的味道。這樣的人並不很多。當然，同你母親相比，檔次也許低一些，才能也許沒那麼多樣。然而他是在真心地為你母親著想，也可以說是愛吧。是可以信賴的人。菜又做得可口，態度又和藹。」

「那倒也許，不過是傻瓜蛋。」

我再沒說什麼。雪有雪的處境，有她自己的感情。

關於狄克的談話至此為止。接下去我們談了一會夏威夷純情的陽光、海浪、清風以及「克羅娜」。之後雪說肚子餓了，便走進附近一家小吃店，吃了水果凍糕和薄煎餅。吃罷乘地鐵去看了場電影。

這周過後，狄克．諾斯死了。

### 第三十四節

狄克．諾斯死於車禍。星期天傍晚他去箱根一條街上買東西，當抱著自選商場的購物袋出門時，被卡車軋死。是頭碰頭事故。卡車司機說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在下坡那樣視野不好的地方居然沒有減速，只能說是邪魔附體。當然，狄克方面也有些疏忽大意。他只顧往路左方向看，而未能及時確認右邊。在外國久居後初回日本時，很容易出現這種瞬間的閃失。因為神經還不習慣車輛左側通行的情況，往往左右確認顛倒。大多數情況下是有驚無險，但偶爾也會導致大禍，狄克便是如此。他被卡車撞到一旁，而被對面開來的客貨兩用車壓在車輪下，當場死亡。

聽到這一消息時，我首先想起他在馬加哈自選商場購物時的情景，想起他動作熟練地選好物品，神情認真地挑揀水果，將一包衛生巾悄悄放在小手推車上的身影。可憐！想來，他終生命途多舛——身旁士兵踩響地雷使他失去了一隻胳膊，從早到晚跟蹤熄滅雨吸了一兩口便扔開的煙頭，最後又懷抱自選商場的購物袋被卡車軋死。

他的葬禮在其太太和孩子所在的家裡舉行。雨也好、雪也好、我也好當然都沒去。

星期二下午，我用五反田還回來的「雄獅」拉著雪去箱根。雪說不能把媽媽一個人扔在家裡。

「她那人自己真的什麼也做不來。倒有一位幫忙的老婆婆，但人已上了年齡，想不那麼周全，再說晚上還得回去。不能讓她一個人的。」

「最好還是陪母親住些日子。」我說。

雪點點頭，接著啪啦啪啦翻了一會行車地圖。「噯，上次我說他說得太過分了，是吧？」

「指狄克．諾斯？」

「嗯。」

「你說他是徹頭徹尾的傻瓜蛋。」

雪把行車地圖插回車門口袋，臂肘支在車窗上，一動不動地望著前面的景緻。「現在想來，他人並不壞。待我也親切，無微不至。還教我衝浪來著，雖說只有一隻胳膊，卻比兩隻胳膊的人活得還有勁兒。對我媽媽也一片真心。」

「知道，是個不錯的人。」

「可我偏想把他說得那麼過分，當時。」

「知道。」我說，「是禁不住那樣說的，這不怪你。」

她一直目視前方，一次也沒看我。初夏的風從全開的窗口湧進來，吹得她齊刷刷的頭髮如草葉一樣搖擺。

「也真是可憐，他就是那種類型的人。」我說，「人不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值得尊敬。但往往被人當成好使好用的垃圾箱，各種各樣的人投進各種各樣的東西。因為容易投。至於為什麼則不知道。大概他天生便有這麼一種傾向吧，如你母親不做聲也要被人高看一眼一樣。」平庸這東西猶如白襯衣上的污痕，一旦染上便永遠洗不掉，無可挽回。

「不公平啊。」

「從根本上說人生本來就是不公平的。」

「可我覺得我做得太過分了。」

「對狄克？」

「嗯。」

我嘆口氣，把車靠路旁刹住，轉動鑰匙熄掉引擎。隨後把手搭在方向盤上目視她的臉。



「我認為你這種想法是無聊的。」我說，「與其後悔，莫如一開始就公平地、像樣地對待他。起碼應該做出這樣的努力。然而你沒有這樣做，所以你不具備後悔的資格，完全不具備。」

雪眯細眼睛看著我。

「也許我這說法過於尖刻。但別人且不論，對你我還是希望你擺脫這種無聊的想法。嗯，知道麼，有的東西是不能說出口來的。一旦出口，事情也就完了，再也無可收拾。你對狄克感到後悔，口裡也說後悔。但假定我是狄克，就不需要你這種廉價的後悔，更不願意你把做得過分這句話說出口來。這是禮節問題，分寸問題，你應該掌握。」

雪一言未發，臂肘貼著窗口，把指尖一動不動地按在太陽穴上，輕輕地閉起眼睛，彷彿睡了過去。只有睫毛不時地微微抖動，嘴唇略略發顫。想必在體內哭泣，無聲無淚地暗泣不止。我不由心想，自己恐怕對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期望過高了。但沒有辦法。無論對方年老年幼，也無論其自身是怎樣的人，對某種事情我都不能夠放縱姑息。無聊的我就認為無聊，無法克制的我自然無法克制。

雪許久地保持這種姿勢，紋絲未動。我伸手，輕輕摸著她的手腕。

「不要緊的，也怪不得你。」我說，「大概是我過於偏激。公平地看來，你也做得蠻好。別往心裡去。」

一道淚水順其臉頰落在膝頭，但就此止住，再沒流淚，也沒出聲。不簡單！

「我到底該怎麼辦呢？」又過了一會兒，雪開口道。

「怎麼辦也不怎麼辦，」我說，「把不能訴諸語言的東西珍藏起來即可。這是對死者的禮節。很多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會明白。該剩下的自然剩下，剩不下的自然剩不下，時間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解決不了的你再來解決。我說的過於深奧？」

「有點。」雪微微一笑。

「的確深奧。」我笑著承認，「我說的，一般人基本理解不了。因

為一般人的想法和我的還有所不同。但我認為我的最為正確。具體細細說來是這樣：人這東西說不定什麼時候死去，人的生命要比你想的遠為脆弱。所以人與人接觸的時候，應不給日後留下懊悔，應做到公平，可能的話，還應該真誠。不付出這樣努力而只會在人死後簡單哭泣後悔的人——這樣的人我不欣賞，從個人角度而言。」

雪靠在車門上久久看著我的臉。

「我覺得這好像十分難以做到。」她說。

「是很難。非常。」我說，「但值得一試。連喬治男孩那種煤氣罐一樣肥胖的傢伙都能當上歌星，努力就是一切。」

她淡淡一笑，點頭說：「你的意思我好像領會了。」

「理解力不錯。」我發動引擎。

「可你為什麼總把喬治男孩當做眼中釘呢？」雪問。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實際上心裡喜歡？」

「讓我慢慢考慮考慮。」我說。

雨的家位於一家大型不動產公司開發的別墅地帶。院門很大，門口附近有個游泳池和一間咖啡館，咖啡館旁邊是一家小型自選商店，裡邊小山一般堆著低營養食品，但狄克那樣的人拒絕在這種臨時應急性的小店裡採購。就連我對這等場所都不屑一顧。道路彎彎曲曲，盡是上坡，我引以為自豪的「雄獅」畢竟有點氣喘吁吁起來。雨的住宅坐落在一座山崗的腰部。就母女兩人往來說，地方相當之大。我停下車，提起雪的東西，登上石牆旁邊的臺階。透過坡面並立的杉樹空隙，可以俯視小田原的海面。空氣迷濛，海水閃著春日特有的暗淡的光波。

陽光明朗的寬敞客廳裡，雨手夾點燃的香煙踱來踱去。或斷或彎的煙頭從一個水晶玻璃制的大煙灰缸裡漫出，而又像被人猛猛吹了一口似的，弄得滿桌面都是煙灰。她將吸了兩口的香煙扔進煙灰缸，走到雪跟

前胡亂地撫弄著女兒的頭髮。她身穿沾有洗相藥水污痕的橙色大號運動衫，下面是一條褪色的藍牛仔褲。頭髮散亂，兩眼發紅。大概是一直沒睡而又連續吸煙的緣故。

「不得了！」雨說，「太糟了，怎麼盡發生這些糟糕事呢？」

我也說真是糟糕。她講了昨天事故的經過，她說由於事出突然，自己簡直一蹶不振，無論精神上還是體力上。

「偏巧幫忙的老太婆又說今天發燒不能來，盡趕這種時候！幹嗎偏趕這種時候發燒？真是天昏地暗。警察署又來人，狄克的太太又打電話來，我實在暈頭轉向。」

「狄克的太太怎麼說的？」我試著問。

「根本弄不清，」雨嘆口氣說，「一味兒哭，間或小聲嘟囔兩句。幾乎聽不明白。再說我在這種時候也不知該怎麼說——是吧？」

我點點頭。

「我只說盡快把他在這裡的東西送過去。但她光是哭個沒完，沒有辦法。」

說罷，她深深喟嘆一聲，靠在沙發上。

「不喝點什麼？」我問。

她說可以的話想喝點熱咖啡。

我先把煙灰缸收拾好，拿抹布擦去桌面上散落的煙灰，撤下沾有可可殘渣的杯子。然後三下兩下拾掇廚房，燒開水，沖了杯濃濃的咖啡。狄克為了勞作方便，把廚房整理得井井有條，但他死後不到一天時間，便現出崩潰的勢頭：水槽裡亂七八糟地扔滿餐具，白糖罐的蓋子打開沒蓋，不銹鋼計量器上粘了一層可可粉。菜刀切完乾奶酪或其他什麼東西就勢躺在那裡。

我湧出一股憐惜之情。想必他在這裡全力構築了他所中意的秩序，

然而相隔一天便一下子土崩瓦解，面目全非。人這東西往往在最能體現自己個性的場所留下影子，就狄克來說，那場所便是廚房。而且他好歹留下的依稀之影，也將很快蕩然無存。

可憐！

此外我想不起任何詞語。

我端去咖啡，雨和雪馬上相偎似的並坐在沙發上。雨眼睛潮潤，黯然無神，把頭搭在雪的肩頭。她似乎由於某種藥物的作用而顯得萎靡不振；雪則面無表情，但看上去並未對處於虛脫狀態的母親偎依自己而感到不快或不安。我心中思忖，這真是對不可思議的母女。每當兩人湊在一起，便生出一種奇妙的氣氛——既不同於雨單獨之時，又有別於雪隻身之際，似乎很難令人接近。那究竟是怎樣一種氣氛呢？

雨雙手捧起咖啡杯，不勝珍惜似的慢慢呷了一口，並說「好香」。喝罷咖啡，雨多少鎮定下來，眼睛也恢復了些許光澤。

「你喝點什麼？」我問雪。

雪愣愣地搖頭。

「一些事情都處理完了？事務上、法律上的瑣碎手續之類？」我向雨問道。

「呃，已經完了。事故的具體處理也沒什麼特別麻煩的，畢竟是極為普通的交通事故，警察只是前來通知一聲。我請那警察同狄克的太太聯繫，由她一手辦理具體手續。因為無論法律上還是事務上我都同狄克毫無關係。後來她給這裡打來電話，光是哭，幾乎什麼都沒說，也沒有抱怨，什麼都沒有。」

我點點頭。極為普通的交通事故。

三個星期過後，眼前這女人恐怕就將狄克忘得一乾二淨——容易健忘的女人，容易被健忘的男子。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麼？」我問雨。

雨掃了我一眼，隨即目光落在地板上，視線空洞而淡漠。她在沉思，而她沉思起來很花時間。眼神遲滯，不久又恢復了幾分生氣，彷彿搖搖晃晃往前走了很遠，又突然想起什麼重新折回。「狄克的行李，」她自言自語似的說，「就是我對他太太說要送過去的東西。剛才對你也說了吧？」

「嗯，聽到了。」

「昨天我已整理出來。有稿件、打火機、書和衣服，全都塞到他旅行箱裡去了。不很多，他那人不怎麼帶東西，只是一個中號旅行箱。麻煩你送到他家去好嗎？」

「好的，這就送去。住什麼地方？」

「豪德寺。」她說，「具體的不清楚，能查一查？估計寫在旅行箱的什麼地方。」

旅行箱放在二樓走廊盡頭處的房間，姓名標籤上工工整整地寫著狄克·諾斯及其在豪德寺的門牌號碼。雪把我領到這裡。房間如閣樓，又窄又長，但氣氛不壞。雪告訴我，以前有住宿用人的時候，用的便是這個房間。狄克把裡邊收拾得井然有序，一張不大的寫字檯上有五支鉛筆，每支都削得細細尖尖，同一塊橡皮擺在一起，儼然靜物畫。牆上的掛曆寫有很小很密的字。雪倚著門，默默地四下打量。空氣沉寂得很，除鳥鳴別無他響。我想起馬加哈的小別墅，那裡也是這麼靜，而且也只聞鳥鳴。

我把旅行箱抱下樓。裡面可能裝了很多原稿和書，比看起來重得多。這重量使我聯想到狄克之死的沉重。

「這就送去。」我對雨說，「這類事還是越快越好。其他還有什麼要我幹的？」

雨迷惘地看著雪的臉，雪聳聳肩。

「食品快沒有了。」雨低聲說，「他出去買，結果落得這樣。所以——」

「那好，我適當買些回來。」

我查看了冰箱的存貨，把需要買的記在紙上。然後去下面街市，在狄克出門喪命的那家自選商場採購了一些，估計可供四五天之用。我將買來的食品逐一用包裝紙包好，放進冰箱。

雨向我致謝，我說是小事一樁。實際上也是小事一樁，無非把狄克未竟之事接過做完而已。

兩人送我到石牆外，同在馬加哈時一樣。但這次誰也沒有招手。朝我招手是狄克的任務。兩個女子並站在石牆外面，幾乎凝然不動地朝下看著我，這光景很有點神話味道。我把灰色的塑料旅行箱放進「雄獅」後座，鑽進駕駛席。她倆兀自站在那裡，直到我拐彎不見。夕陽垂垂西沉，西方的海面開始染上橙色。不知那兩人將怎樣度過即將來臨的夜晚。

繼而，我想起在火奴魯魯商業區那昏暗的奇妙房間裡看見的那具獨臂白骨，恐怕到底還是狄克，我想。估計那裡是死的集中之地，六具白骨——六個死人。其餘五個死人是誰的呢？一個大概是老鼠——我死去的朋友。一個是咪咪。還剩三個。

還剩三個。

可為什麼喜喜把我引往那種場所呢？為什麼喜喜提示給我六個死人呢？

我下到小田原，進入東名高速公路，然後從三軒茶屋駛下首都高速公路，看著行車地圖在世田谷七彎八拐的路上轉悠了好一陣子，終於找到狄克家門前，房子本身是極其普通的商品房，可以說無任何獨特之處，兩層樓，佈局緊湊，無論門窗還是信箱和門燈，都顯得小裡小氣。門旁有間狗屋，一隻連著鎖鍊的雜種狗惴惴然來回兜圈子。房裡亮著燈，可以聽到人聲，狹窄的門口整齊擺著五六雙黑皮鞋，以及吃完待取的訂飯的飯盒。狄克遺體停在這裡，裡邊正在守夜。至少他死後還有個歸宿，我想。

我把旅行箱從車中拖出，搬到門口。一按門鈴，出來一位中年男

子，我說別人托我把這箱子送來，而後做出其他概不知曉的樣子。男子看了看箱上的名簽，似馬上明白過來。

「實在感謝！」他鄭重地道謝。

我帶著疑惑不解的心情返回澀谷住處。

還剩三個！

狄克之死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我一個人在房間裡邊喝酒邊思索。我覺得他猝然的死似乎不具有任何意味。對於我這益智分合圖上出現的幾處空白，那幾個斷片根本不符，橫豎都格格不入。恐怕二者屬於不同範疇。不過我又隱約覺得，縱使他的死本身沒有任何意味，也將給事態的發展帶來某種巨大變化，並且是朝不甚理想的方向。原因我不清楚，只是有這種直感。狄克本質上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連接著什麼，但現已消失。變化篤定會有，而事態恐怕將變得比過去更為嚴峻。

例如？

例如——我不大喜歡雪同雨在一起時那呆呆的眼神，也不喜歡雨同雪在一起那黯然無神的目光。我覺得那裡邊含有不吉祥的東西。我喜歡雪，是個聰慧的孩子，雖然有時固執得很，但天性耿直。對雨我也懷有近乎好意的情感。同她單獨相談時，她仍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才華橫溢，胸無城府，有的地方甚至比雪還遠為幼稚。問題是母女兩人在一起——這種搭配委實弄得我疲憊不堪。牧村拓說其才華由於同這兩人生活而消耗一空，對此現在我很可以理解。

噢——由此將產生直接衝擊。

在此之前，她倆之間有狄克，現已不復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兩人將短兵相接。

例如——例如上面那樣。

我給由美吉打了幾次電話，同五反田見了幾次面。由美吉的態度雖說總體上依然那麼冷淡，但從口氣聽來，似乎對我的電話多少有了興

緻，至少沒怎麼表現出不耐煩。她說她每週去兩次游泳學校，一次不少；休息的日子時常同男友約會，上星期天還一同開車去什麼湖邊兜風來著。

「不過，和他之間沒有什麼，我們只是朋友。高中同班，他也在札幌工作，別的談不上。」

我告訴她不必那麼介意。實際上也沒什麼要緊，我耿耿於懷的只是游泳學校。至於她同男友去湖邊也罷爬山也罷，我並不感興趣。

「但我覺得還是跟你說清楚好，」由美吉說，「因為我不願意有所隱瞞。」

「完全不必介意。」我重複道，「我準備再去札幌同你當面談一次，若說問題也只有這個。至於約會，你隨便同誰約會都可以的，這同你我之間的事毫不相干。我始終在考慮你，如上次說過的那樣，我們之間有某種相通之處。」

「比如？」

「比如賓館，」我說，「那裡既是你的場所，又是我的場所。對我們兩人都可以說是特別場所。」

「噢——」她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既不肯定又不否定。

「同你分手後，我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境況，但從根本上說我一直在考慮你。時常想同你見面，可惜動身不得，很多事沒處理完。」

我這解釋儘管充滿誠意，但缺乏邏輯性——這也倒是我之所以為我之處。

接下去是中等長度的沉默。感覺上是從中立多少向積極方向傾斜的沉默，但最終不過是普遍的沉默。或許我考慮事物時帶有過分的好意。

「作業可有進展？」她問。



「我想是有的，多半是有的，但願是有的。」我回答。

「明春之前能處理完就好了。」

「誠如所言。」

五反田顯得有點疲倦。一來工作日程排得很滿，二來又要見縫插針地同已離異的太太幽會，且要設法避人耳目。

「總不能長此以往，這點毋庸置疑。」五反田深而又深地嘆了口氣，「我本來就過不慣這種投機式生活。總的說來，我還是適合家常生活。所以每天都搞得筋疲力盡，神經像繃得很緊很緊。」

他像拉鬆緊帶那樣把兩手左右一攤。

「應該和她去夏威夷休假。」我說。

「可能的話，」他有氣無力地微微笑道，「能去該有多好！什麼也不思不想，兩個人在海灘上滾上幾天。五天就行，不，不多指望，三天就可以，有三天就能把疲勞抖掉。」

這天晚上，我同他一起去他麻布的寓所，坐在時髦沙發上邊喝酒邊看他主演的電視廣告專輯的錄影，是有關胃藥的廣告，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畫面是某辦公樓電梯。電梯全方位開放，無門無壁無間隔，四架並列，以相當快的速度上上下下。五反田身穿深色西裝，懷抱公文包乘上電梯，十足一副高級職員風度。他輕快地在電梯間跳來蹦去；發現那邊電梯上有上司站立，當即過去商量工作；這邊電梯上有漂亮的女職員，便上去同其約定何時幽會；對面電梯上有工作沒完，又飛快地過去處理完畢。也有時對面兩架電梯上電話鈴同時響起。在高速上下穿梭的電梯間飛步跳躍決非易事。五反田臉上不動聲色，而又顯得十分吃力。

其間解說詞是這樣的：「每天疲勞不堪，胃裡積勞成疾，溫情的腸胃妙藥，獻給百忙中的你——」

我笑道：「有趣，這玩藝兒。」

「我也覺得有趣。當然，廣告本身是無聊至極，那東西從根本上全

是渣滓。不過拍攝得十分出色。說來可憐，質量比我主演的大部分影片都要高級。拍廣告其實花錢不少，佈景啦特技攝影啦等等。廣告部那些傢伙在這些細小地方可捨得花錢咧。構思也蠻有意思。」

「而且暗示出你眼下的處境。」

「說得好，」他笑了笑，「誠哉斯言。的確惟妙惟肖。見縫插針，無孔不入，由此處跳到彼處，又從彼處跳回。勞心費神，全力以赴，胃裡積勞成疾。而藥卻於事無補，我拿過一打來試，結果毫無效用。」

「動作確實無與倫比。」說著，我用遙控器把這廣告錄影倒回重放一遍。「很有些巴斯塔式的幽默意味。想不到你對這種味道的演技倒一拍即合。」

五反田嘴角浮起一絲笑意，點頭道：「恐怕是的，我喜歡喜劇，有興趣，也自信演得好。一想到我這樣直率型的演員能夠巧妙傳遞出由直率產生出來的幽默之感，便覺甚是開心。我力圖在這勾心鬥角蠅營狗苟的世界上直率地生存下去。但這生存方式本身就似乎是一種滑稽。我說的你可理解？」

「理解。」我說。

「用不著去故意表現滑稽，只消做些日常性舉止即可——僅此便足以令人好笑。對這種演技我很有興緻，當今日本還真沒有這種類型的演員。喜劇這東西，一般人都演得過火，而我的主張則相反：什麼也不用演。」他啄口酒眼望天花板，「但誰也不把這種角色派到我頭上，那幫小子想像力枯竭到了極點。派到我事務所裡的角色，沒完沒了地全是醫生、教師、律師，千篇一律。煩透了！想拒絕又不容我拒絕，胃裡積勞成疾。」

由於這個廣告反應良好，便又拍了幾個續篇，套數都是一樣。儀表堂堂的五反田一身筆挺西裝，在即將遲到的一瞬間飛步跨上電氣列車、公共汽車或飛機。也有時腋下夾著文件，或附身於高樓大廈的牆壁，或手抓繩索從這一房間移至另一房間，無不拍得令人歎為觀止，尤其那不動聲色的表情更為一絕。

「一開始導演叫我做出筋疲力盡的表情，裝出累得要死要活的架

勢，我說不幹。爭辯說不應該那樣，而要不動聲色，也只有這樣才有意思。那幫愚頑的傢伙當然不肯相信。我沒有讓步。又不是我樂意拍什麼廣告，為了錢沒辦法罷了。而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東西可以成為有趣的小品，所以硬是堅持到底。結果便拍了兩種給大家看。不用說，是按我主張拍的那種大受歡迎，取得了成功。不料功勞全部被導演竊為己有，據說獲得了一個什麼獎。這也無所謂，我不過是個演員，誰怎麼評價與我無關。不過，我卻看不慣那幫傢伙完全心安理得目中無人的威風派頭。打賭好了，那批混帳至今還深信那部廣告片的構思從頭至尾是從他們腦袋裡生出來的。就是這樣一群傢伙。越是想像力貧瘠的傢伙，心理上越是善於自我美化。至於我，在他們眼裡不過是個剛愎自用的漂亮大蘿蔔而已。」

「不是我奉承，我覺得你身上確實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東西。」我說，「坦率說來，在同你這樣實際接觸交談之前，我並沒有感覺出這點。你演的電影倒看了好幾部，程度固然不同，但老實說哪一部都不值一提，甚至對你本人都產生了這種感覺。」

五反田關掉錄影機，新調了酒，放上保羅·埃文斯的唱片，折回沙發呷了口酒。這一系列動作顯得那麼優雅灑脫。

「說得不錯，一點不錯。我也知道，那種無聊影片演多了，自己都漸漸變得庸俗無聊，變得猥瑣不堪。但是——剛才我也說過——我是沒有選擇自由的，什麼也選擇不了。就連自己領帶的花紋都幾乎不容選擇。那些自作聰明的蠢貨和自以為情趣高雅的俗物隨心所欲地對我指手畫腳——什麼那邊去，什麼這兒來，什麼坐那輛車，什麼跟這個女人睡——無聊電影般的無聊人生，而且永不休止綿綿不斷，又臭又長。什麼時候才算到頭呢，自己都心中無數。已經三十四歲了，再過一個月就三十五歲！」

「下決心拋開一切，從零開始就可以吧？你完全可以從零開始。離開事務所，做自己喜歡的事，把債款一點點還上。」

「不錯，這點我也再三考慮過。而且要是我獨身一人，也肯定早已這麼做了。從零開始，去一個劇團演自己喜歡的戲劇，這我並不在乎，錢也總有辦法可想。問題是，我如果成為零，她必然拋棄我。她就是這樣的女人，只能在那個天地呼吸。而和成為零的我在一起，勢必一下子呼吸困難。好也罷壞也罷，反正她就是那種體質。她生存在所謂明星世

界裡，習慣在這種氣壓下呼吸，自然也向對方要求同樣的氣壓。而我又愛她，離不開她。就是這點最傷腦筋。」

進退維谷。

「走投無路啊！」五反田笑著說，「談點別的好了，這東西談到天亮也找不到出路。」

我們談起喜喜。他想知道喜喜和我的關係。

「原本是喜喜把我們拉到一起來的，可是想起來，好像幾乎沒從你口裡聽說過她。」五反田說，「屬於難以啟齒那類事不成？若是那樣，不說倒也不勉強。」

「哪裡，沒什麼難以啟齒的。」我說。

我談起同喜喜的相見。是一個偶然機會使得我們相識並開始共同生活的。她從此走進了我的人生，恰如某種氣體自然而然地悄悄進入某處空間。

「事情發生得非常自然，」我說，「很難表達明白，總之一切都水到渠成，所以當時沒怎麼覺得奇怪。但事後想來，就覺得很多事情不夠現實，缺乏邏輯性。訴諸語言又有些滑稽，真的。這麼著，我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

我喝口酒，搖晃著杯中晶瑩的冰塊。

「那時她當耳朵模特來著。我看過她耳朵的照片，對她發生了興趣。怎麼說呢，那耳朵真夠得上十全十美。當時我的工作就是用那張耳朵照片做廣告，要把照片複製出來。什麼廣告來著？記不得了。反正照片送到了我手頭上。那照片——喜喜耳朵的照片放大得十分之大，連茸毛都歷歷可數。我把它貼在辦公室牆上，每天看個沒完。起始是為了獲取製作廣告的靈感，看著看著便看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廣告做完後，我仍然繼續看。那耳朵的確妙不可言。真想給你看看，一定得親自目睹才好，嘴是怎麼說也說不明白的。那是其存在本身更有意義的、完美至極的耳朵。」

「如此說來，你好像說過一次喜喜的耳朵。」五反田道。

「嗯，是的。於是我無論如何都想見那耳朵的持有者。覺得假如見不到她，我這人生便再也無法前進一步。為什麼我不知道，總之有這種感覺。我就給喜喜打電話，她見了我。並且第一次見面她便給我看了私人耳朵。是私人的，而不是商用的耳朵。那耳朵比照片上的還漂亮，漂亮得令人難以置信。她為商業目的出示耳朵時——就是當模特時——有意識地將耳封閉起來，所以作為私人性質的耳朵，與前者截然不同。明白麼，她一向我亮出耳朵，周圍空間便一下子發生了變化，甚至整個世界都為之一變。這麼說聽起來也許十分荒唐無稽，但此外別無表達方式。」

五反田沉思片刻。「封閉耳朵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把耳朵同意識分離開來，簡而言之。」

「噢——」

「拔掉耳朵的插頭。」

「噢——」

「聽似荒唐卻是真。」

「相信，你說的我當然相信。我只是想理解得透徹一些，並非以為荒唐。」

我靠在沙發上，望著牆上的畫。

「而且她的耳朵有一種特殊功能，可以把什麼分辨開來，將人引到應去的場所。」

五反田又想了一會兒。「那麼，」他說，「當時喜喜把你引到什麼地方了呢？領到應去的場所了？」

我點點頭，沒再就此展開。一來說起來話長，二來也不大想說。五反田也沒再問。

「就是現在她也還是想把我引往某個地方。」我說，「這點我覺得很清楚，幾個月來一直有這種感覺。於是我抓住這條線索，一點點地。線很細，好幾次差點中斷，終於挪到了這個地步。在此過程中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人，你是其中一個，而且是核心人物中的一個。但我仍然沒有領會她的意圖，中途已有兩人死去，一個是咪咪，另一個是獨臂詩人。有動向，但去向不明。」

杯裡的冰塊已經融化，五反田從廚房裡拿出一個裝滿冰的小桶，調了兩杯新威士忌，手勢依然優雅。他把冰塊投入杯中發出的清脆響聲，聽起來十分舒坦。簡直和電影畫面一般。

「我也同樣走投無路。」我說，「彼此彼此。」

「不不，你和我不同。」五反田說，「我愛著一個女人，而這愛情根本沒有出路。但你不是這樣，你至少有什麼引路，儘管眼下有些迷惘，同我這種難以自拔的感情迷途相比，你不知強似多少倍，而且希望在前，起碼有可能尋到出口。我卻完全沒有。二者存在決定性的差異。」

我說或許如此。「總之我現在能做到的，無非是想方設法抓住喜喜這條線，此外眼下沒別的可做。她企圖向我傳遞某種信號或信息，我則側耳諦聽。」

「喂，你看如何，」五反田說，「喜喜是否有被害的可能性呢？」

「像咪咪那樣？」

「嗯，她消失得過於突然。聽到咪咪被殺時，我立刻想到了喜喜，擔心她也落得同樣結果。我不願意把這話說出口，所以一直沒提。但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吧？」

我默不作聲。我遇到了她，在火奴魯魯商業區，在暮色蒼茫的黃昏時分，我確實遇到了她，雪也曉得此事。

「我只是講可能性，沒其他意思。」五反田說。

「可能性當然是有。不過她仍在向我傳遞信息，我感覺得真真切切。她在所有意義上都不同一般。」

五反田久久地抱臂沉吟，儼然累得睡了過去。實際上當然沒睡，手指時而組合時而分離。其他部位則紋絲不動。夜色不知從何處悄悄潛入室內，如羊水一般將他勻稱的身體整個包攏起來。

我晃動杯裡的冰塊，啜了口酒。

此刻，我驀地感到房間裡有第三者存在，似乎除我和五反田外房間裡還有一個人。我明顯地感覺出了其體溫其呼吸及其隱隱約約的氣味，猶如某種動物所引起的空氣的紊亂。動物！這種氣息使我脊背掠過一道痙攣。我趕緊環顧房間，當然一無所見。有的只不過是氣息而已，一種陌生之物潛入空間之中的硬質氣息，但肉眼什麼也看不見。房間只有我，和靜靜閉目沉思的五反田。我深深吸口氣側耳細聽——是什麼動物呢？但是不行，什麼也聽不出來。那動物恐怕也屏息斂氣地蜷縮在什麼角落裡。稍頃，氣息消失，動物遁去。

我放鬆身體，又喝了口酒。

兩三分鐘後，五反田睜開眼睛，朝人漾出可人的微笑。

「對不起，今晚好像夠沉悶乏味的。」他說。

「大概因為我們兩個本質上屬於沉悶乏味的人吧。」我笑道。

五反田也笑了，沒再開口。

兩人大約聽了一個小時音樂，酒醒後我便開「雄獅」返回住處，上床我還不由想道：那動物到底是什麼呢？

### 第三十五節

五月末，我偶然——大概是偶然吧——遇到了文學，就是咪咪案件盤問我的那兩名刑警中的一個。我在澀谷的東急商店買完熨斗，剛要出門，偏巧同他走個碰頭。這天熱得幾乎同夏日無異，而他依然裹著厚厚的粗呢上衣，且滿臉理所當然的神氣。或許警官這等人物對氣溫有獨特的感覺。他也和我一樣手提東急商店的購物袋。我佯裝未見，剛想抽身走過，文學卻不失時機搭腔了。

「喂喂，怕是太冷淡了吧？」文學半開玩笑地說，「又不是素不相識，怎麼好視而不見地走過去呢？」

「忙啊。」我簡單地說。

「荷。」文學看來根本不相信我居然會忙。

「準備著手工作，有很多事要幹。」

「那怕是的。」他說，「不過一點點時間總可以吧？十分鐘。怎麼樣，不一塊兒喝點什麼？很想和你聊一次，聊工作以外的。真的十分鐘就行。」

我隨他走進入多嘈雜的飲食店。何以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因為我本來可以拒絕，可以逕自回去。但我沒有那樣，而是隨他進店內喝起咖啡。周圍盡是年輕情侶，或三五成群的學生。咖啡味道極差，空氣也相當惡劣。文學掏出香煙吸起來。

「很想戒煙，」他說，「可是只要幹這行當，就沒辦法戒掉，絕對。不想吸也得吸，費腦筋嘛！」

我默然。

「費腦筋，討人嫌。幹上幾年刑警，也的確讓人討厭。眼神退化，皮膚都變得髒乎乎的。也不知什麼緣故，反正就是髒。臉面看上去也比



實際年齡老得多。連講話方式都怪裡怪氣。總之好事不沾邊。」

他往咖啡裡放了三調羹白糖，又加牛奶認真攪拌一番，津津有味地細細呷了一口。

我看看錶。

「啊，對了，時間，」文學說，「還有五分鐘吧？放心，不會佔用你多少時間。就是那個被害女孩子的事，那個叫咪咪的女孩子。」

「咪咪？」我反問。我哪裡會輕易上鉤。

他咧了咧嘴角笑道：「嗯，是的，那孩子叫咪咪。名字搞清了，當然不是真名，是所謂源氏名，到底是妓女，我的眼力不錯，不是一般女子。乍看怎麼看都是一般女子，其實不然。近來很難辨別。以前容易，一眼就知是妓女還是不是，根據衣著、化妝和相貌等等。這兩年不靈。看上去一身清白的女孩兒也當妓女，或為了鈔票，或出於好奇。這很不地道，何況有危險，是吧？往往要跟素不相識的男子相會，關在密室之中。世上什麼樣的傢伙都有，有變態的，有神經的，千萬馬虎不得。你不這樣認為？」

源氏名，妓女除本名以外取的名字。

我只好點頭。

「但年輕女孩子渾然不覺。她們以為世上所有的幸運全都朝自己微笑。這也情有可原，到底年輕嘛。年輕時以為一切都會稱心如意，到恍然大悟時卻悔之晚矣，已經被長統襪纏在脖子上了，可憐！」

「那麼說犯人有下落了？」我問。

文學搖搖頭，皺起雙眉：「遺憾，還沒有。一系列具體事實已經查清，只是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因正在調查之中。例如：她的名字叫咪咪，是職業妓女。本名——噢，也用不著本名，這不是大問題。老家在熊本，父親是公務員。雖說市不大，畢竟擔任的是副市長一類的角色。是正正經經的家庭，經濟上沒有問題。甚至給她寄錢，而且數目不算小。母親每月來京一兩次，給她買衣服什麼的。她跟家裡人似乎講的是

在時裝行業做工。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姐姐已經跟一名醫生結婚，弟弟在九州大學法學部讀書。美滿家庭！何苦當什麼妓女呢？家裡人都很受打擊。當妓女的事丟人，沒有對她家人講，但在賓館被男人勒死也夠叫人受不了的。是吧？原本那麼風平浪靜的家庭。」

我不做聲，任憑他滔滔不絕。

「她所屬的應召女郎組織，也給我們查出來了。費了不少周折，總算摸到了門口。你猜我們怎麼幹的？我們在市內高級賓館的大廳裡撒下網，把兩三個妓女模樣的人拉到警察署，把你看過的照片拿給她們看，緊緊追問不放。結果一個吐口了，並非人人都像你那樣堅韌不拔。再說對方身上也有不是，於是我們搞清了她所屬的組織。是高級色情組織，會員制，價碼高得驚人。你我之輩只能望洋興歎，根本招架不住，不是嗎？幹一次你能掏得出七萬元？我可是囊中羞澀，開不得的玩笑！與其那樣，還不如跟老婆幹去，留錢給孩子買輛新自行車。噢，瞧我向你哭起窮來了。」他笑著看我的臉，「而且，就算能掏得出七萬，我這樣的人家也絕對不接待。要調查身分的，徹底調查，安全第一嘛，不可靠的客人一概不要。刑警之類的，別指望會被吸收為會員。也不是說警察一律不行，再往上的當然可以，最上頭的。因為關鍵時刻會助一臂之力。不行的只是我這樣的小嘍囉。」

他喝乾咖啡，叼上煙，用打火機點燃。

「這樣，我們向上頭申請強行搜查那俱樂部，三天後獲准批下。不料當我們拿著搜查批准書跨進俱樂部時，事務所裡早已什麼都沒有，成了地地道道的空殼，一空如洗。走漏了風聲。你猜是從哪裡走漏的？哪裡？」

我說不知道。

「當然是警察內部。上頭有人不清不白，把消息走漏出去。證據固然沒有，但我們現場人員心裡明明白白，知道從哪裡走漏的。肯定有人通知警察要來搜查，趕快撤離。這是可恥可鄙的事，萬不該有的事。俱樂部方面也己習以為常，轉眼間就全部撤離，一個小時便逃得無影無蹤，接著另租一處事務所，買幾部電話，開始做同樣的買賣。簡單得很，只要有顧客名單，手中掌握像樣的女孩兒，在哪裡都買賣照做。我們又無法追查，晚了一步，線索斷得一乾二淨。假如知道她接的是什麼

客人，還能有些進展。眼下是一籌莫展。」

「不明白啊。」我說。

「什麼地方不明白？」

「假如像你說的那樣是採用會員制的高級應召女郎俱樂部，那麼客人為什麼會殺害她呢？那樣豈不馬上露了馬腳？」

「言之有理。」文學說，「所以殺害她的那個人不是顧客名單上的。或是她個人的戀人，或是不通過俱樂部而想私吞手續費那類，搞不清。她的住處也搜過了，沒發現任何蛛絲馬跡。毫無辦法。」

「不是我殺的。」我說。

「這個知道，當然不是你。」文學說，「所以不是說過了麼：知道不是你殺的。你不是殺人那種類型，這一眼就看得出。所謂不殺人那種類型，是真的不至於殺人的。但你知道什麼，這點憑直覺看得出來，我們畢竟是老手。所以想請你告訴我，好麼？別無他求，告訴即可，不會再刨根問底說三道四，保證，真的保證。」

我說什麼也不知道。

「罷了罷了，」文學說，「完啦，怕是完啦！說實在的，上頭對破案也不大積極。不過一個娼妓在賓館被殺罷了，用不著大驚小怪——對他們來說。甚至認為妓女那種人被殺了才更好。上頭那幫人幾乎沒看過什麼屍體，根本想像不出一個漂亮女孩兒被赤裸裸勒死是怎樣一種情景，想像不到那是何等可憐淒慘。另外，這家色情俱樂部不僅同警方眉來眼去，同政治家也藕斷絲連。冥冥之中不時有金徽章突然一閃。警方這東西對那種閃光敏感得很。只消稍微一閃，他們就即刻像烏龜似的縮回脖子不動，尤其是上頭的人。由於這些情況，咪咪看來是白白被人斷送了一條性命，可憐！」

女侍撤下文學的咖啡杯。我只喝了一半。

「我嘛，不知為什麼，對咪咪那個女孩子有一種親近感。」文學說，「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促成的，從在賓館床上看到那孩子被赤

裸裸勒死時起，我就下決心，非把這個兇手捉拿歸案不可。當然，這類屍體我們看得多了，也看得膩了，現在再看也不會覺得怎麼樣。什麼樣的都看過，支離破碎的，焦頭爛額的。但獨有那個屍體特別，漂亮得出奇。早晨的陽光從窗口射進來，她凍僵似的躺在那裡。睜著眼睛，舌頭在嘴裡拳曲著，脖頸上套著長統襪，像打領帶那樣套著。兩腳分開，小便失禁。我一看到就產生了一種感覺：這女孩兒是在向我尋求解決，在我解決之前，她將一直保持那種奇妙的姿勢僵凍在清晨的空間裡。是的，現在還在那裡僵凍著。只要不把兇手逮住了結案件，那孩子就不會放鬆身子。我這感覺奇特不成？」

我說不知道。

「你好久不在，去旅行了吧？曬得挺厲害的。」刑警說道。

我說去夏威夷出差來著。

「不錯啊，真叫人羨慕！我也想改行去觀賞風光。從早到晚盡看死屍，自己都變得死氣沉沉了。哦，可看過死屍？」

我說沒有。

他搖頭覷一眼手錶：「對不起對不起，時間過得真快。不過，俗話說碰袖之交也是前世因緣嘛，別再計較啦！我偶爾也想找人聊聊個人心裡話。對了，買的什麼，在東急商店？」

我說熨斗。

「我的是捅排水管用的，家裡的水槽好像有點堵塞。」

他付了飲食店的賬錢。我堅持付自己那份，他再三推辭不要。

「這有什麼呢，我拉你來的。再說不過是喝杯咖啡的錢，不必介意的吧！」

走出飲食店，我突然想起，問他這種妓女被害案是否常有。

「這個嘛，總的說起來還算是常見案。」說著，他目光略略一閃，

「既非每天都有，也不是年中年尾各有一次。對妓女被害案有什麼興趣？」

我說談不上興趣，順便問一下罷了。

我們告別分開。

他走後，我胃中還存有不快之感，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未消除。

## 第三十六節

如長空緩緩流動的雲，五月從窗外逝去了。

我不幹工作已經有兩個半月了。工作方面的電話較之過去一段時間減少了許多。我這一存在勢必被世人逐漸淡忘。銀行戶頭上當然也就不再有進賬，好在還有足夠的餘額，而我的生活又花錢不多。飯自己做，衣物自己洗，沒什麼特別要買的東西。加之無債，對衣著和車子也不怎麼講究。所以時下還用不著為錢傷腦筋。我用計算器把一個月的生活費大致算出，從存款餘額中扣除，得知尚可維持五個月。那就先過五個月好了，我想。縱使山窮水盡，屆時再作打算也不為遲。更何況桌面上還有牧村拓給的三十萬元支票，硬是擺在那裡沒動。暫且無餓死之虞。

我注意不打亂生活步調，同時靜等某種事態的發生。每週去幾次游泳池，一直游到累得不能再游，然後買東西精心調理飯菜，晚間則邊聽音樂邊看從圖書館借來的書。

我在圖書館逐頁翻看報紙的縮印本，詳細查閱了最近幾個月發生的殺人案件，當然只限於女性，從這個角度看來，世界上被殺的女性相當不在少數，有被捅死的，有被打死的，有被勒死的。但任何一個被害女性都不像是喜喜。起碼尚未發現她的屍體。當然，有好幾種方法可以不讓人發現屍體，將其縛以重石沉入海底或運到山中埋上均可，如我掩埋「沙丁魚」一樣。那樣誰也不會發現。

也可能死於事故，像狄克那樣在街上被車軋死也是可能的。於是我又查閱了事故——死於事故的女性。世上果然有很多事故，有很多女性在事故中喪生。有的死於車禍，有的死於火災，有的死於煤氣中毒。但這些遇難者中亦未發現同喜喜相似的女性。

莫非自殺？或心臟病發作而猝然死去？這類死是不登報的。各種各樣的死充斥於世，報紙不可能一一詳加報導。莫如說被報導的死倒是例外。絕大多數人則默默無聞地死去。

所以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喜喜或許死於他人之手，或許死於某起事故，或許死於心臟病發作，或許自殺。

沒有任何確鑿證據。既無死的證據，又無生的證據。

興之所至，我便給雪打個電話去。我問可好，她答說湊合。她說話語氣總是那樣漫不經心，含糊其詞，猶如焦距不對的鏡頭。對此我不甚中意。

「沒有什麼的，」她說，「不好也不壞——普普通通，活得普普通通。」

「你媽媽呢？」

「——愣愣地發呆，不大做事，整天坐在椅子上發呆，失魂落魄的。」

「有什麼要我幫忙的？比如買菜？」

「不用了，老婆婆可以買，也有時讓商店送來。我們兩人光是對著發呆。跟你說——在這裡好像時間都停止了。時間還照樣在動？」

「一如往常，很遺憾。時間不捨晝夜。過去增多，未來減少；希望減少，悔恨增多。」

雪沉吟良久。

「聲音好像沒精神，嗯？」我說。

「是嗎？」

「是嗎？」我重複道。

「什麼喲，瞧你！」

「什麼喲，瞧你！」

「別鸚鵡學舌！」

「不是學舌，是你本人心靈的回聲。為了證明通訊的缺欠，比昂·波爾古氣勢洶洶地捲土重來，一路摧枯拉朽！」

「還是那麼神經，」雪訝然道，「和小孩子有什麼兩樣！」

「兩樣，不一樣。我這種是以深刻的內省和實證精神為堅實基礎的，是作為暗喻的回聲，是作為信息的遊戲。同小孩子單純的鸚鵡學舌有著本質區別。」

「哼，傻氣！」

「哼，傻氣！」

「算了！夠了，已經。」

「算了。」我說，「言歸正傳，聲音好像沒精神，嗯？」

她嘆了口氣：「嗯，或許。」她說，「和媽媽在一起——無論如何都受媽媽情緒的影響。因為她是個強人，在這個意義上。有影響力，肯定。她那人，壓根兒不考慮周圍人會怎麼樣，心目中惟有自己，而這種人是強有力的。明白嗎？所以我才被她拖著走，不知不覺之間。她若是藍色，我也是藍色的。她有精神時我也在她的觸發下恢復生機。」

傳來用打火機點煙的聲響。

「偶爾出來和我玩玩會好一些吧？」我問。

「有可能。」

「明天去接？」

「嗯，好的。」雪說，「和你這麼交談幾句，好像有點精神了。」

「那好！」我說。



「那好！」雪開始鸚鵡學舌。

「算了！」

「算了！」

「明天見。」說罷，沒等她模仿我便掛斷電話。

雨的確無精打采。她坐在沙發上，姿勢優美地架著腿，空漠而呆滯的目光落在膝頭攤開的攝影雜誌上，渾如一幅印象派繪畫。窗口開著，但由於無風，窗簾和雜誌紙頁均靜止不動。我走進時，她略略揚起臉，遞出一縷虛弱無力的微笑，淡淡的，如空氣的一顫。繼而將纖細的手指抬起約五厘米，指示我坐在對面椅子上。幫忙的女傭端來咖啡。

「東西已經送到狄克家去了。」我說。

「見到她太太了？」

「沒有，交給來門口的人了。」

雨點點頭：「謝謝，謝謝了。」

「不用謝，一件小事。」

她閉目合眼，雙手在臉前合攏。然後睜開眼睛環視室內。室內只有我和她。我端起咖啡啜了一口。

雨也並非總是一身粗布衫加皺皺巴巴短布褲裝束。今天她穿的是一件高雅的鑲邊白襯衣，下面是淺綠色西服裙。頭髮齊整整地攏起，甚至塗著口紅，甚是端莊秀美。以往一發而不可遏止的旺盛生命力不翼而飛，代之以楚楚可憐的嫵媚，而如氤氳的蒸汽將其籠罩其中。這種蒸汽看上去飄忽不定，彷彿即將散去，但這終究屬於視覺印象，實際上一直依稀存在。她的美與雪的美種類全然不同，不妨說是兩個極端。雨的美由於歲月與經驗的磨大礪，透露出爐火純青的成熟風韻。可以說，美就是她自己，就是她存在的證明。她深諳駕馭之術，使這種美卓有成效地為己所用。與此相比，雪的美在多數情況下則漫山遍野地揮灑，甚至自

己都為之困惑。我時常想，目睹漂亮嫵媚的中年女性風采，實是人生一大快事。

「為什麼呢？」雨開口了。那口氣，彷彿把什麼東西孤零零地放飛於空中，而又久久盯視不動。

我默默等待下文。

「為什麼會如此一蹶不振呢？」

「怕是因為一個人死去了吧。這也不難怪，人死畢竟是個大事件。」我說。

「是啊。」她有氣無力。

「不過——」

雨看著我的臉，搖頭道：「你想必不至於麻木不仁，該明白我要表達的意思吧？」

「你是說本來不該這樣？」

「是啊，嗯，是的。」

「他不是很了不起的人，沒有多大才能，然而為人真誠，盡職盡責。他為你拋棄了花費很多歲月才掙到手的寶貴東西，並且死了。死後你才覺察到他的可貴之處。」我很想這樣說，但沒有出口。有些話是不能說出口的。

「為什麼呢？」她一邊說一邊盯視空間某個飄浮物，「為什麼和我在一起的男人都變得不行了呢？為什麼一個個落得奇特下場呢？為什麼我什麼也剩不下呢？我到底什麼地方不好呢？」

這甚至算不得疑問。我望著她襯衣領口上的花邊，看上去彷彿高雅動物身上那玲瓏剔透的內臟的皺襞。煙灰缸裡，她的「沙龍」靜靜地升起狼煙般的青煙。煙升得很高，然後分散開來，融入默默的塵埃。

雪換完衣服進來，對我說走吧。我站起身，對雨說這就出去。

雨充耳不聞。於是雪大聲嚷道：「媽，我們走了！」雨揚起臉，點點頭，又抽出支煙點燃。

「出去兜一圈，不回來吃晚飯。」雪說。

我們把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的雨扔在身後，出門而去。那房子裡似乎還留有狄克的氣息，我身上也有。我清楚地記得他的笑臉，記得我問是否用腳切麵包時他臉上浮起的儼然十分好笑的笑容。

真是個怪人！死後反倒更讓人感覺出他的存在。

## 第三十七節

我同雪如此見了幾次面，準確說來是三次。對於在箱根山中和母親兩人的生活，她似乎並不懷有怎樣特別的興緻，不感到欣喜，也算不得討厭。她同母親生活似乎並非出於多大的關心，即認為母親在男友去世後孤單單地需要有人照料。她彷彿被一陣風刮去那裡並且住了下來，如此而已。對那裡生活的所有側面她都無動於衷。

只是在同我見面時，才多少恢復一點神氣。我說笑話，她略微有所反應，聲音也重新帶有冷峻的緊張感。而一回到箱根家裡，便馬上故態復萌。聲音有氣無力，目光毫無生機，猶如為節約動力而停止自轉的行星。

「喂，獨自在東京生活是否會好些呢？」我試著說，「換換空氣。時間不必長，三四天即可，改變一下環境總沒有壞處。在箱根好像越待越沒有精神。同在夏威夷時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沒有辦法的，」雪說，「你的意思我明白。但眼下正趕上這種時期，在哪裡都一樣。」

「因為媽媽在狄克死後變成那副樣子？」

「呃——有這方面的原因，不過也不完全是這樣，我想。不是離開媽媽身邊就可以解決的，靠我自己的力量無論如何都無濟於事。怎麼說呢，歸根結底是大勢所趨。星運越來越糟，現在在哪裡都一回事。身體和腦袋接合不好。」

我們臥在海灘上觀望大海。天空陰雲沉沉，帶有腥味的海風拂動著沙灘上的野草。

「星運。」我說。

「星運！」雪不無勉強地淡淡一笑，「不騙你，星運不濟。我和媽媽好像是同一個頻率。剛才說過，她有精神我也活潑，她消沉起來，我

也漸漸萎靡不振。有時我還真鬧不清誰個在先。就是說，不知是媽媽影響我，還是我影響媽媽。但不管怎樣，我和她好像是拴在同一條繩上。貼在一起也好，兩相離開也好，都一回事。」

「同一條繩？」

「嗯，在精神上。」雪說，「有時我討厭起來又是反駁又是抗爭，有時又覺得怎麼都無所謂而不聲不響。聽天由命吧。怎麼表達好呢——有時候我變得不能夠很好控制自己，就像被一股巨大的外部力量操縱著，以致我分不清哪個是自己哪個不是自己，只好聽天由命，只好什麼都不理會。我已經厭煩了！我真想叫一聲我還是孩子，然後蹲在牆角裡一動不動。」

傍晚，我把她送回箱根家，自己返回東京。每次雨都留我一起吃飯，而我總是謝絕。我也自覺對人不起，但我實在無法忍受和這兩人同桌進餐的氣氛。目光呆滯空漠的母親，對一切都毫無反應的女兒，死者的陰影。沉悶的空氣。施加影響的和施於影響的。沉默。萬籟俱寂的夜晚——這種情景光是想像起來都令人胃痙攣。相比之下，《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中帽店瘋老闆舉辦的茶會倒好似百倍。席間雖然條理欠佳，但畢竟有活氣有動作。

我打開汽車音響，聽著往日的搖擺舞曲驅車返回東京。然後邊喝啤酒邊做晚飯，做好後一個人默默地受用一番。

和雪在一起，其實也沒有什麼大的節目。我們或者聽著音樂開車兜風，或者躺在海灘上呆呆仰望雲天，或者在富士屋酒店吃冰淇淋，或者去蘆湖划船。然後在時斷時續的閒聊當中送走一個又一個下午，日復一日地盯視日月運行的軌跡。簡直同退休老人的生活無異。

一天，雪提出看電影。我下到小田原，買報紙來查看。沒有什麼像樣的片子，只有五反田演的《一廂情願》在二號館上映。我介紹說五反田是我初中同學，如今也時常見面。雪於是對此片產生了興趣。

「你看了？」

「看了。」我說，當然我沒說看了好幾回。若說看了好幾回，又要把個中緣故重新說明一遍。

「有意思？」

「有意思。」我當即回答，「俗不可耐。說得客氣點，純屬浪費膠卷。」

「你朋友怎麼說的，對這片子？」

「他說無聊透頂，白白消耗底片。」我笑道，「演的人自己都這麼說，大致不會有誤。」

「我很想看。」

「好啊，這就去看。」

「你不要緊的，看兩遍？」

「無所謂。反正沒有別的什麼事幹，再說又不是有害電影，」我說，「連害處都談不上的。」

我給電影院打電話，問清《一廂情願》開場的時間，然後去城堡中的動物園消磨時間。城堡中有動物園的城區，恐怕除小田原外別無他處。一個有特色的所在。我們基本是看猴子，百看不厭。大概這光景使人聯想到社會的一個側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愛管閒事，有的爭強好勝，一個又醜又肥的猴子蹲在假山尖上雄視四方，態度不可一世，而眼睛卻充滿畏懼和猜疑，而且髒污不堪。我心中納悶，為什麼那般肥胖臃腫，那般醜陋陰險呢寧這當然不能向猴子發問。

因是平日的午間，電影院裡自然空空蕩蕩。椅子很硬，四下有一種猶如置身壁櫥的氣味。開映之前我給雪買來巧克力。我也打算吃點什麼，遺憾的是小賣部裡沒有任何東西引起我的食慾。賣貨的女孩兒也不是積極推銷那種類型。這麼著，我只吃了一塊雪的巧克力。差不多有一年沒吃巧克力了。我這麼一說，雪「咦」了一聲。

「不喜歡巧克力？」

「沒有興趣。」我說，「既不喜歡又不討厭，只是沒有興趣。」

「怪人！」雪說，「對巧克力都沒興趣，肯定神經有故障。」

「一點不怪，常有之事。你喜歡達賴喇嘛？」

「什麼呀，那？」

「西藏最厲害的和尚。」

「不知道，不認識。」

「那麼你喜歡巴拿馬運河？」

「既不喜歡又不討厭。」

「或者，對日期變更線你喜歡還是討厭？圓周率如何？侏羅紀你喜歡還是討厭？塞內加爾國歌如何？一九八七年的十一月八日你喜歡還是討厭？」

「吵死人了！真是傻氣。居然一連串想起這麼多。」雪不勝其煩他說，「好了，明白了，對巧克力你既不喜歡又不討厭，只不過沒有興趣。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不久，電影開始。情節我瞭如指掌，因此我沒怎麼看銀幕，只管東想西想。雪也像是覺得這電影實在太差，不時地嘆口氣，或哼一下鼻子。

「傻氣！」她忍無可忍地低聲嘟囔道，「哪裡的傻瓜蛋拍的？故意拍這麼拙劣的片子？」

「理所當然的疑問，哪裡的傻瓜蛋故意拍這麼拙劣的片子？」

銀幕上，一表人才的五反田正在講課，其教法——儘管是演技——相當不同凡響。他在講解文蛤的呼吸方式，講得通俗易懂，細緻入微，妙趣橫生。我出神地看著他這講課光景。擔任主角的女孩兒手托下巴，忘

情地盯著講台上的五反田。我看了好幾場，注意到這個場面還是初次。

「那就是你的朋友？」

「是的。」

「看上去有點傻裡傻氣。」

「不錯，」我說，「不過本人要地道得多，本人可沒有這麼差勁兒，頭腦聰明，談吐幽默。電影是太糟了。」

「何苦演這麼糟的電影？」

「有理！問題是那裡邊情況複雜得很，講起來話長，算了。」

電影按照可想而知的平庸情節向前推進。台詞平庸，音樂平庸，真應該將其裝進時間容器，貼上「平庸」字樣的標籤埋入地下。

時間容器：Time capsule，容器中裝進歷史資料等物埋入地下，五〇〇年後再挖出打開。

不一會兒，喜喜出場的那組鏡頭到了。這是此部電影中舉足輕重的畫面，五反田同喜喜相抱而臥。星期天的早晨。

我深深吸口氣，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銀幕上。周日的晨光從百葉窗射進房間。同樣的位置，同樣的光照，同樣的色調，同樣的角度，同樣的亮度。我對那房間的一切瞭如指掌，甚至可以呼吸其中的空氣。五反田出現了。其手指在喜喜背部游移，彷彿探尋記憶的細紋，十分優雅地、輕輕地撫摸著喜喜的背。喜喜的身體做出敏感的反應，渾身略略顫抖，猶如蠟燭的火苗隨著皮膚感覺不到的細弱氣流微微搖曳。那顫抖使得我屏住呼吸。特寫：五反田的手指和喜喜的裸背。稍頃鏡頭移動，喜喜的臉面閃出。主人公女孩兒趕來。她登上公寓樓梯，咚咚敲門，門被推開。我再度為之費解，門為什麼不鎖上呢？不過也挑剔不得，畢竟是電影，且是平庸之作。總之她推門進入，目睹五反田同喜喜在床上抱作一團。她閉目屏息，裝有甜餅之類的盒子掉在地上，旋即轉身跑出。五反田從床上坐起，神色茫然地注視門口。喜喜開口道：「嗯，你這是怎麼了？」



同樣，與往次一模一樣。

我閉起眼睛，腦海中再次推出周日的晨光，五反田的手指，喜喜的裸背，覺得那彷彿是個獨立存在的世界，一個漂浮於虛構時空之間的世界。

等我注意到時，雪已經躬身俯首，額頭搭於前排座椅的靠背。兩臂御寒似的緊緊在胸前抱攏。她一聲不吭，一動不動，甚至氣都不出，一如凍僵死去。

「喂，不要緊？」我問。

「不是不要緊。」雪勉強擠出聲音。

「到外面去吧，怎樣，動得了？」

雪微微點下頭。我抓住她發硬的胳膊，沿席間通道走出電影院。我們身後的畫面上，五反田仍站在講台上講生物課。外面無聲無息地下著濛濛細雨。海面方向似有風吹過，隱隱送來一股海潮味兒。我手抓她的臂肘以支撐其身體，朝停車的地方一步步走去。雪緊咬嘴唇，一聲不響。我也沒有說話。從電影院到停車處充其量不過二百米，卻使人覺得十分遙遠，我真懷疑能否堅持走到。

### 第三十八節

我扶雪坐進助手席，打開車窗。雨悄然下個不停。雨很細，細得幾乎看不清，卻將瀝青路面一點點塗上淡淡的墨色，也可聞到下雨的氣息。有人撐傘，也有人不在乎地兀自前行——便是如此程度的雨。幾乎沒有可稱之為風的風，於是雨下得很靜，且徑直從空中落下。我把手心伸到窗外試了一會，略覺有點濕潤。

雪把胳膊放在車窗下端，下頰搭在胳膊上，歪著脖頸，臉探到外面半邊。她如此久久地紋絲不動，只有脊背隨著呼吸而有規則地顫動，且也微乎其微。呼吸很輕，稍稍吸進，略略呼出。但畢竟是呼吸。從後面看去，似乎只要施加一點點力，臂肘和脖頸都會咯崩一聲折斷，我心想，她為什麼顯得如此脆弱如此毫無防備呢？莫非因為我是以大人的眼光看她不成？我儘管不夠成熟不夠健全，但終究掌握了相應的生存之術，而這孩子恐怕尚未達到這個地步。

「我可以做點什麼？」我問。

「不用的。」雪小聲說道，依舊俯著頭，吞了口唾液，吞下時發出大得不自然的聲響，「領我到沒人的安靜地方，不要太遠。」

「海邊好嗎？」

「哪裡都行。慢慢開，搖晃大了很可能吐出。」

我像手捧快要裂開的雞蛋似的將她腦袋收回車內，靠在頭托上，然後把車窗關上半邊。我把車開得很慢——只要交通情況允許——一直開到國府律海岸。停下車，把雪領到沙灘。她說想吐，旋即吐在腳下的沙灘上。胃裡幾乎沒有什麼，沒有多少值得吐的東西。吐罷巧克力黏糊糊的褐色液體，再出來的只是胃液或空氣。這種吐法最為辛苦，身體光是痙攣，卻什麼也出不來。就像整個身體被擠乾油水，胃袋收縮得只有拳頭般大小。我輕輕撫摸她的後背。霧樣的雨仍在不停地下，雪似乎沒甚注意到雨。我用指尖輕按她胃部後側的部位，發現她筋肉硬得竟如化石一般。她身穿夏令布衫和褪色的藍牛仔褲，腳上是康巴絲紅色球鞋——現

在則以這樣的裝束四肢著地，閉目合眼。我將她的頭髮束起纏在腦後，以防弄髒，繼續上下摩擦她的後背。

「好難受！」雪雙眼滲出淚水。

「曉得，」我說，「完全曉得。」

「怪人！」她皺起眉頭說。

「以前我也這麼吐過，忍一忍就過去了。」

她點點頭，身上又掠過一陣痙攣。

約十分鐘後，痙攣消失。我掏手帕給她擦拭嘴角，將嘔吐物用沙子蓋嚴。而後挽起她的胳膊，扶她去防波堤，那裡可以靠坐。

兩人便在雨中久久坐著。背靠防波堤，耳聽西湘支線公路上疾駛而過的車輪聲，眼望海面煙雨。雨依然很細，但比剛下時勢頭急了些。海岸站著兩三個垂釣人，看樣子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連頭都不回的。他們頭戴雨帽，身上緊緊裹著雨衣，像打標語似的將長長的釣竿豎在水邊，全神貫注地盯著海灣方向。此外了無人影。雪把頭軟綿綿地放在我肩頭上，什麼也不說。若有陌生人遠望過來，必定以為我們是熱戀中的情人。

雪閉著眼睛，呼吸還是那麼輕微恬靜，彷彿睡了過去。濕乎乎的頭髮貼在額角一縷，鼻腔隨著呼吸微微顫動。臉上還留有一個月前被太陽曬過的淡淡遺跡，在陰晦的天空底下，似乎帶有不健康的色調。我用手帕擦拭她被雨淋濕的臉，抹去淚痕。無遮無攔的海面上，雨繼續靜悄悄地著。自衛隊的形如水蠱的對潛偵察機發出沉悶的聲響，幾次穿過頭頂。

過了一陣，她睜開眼睛，頭依然放在我肩上，而把模糊的眼光轉向我。然後從褲袋裡抽出煙，擦根火柴，卻怎麼也擦不起火——擦火柴的力氣也沒有了。但我置之未理，也沒說現在吸煙不好。她好歹點燃香煙，用手指彈開火柴桿。吸了兩口便皺起眉頭，同樣用手指將其彈開。香煙落在水泥地上，冒了一會煙，被雨淋滅了。

「胃還痛？」我問。

「一點點。」

「那就再稍坐一下。不冷？」

「不要緊。被雨淋淋心情反倒好些。」

垂釣人仍在凝望太平洋。釣魚到底什麼地方有意思呢？不就是引魚上釣麼？何苦為此而一整天站在水邊冒雨面對大海呢？不過這屬於個人愛好問題。而我同一個神經兮兮的十三歲女孩兒並坐海岸淋雨——說是好事之徒又何嘗不可！

「你的、你的那個朋友——」雪小聲道，聲音意外拘謹。

「朋友？」

「嗯，剛才電影裡的人。」

「本名叫五反田。」我說，「和山手線一個車站同名。就是目黑的下站，或大崎的前站。」

「他殺了那個女的。」

我眯縫起眼睛看著雪的臉。她臉色顯得十分疲勞，呼吸急促，肩頭不規則地上下抖動，活像被剛剛救上岸的即將溺死之人。我全然揣度不出她說的是什麼意思。「殺了？殺了誰？」

「那個女的，那個星期天早上和他睡覺的人。」

我還是莫名其妙，腦袋一團亂麻。有一種錯誤的外部力量破壞了事物的固有流程，而我又判斷不出這種錯誤力來自何處和如何而來。我幾乎下意識地笑了笑，說：「那部電影裡可是誰也沒死喲，你弄錯了吧？」

「我不是說電影，而是說在現實中他殺了她。我一清二楚。」雪說著，一把握住我的手腕，「可怕，就像胃裡猛然被什麼重重的東西捅進

來似的難受得透不過氣，怕得透不過氣。喂，那個又來了，我知道，清楚地知道。是你的朋友殺了那個女的。不說謊，真的。」

我這才總算明白了她的意思，剎那間背脊掠過一道寒流。我再也無法開口，只是在菲菲細雨中泥塑木雕般地看著雪的臉。到底如何是好呢？一切都已致命地扭曲變形，一切都已使我無能為力。

「請原諒，也許我本人不該對你說這種話。」雪喟然一聲嘆息，鬆開緊握在我手腕上的手，「老實話，我也不明白。我是感覺到那是事實，但是否真的屬實，我也沒有絕對把握。況且說這話有可能使得你像其他人那樣憎恨我厭惡我，可我又不能不說。屬實也罷不屬實也罷，反正我是看到了，而且不可能一個人裝在心裡。怕人，太怕人了，我一個人實在承受不住。所以求求你，千萬別生我的氣。你要是過於責怪我，我真不知該怎麼好。」

「哪裡，哪裡會責怪你，鎮靜下來說，」我輕輕握住雪的手，「你看見了？」

「是的，看得清清楚楚，頭一次這麼清楚。他殺了人，勒死了電影中那個女的。然後用那輛車把屍體拉走，拉得很遠很遠。就是你讓我坐過一次的那輛意大利車，那車是他的吧？」

「是，是他的車。」我說，「其他還有知道的？慢慢想想，別著急。哪怕再小的事都好，凡是知道的都告訴我，好嗎？」

她把頭從我肩膀移開，左右搖晃兩三次，用鼻子深深吸了口氣：「大的方面我也不知道。泥土味兒、鐵鏟、夜晚、鳥叫，如此而已。他把那女的勒死，然後用車運到哪裡埋上，就這麼多。不過說來奇怪，從中竟一點也感不到有什麼惡意。感不到那是犯罪，就像舉行某種儀式似的，安靜得很，殺的和被殺的都安安靜靜，靜得出奇，靜得就像在世界的終點，我形容不好。」

我久久地閉目沉思，力圖在黑暗中將思想歸納出來，但是不行。我設法把兩腳定定地站牢，同樣不行。頭腦中記錄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事態，似乎都在頃刻之間分崩離析，七零八落。對雪所言，我僅僅是接受而已，既不全信，又非不信，只是把她的話語自然而然地滲入自己心中。其實那不過是一種可能性。然而這可能性中蘊含的力量卻是致命

的、劈頭蓋腦的。這對她來說不外乎隨口之言的可能性，將我心目中幾個月來模模糊糊形成的某種體制一舉擊得粉碎。儘管那體制尚屬混沌未分的雛形，嚴密說來還缺乏客觀性，但畢竟使我產生了堅實的存在感和均衡感，而現在均已告吹，消失得無影無蹤。

可能性是有的，我想。同時覺得有一種東西在如此想的一瞬間完結了，微妙地、決定性地完結了。那種東西到底是什麼呢？現在我什麼都不願去想，過後再想好了。不管怎樣，我又孤獨起來。儘管同一個十三歲的少女並肩坐在雨中的沙灘上，我仍然湧起一股無可排遣的孤獨感。

雪柔柔地握住我的手。

握了相當久的時間。手玲瓏而溫暖，但我以為似乎有些不現實，而覺得這種感觸不過是往日記憶的再現。是的，是記憶，溫煦的記憶。然而無濟於事。

「回去吧，」我說，「送你回家。」

我往箱根她家的方向開去。兩人都沒開口。沉默難忍。於是我把隨眼看到的磁帶放進汽車音響。音樂從中蕩出，至於什麼音樂則渾然不覺。我集中精力開車，手腳協同動作，及時變換擋速，小心翼翼地握著方向盤。雨刷卡嗒卡嗒發出單調的聲響。

我不想見雨，遂在她家的石階下同雪告別。

「我說，」雪站在車窗外，發冷似的緊抱雙臂，「我說的你可別就那麼信以為真喲，我不過是看見罷了。剛才也已說過，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否屬實。嗯，千萬別因此怨恨我。要是給你怨恨，那可就麻煩透了。」

「有什麼好怨恨的。」我笑了笑，「你說的我也不會整個相信。其實信也罷不信也罷，真相遲早要顯露出來，迷霧總會散去。這點我心裡有數。即使你說的屬實，也不外乎一種巧合——即真相通過你而大白於世。這不怪你，完全知道不怪你的。歸根結底，我得自己來澄清這點，否則什麼也解決不了。」

「去找他？」

「當然。當面問他，別無選擇。」

雪聳聳肩：「生我的氣？」

「哪裡，怎麼會！」我說，「有什麼可生你氣的呢？你沒有做任何錯事。」

「你真是個大好人。」她說。我發覺她用的是過去時，「頭一次遇到你這樣的人。」

日文中的「是」有時態，分過去、現在和將來三種。此處的「是」為「曾是」之意。

「我也是頭一次遇到你這樣的女孩兒。」

「再見！」說罷，她定定地看著我，顯得有點猶豫，似乎想再說句什麼，或想握一下我手以至吻一下我的臉頰。當然她並未這樣做。

歸途，車中似乎蕩漾著她口中那種是非莫辨的可能性。我聽著不明所以的音樂，打起精神目視前方，一路驅車返回東京。走下東名高速公路後，雨停了。但直到把車開進澀谷平時用的停車場，我也沒有關掉雨刷。雨停注意到了，卻沒想到要關雨刷。頭腦混亂，得設法整治。我在已經剎車的「雄獅」中仍舊手握方向盤，呆呆坐了好久，好久才把手從方向盤上拿下。

### 第三十九節

清理心緒所花時間則更長更久。

首先的問題是相信還是不相信雪的話。我將其作為一種純粹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分析時將感情因素從盡可能大的範圍徹底剔除。做到這點並不難，因為我的感情早已遲鈍麻木得如同被蜂蜇過。可能性是存在的，我想。隨著時間的延展，這一可能性在我心中迅速地膨脹、繁殖，開始帶有某種確切性，且勢不可擋。我站在廚房裡把水燒開，把咖啡豆碾碎，慢慢地、細細地煮好咖啡。然後從餐具櫥取下杯子，斟上咖啡，坐在床邊喝著。及至喝完之時，可能性已發展到近乎確信的地步。想必是那樣的吧！雪看到了正確的圖像——五反田殺害了喜喜後將其屍體運到哪裡埋上或用其他辦法處理了。

奇怪！原本沒有任何證據，不過是一個敏感的少女看電影時產生的感覺而已，然而不知為什麼，我卻無法存有疑念。這對我當然是個打擊，但我還是幾乎憑直感相信了雪所見到的圖像。為什麼呢？我為什麼竟如此深信不疑呢？不明白。

不明白歸不明白，反正事情得由此展開。

下一步，下一個問題：五反田何以非殺喜喜不可？

不明白。再一個問題：殺害咪咪的同樣是他不成？果真如此，原因何在？五反田何以非殺咪咪不可？

仍不明白。怎麼想也想不出五反田必須殺害喜喜、或殺害喜喜和咪咪兩人的理由。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之處太多了。

歸終，只有按我跟雪說過的那樣：找五反田當面詢問。但如何開口呢？我試著設想自己向他質問的情景——「是你殺了喜喜？」這未免滑稽可笑，無論如何悖乎常情常理，而且齷齪卑劣。光是設想自己口出此



言都覺得齷齪，齷齪得幾乎作嘔。其中顯然含有錯誤的因素。可是不這樣做，事情便寸步難行。且又不可能適當暗示一點信息後靜觀事態發展。現在不容我做出其他選擇。悖乎情理也好，含錯誤因素也好，總之勢在必行。所謂勢在必行，也就是必須使其行之有效。我幾次想給五反田打電話，幾次都欲打而止。我坐在床沿，深深吸氣，把電話機放在膝蓋上慢慢撥動號碼，但每次都不能最後撥完，只好把電話機放回原位，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對我來說，五反田這一存在所具有的意義遠遠比我想的要大。是的，我和他是朋友。縱令是他殺了喜喜，他也仍是我的朋友。我不願意失去他，我失去的東西已經太多了。不能，我怎麼也不能給他打電話。

我打開錄音電話的開關，無論鈴怎麼響我都絕對不拿聽筒。因為即使五反田方面打電話過來，就我現在的狀態來說也不知對他講什麼好。一天裡電話鈴響了幾次，不曉得是誰打來的。也許是雪，也許是由美吉，橫豎我一律置之不理。現在我不想同任何人講話，無論是誰。電話鈴每次都響七八遍才停止。每次響起，我都想起曾在電話局工作的女友。她對我說：「回到月亮上去，你！」不錯，她說得不錯，我恐怕的確該返回月球。這裡的空氣對我未免過濃，重力未免過重。

我如此連續思索了四五天時間，思索為什麼。這幾天裡我只吃了一點點食物，睡了一點點覺，滴酒未沾。我自覺把握不住身體功能，幾乎足不出戶。各種各樣的東西在失去，在繼續失去，剩下的總是我自己——就是這樣，永遠這樣。我也好五反田也好，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同一種人。處境不同，想法和感覺不同，但同屬一種類型。我們都是繼續失去的人，現在又將失去對方。

我想起喜喜，想起喜喜的臉。「你這是怎麼了？」她說。她已死去，躺在地穴裡，上面蓋著土，一如死去的「沙丁魚」。我覺得喜喜死得其所死得其時。這感覺很是不可思議，但此外沒有別的感覺。我感覺到的是無奈，靜靜的無奈，猶如廣袤海面落下的無邊細雨。我甚至感覺不到悲哀。粗糙的奇妙感觸，猶如手指輕輕劃掉魂靈的表面：一切悄然逝去，猶如陣風吹倒沙灘上的標痕。無論何人對此都無能為力。

但這樣，屍體怕又增加一具。老鼠、咪咪、狄克，加上喜喜。四具。還剩兩具。往下誰個將死呢？反正誰都得死，或遲或早。誰都得變成白骨，運往那個房間。各種奇妙的房間連著我的世界：火奴魯魯商業區彙集屍體的房間，札幌那家賓館中羊男幽暗陰冷的房間，周日早上五

反田擁抱喜喜的房間。到底哪個是現實呢？難道我腦袋出了故障不成？我還正常嗎？我覺得似乎所有的事件都發生在非現實的房間，都是徹底經過藝術變形的處理後被移植到現實中來的。那麼原始性現實又在哪裡呢？我越想越感到真相棄我遠去。雪花紛飛的四月札幌是現實嗎？不像，同狄克坐在馬加哈海岸是現實嗎？也不像。與其類似的事情場景是有的，但都不像原始性現實。可是獨臂人為什麼能把麵包切得那般精緻呢？火奴魯魯的應召女郎為什麼把喜喜領我去的那個死者房間的電話號碼寫給我呢？這應該曾是現實。因為它是我記憶中的現實，假如不承認其為現實，那麼我對於世界的認識本身必將失去根基。

莫非我在精神上出現錯亂癥狀？

還是現實本身出現錯亂癥狀呢？

不明白，不明白的太多了。

但不管怎樣，不管何者錯亂何者患病，我都必須將這半途而廢的混亂狀況認真整頓一番。無論其中包含的是悽苦還是慍怒抑或無奈，我都必須使之到此為止。這是我的職責，是所有事物向我暗示的使命。惟其如此，我才邂逅了這許多人，才涉足這奇妙的場所。

那麼，我必須再度重蹈舞步，必須跳得精采，跳得眾人心悅誠服。舞步，這是我唯一的現實，確鑿無疑的現實，已作為百份之百的現實銘刻在我頭腦之中。要跳要舞，且要跳得瀟灑跳得飄逸！我要給五反田打電話，問他是否殺了喜喜。

然而不行，手不能動。僅僅往電話機前一坐心就突突直跳。身體搖晃，甚至呼吸困難，如遇橫向掠過的強風。我喜歡五反田，他是我唯一的朋友，是我自身，是我這一存在的一部分。我能夠理解他。我幾次撥錯電話，幾次都無法撥準數碼。如此五六次後，我把聽筒扔到地上。不行，做不來，怎麼都踩不上舞步。

房間的沉寂使得我心煩意亂，連電話鈴聲都覺不堪入耳。於是我走到外面，沿街東遊西轉，如同大病初癒之人那樣邊走邊一一確認自己的步履，以及橫穿馬路的方式。在人群中走了一陣之後，開始坐在公園裡打量男女身影。我實在孤獨難耐，很想抓住點什麼。環視四周，卻無任何東西可抓。我置於光禿禿滑溜溜的冰雕迷宮之中。黑暗泛著瑩瑩白

光，聲音發出空洞的迴響。我恨不得一哭為快，而又欲哭不得。是的，五反田是我自身，我即將失去自身的一部分。

我始終未能給五反田打成電話。

在那之前，五反田自己跑到我住處來了。

仍是個雨夜。五反田身穿同那天和他去橫濱時一樣的白色雨衣，架著眼鏡，頭戴和雨衣顏色相同的雨帽。雨下得相當厲害，他卻未撐傘，雨滴從帽子上連連滴下。看到我，他馬上現出微笑，我也條件反射地還以一笑。

「臉色非常不好，」他說，「打電話沒人接，就直接跑來了。身體不舒服？」

「是不大舒服。」我慢慢地斟酌詞句。

他眯縫起眼睛，仔細在我臉上端詳一會：「那麼下次再來好麼？還是那樣合適。這麼貿然來訪是不地道。等你有精神時再來好了。」

我搖搖頭，吸口氣搜刮話語，卻怎麼也搜刮不出。五反田靜靜等待。「不，也不是說身體有什麼毛病。」我說，「沒怎麼睡覺沒怎麼吃喝，所以看起來憔悴不堪。已經好些了，而且有話跟你說，這就出去，很想吃頓好飯，馬虎很久了。」

我和五反田乘「奔馳」駛上大街。這車使得我很緊張。他在雨中五彩迷離的霓虹燈下漫無目的地驅車跑了好久。他車子開得很好，換擋準確而順暢，車身毫無震動，加速均勻，剎車平穩。街市的噪音如被劈開的山崖壁立在我們周圍。

「哪裡好呢？東西要好吃，又要能避開戴勞力士同行，兩人好安安靜靜地說話。」他瞥了我一眼說。我沒有做聲，出神地望著窗外景緻。轉圈兜了三十分鐘，他終於洩了氣。

「糟糕糟糕！怎麼搞的，竟一個也想不起來。」五反田嘆了口氣，「你怎麼樣，知道有什麼地方？」

「不，我也不行，什麼也想不出來。」我說。實際上也是如此，腦筋同現實尚未接上線。

「也罷，那就讓我們反過來考慮！」五反田聲音朗朗地說道。

「反過來考慮？」

「到徹底嘈雜的地方去。那樣兩人豈不就能放心說話了？」

「不壞。哪裡呢，例如？」

「新騎士。」五反田說，「不吃意大利比薩餅？」

「我無所謂，比薩餅也並不討厭。問題是你去那種地方不就露餡了？」

五反田無力地一笑，笑得如同夏日傍晚從樹叢間射進的最後一縷夕暉。「過去你沒有在新騎士見過名人？」

由於是週末，新騎士裡人很多，滿耳喧囂。有塊舞台，一支身穿一色斜紋襯衣的新奧爾良爵士樂隊正在演奏《虎襲來》。一群看樣子啤酒喝過量的學生大嚷大叫，像是同樂隊一爭高低。光線幽暗，沒有人注意我們。店內飄著烤比薩餅的香味兒。我們要了肉餅，買來生啤，在最裡邊一張懸著蒂芬尼吊燈的桌旁坐下。

「喏，我說得不錯吧？反而叫人心裡安然，無拘無束。」五反田說。

「果然。」我承認。看來這裡的確容易說話。

我們默默喝了幾杯啤酒，然後開始吃剛剛出爐的比薩餅。幾天來我第一次感到肚子餓。意大利比薩餅這東西原本不大喜歡，但咬了一口，竟覺得世上再沒有比這更美的食物，也許是饑腸轆轆所使然。五反田也似乎餓了，於是我們只顧悶頭喝酒吃餅，比薩餅吃完，每人又喝了杯啤酒。

「好味道！」他說，「三天以前就想吃這餅，做夢都夢到了，比薩

餅在烤爐裡吱吱直響，我看得垂涎三尺。只夢見這麼個片段，無頭無尾。榮格會怎麼解釋呢？我是解釋為想吃意大利比薩餅。對了，你有話對我說？」

時候到了，我想。但一下子很難啟齒。五反田顯得十分輕鬆快活，如歡度良宵一般。尤其那純真的微笑，更使我有口難言。不行，我想，無論如何不能出口，至少現在不能。

「你怎麼樣？」我說。同時心裡嘀咕道：喂。一拖再拖怎麼行啊！然而就是不行，就是開不了口，橫豎不行。「工作啦，太太啦？」

「工作是老樣子，」五反田翹起嘴角笑道，「老樣子。我想幹的不來，不想幹的來一大堆，雪崩似的湧到頭上。我對那雪崩大吼大叫，但誰也聽不見，只落得嗓子痛。老婆嘛——我也真是成問題得很，離婚了還一直叫老婆——那以後只見了一次。喂，你在汽車旅館或造愛旅館裡同女人睡過？」

「沒有，幾乎沒有。」

五反田搖搖頭：「那地方很怪，那種地方去多了是很累的。房間裡非常暗，窗口全被封死。因為只是為了幹，用不著窗口，用不著有光線進來。說得痛快點，只要有浴盆和床就行，其次是音響電視冰箱，這就足夠了。主要是要實用，不必擺多餘的東西。當然，那地方幹起來是方便，我和老婆就在那地方幹，純粹是幹，在感覺上。唔，和她幹是真不錯。心安理得，快活自在，而且充滿溫情，於完半天還想緊緊地溫柔地摟在懷裡。就是光線射不進來，四下密封，一切都是人工的。那種地方，我一點也喜歡不來，但又只能在那裡同老婆相會。」

五反田喝口啤酒，用紙巾擦下嘴角。

「我不能把她領到我公寓裡來，那樣馬上就在週刊上曝光，真的。那些傢伙對這種事嗅覺靈得很，百發百中，不知什麼緣故。又不能兩人外出旅行。沒有那樣整塊的時間，況且去哪裡都會當即給人識破面目。幹我們這行，是不能夠把私生活全都張揚出去的。歸根到底，就只能到廉價的汽車旅館裡去，這種日子簡直——」五反田止住話，看著我的臉，微微一笑，「又是牢騷！」

「沒關係，牢騷也罷什麼也罷，想說就說個痛快。我一直在聽，今天我更願意聽，自己說不說無所謂。」

「不，不光今天，你是一直聽我發牢騷。我還沒聽你發過。願意聽別人說話的人不多，都想自己說，儘管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奧爾良爵士樂隊奏起《你好，多莉》。我和五反田傾聽片刻。

「喂，不再吃塊餅？」五反田問，「一半還吃得下吧？不知怎麼搞的，今日餓得出奇。」

「好，我也還沒吃飽。」

他去櫃台訂了魚比薩餅。餅烤好後，我們再次悶頭吃餅，每人一半。那群學生仍在大吼大叫。不大工夫，樂隊奏完最後一支樂曲。班卓琴、小號長號被分別收入盒內，音樂家們從台上遁去，只剩下一架立式鋼琴。

餅吃完後，我們仍好半天不聲不響地盯視空蕩蕩的舞台。隨著音樂的消失，人們的話語聲似乎帶有奇妙的硬質。那是一種渙散的硬質，實體柔軟，而其存在狀況卻是硬的。走近之前看似十分硬挺，而用身體一碰則變得支離破碎。它像波濤一樣拍打我的意識，緩緩襲來，倏然退去，如此反覆不止。我側耳諦聽這波濤的聲響，彷彿自己的意識離我遠去，去得很遠。遙遠的浪濤拍擊遙遠的意識。

「你為什麼殺害喜喜呢？」我問五反田。不是想問而問，而是突然脫口而出。

他用注視遠景樣的視線看我的臉。嘴唇微張，其間透出瑩白的牙齒。他這樣注視了我許久。喧囂聲在我頭腦中忽大忽小，如我同現實的距離忽遠忽近。他勻稱的十指在桌面上整齊地交叉一起，當我同現實的距離拉長之時，那手指看上去彷彿精巧的工藝品。

接著，他微微一笑，笑得十分恬靜。

「開玩笑，」我也輕輕笑了，「只是無端地想這麼說一句，心血來

潮。」

五反田把視線落在桌面上，看著自己的手指。「不，不是什麼玩笑。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一件必須嚴肅對待的事。我殺了喜喜嗎？這是要認真考慮的。」

我看著他的臉。嘴角雖然掛著微笑，但眼神認真。他不是在玩玩笑。

「你為什麼要殺喜喜？」我問。

「我為什麼要殺喜喜？為什麼呢，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殺了她呢？」

「喂喂，說得我好糊塗，」我笑道，「你殺了喜喜，還是沒殺？」

「所以我正在就此考慮嘛！我殺了喜喜，還是沒殺？」

五反田啜了口啤酒，把杯子放在桌上，手撐下巴。「我也沒有把握斷定。這麼說，你以為我發傻吧？可確實如此，沒有把握斷定。我覺得好像是自己殺了喜喜。在我房間裡掐住喜喜的脖子，有這種感覺。為什麼呢？我為什麼會同喜喜單獨在那房間裡呢？本來我是不願意單獨在一起的呀！不行，想不起來。反正同喜喜兩人在我房間來著。——我把她屍體開車運到哪裡埋起來，運到一座山裡。然而我不能確信這是事實，不認為這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只是一種感覺，無法證實。這點我一直在想，但是不行，想不明白，關鍵的東西已經消融在空白之中，於是我想找出某種具體證據。比如鐵鍬，我埋她是應該使用鐵鍬的，如能找到鐵鍬，就可以認定為屬實。但同樣落空。我又試著整理支離破碎的記憶。我在一家園藝店裡買了把鐵鍬，挖坑把她埋起來，埋完把鐵鍬扔到了什麼地方。有這種感覺，但具體情節則無從想起。到底在哪裡買的鍬，又扔在哪裡了呢？沒有證據。首先，我把她埋在什麼地方了呢？只記得埋在山裡。像夢一樣零零碎碎。話頭一會兒跑來這裡一會兒竄到那裡，錯綜複雜，不可能循序漸進順藤摸瓜。記憶是有的，但果真是客觀記憶嗎？還是事後我根據情況自行編造出來的呢？我總有些懷疑。同老婆分手之後，這種傾向越發展越嚴重，弄得我心力交瘁，而且絕望，徹頭徹尾地絕望。」

我默然。停了一會，五反田繼續說道：

「究竟哪部分是現實哪部分是妄想呢？哪部分是真實的哪部分是演技呢？我很想確認清楚。我覺得很可能在同你交往的過程中把問題澄清，從你第一次問起喜喜時我就一直這麼以為，以為你可以消除我的混亂，就像打開窗口放入新鮮空氣一樣。」他又交叉起手指，並定定地看著，「假如是我殺了喜喜，那麼是出於什麼動機呢？我有什麼理由要殺她呢？我喜歡她，喜歡同她睡覺。在我絕望的時候，她和咪咪是我唯一的慰藉。我怎麼會起殺念呢？」

「咪咪也是你殺的？」

五反田久久地盯著桌面上自己的手，搖搖頭說：「不，我想我沒有殺咪咪。所幸那天晚上我有不在現場的證明。那天傍晚我在電視台配音來著，直到深夜。然後同老闆一起開車到水戶。所以不會惹是生非。假如不是這樣，假如無人證明我那天夜晚一直在電視台，我很可能認真考慮自己是否殺害了咪咪，為此大傷腦筋。儘管如此，我還是對咪咪的死強烈地感到負有責任，為什麼呢？本來有我不在現場的充分證明，但我還是感到就像自己動手殺了她，覺得她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又是沉默，長時間沉默，他一直看著自己的十隻手指。

「你累了，」我說，「只是累了。你恐怕誰也沒殺。喜喜不過自行消失罷了。跟我在一起時她也是那樣突然消失的。不是第一次。你這是一種自責心理，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過錯。」

「不是的，不盡如此，沒這麼簡單。喜喜十有八九是我殺的。咪咪多半不是。但喜喜我覺得是我殺的。這兩隻手還剩有掐她脖子的感觸，拿鐵鍬往裡鏟土時的手感也還記著。是我殺的，實質上。」

「可你幹嗎要殺喜喜呢？不是沒有意思的嗎？」

「不知道。」他說，「大概出於某種自我毀壞慾吧。從前我就有這種慾望。那是一種壓力。當現實中的自己同表演中的自己之間的裂溝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往往發生這種情況。我可以親眼見到這條裂溝，就像地震中出現的地縫那樣赫然橫在那裡，裡面又黑又深，深得令人目眩。這一來，我就會下意識地把什麼搞壞，等覺察到時已經壞掉了。從



小我就經常這樣，就是要把什麼弄壞：折鉛筆，摔杯子，踩塑料組合模型。可又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做。當然在人前不做，自己一個人時才搞。上小學時，一次我從背後把一個同學推下山崖。也不知為什麼推的，意識到時已經推了下去。好在山崖不高，只受了點輕傷。被推的同學也以為是事故，說身體碰到了什麼。誰也不至於認為我故意幹那種勾當嘛！但實際上不同，我自己明白，是我親手故意把同學推下去的。這類事此外還有很多很多。讀高中時燒郵筒就燒了好幾次，把點燃的布投到郵筒裡，純屬卑劣無聊的行徑。但就是要幹，注意到時已經幹完，不能不幹。我覺得似乎是通過幹這種事，通過幹這種卑劣無聊的勾當來勉強恢復自己。屬於下意識的行為。但感觸卻是記得。每個感觸都緊緊地一一粘在雙手上，怎麼洗也洗不掉，至死不掉。悲慘人生！我怕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我嘆口氣。五反田搖下頭。

「不過我無法確認。」五反田說，「找不到我殺人的確鑿證據。沒有屍體，沒有鐵鍬，褲子沒沾土，手上沒起繭——當然挖一個埋人的坑也不至於起繭，也不記得埋在哪裡。即使去警察署自首又有誰肯信？沒有屍體，甚至不能算是殺人。我連補償都不可能，她已經消失。我所清楚的只是這些。有好幾次我都想向你如實說出，但不能出口。因我覺得一旦把這種事說出，我們之間的親密氣氛很可能消失。知道麼，跟你在一起我變得非常輕鬆快活，感覺不到那種裂溝。而這對我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我不願意失去這種關係。所以一天天拖延下來，每次都想下次再說，拖一拖再說——結果拖到現在。本來我早該如實相告才是。」

「不過，如實相告也好什麼也好，不是如你所說沒有證據的嗎？」我說。

「問題不是有沒有證據，而是我早應該主動講給你聽，而我卻把它隱瞞下來，這才是問題所在。」

「即使真有其事，即使你殺了喜喜，你也並不存在殺人的動機。」

他張開手心盯視著，說：「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我何必殺喜喜呢？我喜歡她。儘管形態極其有限，我和她畢竟是朋友。我們談了很多，我向她講了我老婆的事，喜喜聽得很認真，我何苦要殺她呢？！然而我殺了，用這雙手。殺意是一點沒有。我像掐自己影子似的掐死了

她。我掐她的時候以為她是自己的影子，以為掐死這影子日後便可以諸事如意。但並非影子，而是喜喜。事情已經在黑暗世界中發生了，那是和這裡不同的世界。懂嗎？不是這裡。而且慫恿我的是喜喜。她說『掐死我吧，沒關係，掐死我好了』。她慫恿的，她同意的。不騙你，真就是這樣。莫名其妙，為什麼會發生那種事呢？一切都像一場夢，越想真相越模糊，為什麼喜喜慫恿我呢？為什麼叫我殺她呢？」

我把已經變溫的贖餘啤酒喝乾。香煙雲霧在屋子上方連成一片，隨著氣流搖曳不定，宛似一種心靈象徵。有人碰下我的後背，道聲「失禮」。店內廣播呼叫烤好比薩餅的號碼。

「不再來杯啤酒？」我向五反田問道。

「想喝啊！」

我去櫃台買兩杯啤酒折回。兩人默不作聲地喝著。店內沸沸揚揚，混亂不堪，一如正值旅客高峰期的秋葉原車站。我們桌旁不斷人來人往，但無人注意我們。無人聽我們談話，無人看五反田的面孔。

「我說了吧，」五反田嘴角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這裡是死角，新騎士是不搭理什麼名人的。」

他端起剩有三分之一啤酒的杯子，像搖晃試管似的晃來晃去。

「忘了吧，」我用平靜的聲音說，「我可以忘掉，你也忘掉！」

「我能忘掉？嘴說是簡單。畢竟不是你用手掐死她的嘛。」

「喂，算了好麼，反正沒有你殺害喜喜的任何證據。犯不上為沒有證據的事那麼折磨自己。這很可能只是你把自身的犯罪感同她的失蹤聯繫起來而無意做戲的結果。有這種可能性吧？」

「就談一下可能性好了。」說著，五反田把手扣在桌面上，「近來我經常考慮可能性。可能性有很多種。比如也有我殺老婆的可能性，是吧？假如她像喜喜那樣叫我掐的話，我覺得我說不定同樣把她掐死。最近我腦袋裡裝的全是這東西。越想這種可能性膨脹得越厲害，無法遏止，我已經控制不了自己。不只燒郵筒，還殺過好幾隻貓。用好幾種方

法殺的，不由自主。半夜裡用彈弓把附近人家的窗玻璃打碎，然後騎上自行車逃跑，簡直鬼使神差。在此以前這事沒向任何人講過，這次是頭一次。講完心裡也就暢快了。但也並不是講完就停止不幹，止不住的。只要做戲的我與本來的我之間的鴻溝不被填平，就將永遠持續下去。這點我自己也清楚。我當上專業演員之後，這鴻溝眼看著越來越大。隨著演技的愈發誇張，其反作用力也變本加厲。無可奈何。說不定我馬上就把老婆殺掉，無法自控。因為那不發生在這裡的世界，我束手無策。那是遺傳因子造成的，毫無疑問。」

「想得過於嚴重了，」我強作笑容，「追溯到遺傳因子上面去，可就鑽不出來唆！最好拋開工作休息一下。拋開工作，一段時間裡避免見她，只能這樣做。一切都拋開不管，和我一起去夏威夷！每天躺在海灘上喝『克羅娜』，那可是個好地方。什麼也不用想，一大早就開始喝酒，游泳，再買兩個女孩兒。租輛野馬牌汽車，以一百五十公里的時速開車兜風，邊聽音樂邊兜，德安茲也好，施萊和斯通兄弟也好，『沙灘男孩』，也好，什麼都聽。只管敞開心胸。如要認真地考慮什麼，過後再考慮也不遲。」

「不壞。」他眼角聚起細小的皺紋，笑道，「再叫兩個女孩兒，四人玩到早上。當時真叫開心！」

正是，我說。官能掃雪工。

「我隨時可以動身。」我說，「你呢？工作收尾要多長時間？」

五反田不可思議似的微笑著看我：「你還一無所知。我那工作是永遠也收不了尾的，除非一古腦兒拋開。果真那樣，我無疑要被永久逐出這個世界，永久地！同時失去老婆，永久地，以前也跟你說過。」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乾。

「不過也無所謂，什麼都失去也不怕，死心塌地就是。你說得對，我是累了，是去夏威夷清洗頭腦的時候了。OK，一切都甩開不管，和你一起到夏威夷去。以後的事等把腦袋清洗一空之後再考慮。我——對對，還是要當個地地道道的人。也許當不成，但嘗試一次總還是值得的。交給你了，我信賴你，真的，從你打來電話時我就一直信賴你，不知為什麼。你有非常地道的地方，而那正是我始終追求的。」

「我談不上什麼地道，」我說，「只不過嚴守舞步而已，不斷跳舞而已。完全沒有意思。」

五反田在桌面上把兩手左右拉開五十厘米。「哪裡有意思？我們生存的意思到底在哪裡？」他笑了笑，「算了，管它，怎麼都無所謂，想也沒用。我也學你的樣子好了。從這個電梯跳到那個電梯，一個個跳下去幹下去。這並非不可能，只要想於無所不能。我畢竟是聰明漂亮又討人喜歡的五反田，好，去夏威夷！訂明天的票，頭等艙兩張。可要訂頭等艙喲，別的不成！乘則『奔馳』，戴則勞力士，住則港區，飛機則頭等艙。明後天收拾一下東西就起飛，當天就是火奴魯魯。我是適合穿夏威夷衫的。」

「你什麼都合適。」

「謝謝。只是多少殘存的自我有點發癢。」

「先去海灘酒吧喝『克羅娜』，喝透心涼的。」

「不壞。」

「不壞。」

五反田盯視我的眼睛：「我說，你真可以忘掉我殺喜喜的事？」

我點點頭：「我想可以。」

「還有件事我沒說，一次我說過被關進拘留所兩個星期而隻字未吐吧？」

「說了。」

「那是撒謊。實際上我一古腦兒和盤托出馬上就給放出來了。倒不是因為害怕，是想給自己抹黑，想使自己心靈蒙受創傷。卑鄙！所以得知你為我始終守口如瓶，我實在非常高興，覺得連自己的卑鄙都像得到了沖洗，我也覺得這種感覺不正常，但確實是這樣感覺的，覺得你把我卑鄙的污點沖洗得一乾二淨，今天一天我可是向你坦白了很多事情，總

清算！不過能說出來也好，心裡也就安然了。你可能感到不快的。」

「沒有的事。」我說，我心想：我覺得似乎比以前更接近你了。而且也許應該這樣說出口去，但我當時決定往後推遲一些再說。儘管無此必要，然而我就是覺得還是這樣為好，覺得不久會碰到使這句話說起來更有力的機會。「沒有的事。」我重複一次。

他拿起椅背上的雨帽，看濕到什麼程度，隨即又放下，「看在友情的分上，有件事要你幫忙。」他說，「我想再喝杯啤酒，可現在沒有力氣走去那邊。」

「可以可以。」說著，我去櫃台又買了兩杯啤酒。櫃台前很擠，等了一會才買到。當我雙手拿杯折回裡頭的餐桌時，他已經不見了。雨帽消失了，停車場裡的「奔馳」也沒有了。我暗暗叫苦搖頭。但已無可挽回，他已經消失。

## 第四十節

「奔馳」從芝浦海打撈上來，是翌日偏午時分。因在意料之中，我沒有驚訝。從他消失時我便已有預感。

不管怎樣，屍體又增加了一個。老鼠、喜喜、咪咪、狄克，加五反田。共五個。還差一個，我搖搖頭。不妙的勢頭。再往下將有什麼事發生呢？將有誰死去呢？我陡然想起由美吉。不不，不可能是她，那太殘酷了！由美吉，不應該死去或消失。不是由美吉是誰呢？雪？我搖頭否定。那孩子才十三歲，不能讓她去死。我在腦海裡排列出可能化為死者的人名單。排列的時間裡，我總覺得自己可能淪為亡魂，我無意中選定了死者的順序。

我去赤板警察署找到文學，告訴他自己昨晚同五反田在一起來著。我覺得還是向他說了為好。當然沒講他可能殺了喜喜。那事已經完結，連屍體都沒有的。我說自己在五反田死前不一會還同他在一起，看上去他極度疲勞，神經有些亢奮。說他身負重債，不得不幹不願幹的事，而且為離婚而深感苦惱。

他把我說的簡單記錄下來，和上次不同，這回草率得多。然後我簽上名，前後沒用一個小時。之後，他指間夾圓珠筆看著我的臉。「你周圍實在是經常有人死掉，」他說，「這樣的人生是得不到朋友的，人人避而遠之。那樣一來，眼神勢必不佳，皮膚勢必粗糙。不是好事喲！」

他喟嘆一聲。

「總之是自殺，這點已經清楚，有目擊者。不過可惜呀，就算是電影明星，也大可不必要把『奔馳』都投到海裡去嘛，投西比克或皇冠已經足夠了。」

「入了保險，沒關係的。」我說。

「哪裡，自殺除外吧，任憑怎樣都下不來保險金的。」文學說，「無論如何都夠糊塗的。我這樣的因為沒錢，一想就想到給孩子買自行

車上去。三個孩子，個個得花錢，都想自己有一輛自行車。」

我默然。

「可以了，回去吧。貴友真是不幸。特意跑來報告，謝謝了。」他把我送到門口，說，「咪咪案件還沒有水落石出。偵查還在進行，早晚會有著落。」

好長時間裡我都覺得是自己害了五反田。我怎麼也無法從這種苦悶沉重的心情中掙脫出來。我一句句回憶同他在新騎士裡的談話。每一句都使我覺得假如我回答得巧妙一些或許可以救他不死。那樣，兩人現在就可以躺在夏威夷海灘上喝啤酒了！

但轉念一想也未必盡然。因為他早已下定決心，不過在等待時機而已。他一直在考慮把「奔馳」投入大海。他知道那是自己唯一的出口，而始終把手放在那出口門扇的把手上等待時機。他在頭腦中不知多少次描繪出「奔馳」沉入海底的場面，以及水從車窗湧入使得自己無法呼吸的情景。他通過玩弄自我毀壞的可能性而將自己同現實世界連接起來，但不可能長此以往。他遲早都要打開門扇，而且他自己心裡也明明白白。他不過在等待時機。

咪咪之死帶給我的是舊夢的破滅及其失落感；狄克之死帶給我的是某種無奈；而五反田之死帶來的則是絕望，如沒有出口的鉛箱般的絕望。五反田的死是無可挽救的。他不能夠將自己內在的衝動巧妙地同自身融為一體。那種發自本源的動力將他推向進退維谷的地段，推向意識領域的終端，推向其分境線對面的冥冥世界。

相當一段時間裡，週刊、電視和體育小報等都將他的死作為獵物肆無忌憚地大嚼特嚼。他們好似象鼻蟲吞噬腐肉那樣咀嚼得津津有味。光是掃一眼那類標題我都要嘔吐。至於其內容不聽不看也猜得出來。我恨不得把這些混蛋逐個掐得一口氣不剩。

五反田說過用鐵錘打殺，說那樣又簡單又快。我不同意，說死得那麼快太便宜了他們，得一點點地勒死才好。

我躺在床上閉起眼睛。咪咪從黑暗深處說道「正是」。

我躺在床上憎惡這世界，從心底從根源上深惡痛絕。這世界裡到處充斥著死——令人不忍回味的、莫名其妙的死。我軟弱無力，並被這生之世界上的穢物污染得滿身臭氣。人們從入口進來、由出口離麼。離去的人再不返回，我望著自己這雙手。手心裡同樣沾滿死的氣味，怎麼洗也洗不掉，五反田說。喂，羊男，這就是你連接世界的方式？莫非我只有通過永無休止的死才能同世界相連相接不成？這以後我還將失卻什麼呢？或許如你所言我再也不能獲得幸福，那倒也罷了，可如此狀況則實在過於殘酷。

驀地，我想起小時看過的科學讀本。其中有一項是「假如沒有摩擦世界將會怎樣」。那書上解釋道：「假如沒有摩擦，自轉的離心力將把地球上的一切統統甩到宇宙中去。」而我正是這種心境。

「正是。」——咪咪說。



## 第四十一節

五反田把「奔馳」沉入海裡後的第四天，我給雪打去電話。老實說，我不想同任何人說話。惟獨同雪不能不說。她萎靡不振，形單影隻，且還是個孩子，而能庇護她的人又捨我無他。更何況她首先還在活著。我有責任使她活下去，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

雪沒在箱根家裡。雨接起電話，說女兒前天便去了赤板公寓。她大約剛從打盹中被叫醒，說話含糊不清。而且話語不多，對我正中下懷。我便往赤板打電話。雪大概正在電話機旁，馬上接起。

「你不在箱根能行嗎？」我問。

「不知道啊。反正我想一個人待些時間。怎麼說媽媽都是大人吧？我不在她也完全過得了。我想多少考慮一下自己的事，想想下一步該怎麼走。我也到了認真對待這類問題的時候了。」

「差不多。」我同意道。

「從報紙上看到了——你的朋友死了。」

「嗯。被詛咒的『奔馳』，如你所說。」

雪一陣沉默。那沉默如水一樣浸滿我的耳朵。我把聽筒從右耳換到左耳。

「不出去吃點東西？」我問，「沒吃什麼像樣東西吧？兩人去吃點好些的。說實話，這幾天我也沒怎麼吃喝。一個人吃上不來食慾。」

「兩點有個約會，那之前可以的。」

我看手錶：十一點剛過。

「好，這就收拾一下去接你。二十分鐘後到。」

我換上衣服，從冰箱取出橙汁飲料喝罷，將車鑰匙和錢夾裝進衣袋。剛要出門，又覺得忘了一件什麼事。對，是忘了刮鬚。我走進衛生間，仔仔細細把鬚鬚刮淨。邊照鏡子邊想：我這模樣說是二三十歲還有人信吧？應該有人信。不過我像二三十歲也罷不像也罷，這等事怕是沒人關心的。像不像都無所謂。刮完須我又刷了遍牙。

外面天朗氣清。夏日已光臨此地。只要不下雨，倒是個蠻舒服的季節。我身穿半袖衫和薄布褲，戴著太陽鏡，往雪住的公寓驅動「雄獅」。甚至吹起口哨。

正好，我想。

夏季。

我邊開車邊想起林間學校。林間學校規定三點午睡。而我怎麼也睡不成什麼午覺。叫睡也睡不成。但一般人都睡得很香。於是這一小時我一直眼望天花板，一直望的時間裡，竟感覺天花板是個獨立的世界，彷彿走去那裡，便可進入一個與此處不同的天地，一個價值相反上下顛倒的世界，猶《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一般。我一直如此思來想去。因此想到林間學校時能想得起來的只有天花板。正是。

後面的賽德力克 按了三次喇叭。信號已變為綠色。要冷靜！急也沒用，急也去不成什麼好地方不是？我慢慢把車開起。

日本產汽車牌名。

到公寓一按門鈴，雪即刻下來。她身穿格調清雅的半袖印花連衣裙，腳上是涼鞋，肩上挎著深綠色皮包。

「今天煥然一新嘛！」我說。

「不是說兩點有約會嗎？」

「十分得體，飄逸脫俗。」我說，「很有成年人風度。」

她只是淡然含笑，並不作聲。

我們邁進附近一家飯店，吃了鮭魚佐味的細麵條、鱸魚和沙拉，喝了湯。由於不到十二點，店裡很空，味道也夠純正。十二點過後公司職員們擁上街頭時分，我們已出店上車。

「去哪兒？」我問。

「哪也不去，就在這一帶轉來轉去。」

「存心同社會作對，浪費汽油！」我說。但雪不予理會，一副充耳不聞的樣子。也罷，我想，反正這一帶本來就一塌糊塗，即使空氣再污染一點，交通再混亂一點，又有誰會介意呢！

雪按下汽車音響的鍵子，裡面放有Talking Heads的磁帶，大概是《音樂博覽會》。到底誰放進去的呢？很多事都從記憶中失落。

「我，準備請家庭教師。」她說，「今天去見那人，女的，爸爸給物色的。我對爸爸說想學習，他第二天就給找好了，說是很負責的人。說來奇怪，看了那部電影後就有點想學習。」

「哪部電影？」我反問，「《一廂情願》？」

「是的，是它。」雪有點臉紅，「連自己也覺得滑稽。總之看完那部電影就一下子產生了學習的念頭。大概是因為看到你那位朋友在上面演教師的緣故吧。那人麼，看的當時覺得他傻氣，但還是像有一種感召力，想必有才能的。」

「是啊，有某種才能，的的確確。」

「嗯。」

「當然那是演技，是虛構，和現實不同。明白？」

「知道。」

「牙醫也演得出色，惟妙惟肖。但那終究是逢場做戲，惟妙惟肖不過是看時的感覺，是圖像。實際上幹一件事是非常辛苦非常折騰人的，

因為沒有意思的部分太多。不過你想幹什麼畢竟是好事，沒有這種願望也不可能活得充實自如。五反田聽了恐怕也會高興的。」

「見他了？」

「見了。」我說，「見了交談了。他談了很多很多，談得十分坦誠，談完就死了。和我說完話就把『奔馳』開到海裡去了。」

「怪我？」

我緩緩搖頭：「不怪，任何人都不怪。人死總是有其相應緣由的。看上去單純而並不單純。根是一樣的。即使露出地面的部分只是一點點，但用手一拉就會接連出來很多。人的意識這種東西是在黑暗深處紮根生長的。盤根錯節，縱橫交織——無法解析的部分過於繁多。真正的原因只有本人才明白，甚至本人都懵懵懂懂。」

他始終把手放在出口門扇的把手上，我想，他在等待時機。誰也怪罪不得。

「可你肯定因此恨我。」雪說。

「沒什麼恨的。」

「就算現在不恨，將來也一定恨。」

「將來也不恨，我不會那樣憎恨別人。」

「即使不恨，也必定有什麼消失的。」她低聲道，「真的。」

我瞥一眼她的臉：「奇怪，你和五反田說的話一模一樣。」

「是嗎？」

「是的。他一直對將有什麼消失這點耿耿於懷。其實何必那樣呢？任何東西遲早都要消失。我們每個人都在移動著生存，我們周圍的東西都隨著我們的移動而終究歸於消失。這是我們所無法左右的。該消失的時候自然消失，不到消失的時候自然不消失。比如你將長大成人。再過

兩年，這身漂亮的連衣裙都要變得不合尺寸，對Talking Heads你也可能感到陳腐不堪。而且再也不想和我一起兜什麼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只管隨波逐流，想也無濟於事。」

「可我會永遠喜歡你的，這和時間沒有關係，我想。」

「這麼說真讓我高興，但願如此。」我說，「不過說句公平話，你還不懂得時間為何物，很多事情最好不要過早定論。時間同腐敗是一回事。意料不到的東西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變化，任何人都無從知曉。」

她沉吟良久。磁帶A面轉完，翻到B面。

夏天。街頭街尾，夏日風情觸目皆是。無論警察還是高中生抑或公共汽車司機，全都換上了半袖衫。也有的女孩兒竟然只穿背心。喂喂，我想，前不久可還下雪來著！在紛飛的雪花中我曾和她同唱《救救我，琳達》！那時至今，也不過兩個半月。

「真不恨我？」

「當然！」我說，「當然不恨，何至於那樣。在這一切都真假莫辨的世界上，惟獨這點我可以保證。」

「絕對？」

「絕對，百份之兩千五。」

她微微一笑：「就想聽這句話。」

我點點頭。

「喜歡五反田吧？」雪問。

「喜歡吶！」說著，突然喉頭哽咽，淚水在眼窩裡打轉，我好歹忍住沒讓流出。接著深深吸了口氣，「每見一次，喜歡程度就加深一層，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尤其到我這等年紀之後。」

「他殺了她？」

我透過太陽鏡注視一會街景。「這個誰都不知道。不過怎麼都無所謂了。」

他不過在等待時機而已。

雪憑依車窗，手托臉頰，邊聽Talking Heads邊張望外面的景色。她比第一次見面時，看上去多少老成了一點。不過這很可能只是我的主觀感覺，畢竟才僅僅過去兩個半月。

夏天！我想。

「這往後有什麼打算？」雪問。

「怎麼說呢？」我說，「還一切都沒決定。做什麼好呢？但不管怎樣，我都要回一次札幌，明後天。有件事必須回札幌處理。」

我務必找到由美吉，還有羊男。那裡有為我保留的場所，我包含在那裡，那裡有人為我哭泣。我必須返回那裡把卸掉的輪子上緊。

到代代木八幡車站附近時，雪要在這裡下車：「乘小田急線去。」

「開車送你到目的地，反正今天下午閒著。」我說。

她微笑道：「謝謝。不過可以了，挺遠的，還是電氣列車快。」

「怪哉！」我摘下太陽鏡，「你說『謝謝』是吧？」

「說也沒什麼不行吧？」

「當然。」

她看著我的臉，看了十至十五秒。臉上終未浮現出可以稱之為表情的表情。她居然是個沒有表情的孩子，只有眼神和唇形的些許變化。嘴唇略略噉起，眼睛敏銳地忽閃著，透出靈氣和生機。這雙眼睛使我想起夏日的光照——夏日裡尖銳地刺入水中而又搖曳著閃閃散開的光照。

「只是有點感動。」我說。

「怪人！」說罷，雪躬身下車，砰地關上門，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我目送著雪苗條的背影，直至在人群中消失。消失後，我不由十分傷感。頗有失戀的意味。

我一邊用口哨吹著「愛之匙」的《都市之夏》，一邊沿表參道開至青山大街，準備在紀國屋採購。剛要開進停車場，突然想起明後天去札幌，沒有必要做飯，更沒必要採購食品。於是我當下無事可幹，至少沒有該幹之事。

我重新漫不經心地在街上兜了一圈，而後返回住處。房間顯得格外空蕩。罷了罷了！想著，一頭倒在床上，眼望天花板。這種心態可以取個名字——失落感。我出聲說了一次，發覺這三個字並不令人欣賞。

正是，咪咪說道，其聲音在這空空的房間裡朗朗蕩漾開來。

## 第四十二節

我夢中遇到了喜喜。我想那應該是夢。不是夢也是類似夢的狀態。「類似夢的狀態」又是什麼呢？我不得而知。總之有這麼回事。在我們意識的邊緣地帶，有很多東西是無法命名的。但我決定將其簡單稱之為夢。因為我想還是這一說法最為接近實體。

我在黎明時分夢見了喜喜。

夢中的時間也是黎明。

我打電話。國際電話。我撥動電話號碼——貌似喜喜的女子留在火奴魯魯商業區那個房間窗框上的電話號碼。聽筒裡傳來卡嗒卡嗒的接線聲。接上了，我想，一個數碼一個數碼依序連接。稍頃，鈴聲響起。我將聽筒緊緊貼在耳朵上，數點那沉悶的鈴聲：五次、六次、七次、八次。數到十二次，有人接起。與此同時我也置身於那個房間——一個火奴魯魯商業區中空蕩冷清的死的房間。時間彷彿白天，陽光從天井採光孔中直直地瀉下。光線恍若幾根粗大的柱子拔地而起，其間飄浮著細微的塵埃。那光柱如刀削一般稜角分明，將南國強勁的日光注入屋內。沒有光照的部分則陰冷幽暗，恰成鮮明對比。大有置身海底之感。

我坐在房間沙發上，耳貼聽筒。電話的拉線長拖拖地穿過地板延伸開去。它穿過昏暗，穿過光照，消失在隱隱約約的淡影之中。拉線極長，我還沒見過如此之長的拉線。我把電話機放在膝頭，四下打量房間。

傢俱放的位置仍同上次一樣。床、茶几、沙發、椅子、電視機、落地燈，雜亂無章地安放著，顯得很不諧調。房間的氣味也一如上次。一股房間久閉不開的氣味。空氣沉澱渾濁，夾雜著霉氣味。只是六具白骨已不復見。床上的沙發上的電視機前椅子上的以及餐桌旁的全無蹤影。餐桌上剛被伸筷的餐具也已消失。我把電話機放在沙發上欠身立起。頭隱隱作痛，似乎一聲巨響引起的腦弦震顫。於是我又落下身來。

恍惚間，最遠處籠罩在淡影中的椅子上彷彿有什麼在動。我凝目細



看，但見已悄然立起，帶著那種咯登咯登的腳步聲朝這邊走來。喜喜！她款款地走出昏暗，穿過光照，坐在餐桌旁椅子上。她仍是從前那身打扮：藍色連衣裙加白色挎包。

喜喜坐在那裡定定地注視我，表情分外柔和。她坐在既非光照又非昏暗——恰恰介於二者之間的位置。我很想起身走過去，但又怯怯地作罷。加之太陽穴仍有餘痛。

「白骨去哪裡了？」我開口道。

「這個——」喜喜微微含笑，「大概消失了吧。」

「你搞的？」

「不，自行消失。你怕不是也消失了？」

我倏地看一眼身旁的電話機，用指尖輕輕按住太陽穴。

「那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那六具白骨？」

「是你本身呀，」喜喜說，「這裡是你的房間，這裡所有的都是你本身，所有一切。」

「我的房間！」我說，「那麼海豚賓館呢？那裡是怎麼回事？」

「那裡也是你的房間，當然是。那裡有羊男，而這裡有我。」

光柱巋然不動，硬挺、均衡。只有其間的空氣微微浮動。我不經意地看著那浮動。

「到處都有我的房間。」我說，「哎，我總是做夢，夢見海豚賓館，那裡有人為我哭泣。天天晚上做同樣的夢。海豚賓館細細長長，那裡有人為我哭泣，我以為是你。所以我才動了無論如何都要見到你的念頭。」

「大家都在為你哭泣。」喜喜說。她的聲音十分沉靜，彷彿在撫慰神經。「因為那是為你準備的場所嘛！在那裡，任何人都為你哭泣。」

「可是你在呼喚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才跑到海豚賓館找你見面。於是從那裡——好多事都是從那裡開始的，和從前一樣。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人死了。喂，是你呼喚我吧？是你在引導我吧？」

「不是的。呼喚你的是你本身。我不過是你本身的投影。你本身通過我來呼喚你，來引導你。你將自己的影子作為舞伴一起跳舞，我不過是你的影子。」

「我掐她的時候，以為她是自己的影子，」五反田說，「以為掐死這影子日後便可諸事如意。」

「可為什麼大家都為我哭泣呢？」

她沒有回答。她倏然立起，帶著咯登咯登的腳步聲走到我面前站定。然後雙膝跪地，伸出手，把指尖貼在我嘴唇上。手指又滑又累。接著又撫摸我的額角。

「我們是為你不能為之哭泣的東西哭泣。」喜喜低低地說，像在囑咐我似的說得一字一板，「我們是為你不能為之流淚的東西流淚，為你不能為之放聲大哭的東西放聲大哭。」

「你耳朵還那樣？」我問。

「我的耳朵——」她粲然地一笑，「還是那樣，老樣子。」

「能再給我看一次？」我說，「我想再品味一次當時的感觸，品味一次你在飯店裡讓我看耳朵時那種彷彿世界都為之一變的感觸。我始終懷有這個願望。」

她搖搖頭。「另找時間吧。」她說，「現在不成。那並非隨時都可以看的。真的，那只能在合適的時候看，當時便是。但現在不是。早晚會再給你看的，在你真正需要看的時候。」

她又站起，走進天窗筆直射進的光柱，紋絲不動地佇立在那裡。在刺眼的光塵之中，其身體看上去似乎即將分解消失。

「我說，喜喜，你死了嗎？」

她在光柱中飛快地朝我轉過身。

「指五反田？」

「是的。」

「我想是五反田殺的我。」喜喜說。

我點頭道：「是吧，他是那樣認為的。」

「或許他殺了我，對他來說是那樣。對他來說，是他殺的我。那是必要的，他只有通過殺我才能解決他自己，殺我是必要的。否則他走投無路。可憐的人！」喜喜說，「不過我並沒有死，只是消失而已，消失。轉移到另一個世界上去，就像轉乘到另一列並頭行駛的電車上。這也就是所謂消失。懂嗎？」

我說不懂。

「很簡單，你看著！」

說罷，喜喜橫穿地板，朝對面牆壁快速走去，直到牆壁跟前也沒放慢腳步，隨即被吸入牆壁消失了。鞋聲也隨之消失。

我一直望著將她吸入其中的那部分牆壁。那只是一般的牆壁。房間裡間無聲息。惟獨光柱中的塵埃依然緩緩飄浮。太陽穴又開始隱隱作痛，我用手指按住，仍舊盯住牆壁不放。想必當時——火奴魯魯那次——她也是這樣被吸入牆壁之中的。

「怎麼樣，簡單吧？」喜喜的聲音傳來，「你不試試？」

「我也能行？」

「我不是說簡單嗎？試試嘛！徑直往前走就行，那樣就會走到這一側來。不能怕，也沒什麼好怕的。」

我拿著電話機從沙發站起，拖著軟線往將她吸入其中的那塊牆壁走去。接近壁面時我略有猶豫，但沒有放慢速度，兀自將身體朝牆壁碰去，不料卻無任何碰撞感，不過是穿過一堵不透明的空氣隔層，而僅僅覺得其空氣的構成有點異樣而已。我提著電話機再次穿過那隔層，返回我房間的床前。我在床邊坐下，把電話機放在膝頭。「是簡單，」我說，「簡單至極。」

我將聽筒貼在耳朵上，電話已經掛斷。

莫非是夢？

是夢，多半是夢。

然而又有誰曉得呢？

### 第四十三節

走進海豚賓館時，總服務台裡站著三個女孩子。她們同樣是那身裝束：絕無任何皺紋的天藍色坎肩和雪白的襯衣，同樣向我轉過可人的笑臉。但裡邊沒有由美吉。我深感失望，甚至可謂絕望。我一心以為一到這裡即可理所當然地見到由美吉。因而我不禁瞠目結舌，連自己姓名的發音都吐不清楚，以致接待我的那女孩兒的笑容失控似的僵在臉上。她不無懷疑地審視著我的信用卡，將其插進計算機，確認是否為盜竊物。

我邁進十七樓一套房間，放下行李，去衛生間洗過臉，又轉回大廳。我坐在鬆軟的高級沙發上，裝做翻閱雜誌的樣子不時地往服務台裡打量一眼，我想由美吉或許只是小憩。但四十分鐘過後她還是沒有露面，仍是那三個梳同樣髮式、相互難以分辨的女孩兒忙個不停。等了差不多一小時，只好作罷。看來由美吉不會是小憩。

我上街買了份晚報，走進一家飲食店，邊喝咖啡邊看。我看得很細，以為可能發現自己感興趣的報導。

結果什麼也沒發現。無論五反田還是咪咪，都一字未提，只有別的殺人和自殺方面的報導。我邊看報紙，邊心想這回返回賓館時由美吉大概——也應該——站在服務台裡了。

但一小時後由美吉仍未見影。

我不由思忖：莫非她由於某種原因突然從世界上消失了？猶如被牆壁吸進去一樣？想到這裡，我心裡七上八下，便給她住處打電話，沒有人接。接著給服務台打電話，問由美吉在不在。另一個女孩兒告訴說由美吉昨天開始休假，明後天才能上班。我暗暗叫苦，為什麼來之前不給她打個電話呢？為什麼就沒想到打電話呢？

當時我腦袋裡裝的只是快快飛來札幌，並深信來札幌便可見到由美吉。荒唐可笑！如此說來，這以前何時給她打過電話來著？五反田死後一次也未打，不，那之前也沒打的。自從雪吐在沙灘上，五反田對我說他殺了喜喜時就一直未曾打過。時間相當之長。這已經把由美吉拋開很

久了。不曉得這期間發生了什麼。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的，而且發生得十分容易。

但我又能說什麼呢，實際上什麼都不能說。雪說五反田殺了喜喜。五反田把「奔馳」扎進大海。我對雪說「沒關係，這不怪你」。喜喜對我說「我不過是你的影子」。而我到底能說什麼呢？什麼也說不來。我首先想見到由美吉，然後再想應該向她說什麼。電話中什麼也說不來。

我還是心神不定。難道由美吉已被吸入牆壁我永遠也見不到她了嗎？是的，那白骨是共有六具。有五具已明白是誰，此外只剩一具。這具是誰呢？想到這裡，我陡然變得坐立不安，胸口裡突突跳得幾乎透不過氣，心臟也似乎在急劇膨脹，幾欲穿肋而出。有生以來我還是第一次產生這種心情。我愛由美吉？不知道，見面之前我什麼都想不成。我往由美吉住處不知打了多少次電話，手指都打痛了，但就是沒有人接。

我無法安然入睡，洶湧的不安感幾次打斷我的睡意。我擦汗睜眼，開燈看錶：二點、三點十五、四點二十，四點二十分後，我終於失眠了。我坐在窗前，邊聽心臟的跳動邊凝視漸亮的街景。

喂，由美吉，別再讓我這麼一個人孤孤單單。沒有你，我就像被離心力拋到了宇宙的終端。求求你，讓我看到你，把我連接到什麼地方，把我同現實世界維繫在一起。我不想修煉成仙，我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三十四歲男子。我需要你。

從早晨六點半，我便開始撥她房間的電話號碼。每隔三十分鐘就坐在電話機前撥一次，每次都沒人接。札幌的六月委實是美妙的季節。冰雪早已融盡，幾個月前還冰封雪裏的大地現在一片烏黑，充盈著柔和的生機。樹木綴滿青翠的葉片，在徐來清風的吹拂下輕搖微顫，長空寥廓，一碧萬里，雲朵倩影分外清晰。這景緻使得我感到騷動不安。但我還是關在賓館房間裡不動，只管撥動她住處的電話號碼。每隔十分鐘我便自言自語一次：明天她就會回來，等到明天即可。然而我等不到明天，誰能保證明天一定到來呢？我坐在電話前連續撥號。撥得累了，便躺在床上打盹，或無端地盯視天花板。

似前這裡有座老海豚賓館來著，我想，那賓館的確破舊不堪。但那裡有很多東西滯留下來。人們的思緒、時間的殘渣，全部融入一聲聲床鋪的吱呀聲中，粘附於牆壁上的一條條污痕。我深深坐進沙發，抬腿放

在茶几上，閉目回想老海豚賓館裡的光景：門口的形狀，磨損的地毯，變色的鑰匙，角落裡落滿灰塵的窗框。我可以沿走廊前行，開門進入室內。

老海豚賓館早已消失，但其陰影其氣氛仍然留在這裡。我可以感覺出它的存在。老海豚賓館潛伏於這座龐大的新「海豚賓館」之中，我閉眼便可以閃身入內，便可以聽見老犬一般發出呼嚕呼嚕響聲的電梯。它在這裡。無人知曉，但仍在這裡。這裡是我的連接點。我對自己講道：不要緊，這裡是為我而設的場所，她必定返回，耐心等待就是。

我讓服務員把晚飯送來房間，從冰箱裡取出啤酒喝著。八點鐘又給由美吉打電話，仍沒人接。

我打開電視，看棒球比賽的現場直播看到九點。我消掉聲音，只看畫面。比賽大失水準，而且我原本也無甚興緻，不過想看一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動作。羽毛球也好水球也好，什麼都無所謂。我並不注意比賽的進展，只看運動員的投球、擊球和跑動。我把它當作某個與己無關的人的生活片斷，一如觀看空中飄逝的流雲。

九點，我又打了次電話。這回鈴聲只響一次她便接起。我一時很難相信接電話的竟會是她，似乎有一股突如其來的巨大衝擊波將我同世界之間的紐帶沖為兩段。四腳癱軟無力，硬硬的空氣塊兒湧上喉頭。由美吉在那裡！

「剛剛旅行回來。」由美吉十分冷靜地說，「請假去東京來著，住在親戚家裡。給你打了兩次電話，沒有人接。」

「我到札幌來了，來後一直給你打電話。」

「失之交臂。」

「失之交臂。」說罷，我緊握聽筒，盯視電視畫面，半天想不起詞語，腦袋亂成一團。說什麼好呢？

「喂，怎麼了？喂喂！」由美吉呼喚道。

「好端端在這裡呢！」

「聲音好像有點怪。」

「緊張的關係。」我解釋說，「說不好，除非見面談。我一直緊張，電話中放鬆不下來。」

「明天晚上我想可以見面。」她停了一下說。我想像她大概用手指碰了一下眼鏡框。

我耳貼聽筒在床邊坐下，背靠牆。「我說，明天好像遲了些，想今天就見。」

她發出否定的聲音——其實尚未出聲，不過是帶有否定意味的空氣傳來。「今天太累了，筋疲力盡，我不是告訴你剛剛回來麼？今天實在不行。明天一早就得上班，現在只想睡覺。明天下班後見，可以吧？或者說明天不在這兒了？」

「不，我要在這住些天。我也知道你很累，可說句老實話，我總有些擔心，擔心等到明天你怕已經消失。」

「消失？」

「就是說從這世界上消失。失蹤。」

由美吉笑道：「哪裡會那麼簡單地消失呢！不要緊，放心！」

「跟你說，不是那樣的，你並不明白。我們在一刻不停地移動，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們身邊各種各樣的東西隨著這種移動而歸於消失。這是無可奈何的，沒有一樣會滯留下來。滯留也是滯留在我們的意識裡，而不存在於現實世界。我就是對這點擔心。喂，由美吉，我需要你，非常現實地需要你。我幾乎從沒有如此迫切地需要過什麼。所以希望你不要消失。」

由美吉沉吟片刻。「好個怪人！」她說，「向你保證：我不消失，明天肯定同你見面。請等到明天。」

「明白了。」我不再堅持，也不能再堅持。我對自己說道：知道她



尚未消失就已經很不錯了。

「晚安！」說罷，她放下電話。

我在房間裡四下轉了一會，然後去二十六樓酒吧喝伏特加。這是我同雪初遇的地方，裡邊人很多。櫃台前有兩個年輕女郎在喝酒，兩人衣著甚為華麗，且都很得體。其中一個腿形長得動人。我坐在桌旁一邊喝伏特加，一邊並無其他意味地打量這對女子。隨後欣賞夜景。我用手指按住額角，儘管並不痛。繼而開始摸索頭蓋骨的形狀，我自己的頭蓋骨。良久確認完畢，轉而想像櫃台前那兩個女子的骨骼：頭蓋骨、脊椎骨、肋骨、骨盆、四肢和關節，以及動人雙腿裡的動人白骨。其骨潔白如雪，絕無雜質，且毫無表情。腿形動人的女子一閃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察到了我的視線。我很想向她說明，就說我不是看她的軀體，而只是在想像她的骨骼。當然我沒有這樣做。喝完三杯伏特加，回房間睡覺，或許由於由美吉已得到確認的緣故，我睡得很香。

由美吉來到時是凌晨三點。聽得門鈴響，我擰亮床頭燈，看了看錶。然後披上睡衣，未加思索地把門打開。此刻睡意濃，也不容我思索。我只是機械地起床、移步、開門。開門一看，見是由美吉站在那裡。她身穿天藍色坎肩，仍像上次那樣從門縫閃身溜入。我關上門。

她站在房間正中，深深吁了口氣。接著悄然脫去坎肩，整齊地擺在椅背以免弄出皺紋，動作一如上次。

「怎麼樣，沒有消失吧？」她問。

「是沒消失。」我聲音有些遲疑。我還把握不好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的界線，甚至驚訝都無從談起。

「一個人不至於那麼簡單地消失的。」由美吉一字一板地說。

「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無論什麼。」

「反正我在這裡嘛，反正我沒消失。你不承認？」

我環視四周，深吸口氣，又看看由美吉的眼睛。是現實！「承認。」我說，「你是好像並未消失。可半夜三點怎麼會跑到我房間來

呢？」

「睡不著，睡不穩。」她說，「放下電話就馬上睡了，但一點鐘一下子醒來後就再也睡不著。心裡總想你說的話，怕弄不好真的就這麼消失掉。所以就叫輛出租車到這兒來了。」

「半夜三點你來上班，人家不覺得蹊蹺？」

「不怕的，沒人發現，這時間都在睡覺。說是說二十四小時服務，但畢竟是深夜三點，沒什麼事要做。坐而待命的只是總服務台和房間服務方面的。從地下停車場通過職工專用門上來，沒有人會發覺。即使發覺也無所謂，因為這裡職工多，值班的和不值班的不可能一一搞清。況且只要說一句來小睡室裡睡覺，也就矇混過去了，毫無問題。這種事以前也有過幾次。」

「以前也？」

「嗯。半夜睡不著就悄悄到賓館裡來，一個人轉來轉去。轉一會兒心情就穩定下來了。你覺得發傻？可我喜歡，喜歡這樣。一進賓館心裡就像一塊石頭落了地。一次也沒被發現過，放心好了。一來沒人發現，二來發現也能隨便搪塞過去。當然，如果被發現進這房間，問題是有點麻煩。此外萬無一失。在這裡待到早上，到上班時間就躡手躡腳地出去。可以吧？」

「我自然可以。你上班是幾點？」

「八點。」她看了看錶，「還有五個小時。」

她以有些神經質的手勢從手腕摘下錶，橐地輕聲放於茶几。隨即坐在沙發上，把裙角拉得筆直，抬臉看著我。我在床邊坐下，意識已經有所恢復。

「那麼——」由美吉開口道，「你是說你需要我？」

「強烈地需要。」我說，「好多事情轉了一輪，整個轉了一輪。而我需要你。」

「強烈地？」說著，她又拉了拉裙角。

「是的，非常強烈。」

「轉一輪後回到哪裡了？」

「現實。」我說，「花了好些時間，終於回到現實中來了。我從很多奇妙事件中脫身出來，很多人死了，很多東西失去了，一切混亂不堪，而且仍未消除，估計將繼續混亂下去。但我覺得我已轉完了一輪，現在返回了現實。這一輪轉得我筋疲力盡，渾身癱軟，但我好歹堅持跳個不停，一步也沒踩錯舞步。也正因如此，才得以重返這裡。」

她看著我的臉。

「具體的我現在很難說得明白，不過請你相信我。我需要你，這對我是至關重要的大事，對你也是至關重要的大事。不騙你！」

「那麼我該怎樣好呢？」由美吉不動聲色地說，「難道我應該感動得同你睡覺不成？就說太好了，說你需要我是我的最大的幸福——是這樣不成？」

「不是，不是那樣的。」我尋找合適的詞句，當然尋找不出，「怎麼說好呢？這其實早已定下，我一次也沒懷疑過。一開始我就以為你可以同我睡的。但最初那次未能睡成，因為那時還不合適，所以也才等待轉回一輪，並且已經轉了一輪，現在並非不合適。」

「你是說我現在應該同你睡？」

「邏輯上的確不通，作為說服的方法也再糟不過，這點我承認，不過我是很想對你推心置腹，結果就成了這個樣子，而且也只能這樣表達。在一般情況下，我也會循循善誘地說服你，那類方法我也是知道的。效果如何且不論，就方法來說我是完全可以像別人那樣得心應手的。問題是情況不同，這件事單純得很，簡直不言而喻，所以只能如此表達，問題不在於能否進行得順利，我同你睡，這是既定之事。我不想在既定之事上面沒完沒了地兜圈子，因為那樣會毀掉其中關鍵的東西。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由美吉久久看著自己放在茶几上的錶。「不能說是地道啊！」她嘆息一聲，開始解上衣鈕扣。

「別看。」她說。

我歪倒在床上目視天花板的一角。那裡別有天地，但我現在置身此處。她不慌不忙地脫衣服，不斷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響，似乎每脫掉一件，便整齊齊地疊好放在什麼地方。一會傳來咯登一聲眼鏡放在茶几上的聲音，那聲音讓人心裡癢癢的。接著，她走近前來，熄掉床頭燈，上床，滑溜溜、靜悄悄地鑽到我身旁躺下，像閃身溜進屋時那樣。

我伸手摟抱她的身子，她的肌膚和我的肌膚貼在一起。其身子非常滑潤，而且沉甸甸的，現實，與咪咪不同。咪咪的身子夢一般美妙，她生活在幻想之中，生活在她本身的幻想和包容她的幻想這種雙重幻想之中。正是。但是由美吉的身體卻存在於現實世界，其溫馨其重量其顫動都是活生生的現實。我一邊撫摸由美吉一邊思緒聯翩，五反田那愛撫喜喜的手指也在幻想之中。那是演技，是畫面上光點的移動，是從一個世界滑向另一個世界的陰翳，然而此刻不同，這是現實，正是，我現實的手指撫摸著由美吉現實的肌體。

「現實。」我說。

由美吉把臉埋在我脖頸上，鼻尖的感觸是那樣的真切。我在黑暗中逐一確認她身上的每個部位：肩、臂肘、手腕、手心，直至十個指尖，哪怕再細小的地方也不放過。我用手指依順摸去，並像按封印那樣不住地吻著，我需要這樣做，也必須這樣做。

是現實，我想。

我什麼也不說，她什麼也不說。她只是靜靜地呼吸，但她也同樣需要我，我感覺得出。她的雙臂緊緊地摟住我，其呼吸溫暖而潮潤，將不成為語言的語言傾吐出來。

「好厲害的。」稍過一會，由美吉說道。

「所以我說早已定下了嘛。」

由美吉在我懷中就勢睡了過去，睡得十分恬靜，我沒睡，一來全然沒有睡意，二來因為懷抱熟睡中的她實在愜意。不久，天空放亮，些許晨光淡淡透進屋內，茶几上放著她的手錶和眼鏡。我注視由美吉不戴眼鏡時的臉，摘去眼鏡時的她也自有千嬌百媚。我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額頭。我依舊摟著她的肩，觀察房間裡的變化，只見晨光逐漸湧滿各個角落，幽暗後退消失。

椅子上疊放著她的衣服。裙子、襯衫、長統襪和內衣，椅下整齊擺著黑色的皮鞋，是現實，現實的衣服現實地疊著，以免弄皺。

七點時，我把她叫醒：

「由美吉，該起來了。」

她睜開眼睛看著我，再次把鼻子觸在我脖頸上。「好厲害的。」她說。然後魚躍下床，赤身站在晨光之中，竟如剛充過電一般生機勃發。我把一隻胳膊支在枕頭上，望著她的裸體——幾小時前確認過的裸體。

由美吉沖罷淋浴，用我的梳子理好頭髮，簡潔而又認真地刷了刷牙，然後細心穿起衣服，我看著她穿衣服的光景，她小心翼翼地扣好白襯衫每一個鈕扣，罩上坎肩，站在可以照出全身的衣鏡前檢查有無皺紋或污點，這一切她做得一絲不苟，從旁觀看都甚覺快意，使人油然騰起清晨來臨之感。

「化妝品在小臥室的櫃裡呢。」她說。

「這樣就很漂亮。」

「謝謝。不過不化妝要挨訓的。化妝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站在房間正中抱了一次由美吉。抱穿制服戴眼鏡的她同樣妙不可言。

「天亮後還需求我來著？」

「非常需求，」我說，「比昨天還強烈。」

「跟你說，被人這麼強烈地需求還是第一次。」由美吉說，「我完全感覺得出來，知道自己被你需求，感覺到這點也是第一次。」

「這以前誰也沒需求過你？」

「沒有人像你那樣。」

「被人需求是怎樣一種心情？」

「十分輕鬆。」由美吉說，「好久沒這麼輕鬆過了，覺得就像待在充滿溫情的房間裡似的。」

「一直在這裡好了。」我說，「誰也不出去，誰也不進來。只有我和你。」

「在這裡住下？」

「是的，住下。」

由美吉稍離開一點看著我的眼睛：「噯，今天晚間來住也可以的？」

「你來住我是沒有問題。但對你來說我想過於冒險。一旦暴露，說不定被解雇的喲！相比之下，恐怕還是去你住處或其他旅館好些，噯？那樣會更舒心吧？」

由美吉搖搖頭：「不，這裡可以，我喜歡這個場所。這裡既是你的場所，同時又是我的場所。我樂意在這裡給你抱，只要你可以的話。」

「我哪裡都沒關係，你喜歡就行。」

「那好，今晚見，在這兒。」說完，她把門開條小縫，向外窺看一下，然後身子一閃消失在門外。

我刮完鬚鬚，沖罷淋浴，出外在早晨的街上散步，並去「丹琴」炸餅店吃了油炸麵圈，喝了兩杯咖啡。

街上到處是上班的人流。見此光景，我也覺得該開始工作了。如雪已開始學習一樣，我也該開始工作才是。這是很現實的。在札幌找工作來做？也不錯，我想。而且要同由美吉共同生活。她去賓館上班，我做我的工作，做什麼工作呢？別擔心，總找得到，找不到也無所謂，幾個月的吃喝還維持得了。

寫點東西怕是不錯，我不討厭寫文章，我掃雪差不多連續掃了三年時間，往後應該為自己寫點什麼了。

對，我需求的是這個。

寫普通文章，既非詩歌小說又非自傳信函那樣的普通文章，沒有稿約沒有期限那樣的普通文章。

不錯！

繼而，我想起由美吉的肌體。她身體的任何部位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我曾一一確認，一一按以封印。我帶著幸福的心情在初夏的街頭漫步、吃午飯、喝啤酒。然後返回賓館，坐在大廳裡從盆栽樹蔭處看了一會由美吉工作的身姿。

## 第四十四節

傍晚六點半，由美吉來了。仍是那身制服，但襯衣換成了另一種式樣。她這次提來一個小塑料袋，裡面裝著備換的內衣、洗滌用具和化妝品。

「遲早要露馬腳。」我說。

「放心，絕無疏漏。」由美吉嫣然一笑，脫下坎肩，搭於椅背，我們在沙發上抱在一起。

「噯，今天一直考慮你來著。」她說，「我這樣想：白天我每天在這賓館裡做工，晚上就悄悄鑽到你房間裡兩人抱著睡覺，早上再出去做工。這樣該有多好啊！」

「單位住所合二而一。」我笑道，「不過遺憾的是，一來我的經濟條件不允許我長久地住在這裡，二來如果天天如此，遲早必被發現無疑。」

由美吉不服氣似的在膝蓋上低聲打了幾個響指。「人生在世很難稱心如意，是不？」

「完全正確。」我說。

「不過你總可以在這裡再住幾天吧？」

「可以，我想可以的。」

「那麼幾天也好，兩人就在這賓館裡過好了！」

之後她開始脫衣服，又一件件疊好放好，習以為常。手錶和眼鏡摘下放在茶几上。我們親暱了一個小時，我也罷她也罷都折騰得一塌糊塗，卻又覺得極為舒坦和愉快。



「是夠厲害的！」由美吉說。說完便在我懷中昏昏睡去，顯然是開心之故。

我沖個淋浴，從冰箱裡拿出啤酒獨自喝了，坐在椅子上端視由美吉的臉。她睡得十分安然甜美。

將近八點，她睜開眼睛說肚子餓了。我們查閱房間服務項目的菜單，要了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她把衣服皮鞋藏在廁所裡，男侍敲門時迅速躲進浴室。等男侍把盤子放在茶几上離開，我小聲敲浴室門把她叫出。

我們各吃了一半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喝了啤酒，然後商量日後的安排，我說從東京搬來札幌。

「住在東京也那麼回事，已經沒有意思。」我說，「今天白天我一直在想，決定在這裡安頓下來，再找一件我幹得來的工作，因為在這裡可以見到你。」

「住下？」她問。

「是的，住下。」我說，要搬運的東西估計不是很多，無非音響、書和廚房用具之類，可以一起裝進「雄獅」用渡輪運來。大的東西或賣或扔，重新購置即可。床和冰箱差不多也到更新換代的時候了。總的說來我這人使東西使的時間過長。

「在札幌租套房子，開始新的生活。你想來時就來，住下也可以。先這麼過一段時間，我想我們可以相安無事。我已回到現實之中，你也心懷釋然，兩人就在這裡住下。」

由美吉微笑著吻了我一下，說是「妙極」。

「將來的事我也不清楚，不過預感良好。」

「將來的事誰都不清楚。」她說，「現在可實在是美極妙極，無與倫比！」

我再次給房間服務部打電話，要了一小桶冰塊。她又躲進浴室，冰

塊來了後，我拿出白天在街上買的半瓶伏特加和番茄汁，調了兩杯血色瑪莉。雖說沒有檸檬片和倍靈調味汁，畢竟也算是血色瑪莉。我們暫且用來相互乾杯，由於要有背景音樂，我打開枕旁有線廣播的開關，把頻道調至「流行音樂」。曼特瓦尼管弦樂隊正在演奏《誘惑之夜》，聲音優美動聽，別無他求，我想。

「你真是善解人意，」由美吉佩服道，「實際上我剛才就想喝血色瑪莉來著，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準確呢？」

「側起耳朵就可以聽見你需求之物的聲音，眯起眼睛就可以看見你需求之物的形狀。」

「像標語似的？」

「不是標語。不過把活生生的形象訴諸語言而已。」

「你這人，要是當標語製作專家就好了！」由美吉哧哧笑道。

我們分別喝了三杯血色瑪莉，而後又赤身裸體地抱在一起，充滿柔情地雲雨一番，我們都已心滿意足，抱她的時候，我恍惚聽到一次老海豚賓館那座舊式電梯匡匡噹噹的震動聲響。不錯，這裡是我的連接點，說被包容在這裡，這是最為現實的現實。好了，我再也不去別處，我已經穩穩地連接上了。我已重新找回連接點，而同現實相連相接，我尋找的就是這個，羊男將我同其連在一起。十二點，我們上來睏意。

由美吉把我搖醒。「喂，起來呀！」她在耳畔低語。她不知何時已經穿戴整齊，四下還一片昏暗，我大腦的一半還留在溫暖泥沼般的無意識地帶，床頭燈亮著，枕邊鐘剛過三點。我首先想到的是發生了什麼不妙的事——莫不是她來這裡被上司發現了？因為由美吉搖晃我肩膀的神態極為嚴肅，又是半夜三點，加之她已穿好衣服，看來情況只能是這樣，怎麼辦好呢？但我沒再想下去。

「起來呀，求你，快起來！」她小聲說。

「好的好的。」我說，「發生什麼了？」

「別問，快起來穿衣服。」

我不再發問，迅速穿起衣服。把半袖衫從頭套進去，提上藍色牛仔褲，登上旅行鞋，套上防風外衣，將拉鍊一直拉到領口。前後沒用一分鐘，見我穿罷衣服，由美吉拉起我的手領到門口，把門打開一條小縫，兩三厘米的小縫。

「看呀！」她說。我從門縫向外窺看。走廊漆黑一團，什麼也看不見。黑得像果子凍一樣稠乎乎涼絲絲，且非常深重，彷彿一伸手即被吸入其中。同時有一股與上次相同的氣味兒：霉氣味兒，舊報紙味兒，從古老的時間深淵中吹來的風的氣味兒。

「那片漆黑又來了。」她在我耳邊低語。

我用手臂攔住她的腰，悄悄摟過。「沒關係，不用怕。這裡是為我準備的世界，不會發生糟糕的事。最初還是你向我提起這片黑暗的，從而我們才得以相識。」不過我也沒有堅定的信心，我也怕得難以自己。那是一種沒有道理可講的根深蒂固的恐怖，是一種銘刻在我的遺傳因子之中、從遠古時代便一脈相承的恐怖。黑暗這種東西縱使其存在的緣由，也同樣可怕可怖。它說不定會將人一口吞沒，將它的存在扭曲、撕裂，進而徹底消滅，到底有誰能夠在黑暗中懷有充分的自信呢？所有一切都將在黑暗中猝然變形、蛻化以至消失，虛無這一黑暗的祖護者在這裡涵蓋一切。

「不要緊，沒什麼好怕的。」我說，同時也是自我鼓勵。

「怎麼辦？」由美吉問。

「兩人一起到前邊去。」我說，「我回到這賓館的目的是為了見兩個人：一個是你，另一個就是此人。他在黑暗的盡頭，在那裡等我。」

「那個房間裡的人？」

「是的，是他。」

「可我怕，怕得不得了。」由美吉的聲音顫抖得發尖。沒有辦法，連我都戰戰兢兢。

我輕吻了一下她的眼瞼。「別怕，這回我和你在一起。讓我們一直手拉手，不鬆手就沒問題。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要鬆手，緊緊靠在一起。」

我返回房間，從皮包裡掏出事先準備的筆式手電筒和大型打火機，裝進外衣口袋，然後慢慢開門，移步走廊。

「去哪兒？」她問。

「向右。」我說，「一直向右，向右沒錯。」

我用筆式手電筒照著腳前沿走廊行走。如上次所感，這裡並非海豚賓館的走廊，而要陳舊得多。紅色地毯磨得斑斑駁駁，地板凸凹不平，石灰牆壁佈滿老人斑樣的無可救藥的污痕，是老海豚賓館，我想，準確說來又不是一如原樣的海豚賓館。這裡是類似它的某一部分，是老海豚賓館式的一處所在。徑直走了一會兒，走廊仍像上次那樣向右拐彎，我於是拐過，但與上次又有不同——見不到光亮，見不到從遠處門縫中透出的微弱燭光。出於慎重，我熄掉手電筒，但同樣沒有光。完整無缺的黑暗猶如狡猾的水，悄無聲息地將我們包容其中。

由美吉猛地捏了下我的手。「看不見光亮。」我說。聲音嘶啞得很，根本不像是我的聲音。「那裡的門透出光亮來著，上次。」

「我那時也是，我也看見了。」

我在拐角處佇立片刻。心裡想道：羊男到底發生了什麼呢？他睡著了不成？不，不至於。他應該時刻待在那裡時刻點燈才是，像守護燈塔那樣，那是他的職責。即使睡著燭光也該常明不熄，不可能熄滅，我掠過一種不快的預感。

「嗯，就這樣回去吧！」由美吉說，「這回太暗了，回去另等機會吧。還是那樣好，別太勉強。」

她說的不無道理，的確過於黑暗，並使人覺得可能發生不測，但我沒有回頭。

「不，我放心不下，想去那裡看個究竟。他有可能出於某種原因在

尋求我，所以才把我們同這個地方連接起來。」我再次打亮電筒，細細的黃色光柱倏地劃破黑暗。「走，拉緊我的手。我需求你，你需求我。不必擔心，我們已經住下，哪裡也不去，保證返回，放心好了」

我們盯著腳下一步一步地緩緩邁進。黑暗中我可以感覺出由美吉頭上隱約的洗髮液味兒，這氣味使得我緊張的神經得到甘美的滋潤。她的小手又暖又硬，我們在黑暗中連在一起。

羊男住過的房間很快找到了。因為只有這裡開著門，門縫中蕩出一股陰冷發霉的空氣。我輕聲敲門，仍像上次那樣發出大得不自然的迴響，一如叩擊巨大耳朵之中的巨大增幅器官。我通通通敲了三下，開始等待。等了二十秒、三十秒，但全無反應。羊男怎麼了？莫不是死了？如此說來，上次見面時他就顯得極度疲勞和衰老，使人覺得即使死去也並不反常。他已經活了很久很久，但畢竟也要衰老，並總有一天死去，同其他所有人一樣。想到這裡，我陡然一陣不安。假如他離開人世，還有誰能夠把我同這世界連接起來呢？誰肯為我連接呢？

我推開門，拉著由美吉的手輕輕走入房間，用手電筒往地板上照了照，房間裡邊同上次見時一樣。地上到處堆著舊書，空地所剩無幾，有一張小桌，上面擺著一個代作蠟燭台的煙灰缸，蠟燭已經熄滅，還剩五厘米左右。我從衣袋裡掏出打火機點燃蠟燭，關掉手電筒，塞進衣袋。

房間中哪裡也見不到羊男的身影。

他是去了哪裡，我想。

「這裡到底有誰來著？」由美吉問。

「羊男。」我回答，「羊男管理這個世界。這裡是連接點，他為我進行各種連接，像配電盤一樣，他身穿羊皮，很早以前就在這裡住在這裡躲在這裡。」

「躲避什麼？」

「什麼呢？戰爭、文明、法律、體制——總之躲避一切不合他脾性的東西。」

「可他已經不在了啊！」

我點點頭。一點頭，牆上被擴大的身影便隨之大搖大擺起來。

「嗯，是不在了。怎麼回事呢？原本是應該在的。」我恍惚覺得站在世界的盡頭，古人設想的世界盡頭，使得一切變成瀑布落入其中的地獄底層般的世界盡頭。而我們兩人——僅僅我們兩人正站在這盡頭的最邊緣。我們前面一無所見，惟有冥冥的虛無橫無際涯。房間裡的空氣徹骨生寒，我們僅靠對方手心的溫度相互取暖。

「他或許已經死了。」我說。

「在黑暗中不能想不吉利的事，得把事情往好處想。」由美吉說，「很可能不過是到哪裡買東西去了吧？也許蠟燭沒有存貨了。」

「或許去取所得稅的退款也未可知。」說著，我用手電筒照了照她的臉，她嘴角微微漾出笑意。我熄掉電筒，在若明若暗的燭光中摟過她的身體。「休息日兩人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嗯？」

「當然！」她說。

「把我的『雄獅』運來。車是半新不舊，式樣也老，但還不錯，我很中意。『奔馳』我也坐過，不過老實說，還是我那『雄獅』好得多。」

「當然！」

「有空調，有隨車音響。」

「無可挑剔。」

「十全十美！」我說，「我們開它去好多好多地方，看好多好多景緻。」

「那自然。」她說。

我們擁抱了一會，然後鬆開，我又打開手電筒。她彎腰從地上拾起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書名是《關於約克夏綿羊改良的研究》，封面積了

一層乳膜樣的白灰。

「這裡的書全是養羊方面的。」我說，「老海豚賓館裡有個關於羊的資料室。經理的父親是研究羊的專家，資料是他收集的。而羊男接他的班管理來著。本來已毫無用處，如今沒有人讀這個，但羊男還是保留下來。大概這些書對這個場所至關重要吧。」

由美吉拿過我的電筒，翻開小冊子，靠著牆讀起來。我則一邊看牆上自己的身影一邊呆呆地想羊男。他究竟消失到哪裡去了呢？我驀地掠過一陣極為不祥的預感，心臟一下子跳到喉嚨。有什麼陰差陽錯有什麼不妙的事即將發生，到底是什麼呢？我對這什麼集中起全副神經。旋即猛地一驚：糟糕，糟了！不知不覺之間我已經把手從由美吉身上鬆開。本來是不能鬆開的，絕對不能。剎那間，我冒出一身冷汗。我急忙伸手去抓由美吉的手腕，但為時已晚。在幾乎與我伸手的同時，她的身體倏然吸入牆壁之中，一如喜喜被吸入死之房間的牆壁。由美吉的身體一瞬間無影無蹤，她消失了，手電筒的光亮也消失了。

「由美吉！」

無人應答。惟有沉默與寒氣主宰著房間，我覺得黑暗愈發深重。

「由美吉！」我再次叫道。

「喏，這還不簡單！」牆的另一側傳來由美吉甕聲甕氣的話音，「實在簡單得很，一穿牆壁就過到這邊來了！」

「胡說！」我大吼一聲，「看起來簡單，可一旦過去，就再也回不來了！你不明白，不是那麼回事，那裡不是現實，那是那邊的世界，和這裡的世界不同！」

她沒有應聲，深重的沉默重新湧滿房間，緊緊壓迫我的身體，使我如置身海底。由美吉已經消失，伸手摸向哪裡也觸摸不到。我與她之間橫著那堵牆壁。太過分了，我想。太殘酷了，我感到渾身癱軟。我和由美吉是應該在這邊的，為此我才一直努力不懈，我才踏著變幻莫測的舞步終於趕到這裡。

然而時間已不容我前思後想，已不容我猶豫不決。我邁步朝牆壁那

邊追趕由美吉，此外別無他法。因為我愛由美吉，我像遇見喜喜時那樣穿牆而過。一切一如上次：不透明的空氣層，粗糙的硬質感，水一般的涼意，搖擺的時間，扭曲的連續性，顫抖的重力。恍惚間，遠古的記憶猶如蒸汽從時間的深淵中騰立起來。那是我的遺傳因子，我可以感覺出自己體內進化的塊體，我超越了縱橫交織的自己本身巨大的DNA。地球膨脹而又冷縮，羊潛伏於洞穴之中。海是龐大的思念，雨無聲地落於其表面，沒有面孔的人們站立岸邊遙看海灣。無盡無休的時間化為巨大的線球浮於空中。虛無吞噬人體，而更為巨大的虛無則吞噬這個虛無。人們血肉消融，白骨現出，又淪為塵埃，被風吹去。有人說：徹底地完全地死了。有人說：正是。我的血肉之軀也分崩離析，四下飛濺，又凝為一體。

脫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

穿過這堵混亂而撲朔迷離的空氣層之後，我竟赤身裸體躺在床上。周圍黑得不行，而又不是漆黑，卻又什麼也看不見。我孑然一身。伸手摸去，旁邊誰也沒有。我形影相吊，孤孤單單地被丟在世界的盡頭。

「由美吉！」我扯著嗓門喊道。但實際上並未出聲，不過是一縷乾澀的氣息。我想再喊一次，不料竟聽「卡」的一聲，落地燈亮了，房間一片朗然。

而且由美吉就在房間裡。她身穿白襯衣西服裙腳穿黑皮鞋，坐在沙發上甜甜地微笑著注視我。寫字檯前椅背上搭著的天藍色坎肩，儼然她的化身。於是我緊張得發硬的軀體開始像螺絲鬆動一樣一點點弛緩下來。我這才注意到右手正緊緊抓著床單。我把床單放開，擦了把臉上的汗，心想這裡可是這邊？這光亮可是真正的光亮不成？

「喂，由美吉！」我聲音嘶啞地喊。

「什麼？」

「你真的一直在這裡？」

「那還有假。」

「哪裡也沒去也沒消失？」



「沒有消失，人不可能那麼輕易地消失。」

「我做夢了。」

「曉得。我一直看著你，看見你做夢並且喊我的名字，在一片漆黑中。知道麼，如果真心想看什麼，即使一片漆黑也看得真真切切。」

我看錶，時近四點，黎明前的片刻，正是思緒跌入深谷的時間。我身上發冷，尚未完全放鬆。那難道真的是夢？黑暗中羊男消失，由美吉也消失不見。我可以真切地回味起當時走投無路那種絕望的孤獨感，回味起由美吉手的感觸，二者都還牢牢地留在我的身心，比現實還要真實。而現實還沒有恢復其充分的真實性。

「我說，由美吉。」

「什麼？」

「你怎麼穿上衣服了？」

「穿上衣服看你來著，」她說，「不知不覺地。」

「再脫一遍可好？」我問。我想再確認一下，確認她是否真在這裡，確認這裡是否真是這邊的世界。

「當然好的。」說罷，她摘下手錶放在茶几上，脫掉鞋整齊擺在地毯上。接著一個個解開襯衣鈕扣，脫去長統襪，脫下裙子，一件件疊好放好。又摘下眼鏡，像往次那樣咯登一聲放在茶几上，然後光著腳悄然走過地毯，輕輕掀開毛毯躺到我身旁。我一把摟過她。她身上溫暖而滑潤，帶有沉穩的現實感。

「沒有消失。」

「當然沒有，」她說，「我不是說了麼，人是不會那麼輕易消失的。」

果真如此嗎？我抱著她想道，不，任何事情都有發生的可能。這個世界既脆弱又危險，所有事情的發生都很容易。況且那個房間裡的白骨

還剩一具。那是羊男的嗎？還是為我準備的他人之死呢？不，也許那白骨是我本身的。它很可能在那個遙遠的昏暗房間裡一直等我死去。我已經在遠處聽見了老海豚賓館的聲音，那聲音就像遠遠隨風傳來的夜班火車聲，電梯發出匡匡噹噹的響聲爬上來停住。有人在走廊裡走動。有人開門。有人關門。是海豚賓館，這我知道。一切都吱呀作響，一切聲響聽起來都很陳腐，而我便被包容在這個裡面。有人為我流淚，為我不能為之哭泣的東西流淚。

我吻了吻由美吉的眼瞼。

由美吉在我懷中酣然入睡。我卻難以成眠。我沒有一絲一毫的睡意，如枯井一樣睜著雙眼。我靜靜地繼續抱住她，像要把她整個包攏起來。我不時地吞聲哭泣。我為失去的東西而哭，為尚未失去的東西而泣。但實際上我只哭了一小會兒。由美吉的身子是那樣的柔軟，在我懷中溫情脈脈地刻算著時間。時間刻算著現實。不久，天光悄然破曉。我揚起臉，定定注視著床頭鬧鐘的指針按照現實時間緩緩轉動。它一點一點地向前移動。我胳膊的內側承受著由美吉的呼氣，也只有這部分溫暖潮潤。

是現實，我想，我已在這裡住下。

不多會兒，時針指向七點。夏日早晨的陽光從窗口射進，在地毯上描繪出一個略微歪斜的四角形。由美吉仍在酣睡。我悄悄地撩起她的頭髮，露出耳朵，輕輕吻了一下，怎麼說好呢？我思考了三四分鐘。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和表達方式。我能夠順利發出聲音嗎？我的話語能夠有效地震動現實空氣嗎？我試著在口中嘟囔了幾個語句，從中選出一句最簡練的：

「由美吉，早晨到了。」我低聲說道。

## 後 記

這部小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開始動筆，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完稿。對我來說算是第六部長篇。主人公「我」，同《且聽風吟》、《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和《尋羊冒險記》中的「我」原則上是同一人物。

村上春樹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於倫敦

# Table of Contents

[目錄](#)

[總序](#)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九節](#)

[第十節](#)

[第十一節](#)

[第十二節](#)

[第十三節](#)

[第十四節](#)

[第十五節](#)

[第十六節](#)

[第十七節](#)

[第十八節](#)

[第十九節](#)

[第二十節](#)

[第二十一節](#)

[第二十二節](#)

[第二十三節](#)

[第二十四節](#)

[第二十五節](#)

[第二十六節](#)

[第二十七節](#)

[第二十八節](#)

[第二十九節](#)

[第三十節](#)

[第三十一節](#)

[第三十二節](#)

[第三十三節](#)

[第三十四節](#)

[第三十五節](#)

[第三十六節](#)

[第三十七節](#)

[第三十八節](#)

[第三十九節](#)

[第四十節](#)

[第四十一節](#)

[第四十二節](#)

[第四十三節](#)

[第四十四節](#)

[後記](#)